

現代小品文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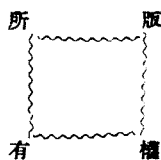
阿英編校

現代小品文鈔

阿英編校

光明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廿四年三月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六版發行



現代小品文鈔(全一冊)

實價國幣七元

[外埠另加
寄費隨費]

編校者 阿 英

發行者 光明書局

印刷者 光明印刷局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九六四二〇 光明書局

分銷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目次

第一卷 周作人小品

周作人小品序	一
冰雪小品選序	五
草木蟲魚小引	七
故鄉的野菜	一〇
鳥聲	一二
兩株樹	一四
體罰	一九
上下身	二三

一個鄉民的死	二五
賣汽水的少年	二七
苦雨	三〇
烏蓬船	三四

第二卷 俞平伯小品

俞平伯小品序	三七
重刊浮生六記序	四一
近代散文鈔跋	四三
陶然亭的雪	四六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五二
陽台山大覺寺	五九
芝田留夢記	六三
眠月	六八

第三卷 朱自清小品

朱自清小品序	七三
論現代中國的小品散文	七七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八二
白種人——上帝的驕子	九一
執政府大屠殺記	九三
兒女	一〇二

第四卷 鍾敬文小品

鍾敬文小品序	一〇九
試談小品文	一一三
太湖遊記	一一七
錢塘江的夜潮	一二二

花的故事	一二七
黃葉小談	一二九

第五卷 謝冰心小品

謝冰心小品序	一三五
全集自序	一三九
小品二章	一五三
往事	一五六
山中雜記	一六三
寄給父親	一六七
寄給母親	一七八

第六卷 蘇綠漪小品

蘇綠漪小品序	一八五
--------	-----

煩悶的時候	一九九
秋夜的星星	一九一
收穫	一九五
金魚的劫運	一九八
扁豆	二〇一

第七卷 葉紹鈞小品

葉紹鈞小品序	二〇五
「怎麼能……」	二〇九
藕與蓴菜	二一一
牽牛花	二一四
水患	二一五
詩人	二二四
與佩弦	二二九

第八卷 落華生小品

落華生小品序	二五七
空山靈雨弁言	二六一
藤蘿	二六一
銀翎底使命	二六四
萬物之母	二六六
補破衣底老婦人	二六九
落花生	二七一
債	二七二

第九卷 王統照小品

王統照小品序	二七七
陰雨的夏日之晨	二八一

血梯	二八五
烈風雷雨	二八八
老人	二九〇
詩話	二九七

第十卷 徐志摩小品

徐志摩小品序	三八五
猛虎集自序	三八九
北戴河海濱的幻想	三九四
泰山日出	三九七
翡冷翠山居閒話	四〇〇
弔劉叔和	四〇三
給抱怨生活乾燥的朋友	四〇七

周作人小品序

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幹部之一的周作人，在初期，是作為文藝理論家，批評家，以至於介紹世界文學的譯家而存在的。他的論文「平民的文學」（1918）「人的文學」（1918）「新文學的要求」（1920），不謹表明了他個人的文學上的主張，對於當時的運動，也發生了很廣大的影響。批評方面，「自己的園地」（1922）一輯，確立了中國新文藝批評的礎石，也橫掃了當時文壇上的反動勢力的「學衡派」。批評家的封建思想；「沉淪」，「情詩」二評，在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上，可說是很重要的文獻。說到介紹，從最初的一域外小說集，「到一點滴」，「現代小說譯叢」，「日本小說譯叢」，「瑪加爾的夢」，「陀螺」等成冊的作品的翻譯，是更足以證明他對於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曾經供獻了怎樣巨大的力。但是，到了一九二四以後，他的努力與發展，却移向另一方面——小品文的寫作；這以後，周作人的名字，是和「小品文」不可分離的被記憶在讀者們的心裏，他的前期的諸姿態，遂為他的小品文的盛名所掩。

周作人的「小品文」，魯迅的「雜感文」，在新文學中，可說是散文小品裏的兩種不同趨向的代表。簡略的說，就是前一種代表了田園詩人，後一種代表了艱苦的鬥士。周作人小品生活的過程，說明了他如何

的從向舊的社會肉搏的戰陣中退了下來，走向「閉戶讀書」，走向專談「草木虫魚」的路；而魯迅的繼感文，却正相反，說明了他不但不對黑暗顛抖，退却，且是用這些黑暗來更進一步的鍛鍊自己，使自己戰鬥的精神一天堅強一天。對於黑暗的現實，周作人是不願逃避而終於不得不逃避；魯迅呢，却是迎上前去，攔頭痛擊，在血淚交流中渴求光明。這兩種趨向的發展，當然各有它的社會根據，各有它的作者讀者之羣，但周作人所代表的傾向，顯然是落後的，雖然他的小品文字，曾經有過大的影響，形成過一個流派，到現在還在發展……

關於周作人小品文發展的路，一般的說來，是可以分作兩期的，前期是從「新青年」時代（1918）一直到「談虎集」（1927）的編成；後期則是從「永日集」（1927）的開始寫作，通過了「看雲集」（1932）直到現在。在「永日集」的序言裏，他就正式的申明過：「至於時事，到現在決不談了」（1929）。在前期，無論屬於那一類的文字，論文的，說社會人事的，抒情的，處處是表現着一種戰鬥的意味，「說着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話」（自己的園地自序二）；而後期，則「我在文章中所談的總還是不出文學和時事這兩個題目」（永日集序），已經把「時事」一項完全刪去了。爲什麼走向這樣的路呢？「草木虫魚小引」裏說，「現在便姑且擇定了草木虫魚，爲什麼呢？第一，這是我所喜歡，第二，他們也是生物，與我們很有關係，但又到底是異類，由得我們說話。萬一講草木虫魚還有不行的時候，那麼這也不是沒有辦法，我們可以談談天氣罷。」他所以轉

到這樣的趨向，從這幾句話裏，可以想見。在這一原因之外，是有「以前我所愛好的藝術與生活之某種相，現在我大抵仍是愛好，不過目的稍有轉移，以前我似乎多喜歡那邊所隱現的主義，現在所愛的乃是在那藝術與生活自身罷了」的說法。周作人小品生活兩期的不同，與其轉向的原因，在這些地方，是很明白的顯示着的。不過，我要申說，就是周作人的小品文，在給予讀者影響方面，前期的是遠不如後期的廣大。

周作人小品文的特色，他自己的話是解釋得非常恰切。他說，「我近來作文極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國文學纔有此種作品，自己還夢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為這有氣質境地與年齡的關係，不可勉強。像我這樣褊急的脾氣的人，生在中國這個時代，實在難望能夠從容鎮靜地做出平和沖淡的文章來。我只希望，祈禱，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蕪下去，這就是我的大願望。」（雨天的書自序二）「和平沖淡」這正是周作人小品文的最顯著的特色，也就是田園詩人所必然採取而發展到高度的形式。循此以求，我想讀者們是易於把握到這一作家獲得存在與影響的理由，以及他在藝術上的成就。鍾敬文在「試談小品文」裏說，「在這類（指小品散文）創作家中，他不但在現在是第一個，就是過去兩三千年的才士羣裏，似乎尚找不到相當的配偶呢。」這論斷雖不免誇大一點，然就現代的小品文的成果上看，在「新小品」還沒有完全成長，而「雜感文」不能算是主要的小品的時候，周作人的小品文，在史的發展上，我們是不能不予以重大的估價的。

冰雪小品選序

啓无編選明清時代的小品文爲一集，叫我寫一篇序或跋，我答應了他，已將有半年了。我們預約在暑假中繳卷，那時我想，雖暑假還遠，再者到了暑假也還有七十天閒暇，不愁沒有工夫，末了是反正不管序跋，隨意亂說幾句即得，不必問切不切題，因此便貿貿然地答應下來了。到了現在鼻加答兒好了之後，仔細一算已過了九月十九，聽因百說啓无已經回到天津，而平伯的跋也在「草」上登了來出，乃不禁大着其忙，急急地來構思作文。本來頗想從平伯的跋裏去發見一點提示，可以拏來發揮一番，較爲省力，可是讀後只覺得有許多很好的話都被平伯說了去，很有點兒怨平伯之先說，也恨自己之爲什麼不先做序，不把這些話早截留了，實是可惜之至。不過，這還有什麼辦法呢？只好硬了頭皮自己來想罷，然而機會還是不肯放棄，我在平伯的跋裏找到了這一句話，「小品文的不幸無異是中國文壇上的一種不幸，」做了根據，預備說幾句，雖然這些當然是我個人負責。

我要說的話乾脆就是，啓无的這個工作是很有意思的，但難得受人家的理解和報酬。爲什麼呢？因爲小品文是文藝的少子；年紀頂幼小的老頭兒子。文藝的發生次序大抵是先韻文，次散文，韻文之中又是先

敘事抒情，次說理，散文則是先敘事，次說理，最後纔是抒情。借了希臘文學來做例，一方面是史詩和戲劇，抒情詩，格言詩，一方面是歷史和小說，哲學——小品文，這在希臘文學盛時實在還沒有發達，雖然那些哲人（Sophistai）似乎有這一點氣味，不過他們還是思想家，有如中國的諸子，只是勉強去仰攀一個淵源，直到基督紀元後希羅文學時代纔可以說真是起頭了，正如中國要在晉文裏才能看出小品文的色彩來一樣。我鹵莽地說一句，小品文是文學發達的極致，牠的興盛必須在王綱解紐的時代。未來的事情，因為我到底不是問星處，不能知道，至於過去的史蹟卻還有點可以查考。我想古今文藝的變遷會有兩個大時期，一是集團的，一是個人的，在文學史上所記大都是後期的事，但有些上代的遺留如歌謠等，也還能推想前期的文藝的百一。在美術上便比較地看得明白，繪畫完全個人化了，彫塑也稍有變動，至於建築，音樂，美術工藝如磁器等，卻都保存原始的蹟象，還是民族的集團的而非個人的藝術，所尋求表示的也是傳統的而非獨創的美。在未脫離集團的精神之時代，硬想打破牠的傳統，又不能建立個性，其結果往往青黃不接，呈出醜態，固然不好，如以現今的磁器之製作繪畫與古時相較，即可明瞭，但如顛倒過來叫個人的藝術復歸於集團的，也不是很對的事。對不對是別一件事，與有沒有是不相干的，所以這兩種情形直到現在還是並存，不，或者是對峙着。集團的美術之根據最初在於民族性的嗜好，隨後變為師門的傳授，遂由硬化而生停滯，其價值幾乎只存在技術一點上了，文學則更為不幸，授業的師傅讓位於護法的君師，於是集團的一文以

載道」與個人的「詩言志」兩種口號成了敵對在文學進了後期以後這新舊勢力還永遠相搏，釀了過去的許多五花八門的文學運動。在朝廷強盛，政教統一的時代，載道主義一定佔勢力，文學大盛，就是平伯所謂「大的高的正的」，可是又就「差不多總是一堆垃圾，讀之昏昏欲睡」的東西，一到了頹廢時代，皇帝祖師等等要人沒有多大力量了，處士橫議，百家爭鳴，正統家大歎其人心不古，可是我們覺得有許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這個時代發生，這自然因為我們是詩言志派的小品文則在個人的文學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牠集合敘事說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裏，用了適宜的手法調理起來，所以是近代文學的一個潮頭，牠站在前頭，假如碰了壁時自然也首先碰壁。因為這個緣故，啓无選集前代的小品文，給學子當作明燈，可以照見來源去路，不但是在自己很有趣味，也是對於別人很有利益的事情，不過在載道派看來，這實在是左道旁門，殊堪痛恨，啓无的這本文選其能免於覆瓿之厄乎，未可知也。但總之也沒有什麼關係。是爲序。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於北平蝦藥廬。

——錄自「駱駝草」——

草木蟲魚小引

明李日華著紫桃軒雜綴卷一云，白石生辟穀嘿坐，人間之不答。固問之，乃云「世間無一可食，亦無一

可言。」這是仙人的話，在我們凡人看來不免有點過激，但大概卻是不错的，尤其是關於那第二點。在寫文章的時候，我常感到兩種困難，其一是說什麼，其二是怎麼說。據胡適之先生的意思這似乎容易解決，因為只要「要說什麼就說什麼」和「話怎麼說就怎麼說」便好了，可是在我這就是大難事。有些事情固然我本不要說，然而也有些是想說的，而現在實在無從說起。不必說到政治大事上去，即使偶然談談兒童或婦女身上的事情，也難保不被看出反動的痕跡，其次是落伍的證據來，得到古人所謂筆禍。這個內容問題已經夠煩難了，而表現問題也並不比牠更爲簡易。我平常很懷疑心裏的「情」是否可以用了「言」全表了出來，更不相信隨便地就表得出來。什麼嗟歎啦，永歌啦，手舞足蹈啦的把戲，多少可以發表自己的情意，但是到了成爲藝術再給人家去看的時候，恐怕就要發生了好些的變動與間隔，所留存的也就是很微末了。死生之悲哀，愛戀之喜悅，人生最深切的悲歡甘苦，絕對地不能以言語形容，更無論文字，至少在我是這樣感想，世間或有天才自然也可以有例外，那麼我們凡人所以文字表現者只是某一種情意，固然不是很粗淺但也不很深切的部分，換句話來說，實在是可有可無不關緊急的東西，表現出來聊以自寬慰消遣罷了。從前在上海某月刊上見過一條消息，說某人要提倡文學無用論了，後來不曾留心不知道這主張發表了沒有，有無什麼影響，但是我個人卻的確是相信文學無用論的。我覺得文學好像是一個香爐，他的兩旁邊還有一對蠟燭臺，左派和右派。無論那一邊是左是右，都沒有什麼關係，這總之有兩位，即是禪宗與密

宗，假如容我借用佛教的兩個名稱。文學無用，而這左右兩位是有用有能力的。禪宗的作法的人，不立文字，知道牠的無用，卻尋別的途徑。辟歷似的大喝一聲，或一棍打去，或一句乾矢橛，直截地使人家豁然開悟，這在對方固然也需要相當的感受性，不能輕易發生效力，但這辦法的精義實在是極對的，差不多可以說是最高理想的藝術，不過在事實上藝術還著實有志未逮，或者只是音樂有點這樣的意味，纏縛在文字語言裏的文學雖然拏出什麼象徵等物事來在那里掙扎，也總還追隨不上。密宗派的人單是結印念咒，揭諦揭諦波羅揭諦幾句話，看去毫無意義，實在含有極大力量，老太婆高唱阿彌陀佛，便可安心立命，覺得西方有分，紳士平日對於廚子呼來喝去；有朝一日自己做了光祿寺小官，卻是顧盼自雄，原來都是這一類的事。卽如古今來多少殺人如麻的欽案，問其罪名，只是大不敬或大逆不道等幾個字兒，全是空空洞洞的，當年卻有許多活人死人因此處了各種極刑，想起來很是冤枉，不過在當時，大約除本人外沒有不以爲都是應該的罷。名號——文字的威力大到如此，實在是可敬而且可畏了。文學呢，牠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牠不能那麼解脫，用了獨一無二的表現法直截地發出來，卻也不會這麼剛勇，憑空抓了一個噉字塞住了人家的喉管，再回不過氣來，結果是東說西說，寫成了四萬八千卷的書冊，只供閑人的翻閱罷了。我對於文學如此不敬，曾稱之曰不革命，今又說牠無用，真是太不當了，不過我的批評全是好意的，我想文學的要素是誠與達，然而誠有障害，達不容易，那麼留下來的，試問還有些什麼？老實說，禪的文學做不出，咒的文學不想做，普

迪的文學克復不下文字的糾纏的可做可不_不做，總結起來與「無一可言」這句話豈不很有同意麼？_？ 如此，文章還是可以寫，想寫，關鍵只在這一點，即知道了世間無一可言，自己更無做出真文學來之可能，隨後隨便找來一個題目，認真去寫一篇文章，卻也未始不可，到那時候或者簡直說世間無一不可言，也很可以罷，只怕此事亦大難，還須得試試來看，不是一步就走得到的。我在此刻還覺得有許多事不想說，或是不好說，祇可挑選一下再說，現在便姑且擇定了草木蟲魚爲什麼呢？第一，這是我所喜歡，第二，他們也是生物，與我們很有關係，但又到底是異類，由得我們說話。萬一講草木蟲魚還有不行的時候，那麼這也不是沒有辦法，我們可以講講天氣罷。

——錄自「青年界」

故鄉的野菜

我的故鄉不止一個，凡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故鄉對於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情分，只因釣於斯游於斯的關係，朝夕會面，遂成相識，正如鄉村裏的鄰舍一樣，雖然不是親屬，別後有時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東住過十幾年，南京東京都住過六年，這都是我的故鄉；現在住在北京，於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鄉了。

日前我的妻往西單市場買菜回來，說起有蕘菜在那里賣著，我便想起浙東的事來。蕘菜是浙東人春

天常吃的野菜，鄉間不必說，就是城裏只要有後園的人家都可以隨時采食，婦女小兒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藍」蹲在地上搜尋，是一種有趣味的遊戲的工作。那時小孩們唱道：「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後門頭。」後來馬蘭頭有鄉人拿來進城售賣了，但薺菜還是一種野菜，須得自家去采。關於薺菜向來頗有風雅的傳說，不過這似乎以吳地爲主。西湖游覽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薺菜花。諺云：三春戴薺花，桃李羞繁華。」顧祿的清嘉錄上亦說：「薺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諺有三月三螞蟻上灶山之語，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上，以厭蟲蟻。侵晨村童叫賣不絕。或婦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號眼亮花。」但浙東却不很理會這些事情，只是挑來做菜或炒年糕吃罷了。

黃花麥果稱通風麴草，係菊科植物，葉小，微圓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黃色，簇生梢頭。春天採嫩葉，搗爛去汁，和粉作糕，稱黃花麥果糕。小孩們有歌贊美之云：

「黃花麥果鞞結結，

關得大門自要吃。

半塊拿弗出，一塊自要吃。」

清明前後掃墓時，有些人家——大約是保存古風的人家——用黃花麥果作供，但不作餅狀，做成小顆如指頂大，或細條如小指，以五六個作一攢，名曰繭果，不知是什麼意思，或因蠶上山時設祭，也用這種食

品，故有是稱，亦未可知。自從十二三歲時外出，不參與外祖家掃墓以後，不復見過繭果，近來住在北京，也不再見黃花麥果的影子了。日本稱作「御形」，與蕎麥同為春天的七草之一，也採來做點心用，狀如艾餃，名曰「草餅」。春分前後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總是日本風味，不復是兒時的黃花麥果糕了。

掃墓時候所常吃的還有一種野菜，俗名草紫，通稱紫雲英。農人在收穫後，播種田內，用作肥料，是一種很被賤視的植物，但採取嫩莖淪食，味頗鮮美，似豌豆苗。花紫紅色，數十畝接連不斷，一片錦綉，如鋪著華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狀若胡蝶，又如雞雛，尤為小孩所喜。間有白色的花，相傳可以治痢，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俳句大辭典云：「此草與蒲公英同是習見的東西，從幼年時代便已熟識，在女人裏邊，不曾探過紫雲英的人，恐未必有罷。」中國古來沒有花環，但紫雲英的花球却是小孩常玩的東西，這一層我還替那些小人們欣幸的。浙東掃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們常隨了樂音去看「上墳船裏的姣姣」，沒有錢的人家雖沒有鼓吹，但是船頭上篷窗下總露出些紫雲英和杜鵑的花束，這也就是上墳船的確實的證據了。

——錄自「農報副刊」

鳥聲

古人有言，「以鳥鳴春。」現在已過了春分，正是鳥聲的時節了，但我覺得不大能夠聽到，雖然京城的

西北隅已經近於鄉村。這所謂鳥當然是指那飛鳴自在的東西，不必說雞鳴啾啾鴨鳴呷呷的家奴，便是熟番似的鴿子之類也算不得數，因為他們都是忘記了四時八節的了。我所聽見的鳥鳴只有簷頭麻雀的啾啾，以及槐樹上每天早來的啄木的乾笑——這似乎都不能報春，麻雀的太瑣碎了，而啄木又不免多一點乾枯的氣味。

英國詩人那許 (Nash) 有一首詩，被錄在所謂名詩選 (Golden Treasury) 的卷首。他說，春天來了，百花開放，姑娘們跳舞着，天氣溫和，好鳥都歌唱起來，他列舉四樣鳥聲：

Cuckoo, jee-jing, pee-wee, to-witta-wco!

這九行的詩實在有趣，我却總不敢譯，因為怕一則譯不好，二則要譯錯。現在只抄出一行來，看那四樣是什麼鳥。第一種是勃姑，書名鴉鳩，他是自呼其名的，可以無疑了。第二種是夜鶯，就是那林間的「發癡的鳥」，古希臘女詩人稱之曰「春之使者，美音的夜鶯」，他的名貴可想而知，只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東西。我們鄉間的黃鶯也會「翻叫」，被捕後常因想念妻子而急死，與他西方的表兄弟相同，但他要喫小鳥，而且又不發癡地唱上一夜以至於嘔血。第四種雖似異怪，乃是貓頭鷹。第三種則不大明瞭，有人說是蚊母鳥，或云是田鳧，但據斯密士的鳥的生活與故事第一章所說係小貓頭鷹。倘若是真的，那麼四種好鳥之中貓頭鷹一家已佔其二了。斯密士說這二者都是褐色貓頭鷹，與別的怪聲怪相的不同，他的書中雖有圖

像，我也認不得這是鴟是鴞還是流離之子，不過總是貓頭鷹之類罷了。兒時會聽見他們的呼聲，有的聲如貨郎的搖鼓，有的恍若連呼「掘窪」(dz'uehuang)，俗云不祥主有死喪。所以聞者多極懊惱，大約此風古已有之。查檢觀頰道人的小演雅，所錄古今禽言中不見有貓頭鷹的話。然而仔細回想，覺得那些叫聲實在並不錯，比任何風聲簫聲鳥聲更爲有趣，如詩人謝勒(Shelley)所說。

現在，就北京來說，這幾樣鳴聲都沒有，所有的還只是麻雀和啄木鳥。老鴣，鄉間稱云烏老鴣，在北京是每天可以聽到的，但是一點風雅氣也沒有，而且是通年噪聒，不知道他是那一季的鳥。麻雀和啄木鳥雖然唱不出好的歌來，在那瑣碎和乾枯之中到底還含一些春氣：啾啾，聽那不討人歡喜的烏老鴣叫也已夠了，且讓我們歡迎這些鳴春的小鳥，傾聽他們的談笑罷。

「啾啾，啾啾！」

「嘎嘎！」

——錄自「語絲」

兩株樹

我對於植物比動物還要喜歡，原因是因爲我懶，不高興爲了區區視聽之娛，一日三餐地去飼養照顧，而且我也有點相信「鳥身自爲主」的迂論，覺得把他們活物拿來做囚徒當奚奴，不是什麼愉快的事，若是草木便沒有這些麻煩，讓牠們直站在那里便好，不但並不感到不自由，併且還真是生了根地不肯再動一動哩。但是要看樹木花草也不必一定種在自己的家裏，闢起門來獨賞，讓牠們在野外路旁，或是在人家粉牆之內也並不妨，只要我偶然經過時能夠看見兩三眼，也就覺得欣然，很是滿足的了。

樹木裏邊我所喜歡的第一種是白楊。小時候讀古詩十九首，讀過「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之句，但在南方終未見過白楊，後來在北京纔初次看見。謝在杭著五雜俎中云：

「古人墓樹多植梧楸，南人多種松柏，北人多種白楊。白楊卽青楊也，其樹皮白如梧桐，葉似冬青，微風擊之輒淅瀝有聲，故古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予一日宿鄒縣驛館中，甫就枕卽聞雨聲，竟夕不絕，侍兒曰：雨矣。予訝之曰：豈有竟夜雨而無簷溜者？質明視之，乃青楊樹也。南方絕無此樹。」

本草綱目卷三五下引陳藏器曰：「白楊北土極多，人種墟墓間，樹大皮白，其無風自動者乃楊栂，非白楊也。」又寇宗奭云：「風纔至，葉如大雨聲，謂無風自動則無此事，但風微時其葉孤極處則往往獨搖，以其蒂長葉重大，勢使然也。」王象晉羣芳譜則云楊有二種，一白楊，一青楊，白楊蒂長兩兩相對，遇風則簌簌有聲，人多植之墳墓間，由此可知白楊與青楊本自有別，但「無風自動」一節卻是相同。在史書中關於白楊

有這樣的兩件故事：

南史蕭惠開傳，「惠開爲少府，不得志，寺內齋前花草甚美，悉剷除，別植白楊。」

唐書契苾何力傳，「龍翔中司稼少卿梁脩仁新作大明宮，植白楊於庭，示何力曰，此木易成，不數年可芘。何力不答，但誦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之句，脩仁驚悟，更植以桐。」

這樣看來，似乎大家對於白楊都沒有什麼好感。爲什麼呢？這個理由我不大說得清楚，或者因爲牠老是簌簌的動的緣故罷。聽說蘇格蘭地方有一種傳說，耶穌受難時所用的十字架是用白楊木做的，所以白楊自此以後就永遠在發抖，大約是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但是做釘的鐵卻似乎不會因此有什麼罪，黑鐵這件東西在法術上還總有點位置的，不知何以這樣地有幸有不幸。（但吾鄉結婚時忌見鐵，凡門窗上鉸鏈等悉用紅紙糊蓋，又似別有緣故。）我承認白楊種在墟墓間的確很好看，然而種在齋前又何嘗不好，牠那瑟瑟的響聲第一有意思。我在前面的院子裏種了一棵，每逢夏秋有客來齋夜話的時候，忽聞浙瀝聲，多疑是雨下，推戶出視，這是別種樹所沒有的佳處。梁少卿怕白楊的蕭蕭改植梧桐，其實梧桐也何嘗一定吉祥，假如要講迷信的話，吾鄉有一句俗諺云，「梧桐大如斗，主人搬家走。」所以就是別莊花園裏也很少種梧桐的，這實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梧桐的枝幹和葉子真好看，且不提那一葉落知天下秋的興趣了。在我們的後院裏卻有一棵，不知已經有若干年了，我至今看了牠十多年，樹幹遠遠不到五台的粗，看牠大有黃

楊木的神氣，雖不厄閏也，總長得十分緩慢呢。——因此我想到避忌梧桐大約只是南方的事，在北方或者並沒有這句俗諺，在這裡梧桐想要如斗大恐怕不是容易的事罷。

第二種樹乃是烏柏，這正與白楊相反，似乎只生長於東南，北方很少見。陸龜蒙詩云，「行歇每依鴉舅影」，陸游詩云，「烏柏赤於楓，園林二月中」，又云，「烏柏新添落葉紅」，都是江浙鄉村的景象。齊民要術卷十列「五穀果蓏菜茹非中國物產者」，下註云「聊以存其名目，記其怪異耳，爰及山澤草木任食非人力所種者，悉附於此」，其中有烏白一項，引玄中記云，荊陽有烏白，其實如雞頭，迮之如胡麻子，其汁味如豬脂。羣芳譜言，「江浙之人，凡高山大道溪邊宅畔無不種」，此外則江西安徽蓋亦多有之。關於牠的名字，李時珍說，「烏喜食其子，因以名之……或曰，其木老則根下黑爛成白，故得此名。」我想這或曰恐太迂曲，此樹又名鴉舅，或者與烏不無關係，鄉間冬天賣野味有柏子鳥（讀如呆鳥字），是道墟地方名物，此物殆是烏類乎，但是其味頗佳，平常所謂烏肉幾乎便指此鳥也。

柏樹的特色第一在葉，第二在實。放翁生長稽山鏡水間，所以詩中常常說及柏葉，便是那唐朝的張繼寒山寺詩所云江楓漁火對愁眠，也是在說這種紅葉。王端履著重論文齋筆錄卷九論及此詩，註云，「江南臨水多植烏柏，秋葉飽霜，鮮紅可愛，詩人類指爲楓，不知楓生山中，性最惡溼，不能種之江畔也。此詩江楓二字亦未免誤認耳。」范寅在越諺卷中柏樹項下說，「十月葉丹，卽楓，其子可榨油，農皆植田邊」，就把兩者

誤合爲一。羅逸長青山記云，「山之麓朱村，蓋考亭之祖居也，自此倚石嘯歌，松風上下，遙望木葉著霜如渥丹，始見怪以爲紅花，久之知爲烏桕樹也。」蓬窗續錄云，「陸子淵豫章錄言，饒信間桕樹冬初葉落，結子放蠟，每顆作十字裂，一叢有數顆，望之若梅花初綻，枝柯詰曲，多在野水亂石間，遠近成林，真可作畫。此與柿樹俱稱美蔭，園圃植之最宜。」這兩節很能寫出桕樹之美，牠的特色仿佛可以說是中國畫的，不過此種景色自從我離了水鄉的故國已經有三十年不曾看見了。

桕樹子有極大的用處，可以榨油製燭。越諺卷中蠟燭條下註曰，「揅苾草幹，熬桕油拖蘸成燭，加蠟爲皮，蓋紫草汁則紅。」汪曰楨著湖雅卷八中說得更詳細：

「中置燭心，外裹烏桕子油，又以紫草染蠟蓋之，曰桕油燭。用棉花子油者曰青油燭，用牛羊油者曰葷油燭。湖俗祀神祭先必燃兩炬，皆用紅桕燭。婚嫁用之曰喜燭，綴蠟花者曰花燭，祝壽所用曰壽燭，喪家則用綠燭或白燭，亦桕燭也。」

日本寺島安良編和漢三才圖會五八引本草綱目語云，「燭有蜜蠟燭，蟲蠟燭，牛脂燭，桕油燭。」後加案語曰：

「案唐式云少府監每年供蠟燭七十挺，則元以前既有之矣。有數品，而多用木蠟，牛脂蠟也。有油桐子蠟，蒼耳子等爲蠟者，火易滅。有鯨鯢油爲蠟者，其燄甚臭，牛脂蠟亦臭。近年製精，去其臭氣，故多以牛蠟爲

爲木蠟，神佛燈明不可不辨。

但是近年來蠟燭恐怕已是倒了運，有洋人替我們造了電燈，其次也有洋蠟洋油，除了拿到妙峯山上去之外大約沒有牠的什麼用處了。就是要用蠟燭，反正牛羊脂也湊合可以用得，神佛未必會得見怪。——日本真宗的和尚不是都要娶妻喫肉了麼？那麼柏油並不再需要，田邊水畔的紅葉白實不久也將絕跡了罷。這於國民生活上本來沒有什麼關係，不過在我想起來的時候總還有點懷念，小時候喜讀南草木狀，嶺表錄異，和北戶錄等書，這種脾氣至今還是存留著，秋天買了一部大板的本草綱目，很爲我的朋友所笑，其實也只是爲了這個緣故罷了。

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於北平燭臺廬。

——錄自「青年界」——

體 罰

近來隨便讀斯替文生 (R. L. Stevenson) 的論文兒童的遊戲，首節說兒時的過去未必怎麼可惜，因爲長大了也有好處，譬如不必再上學校了，即使另外須得工作，也是一樣的苦工，但總之無須天天再怕被責罰，就是極大的便宜。我看了不禁微笑，心想他老先生（雖然他死時只有四十四歲）小時候大約很打過些手心罷？美國人類學家洛威 (R. H. Lowie) 在所著我們是文明麼第十七章論教育的一章內

說，「直到近時爲止，歐洲的小學教師常用皮鞭抽打七歲的小兒，以致終身帶着傷痕。在十七八世紀，年幼的公侯以至國王都被他們的師傅所凶毆。」譬如亨利第四命令太子的保姆要着實地打他的兒子，因爲「世上再沒有別的東西於他更爲有益。」太子的被打詳明地記在賬上，例如——

「一六〇三年十月九日，八時醒，很不聽話，初次挨打。（附註：太子生於一六〇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一六〇四年三月四日，十一時想喫飯，飯拏來時，命搬出去，又叫拏來，麻煩，被痛打。」

到了一六一〇年五月正式卽位，卻還不免於被打。王曾曰，「朕寧可不要這些朝拜和恭敬，只要他們不再打朕。」但是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羅素的教育論第九章論刑罰，開首卽云，「在以前直到很近的時代，兒童和少年男女的刑罰認爲當然的事，而且一般以爲在教育上是必要的。」西洋俗語有云，「省了棍子，壞了孩子，」就是這個意思，據丹麥尼洛普（C. Nyrop）教授的接吻與其歷史第五章說，——

「不但表示恭敬，而且表示改悔，兒童在古時常命在被打過的棍子上親吻，凱撒堡（Geilor von Kaiserberg）在十六世紀時會這樣說過：兒童被打的時候，他們和棍子親吻，說道，——

親愛的棍子，忠實的棍子，

沒有你老，我那能變好。

他們和棍子親吻，而且從上邊跳過，是的，而且從上邊躡過。」這個教育上的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從上古

直到近代，大約是一律通行，毫無疑問的。聽說瓊生博士 (Samuel Johnson) 很稱贊一個先生，因為從前打他打得透而且多。盧梭小時候被教師的小姐打過幾次屁股，記在懺悔錄裏，後來寫愛彌兒，提倡自由教育，卻也有時主張要用嚴厲的處置。——我頗懷疑他是根據自己的經驗，或者對於被打者沒有什麼惡意，也未可知。據羅素說，安諾德博士 (即是那個大批評家的先德) 對於改革英國教育很有功績，他減少體罰，但仍用於較幼的學生，且以道德的犯罪為限，例如說謊，喝酒，以及習慣的偷懶。有一雜誌說體罰使人墮落，不如全廢，安諾德博士憤然拒絕，回答說：

「我很知道這些話的意思，這是根據於個人獨立之傲慢的意見。這是既非合理，也不是基督教的，而是根本地野蠻的思想。」他的意思是要養成青年精神的單純，清醒謙卑。羅素卻批註了一句道，由他訓練出來的學生，那麼很自然地相信應該痛打印度人了，在他們缺少謙卑的精神的時候。

我們現在回過來看看中國是怎樣呢？棒頭出孝子這句俗語是大家都曉得的，在父為子綱的中國厲行扑作教刑，原是無疑的事，不過太子和小皇帝是否也同西國的受教訓，那是不明罷了。我只聽說光緒皇帝想逃出宮，被太監攔住，拔住御辮拉了回來，略有點兒相近，至於拉回宮去之後有否痛打仍是未詳。現在暫且把高貴的方面攔起，單就平民的書房來找材料，亦可以見一斑。材料裏最切實可靠的當然是自己的經驗，不過不知怎的，大約因為我是穩健派的緣故罷，雖然從過好幾個先生，卻不曾被打過一下，所以沒有

什麼可說，那麼自然只能去找間接的，也就是次等的材料了。

普通在私塾的憲法上規定的官刑計有兩種，一是打頭，一是打手心。有些考究的先生有兩塊戒方，卽刑具，各長尺許，寬約一寸，一薄一厚，厚的約可五寸，用以敲頭，在書背不出的時候，落在頭角上，嘯然一聲，可以振動遲鈍的腦筋，發生速度，似專作提撕之用，不必以刑罰論。薄的一塊則性質似乎官廳之杖，以扑犯人掌，因板厚僅二三寸，故其聲清脆可聽。通例，犯小罪，則扑十下，每手各五，重者遞加。我的那位先生是通達的人，那兩塊戒尺是紫檀的，處罰也很寬，但是別的塾師便大抵只有一塊毛竹的板子，而且有些凶殘好殺的也特別打得厲害，或以桌角抵住手背，以左手握其指力向後拗，令手心突出而拚命打之。此外還有類似非刑的責法，如跪錢板或螺螄壳上等皆是。傳聞會祖輩中有人，因學生背書不熟，以其耳夾門縫中，推門使闖，又一叔輩用竹枝鞭學生血出，取擦牙鹽塗其上，結果二人皆被辭退。此則塾師內的酷吏傳的人物，在現今青天白日的中國總未必再會有的罷。

可是，這個我也不大能夠擔保。我不知道現在社會上的一切體罰是否都已廢止？答杖枷號的確久已不見了，但是此外偵查審問時的拷打，就是所謂「做」呢？這個我不知道。普通總是官廳裏的苦刑先廢，其次纔是學校，至於家庭恐怕是在最後，——而且也不知道底廢得成否，特別是這永久「倫理化」的民國。在西洋有一個時候把兒童當作小魔鬼，種種的想設法克服他，中國則自古至今將人都作魔鬼看，不知鬧到

何時纔肯罷休。我回想斯替文生的話，覺得他真舒服極了，因為他不去上學校之後總可以無須天天再怕被責罰了。

——錄自「雨天的書」

上下身

「戈丹的三個賢人，

坐在碗裏去漂洋去。

他們的碗倘若牢些，

我的故事也要長些。」

——英國兒歌——

人的肉體明明是一整個，（雖然拿一把刀也可以把他切開來，）背後從頭頸到尾闞一條脊椎，前面從胸口到「丹田」一張肚皮，中間並無可以卸拆之處，而吾鄉（別處的市民聽了不必多心）的賢人必強分割之爲上下身——大約是以肚臍爲界。上下本是方向，沒有什麼不對，但他們在這裡又應用了大義名分的大道理，於是上下變而爲尊卑，邪正，淨不淨之分了：上身是體面紳士，下身是「該辦的」下流社會。這種

說法既合於聖道，那麼當然是不會錯的了，只是實行起來却有點爲難。不必說要想攔腰的「關老爺」一刀一分個上下，就未免斷送老命，固然斷乎不可，即使在該辦的範圍內稍加割削，最端正的道學家也決不答應的。平常沐浴時候，（幸而在賢人們這不很多，）要備兩條手巾兩只盆兩桶水，分洗兩個階級，稍一疏忽，不是連上便是犯下，紊了尊卑之序，深於德化有妨，又或坐在高凳上打盹，跌了一個倒栽蔥，更是本末倒置，大非佳兆了。由我們愚人看來，這實在是無事自擾，一個身子站起睡倒或是翻個筋斗，總是一個身子，並不如豬肉可以有裏脊五花肉等之分，定出貴賤不同的價值來。吾鄉賢人之所爲，雖曰合於聖道，其亦古代蠻風之遺留歟。

有些人把生活也分作片段，僅想選取其中的幾節，將不中意的梢頭棄去。這種辦法可以稱之曰抽刀斷水，揮劍斬雲。生活中大抵包含飲食，戀愛，生育，工作，老死這幾樣事情，但是聯結在一起，不是可以隨便選取一二的。有人希望長生而不死，有人主張生存而禁欲，有人專爲飲食而工作，有人又爲工作而飲食，這都有一點像想齊肚臍鋸斷，釘上一塊底板，單把上半身保留起來。比較明白而過於正經的朋友，則全盤承受而分別其等級，如走路是上等而睡覺是下等，吃飯是上等而飲酒喝茶是下等是也。我並不以爲人可以終日睡覺或用茶酒代飯吃，然而我覺得睡覺或飲酒喝茶不是可以輕蔑的事，因爲也是生活之一部分。百餘年前日本有一個藝術家是精通茶道的，有一回去旅行，每到驛站必取出茶具，悠然的點起茶來自喝。有人規

勸他說，行旅中何必如此，他答得好，「行旅中難道不是生活麼？」這樣想的人纔真能尊重併享樂他的生活。沛德（Y. Pater）曾說，我們生活的目的不是經驗之果，而是經驗本身。正經的人們只把一件事當作正經生活，其餘的如不是不得已的壞癖氣，也總是可有可無的附屬物罷了：程度雖不同，這與吾鄉賢人之單尊重上身（其實是，不必細說，正是相反）乃正屬同一種類也。

戈丹（Gotham）地方的故事恐怕說來很長，這只是其中的一兩節而已。

——錄自「雨天的書」

一個鄉民的死

西山小品之一

我住着的房屋後面，廣闊的院子中間，有一座羅漢堂。他的左邊略低的地方是寺裏的廚房。因為此外還有好幾個別的廚房，所以特別稱他作大廚房。從這裡穿過，出了板門，便可以走出山上。淺的溪坑底裏的一點泉水，沿着寺流下來，經過板門的前面。溪上架着一座板橋，橋邊有兩三棵大樹，成了涼棚，便是正午也很涼快，馬夫和鄉民們常常坐在這樹下的石頭上，談天休息着。我也朝晚常去散步，適值小學校的暑假，豐一到山裏來，住了兩禮拜，我們大抵同去，到溪坑底裏去檢圓的小石頭，或者立在橋上，看着溪水的流動。馬

夫的許多驢馬中間，也有帶着小驢的母驢，豐一最愛去看那小小的可愛而且又有點獸相的很長的臉。

大廚房裏一總有多少人，我不甚了然。只是從那里出入的時候，在有一匹馬轉磨的房間的一角裏，坐在大木箱的旁邊，用腳踏着一枝棒，使箱內撲撲作響的一個男人，却常常見到。豐一教我道，那是寺裏養那兩匹馬的人。現在是在那里把馬所磨的麥的皮和粉分做兩處呢。他大約時常獨自去看寺裏的馬，所以和那男人很熟習，有時候還叫他，問他各種的小孩子氣的話。

這是舊歷的中元那一天。給我做飯的人走來對我這樣說。大廚房裏有一個病人很沉重了。一個月以前還沒有什麼，時時看見他出去買東西，舊歷六月底說有點不好，到十多里外的青龍橋地方，找中醫去看病，但是沒有效驗，這兩三天倒在牀上，已經起不來了。今天在寺裏作工的木匠把舊板拚合起來，給他做棺材。這病好像是肺病。在他牀邊的一座現已不用了的舊灶裏，吐了許多的痰，滿灶都是蒼蠅。他說了又勸告我，往山上須得走過那間房的旁邊，所以現在不如暫時不去的好。

我聽了略有點不舒服。便到大殿前面去散步，覺得並沒有想上山去的意思，至今也還沒有去過。

這天晚上寺裏有焰口施食。方丈和別的兩個和尚念咒，方丈的徒弟敲鐘鼓。我也想去一看，但又覺得麻煩，終於中止了，早早的上牀睡了。半夜裏忽然醒過來，聽見什麼地方有鐺鐺的聲音，心裏想道，現在正是送鬼，那麼施食也將完了罷，以後隨即睡着了。

早飯吃了之後，做飯的人又來通知，那個人終於在清早死掉了。他又附加一句道：「他好像是等着棺材的做成呢。」

怎樣的一個人呢？或者我曾經見過也未可知，但是現在不能知道了。

他是個獨身，似乎沒有什麼親戚。由寺裏給他收拾了，便在上午在山門外馬路傍的田裏葬了完事。

在各種的店裏，留下了好些的欠賬。麵店裏便有一元餘，油醬店一處大約將近四元。店裏的人聽見他死了，立刻從賬簿上把這一葉撕下燒了，而且又拿了紙錢來，燒給死人。木匠的頭兒買了五角錢的紙錢燒了。住在山門外低的小屋裏的老婆子們，也有拿了一點點的紙錢來弔他的。我聽了這話，像平常一樣的，說這是迷信，笑着將他抹殺的勇氣，也沒有了。

——錄自「小說月報」——

賣汽水的少年

西山小品之二

我的間壁有一個賣汽水的人。在般若堂院子裏左邊的一角，有兩間房屋，一間作爲我的廚房，裏邊的一間便是那賣汽水的人住着。

一到夏大，來游西山的人很多，汽水的生意很好，從汽水廠用一塊錢一打去販來，很貴的賣給客人；倘若有點認識，或是善於還價的人，一瓶兩角錢也就夠了，否則要賣三四角不等。禮拜日游客多的時候，可以賣到十五六元，一天裏差不多有十元的利益。這個賣汽水的掌櫃本來是一個開着煤舖的泥水匠，有一天到寺裏來作工，忽然想到在這裏來賣汽水，生意一定不錯，於是開張起來。自己因為店務及工作很忙碌，所以用了一個夥計替他看守，他不過偶然來巡閱一回罷了。

夥計本是沒有工錢的，伙食和必要的零用由掌櫃供給。

我到此地來了以後，夥計也換了好幾個了，近來在這里的是一個姓秦的二十歲上下的少年，體格很好，微黑的圓臉，略略覺得有點狡獪，但也有天真爛漫的地方。

賣汽水的地方是在塔下，普通稱作塔院。寺的後邊的廣場當中，築起一座幾十丈高的方臺，上面又豎着五枝石塔，所謂塔院便是這高臺的上邊。從我的住房到塔院底下，也須走過五六十級的臺階，但是分作四五段，所以還可以上去；至於塔院的臺級總有二百多級，而且很峻急，看了也要目眩，心想這一定是不行罷，沒有一回想到要上去過。

塔院下面有許多大樹，很是涼快，時常同了豐一到那里看石碑，隨便散步。

有一天，正在碑亭外走着，秦也從底下上來了。一隻長圓形的柳條籃套在左腕上，右手拿着一串連着

枝葉的櫻桃似的果實。見了豐一，他突然伸出那隻手，大聲說道：「這個送你。」豐一跳着走去，也大聲問道：

「這是什麼？」

「郁李。」

「那里拏來的？」

「你不用管。你拏去好了。」他說着，在狡獪的臉上現出親和的微笑，將果實交給豐一了。他嘴裏動着，好像正喫着這果實。我們揀了一顆紅的喫了，有李子的氣味，却是很酸。豐一還想問他什麼話，秦已經跳到臺階底下，說着「一，二，三，」便兩三級當作一步，走了上去，不久就進了塔院第一個的石的穹門，隨即不見了。

這已經是半月以前的事情了。豐一因為學校將要開學，也回到家裏去了。

昨天的上午，掌櫃的姪子飄然的來了。他突然對秦說，要收店了，叫他明天早上回去。這事情太髒突，大家都覺得奇怪，後來仔細一打聽，纔知道因為掌櫃知道了秦的作弊，派他的姪子來查辦的。三四角錢賣掉的汽水，都登了兩角的帳，餘下的都沒收了，存放在一個和尚那里，這件事情不知道有誰用了電話告訴了掌櫃了。姪子來了之後，不知道又在那裏打聽了許多話，說秦買怎樣的好東西喫，半月裏吸了幾盒的香煙。於是證據確鑿，終於決定把他趕走了。

秦自然不願意出去，非常的頹唐，說了許多辯解，但是沒有效。到了今天早上，平常起的很早的秦還是睡着，姪子把他叫醒，他說是頭痛，不肯起來。然而這也是無益的了，不到三十分鐘的工夫，秦悄悄的出了般若堂去了。

我正在有那大的黑銅的彌勒菩薩坐着的門外散步。秦從我的前面走過，肩上搭着被囊，一邊的手裏提了盛着一點點的日用品的那一隻柳條籃。從對面來的一個寺裏的佃戶見了他問道，

「那里去呢？」

「回北京去！」他用了高興的聲音回答，故意的想隱藏過他的憂鬱的心情。

我覺得非常的寂寥。那時在塔院下所見的浮着親和的微笑的狡獪似的面貌，不覺又清清楚楚的再現在我的眼的前面了。我立住了，暫時望着他彳亍的走下那長的石階去的寂寞的後影。

苦雨

伏園兄：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長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許多佳趣。雨中旅行不一定是很愉快的，我以前在杭滬車上時常遇雨，每感困難，所以我於火車的雨不能感到什麼興味，但臥在烏篷船裏，靜

聽打篷的雨聲，加上款乃的櫓聲，以及「靠塘來，靠下去」的呼聲，却是一種夢似的詩境。倘若更大膽一點，仰臥在脚划小船內，冒雨夜行，更顯出水鄉住民的風趣，雖然較為危險，一不小心，拙劣地轉一個身，便要使船底朝天。二十多年前往東浦弔先父的保姆之喪，歸途遇暴風雨，一葉扁舟在白鵝似的波浪中間滾過大樹港，危險極也愉快極了。我大約還有好些「爲魚」時候——至少也是斷髮文身時候的脾氣，對於水頗感到親近，不過北京的泥塘似的許多「海」實在不很滿意，這樣的水沒有也並不怎麼可惜。你往「陝半天」去似乎要走好兩天的準沙漠路，在那時候倘若遇見風雨，大約是很舒服的，遙想你坐驛車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著四打之內的汽水，悠然進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但這只是我的空想，如詩人的理想樣地靠不住，或者你在驛車中遇雨，很感困難，正在叫苦連天也未可知，這須等你回京後問你再說了。

我住在北京，遇見這幾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難過。北京回來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構造，於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實墁磚牆，大抵只用泥牆抹灰敷衍了事。近來天氣轉變，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兩方面的建築上都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後園的西牆淋坍，第二天就有一梁上君子——來摸索北房的鐵絲窗，從次日起趕緊邀了七八位匠人，費兩天工夫，從頭改築，已經成功十分八九，總算可以高枕而臥，前夜的雨却又將門口的南牆沖倒二三丈之譜。這回受驚的可不是我，乃是川島君「佢們」倆，因爲「梁上君子」如再見光顧，一定是去躲在「佢們」的窗下竊聽的了，爲消除「佢們」的不

安起來，一等天氣晴正，急須大舉地修築，希望日子不至於很久，這幾天只好暫時拜託川島君的老弟費神代爲警護罷了。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裏不知醒了幾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興放幾個爆仗以外，夜裏總還安靜，那樣嘩喇嘩喇的雨聲在我的耳朵已經不很聽慣，所以時常被牠驚醒，就是睡著也彷彿覺得耳邊粘着麵條似的東西，睡的很不痛快。還有一層，前天晚間據小孩們報告，前面院子裏的積水已經離台階不及一寸，夜裏聽着雨聲，心裏胡里胡塗地總是想水已上了台階，浸入西邊的書房裏了。好容易到了早上五點鐘，赤腳撐傘，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滿了全屋，約有一寸深淺，這纔歎了一口氣，覺得放心了；倘若這樣興高采烈地跑去，一看却沒有水，恐怕那時反覺得失望，沒有現在那樣的滿足也說不定，幸而書籍都沒有濕，雖然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東西，但是濕成一餅一餅的紙糕，也很是不愉快。現今水雖已退，還留下一種漲過大水後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談，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寫字，所以這封信是在裏邊炕桌上寫的。

這回的大雨，只有兩種人最是喜歡。第一是小孩們，他們喜歡水，却極不容易得到，現在看見院子裏成了河，便成羣結隊地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裏去，實在很有點冷，但他們不怕，下到水裏還不肯上來。大人見小孩們玩的有趣，也一個兩個地加入，但是成績却不甚佳，那一天裏滑倒了三個人，其中兩個都是大

人——其一爲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島君。第二種喜歡下雨的則爲蝦蟆。從前同小孩們往高亮橋去釣魚釣不着，只捉了好些蝦蟆，有綠的，有花條的，拿回來都放在院子裏，平常偶叫幾聲，在這幾天裏便整日叫喚，或者是荒年之兆，却極有田村的風味。有許多耳朵皮嫩的人，很惡喧囂，如麻雀蝦蟆或蟬的叫聲，凡足以妨礙他們的甜睡者，無一不痛惡而深絕之，大有欲滅此而午睡之意。我覺得大可以不必如此，隨便聽聽都是很有趣味的，不但是這些久成詩料的東西，一切鳴聲其實都可以聽。蝦蟆在水田裏羣叫，深夜靜聽，往往變成一種金屬音，很是特別，又有時彷彿是狗叫，古人常稱蛙蛤爲吠，大約也是從實驗而來。我們院子裏的蝦蟆現在只見花條的一種，牠的叫聲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這個叫法，可以說是卓音，平常自一聲至三聲，不會更多，唯在下雨的早晨，聽牠一口氣叫上十二三聲，可見牠是實在喜歡極了。

這一場大雨恐怕在鄉下的窮朋友是很大的一個不幸，但是我不會親見，單靠想像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不去虛僞地代爲悲歎了。倘若有人說，這所記的只是個人的事情，於人生無益，我也承認，我本來只想說個人的私事，此外別無意思。今天太陽已經出來，傍晚可以出外去游嬉，這封信也就不再寫下去了。

我本等着看你的「秦游記」，現在却由我先寫給你看，這也可以算是「意表之外」的事罷。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在京城書。

烏篷船

光榮君：

接到手書，知道你要到我的故鄉去，叫我給你一點指導。老實說，我的故鄉，真正覺得可懷戀的地方，並不是那里；但是因爲在那里生長，住過十多年，究竟知道一點情形，所以寫這一封信告訴你。

我所要告訴你的，並不是那里的風土人情，那是寫不盡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也就會明白的，不必囉唆地多講。我要說的是一種很有趣的東西，這便是船。你在家鄉平常總坐人力車，電車，或是汽車，但在我的故鄉那里這些都沒有，除了在城內或山上是用轎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兩種，普通坐的都是一烏篷船，「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別的風趣，但是你總不便坐，所以我也可以不說了。烏篷船大的爲「四明瓦」(Sy-mengwa)，小的爲脚划船(划讀如noa)亦稱小船，但是最適用的還是在這中間的「三道」亦即三明瓦。篷是半圓形的，用竹片編成，中夾竹箬，上塗黑油；在兩扇「定篷」之間放着一扇遮陽，也是半圓的，木作格子，嵌着一片片大魚鱗，徑約一寸，頗有點透明，似玻璃而堅韌耐用，這就稱爲明瓦。三明瓦者，謂其中艙有兩道，後艙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櫓，大抵兩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頭着眉目，狀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頗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則無之。三道船篷之高約可以使你直立，艙寬

可以放下一頂方桌。四個人坐着打馬將——這個恐怕你也已學會了罷？小船則真是一葉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頂離你的頭有兩三寸，你的兩手可以攔在左右的舷上，還把手都露出在外邊。在這種船裏彷彿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時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着風浪，或是坐得不小心，就會船底朝天，發生危險，但是也頗有趣，是水鄉的一種特色。不過你總可以不必去坐，最好還是坐那三道船罷。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電車的那樣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們那裏的里程是很短，一里纔及英哩三分之一）來回總要預備一天。你坐在船上，應該是遊山的態度，看看四周的物色，隨處可見的山，岸旁的烏桕，河邊的紅蓼和白蘋，漁舍，各式各樣的橋，困倦的時候睡在艙中，拏出隨筆來看，或者沖一碗清茶喝。偏門外的鑑湖一帶，賀家池，壺觴左近，我都是喜歡的，或者往婁公埠騎驢去游蘭亭，（但我勸你還是步行，騎驢或者於你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蒼然的時候進城上都挂着薛荔的東門來，倒是頗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靜，你往杭州去時可於下午開船，黃昏時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這一帶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記了。夜間睡在船中，聽水聲橈聲，來往船隻的招呼聲，以及鄉間的犬吠鷄鳴，也都很有意思。僱一隻船到鄉下去看廟戲，可以了解中國舊戲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動自如，要看看就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覺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樂法。只可惜講維新以來這些演劇與迎會都已禁止，中產階級的低能人別在「布業會館」等處建起「海式」的戲場來，請大家買票看上海的貓兒戲，這些地

方你千萬不要去。——你到我那故鄉，恐怕沒有一個人認得，我又因爲在教書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談開天，實在抱歉而且惆悵。川島夫婦現在僑山下，本來可以給你介紹，但是你到那里的時候，他們恐怕已經離開故鄉了。初寒，善自珍重，不盡。十一月十八日夜，於北京。

——錄自「晨報副刊」

俞平伯小品序

周作人的小品文，在中國新文學運動中，是成了一個很有權威的流派。這流派的形成，不是由於作品形式上的「冲淡和平」的一致性，而是思想上的一個傾向。那是必然的，在新舊兩種勢力對立到尖銳的時候，就是正式的走向肉搏的時候。有一些人，雖也希求光明，但怕看見血腥，不得不退而追尋另一條安全的路。這是周作人與魯迅思想所以後來分裂了的原因，也是周作人一流派的小品文獲得存在的基本的道理。

這一流派的小品文，周作人而外，首先應該被憶起的，那是俞平伯，在新文學運動初期，以詩人的姿態出現於文壇的人。這個人，周作人說明他道，「平伯所寫的文章，自具有一種獨特的風致。這風致是屬於中國文學的，是那樣地舊而又這樣地新。」（雜拌兒跋）同時，又解釋着，「現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條湮沒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後又在下流被掘了出來；這是一條古河，却又是新的。我讀平伯的文章，常想起這些話來」（雜拌兒跋）而在「燕知草」的跋裏，周作人是更詳盡的說明了這一作家：

「我平常稱平伯爲近來的一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學意味的一種，這類文章在『燕知草』中特

別地多。我也看見有些純粹口語體的文章，在受過新式中學教育的學生手裏寫得很是細膩流麗，覺得有造成新文體的可能，使小說戲劇有一種新發展，但是在論文——不，或者不如說小品文，不專說理敘事而以抒情分子爲主的，有人稱他爲「絮語」過的那種散文上，我想必須有澀味與簡單味，這纔耐讀，所以他的文詞還得變化一點。以口語爲基本，再加上歐化語，古文，方言等分子，雜揉調和，適宜地或吝嗇地安排起來，有知識與趣味的兩重的統制，纔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語文來。我說雅，這只是說自然大方的風度，並不要禁忌什麼字句，或者裝出鄉紳的架子。平伯的文章便多有這些雅致。」

在周作人的這篇序引裏，我覺得還有幾句話，是值得特殊注意的；卽是，「而現在在中國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樣子，手擎不動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難到藝術世界裏去，這原是無足怪的。」文學是不革命，然而原來是反抗的：這在明朝小品文是如此，在現代的新散文亦是如此；平伯這部小集是現今散文一派的代表。」周作人一派的小品文作家，爲什麼「走向藝術的世界」裏去「避難」呢？在他自己的話裏，是可以更進一步的得到證明了。不過，所謂「藝術的世界」，在實質上，是不如周作人他們所想，只是一個「逃難所」。

說明俞平伯小品的文章，比較起來，周作人的論斷是較深刻的，可是我，還是有不能已於言者。「俞平伯是一派新散文的代表，」這當然是他的謙詞，因爲無論從那一方面講，他祇是周作人體系裏面的一個支流，而不夠獨立的成派。這個支流，雖在周作人的系統之下，但究竟也不完全相同，有很多相異的地方。周

作人的小品，雖是對闇之力逃避，但這逃避是不得已的，不是他所甘心的，所以，在他的文字中，無論怎樣，還處處可以找到他對黑暗的現實的各種各樣的抗議的心情。而俞平伯呢？是不然的。翻開他的小品集「雜拌兒」，「燕知草」，「雜拌兒之二」，以至於「劍鞘」，除去初期還微微的表現了反抗以外，是無往而不表現着他的完全逃避現實，祇是談談書報，說說往事，考考故實的精神。周作人的傾向，祇是說明反抗的無力；俞平伯的傾向，則是根本不要反抗。在周作人的小品裏，我們可以看到十數年來中國社會的變遷；俞平伯的小品，除掉文言譯成語體，有什麼變遷可尋呢？——真是微細到極點的。他們雖同屬於一個體系，對社會的態度，是有如此的不同。

語堂先生告我，豈明不僅文章學明，就是字也在學明，當他拿周作人的信和一篇明人的手跡給我看時，他這樣的說。這話是很對的，周作人在文章上，確處處在追跡明人，周作人小品文章冲淡的程度，確多和明人相似處，所以能和明人相似也者，是由於生活上的共鳴，與政治環境惡劣的相等。但周作人的小品，究竟不是明人的小品，從認識上，方法上，如果深刻的研究起來，是處處可以看到現代性的痕跡。周作人的小品之與明人的小品，是發展的，而不是如他自己所說，是復興的，因此，相彷彿的程度，也是有限止的。俞平伯的小品文呢？據周作人說，和竟陵一派相彷彿，這彷彿的定論，我很同意，我的理由是和我說周作人一樣。竟陵的文章，是公安一派的發展，然「別調繼起，已全非舊旨」，公安創始的偉大的反李王的苦鬥，顯揚本身

獨特主張的精神，是不存在的。俞平伯之與周作人，也可以說是如此。俞平伯小品，祇能成周作人系統下的一個支流，理由和這裏所說的，也並無二致。

大概是由於年齡的關係，也還有不同的所在。周作人的小品，歡喜談論社會人事，書籍蟲鳥，但他的態度是很冷靜的；敘事說理的成分多，抒情的成分少。俞平伯的集子，則是雖也拚命的說理，但抒情的成分是多特的，而這些抒情文字，又多少帶一些傷感性，在「燕知草」裏表現的十分明顯。要說俞平伯的小品，有優勝於周作人處，那麼就是這一類的文章了。周作人的文字，是樸實簡鍊，沖淡和平；俞平伯的文字，雖是「以科學常識爲本，加上明淨的感情，與清澈的智理，調合成功的一種人生觀，以此爲志，言志固佳，以此爲道，載道亦復何礙」（周作人「雜拌兒之二」序）但文字繁晦澀，夾敘夾議，一般讀者殊難以理解，這是俞平伯小品的特點，也可以說是缺點。

重刊浮生六記序

重印「浮生六記」的因緣，容我略說。幼年在蘇州，曾讀過此書，當時只覺得可愛而已。自移家北去後，不但誦讀時的殘趣久蕩爲雲烟，即書的名字也難省憶。去秋在上海，與頤剛、伯祥兩君結鄰，偶然談起此書，我始茫茫然若有所領會。頤剛的「雁來紅叢報」本，伯祥的「獨悟庵叢鈔」本，都被我借來了。既有這麼一段前因，自然重讀時更有滋味。且這書也有眩人的力，我們想把這喜悅徧及於讀者諸君，於是便把牠校點重印。

書共六篇，故名「六記」，今只存「閨房記樂」以下四篇，其五六兩篇已佚。此書雖不全，而今所存者似即其精英。「山中記歷」當是記漫遊琉球之事，或係日記體。「養生記道」恐亦多道家修持妄說。就其存者言之，固不失爲簡潔生動的自傳文字。

作者沈復字三白，蘇州人，生於清乾隆二十八年，卒年無考，當在嘉慶十二年後。可注意的，他是個習幕經商的人，不是什麼斯文學子。偶然寫幾句詩文，也無所存心，上不爲名山之業，下不爲富貴的敲門磚，意興所到，便湍毫伸紙，不必粧點，不知避忌。統觀全書，無酸語，贅語，道學語，殆以此乎？

文章事業的圓成本有一個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這個通例，於小品文字的創作尤爲顯明。我們莫妙於學行雲流水，莫妙於學春鳥秋虫，固不是有所爲，却也未必就是無所爲。這兩種說法同傷於武斷。古文論文每標一「機」字，概念的詮表雖病含混，我却賞其談言微中。陸機「文賦」說，「故徒撫空懷而自惋，吾不識夫開塞之所由。」這是絕妙的文思描寫。我們與一切外物相遇，不可著意，著意則滯；不可絕緣，絕緣則離。記得宋周美成的「玉樓春」裏，有兩句最好，「人如風後入江雲，情似雨餘黏地絮。」這種况味正在不離不著之間。文人之妙亦復如是。

卽如這書，說牠是信筆寫出的固然不像；說牠是精心結撰的又何以見得這總是一半兒做着，一半兒寫着的；雖有雕琢一樣的完美，却不見一點斧鑿痕。猶之佳山水明明是天開的圖畫，然彷彿處處吻合人工的意匠。當此種境界，我們的分析推尋的技巧，原不免有窮時。此記所錄所載，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異，異在韶秀以外竟似無物。儼如一塊純美的水晶，只見明瑩，不見襯露明瑩的顏色；只見精微，不見製作精微的痕跡。這所以不和尋常的日記相同，而有重行付印，令其傳播得更久更遠的價值。我豈不知這是小玩意兒，不值當作溢美的說法；然而我自信這種說法不至於是溢美。想讀這書的，必有能辨別的罷。

一九三二，二七，杭州城頭巷。

近代散文鈔跋

啓无叫我爲這書作跋，於我倒是有意思的事情，對於啓无卻未必。夫明清諸大家的文字很會自己說話的，何用後生小子來岔嘴；其不可一也。對景掛畫雖好，班門弄斧則糟；其不可二也。當這年頭兒來編印此項文件，已經有點近乎自暴自棄，何況去找壓根兒未嘗「浮起」的人來做序跋，這簡直有意自己做反宣傳；其大不可三也。所以我替啓无再思再想，真真一無所取。然而我非啓无，沒法叫他來找，做不做在我，找不找在他。再說他既經說到找到，反正推託不了的，不如老實說我不會想到推託，乾脆，而且做跋比做序還容易，據說如此。我謝謝啓无給我這一個好機會。

序跋之類照例總直接或間接地解釋那作品，我尋閱這書的目次卻覺得無此必須。這都是直直落落，一無主張，二無理論，三不宣傳的文字，只要喜歡看，一看至多兩看總明白了，若不喜歡，看殺也不明白，解釋也不會再明白，反而愈說愈糊塗哩。以下的話只爲着和這書有緣法的人作一種印證而已，說服誰，不會想這些作家作品之間，似乎找不到什麼公共之點，若說是趣味吧，阿毛阿狗也都有趣味的。一定要去找，那麼他們都在老老實實地說自己的話，可算惟一的特色。所感不同，所說不同，說法亦不必盡同，可是就這一點看，他們都是「忠實同志」哩。

夫小品者，旁行斜出文字之別名也，舉世同病，自古如此，別提此刻了。「你想旁行斜出的都說着自己的話，那麼正道的再說點什麼好呢？」不知道嗎？笨啊，說人家的話喇！「這兒所謂人家事實上只是要人，而不要，咱們的正統文豪決不屑於代他們立言的，或者是聖賢，或者是皇帝，或者是祖師，是這個，是那個，是X，是Y……什麼都是，總不是自己。」

就文體上舉些例罷，最初的「楚辭」是屈宋說自己的話，漢以後的「楚辭」是打着屈宋的腔調來說話。魏晉以前的駢文，有時還說說自己的話的，以後的四六文呢，都是官樣文章了。韓柳倡爲古文，本來想打倒四六文的濫調的，結果造出「桐城謬種」來；和「選舉妖孽」配對。最好的例是八股，專爲聖賢立言，一點不許瞎說，其實論語多半記載孔子的私房話。可笑千年來的文章道統，不過博得幾種窠臼而已。既要替人家立言，就不得不爲人家設身處地的想一想。不幸所謂聖賢皇帝開山祖師之流，他們的意思並不容易猜，就算您是文豪也許不成；即使猜着了，有時也未便仔細揣摩。活靈活現自己做起聖人皇帝祖師來，總也不大好吧。那就自然而然的會落到一個圈套裏，這叫做窠臼，或者叫濫調。恕我又有一比，真正的老頭子，娘們，土豪劣紳總是各式各樣的，至於戲臺上的胡子，衫子，大花臉，二花臉，顛來倒去只這幾種版本而已。這是簡化，——是否醇化粹化，卻說不上來。

既如此，小品文倒霉，豈不是活該？在很古很古的年頭早已觸犯了天地君親師這五位大人，現在更加

多了，恐怕正有得來呢。正統的種子，那裏會斷呢。說得漂亮點，豈不可以說倒霉也是傲幸，可以少喫點冷豬肉；若說正經話，小品文的不幸，無異是中國文壇上的一種不幸，這似乎有點發誇大狂，且大有爭奪正統的嫌疑，然而沒有故意迴避的必要。因為事實總是如此的：把表現自我的作家作物壓下去，使牠們成爲旁岔伏流，同時卻把謹遵功令的擡起來，有了牠們，身前則身名俱泰，身後則垂範後人，天下才智之士何去何從，還有問題嗎！中國文壇上的黯淡空氣，多半是從這裏來的。看到集部裏頭，差不多總是一堆垃圾，讀之昏昏欲睡，便是一例。

不但命運欠亨而已，小品文的本身也受着這些不幸的支配。這些文家多半沒什麼自覺的。他們一方面做一種文章給自已頑，一方面做另一種文章去應世，已經是矛盾了。再說一句不大恭敬的話，他們恐仍不免有大小高下偏正之見，所謂大的高的正的，自然還是那些使人昏睡的傢伙，這簡直有點可笑了。

古人是否有些矛盾和可笑，暫且不問，我們一定受到相當的損失，沒有確實自信的見解和定力的，也不容易有勇猛精進的氣魄，即使無意中旁行斜出，走了不多遠就此打住了。這果然一半爲時代所限，不容易有比較觀照的機會，然而自信不堅，壁壘不穩也是一個大毛病。他們自命爲正道，以我們爲旁斜是可以的，而我們自居於旁於斜則不可；即退了一步，我們自命爲旁斜也未始不可，而因此就不敢勇猛精進地走，怕走得離正軌太遠了，要摔跤，跌斷脊梁骨，則斷斷乎不可。所以稱呼這些短簡爲小品文，雖不算錯，如有人

就此聯想到偏正高下這些觀念來卻決不算不錯。我們雖不斷斷於爭那道統，可是當仁不讓的決心，絕對不可沒有的。——莫須有先生對我蓋言之矣。

準此論之，啓无選集明清諸家之作以便廣布，至少是在那邊開步走，所以即使賠錢貼功夫，以至於挨罵都是值得的。在初編此書時他來問我，我說可以一集二集三集的連續下去，現在也還是這個意思，就當作跋尾看罷。

十九年九月十三日，北京。

——錄自雜誌「駱駝草」

陶然亭的雪

小引

悄悄的北風，黯然的同雲，爐火不溫了，燈還沒有上呢。這又是一年的冬天。在海濱草草營巢，暫止飄零的我，似乎不必再學黃葉們故意沙沙的作成那繁響了。老實說，近來時序的遷流，無非逼我換了幾回衣裳；把夾衣疊起，把棉衣抖開，這就是秋盡冬來的惟一大事。至於秋之爲秋，冬之爲冬，我之爲我，一切之爲一切，固依然自若，並無可歎可悲可憐可喜的意味，而且連那些意味的殘痕也覺無從覓哩。千條萬派活躍的流泉似全然消釋於無何有之鄉土，賸下「漠然」這麼一味來相伴了。看看窗外釀雪的同雲，倒活畫出我那潦

倒的影兒一個。像這樣啞啞無聲的蠢然一物，除血脈呼吸的輕顫以外，安息在冬天的晚上，真真再好沒有了。有人說，這不是靜止——靜止是沒有的——是均衡的動，如兩匹馬以同速同向去跑着，即不異於比肩站着的石馬。但這些問題雖另有人耐煩去想，而我則豈其人呢。所以於我頂頂合式，莫如學那冬晚的停雲。（你聽見牠說過話嗎？）無如編輯「星海」的朋友們逼我饒舌。我將怎樣呢？有了！在「悄然的北風，黯然的同雲，鑪火不溫了，燈還沒有上呢」這個光景下，令我追憶昔年北京陶然亭之雪。

我雖生長於江南，而自曾北去以後，對於第二故鄉的北京也真不能無所戀戀了。尤其是在那樣一個冬晚，有銀花紙糊裱的頂棚和新衣裳一樣絳繅的紙窗，一半已燼一半還紅着，可以照人須眉的泥鑪火，還有牆外邊三兩聲的擔子吆喝。因房這樣矮而潔，窗這樣低而明，越顯出天上的同雲格外的沈凝欲墮，釀雪的意思格外濃鮮而成熟了。我房中照例上燈獨遲些，對面或側面的火光常淺淺耀在我的窗紙上，似比月色還多了些靜穆，還多了些淒清。當我聽見廓落的院子裏有脚步声，一會兒必要跟着「砰」關風門了，或者「砑搭」下簾子了。我便料到必有寒緊的風在走道的人頸旁拂着，所以他要那樣匆匆的走。如此，類乎此的黯淡的寒姿，在我回憶中至少可以匹敵江南春與秋的姝麗了，至少也可以使慣住江南的朋友們了解一點名說苦寒的北方，也有足以繫人思念的冬之黃昏啊。有人說，「這豈不將鈎惹我們的遲暮之感」真的！

——可是，咱們誰又是專喝蜜水的人呢。

總是冬天罷，（誰要你說？）年月日是忘懷了。讀者們想決不屑介意於此瑣瑣的，所以忘懷倒也沒要緊。那天是雪後的下午。我其時住在東華門側一條曲折的小胡同裏，而C君所居更偏東些。我們雇了兩輛「膠皮」，向着陶然亭去，但車只雇到前門外大外郎營。（從東城至陶然亭路很遠，冒雪雇車很不便。）車輪咯咯吱吱的切碾着白雪，留下凹紋的平行線，我們遂由南池子而天安門東，漸逼近車馬紛填，兀然在目的前門了。街衢上已是一半兒泥濘，一半兒雪了。幸而北風還時吹下一陣雪珠，蒙絡那一切，正如疏朗冥濛的銀霧。亦幸而雪在北京，似乎是白麪捏的，又似乎是白泥塑的。（往往到初春時，人家庭院裏還堆着與土同色的雪，結果是成筐的挑了出去完事。）若移在江南，簷漏的滴搭，不終朝而消盡了。

言歸正傳。我們下了車，踏着雪，穿粉房琉璃街而南。眩眼的雪光愈白，櫛比的人家漸寥落了。不久就遠遠望見清曠澄明的原野，這正是在城圈裏耽膩了的我們所期待的。纍纍的荒塚，白着頭的，地名叫做窰臺。我不禁連想那「會向瑤臺月下逢」的所謂瑤臺。這本是比擬不倫，但我總不住的那麼想。

那時江亭之北似尚未有通衢。我們躑躅於白蓑衣廣覆着的田野之間，望望這裏，望望那裏，都很像江亭似的。商量着，偏西南方較高大的屋，或者就是了。但爲什麼不見一個亭子呢？藏在裏邊罷？

到拾級而登時，已確信所測不誤了。然踏穿了內外竟不見有什麼亭子。幸而上面掛着的一方匾，否則

那天到的是不是陶然亭，若至今還是疑問，豈非是個笑話。江亭無亭，這樣的名實乖違，總使我們悵然若失。我來時是這樣預期的，一座四望極目的危亭，無礙無遮，在雲海中沐浴而嬉，宛如迴旋的燈塔在銀濤萬沸之中，淺礁之上，亭亭矗立一般。而今竟只見拙鈍的幾間老屋，爲城圈之中所習見而不一見的，則已往的名流觴詠，想起來真不免黯然寡色了。

然其時雪又紛紛揚揚而下，跳舞在灰空裏的雪羽，任意地飛集到我們的粗呢氅衣上。趁牠們未及融爲明珠的時候，我卽用手那麼一拍，大半掉在地上，小半已滲進衣襟去。「下馬先尋題壁字」，（二）來來回回的循牆而走，咱們也大有古人之風呢。看看咱們能拾得什麼？至少也當有如「白丁香折玉亭亭」（三）一樣的句子被傳誦着罷。然而竟終於不見！可證「一蟹不如一蟹」這句老話真是有一點意思的。後來幸而覓得略可解嘲的斷句，所謂「卅年戎馬盡秋塵」者，從此就在咱們嘴裏咕嚕着了。

在曲折廓落的游廊間，當北風捲雪渺無片響的時分，忽近處遞來琅琅的書聲。諦聽，分明得很，是孩子的。牠對於我們十分親密，因爲和從前我們在書房裏所唱出的正是一個樣子的。這儘可以使我重溫熱久未會嘗的兒時的甜酒，使我俯拾眠歌聲裏的溫馨夢痕；並可以減輕北風的尖冷，撫慰素雪的飄零，換一句乾脆點的話，就是在清冷雙絕的況味中，牠恰好給喝了一點熱熱醞醞的東西，使一切已凝的，一切凝着的，一切將凝的，都輾洋洋彈着腰肢不自支持了。

書聲還正琅琅然呢。我們尋詩的閒趣被窺人的熱念給岔開了。從迴廊下蹙過去，兩明一暗的三間屋，玻璃窗上帷子亦未下。天色其時尚未近黃昏；惟雲天密吻，釀雪意的濃酣，阡陌明胸，積雪痕的寒皎，似乎全與遲暮合緣，催着黃昏快些來罷。至屋內的陳設，人物的須眉，已盡隨年月日時的遷移，送進茫茫昧昧的鄉土，在此也只好從缺。幾個較鮮明的印象，尚可片片掇拾以告諸君的，是厚的棉門帘一個；肥短的旱烟袋一支；老黃色的「孟子」一冊，上有銀硃圈點，正翻到離婁篇首；照例還有白灰泥爐一個，高高的火苗竄着；以外……「算了罷，你不要在這兒寫賬喇！」

遊覽必終之以大嚼，是我們的慣例，這裏邊好像有鬼催着似的。我曾和我姊姊說過，「咱們以後不用說逛什麼地方，老實說喫什麼地方好了。」她雖付之一笑，卻不斥我爲胡鬧，可見中非無故了。我且曾以之問過吾師。吾師說得尤妙，「好喫是文人的天性，」這更令我不便追問下去。因爲既曰天性，已是第一因了。還要求牠的因，似乎不很知趣。如理化學家說到電子，心理學家說到本能，生機哲學者說到什麼「隱得而希」……

閒言少表。天性既不許有例外，談到白雪，自然會歸到一條條的白麪上去。不過這種說法是很辱沒勝地的，且有點文不對題，所以在江亭中喫的素麪，只好割愛不談。我只記得青汪汪的一爐火，溫煦最先散在人的雙頰上。那戶外的尖風鳴鳴的獨自去響。倚着北窗，恰好鳥瞰那南郊的曠莽積雪。玻璃上偶沾了幾片

鵝毛碎雪，更顯得牠的瑩明不滓。雪固白得可愛，但牠乾淨得尤好。釀雪的雲，融雪的泥，各有各的意思；但總不如一半留着的雪痕，一半飄着的雪華，上上下下，迷眩難分的尤爲美滿。脚步聲聽不到，門帘也不動，屋裏沒有第三個人，我們手都插在衣袋裏，悄對着那排向北的窗。窗外有幾方妙絕的素雪裝成的冊頁，纍纍的墳，彎彎的路，枝枝桠桠的樹，高高低低的屋頂都禿着白頭，聳着白肩膀，危立在捲雪的北風之中。上邊不見一隻鳥兒展着翅，下邊不見一條蟲兒蠢然的動，（或者要歸功於我的近視眼，）不用提路上的行人，更不用提馬足車塵了。惟有背後已熱的瓶笙吱吱的響，是爲靜之獨一異品；然依昔人所謂「蟬噪林逾靜」（四）的靜這種詮釋，牠雖努力思與岑寂絕緣，終久是失敗的喇。死樣的寂每每促生胎動的潛能，惟萬寂之中留下一分兩分的喧嘩，使就燼的赤灰不致以內炎而重生烟燄；故未全枯寂的外緣正能孕育着止水一泓似的心境。這也無須高談妙諦，只當咱們清眠不熟的時光便可以稍稍體驗這番懸談了。閒閒的意想，乍生乍滅，如行雲流水一般的不關痛癢，比強制吾心，一念不着的滋味如何？這想必有人能辨別的。

爐火使我們的頰熱，素麵使我們的胃飽，飄零的暮雪使我們的心越越黯淡。我們到底不得不出於一走，到底不得不面迎着雪，脚踩着雪，齊向北快快的走。離亭數十步外有一土坡，上開着一家油廠；廠右有小小的斷墳並立。從墳頭的小碣，知道一個葬的是鸚鵡；一個名爲香冢，想又是美人黃土那類把戲了。只是一件，油廠有狗，喜攔門亂吠。G君是怕狗的；因怕牠咬，並怕那未必就咬的吠，並怕那未必就吠的狗。而我又

是怯登土坡的，雪覆着的坡子滑滑的難走，更有點望之生畏。故我們商量商量，還是別去爲妙。

我們繞坡北去時，G君擡頭而望（我記得其時狗沒有吠）對我說，來年春歸時，種些紅杜鵑花在上面。我點點頭。路上還商量着買杜鵑花的價錢……現在呢，然而現在呢？我惆悵着夙願的虛設，區區的願原不妨孤負；然區區的願亦未免孤負，則以外的豈不又可知了。——北京冬間早又見了三兩寸的雪，而上海至今只是黯然的同雲，說是釀雪，說是釀雪，而終於不來。這令我由不得追憶那年江亭玩雪的故事。

（一）唐李白「清平調」中語。

（二）宋周邦彥「清真集」中「浣溪沙」句。

（三）我父親從前在陶然亭見的雪珊女史的題壁詩：「柳色隨山上鬢青，白丁香折玉亭亭。天涯寫遍題牆字，只怕流鶯不解聽。」

（四）北齊「顏氏家訓」引梁王籍入若耶溪詩：「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又宋辛棄疾「稼軒詞」中「祝英臺近」序中也有這一段

故事。

一九二四，十二。

——錄自「劍鞘」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我寫我的「中夏夜夢」罷。有些蹤跡是事後追尋，恍如夢寐，這是習見不鮮的，有些簡直當前就是不多不少的一個夢，那更不用提什麼憶了。這兒所寫的正是佳例之一。

在杭州住着的，都該記得陰歷六月十八這一個節日罷。牠比什麼寒食，上巳，重九……都強，在西湖上可以看見。

杭州人士向來是那麼寒乞相的；（不要見氣，我不算例外。）惟有當六月十八的晚上，他們的發狂倒很像有點澈底的。（這是魯迅君讚美蚊子的說法。）這真是佛力庇護——雖然那時班禪還沒有去。

說杭州是佛地，如其是有佛的話，我不否認牠配有這稱號。卽此地所說的六月十八，其實也是個佛節日。觀世音菩薩的生日聽說在六月十九，這句話從來遠矣，是真萬確的了，而十八正是牠的前夜。

三天竺和靈隱本來是江南的聖地，何況又恭逢這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的芳誕，——又用靚麗的字樣了，死罪，死罪！——自然在進香者的心中，香燒得早，便越恭敬，得福越多，這所謂「燒頭香」他們默認以下的方式：得福的多少以燒香的早晚爲正比例，得福不嫌多，故燒香不怕早。一來二去，越提越早，反而晚了。（您說這多們費解。）於是便宜了六月十八的一夜。

不知是誰的詩我忘懷了，只記得一句，可以想像從前西子湖的光景，這是「三面雲山一面城」。現在打槳於湖上的，卻永無緣拜識了。雲山是依然，但瀕湖女牆的影子那裏去了？我們凝視東方，在白日只是成

列的市廛，在黃昏只是星星的燈火，雖亦不見得醜劣；但沒出息的我總會時常去默想曾有這麼一帶森嚴曲折頹敗的雉堞，倒印於湖水的紋奩裏。

從前既有城，即不能沒有城門。濱湖之門自南而北凡三：曰清波，曰湧金，曰錢塘，到了夜深，都要下鎖的。燒香客人們既要趕得早，且要越早越好，則不得不設法飛跨這三座門。他們的妙法不是爬城，不是學鷄叫，（這多們下作而且險！）只是隔夜趕出城。那時城外荒荒涼涼的，沒有湖濱聚英，更別提西湖飯店新旅館之流了。於是只好作不夜之游，強顏與湖山結伴了。好在天氣既大熱，又是好月亮，不會得受罪的。至於放放荷燈這種把戲，都因為慣住城中的不甘清寂，才想出來的花頭，未必真有什麼雅趣。杭州人有了西湖，乃老躲在城裏，必要被官府（關城門）佛菩薩（做生日）兩重逼迫着方始出來晃蕩這一夜；這真是寒乞相之至了。拆了城依舊如此，我看還是惰性難除罷，不見得是澈底發洩狂氣呢。

我在杭州一住五年，卻只過了一個六月十八夜；暑中往往他去，不是在美國就是在北京。記得有一年上，正當六月十八的早晨我動身北去的，整環他們卻在那晚上討了一隻疲憊的划子，在湖中飄泛了半晌。據說那晚的船很破爛，游得也不暢快；但她既告我以游踪，畢竟使我愕然。

去年住在俞樓，真是躬逢其盛。是時和且君一家還同住着。且君平日興致是極好的，他的兒女們更渴望着這佳節，年年住居城中，與湖山究不免隔膜，現在卻移家湖上了。上一天先忙着到岳墳去定船。在平時

泛月一度，約費杖頭資四五角，現在非三元不辦了。到十八下午，我們商量着去到城市買些零食，備嬉游時的咬嚼。我倆和Y L兩小姐，背着夕陽，打槳悠悠然去。

歸途車上白沙隄，則流水般的車兒馬兒或先或後和我們同走，其時已黃昏了。呀，湖樓附近竟成一小小的市集。樓外樓高懸着眩目的石油燈，酒人已如蟻聚。小樓上下及樓前路畔，填溢着喧嘩和繁熱。夾道樹下的小攤兒們，啾啾唧唧在那邊做買賣。如是直接於公園，行人來往，曾無閒歇。偏西一望，從岳墳的燈火，瞥見人氣的浮涌，與此地一般無二。這和平素蕭蕭的綠楊，寂寂的明湖大相逕庭了。我不自覺的動了孩子的興奮。

飯很不得味的匆匆喫了，馬上就想坐船。——但是不巧，來了一羣女客，須得儘先讓她們耍子兒；我們惟有落後了。H君是好靜的，主張在西冷橋畔露坐憩息着，到月上了再去蕩槳。我們只得答應着；而且我們也沒有船，大家感着輕微的失意。

西冷橋畔依然冷冷清清的。我們坐了一會兒，聽遠處的簫鼓聲，人的語笑都迷蒙疏闊得很，頓遭逢一種淒寂，迥異我們先前所期待的了。偶然有兩三盞浮漾在湖面的荷燈飄近我們，弟弟妹妹們便說燈來了。我瞅着那伶俜搖擺的神氣，也實在可憐得很呢。後來有日本仁丹的廣告船，一隊一隊，帶着成列的紅燈籠，沈填的空大鼓，火龍般的在裏湖外湖閒穿走着，似乎抖散了一堆寂寞。但不久映入水心的紅意越宕越遠。

越淡，我們以沒有船趕牠們不上，更添許多無聊。——淡黃月已在東方涌起，天和水都微明了。我們的船尚在渺茫中。

月兒漸高了，大家終於坐不住，一個一個的陸續溜回俞樓去。且君因此不高興，也走回家。那邊倒還是熱鬧的。看見許多燈。許多人影子，竟有歸來之感。我一身盡是俗骨罷？嚼着方才親自買來的火腿，鹹得很，之味乏味！幸而客人們不久散盡了，船兒重繫於柳下，時候雖不早，我們還得下湖去。我鼓舞起孩子的興致來：「我們去，我們快去罷！」

紅明的蓮花飄流於銀碧的夜波上，我們的划子追隨着牠們去。其實那時的荷燈已零零落落，無復方才的盛。放的燈真不少，無奈搶燈的更多。他們把燈都從波心裏攪起來，擺在船上明晃晃地，方始躊躇滿志而去。到燭燼燈昏時，依然是條怪整脚的划子，而湖面上卻非常寥落；這真是殺風景。「搖罷，上三潭印月。」西湖的畫舫不如秦淮河的美麗；只今宵一律妝點以溫明的燈飾，嘹唳的歌聲。在羣山互擁，孤月中天，上下瑩澈，四顧空靈的湖上，這樣的穿梭走動，也覺別具丰致，決不弱於她的姊妹們。用老舊的比況，西湖的夏是「林下之風」，秦淮河的是「閨房之秀」。何況秦淮是夜夜如斯的；在西湖只是一年一度的美景良辰，風雨來時還不免虛度了。

公園碼頭上大船小船挨擠着。岸上石油燈的蒼白芒角，把其他的燈姿和月色都逼得很黯淡了，我們

不如別處去。我們甫下船時，遠遠聽得那邊船上正緩歌南呂懶畫眉，等到我們船攏近來，早已歌闌人靜了，這也很覺悵然。我們不如別處去。船漸漸的向三潭印月划動了。

中宵月華的皎潔，是難於言說的。湖心悄且冷；四岸浮動着的歌聲人語，燈火的微芒，合攏來卻暈成一個繁熱的光圈兒圍裹着牠。我們的心因此也不落於全叔，如平時夜泛的光景；只是伴着少一半的興奮，多一半的悵惘，軟軟地跳動着。燈影的歷亂，波痕的皺皺，雲氣的奔馳，船身的動盪……一切都和心象相溶合。柔滑是入夢的惟一象徵，故在當時已是不多不少的一個夢。

及至到了三潭印月，燈歌又爛縵起來，人反而倦了。停泊了一歇，繞這小洲而游，漸入荒寒境界；上面歇側的樹根，旁邊披離的宿草，三個圓尖的石潭，一支秃筆樣的雷峯塔，尚同立於月明中。湖南沒有什麼燈，愈顯出波寒月白；我們的眼漸漸錫澀得擡不起來了，終於搖了回去。另一划船上奏着最流行的三六，柔曼的和音依依地送我們的歸船。記得從前且君有一斷句是「遙燈出樹明如柿」我對了一句「倦槳投波密過錫」雖不是今宵的眼前事，移用卻也正好。我們轉船，望燈火的叢中歸去。

夢中行走般的上了岸，且君夫婦回湖樓去，我們還戀戀於白沙隄上儘徘徊着。樓外樓仍然上下通明，酒人尚未散盡。路上行人三三五五，駱驛不絕。我們回頭再往公園方面走，泊着的燈船少了一些，但也還有五六條。其中有一船掛着招帘，燈亦特別亮，是賣涼飲及喫食的，我們上去喝了些汽水。中艙端坐着一個華

妝的女郎，雖然不見得美，我們乍見，誤認她也是客人，後來不知從那兒領悟出是船上的活招牌，才恍然失笑，走了。

不論如何的疲憊無聊，總得拚到東方發白才返高樓尋夢去；我們誰都是這般期待的。奈事不從人願，且君夫婦不放心兒女們在湖上深更浪蕩，畢竟來叫他們回去。頂小的一位工君臨去時只咕嚕着：「今兒頑得真不暢快！」但仍舊垂着頭踱回去了。只賸下我們，踽踽涼涼如何是了？環又是不耐夜涼的。「我們一淘走罷！」

他們都上重樓高臥去了。我倆同憑着疏朗的水泥欄，一桁樓廊滿載着月色，見方才賣涼飲的燈船復向湖心動了。活招牌式的女人必定還支撐着倦眼端坐着呢，我倆同時作此想。叮叮噹，叮叮冬，那船在西顧的圓月下響着。遠了，漸漸聽不真，一陣夜風過來，又是叮……噹，叮……冬。

一切都和我疏闊，連自己在明月中的影子看起來也朦朧得甚於烟霧。才想轉身去睡；不知怎的脚下躊躇了一步，於是箭逝的殘夢俄然一頓，雖然馬上又脫鏃般飛駛了。這場怪短的「中夏夜夢」，我事後至今不省得如何對牠。牠究竟回過頭瞟了我一眼才走的；我那能怪牠。喜歡牠嗎？一點不！

十四，四十三，作於北京。

陽臺山大覺寺

夙聞陽臺山大覺寺杏花之勝，以懶迄未往。今歲四月十日往遊之，記其梗略云。是日星期四，連日陰，晨起天微露晴意，已約佩在燕京大學，行具亦備，於六時五十分抵南池子，七時車開，十五分出西直門，同車只一人，且不相識，兀坐而已，天容仍陰晴無主。數日未出，覺春物一新，頻年奔走郊甸，均爲校課，卽值良辰，視同冗贅，今日以游賞而去，彌可喜也。弧形廣陌，新柳兩桁，隴畔土房，杏花三四，昔陰未散，輕塵不飛，於三十三分抵西勾橋，佩已坐候於燕京校友門，並雇得小驢一頭，攜粉紅彩畫水持一牛肉麵包一包。其驢價一元二角，勸千亦雇之。「你不是在蘇州騎過驢嗎，有脾肉復生之感吧？」應之曰，「不。」雇得人力車，車夫二人，價二元五角。舍驢而車有四說焉。驢之爲物雖經嘗試而不欲屢試，一也；攜來飲食無車則安置不便，二也；驢背上誠有詩思，卻不便記載，三也；明知車價昂，無如之何耳。

於五十五分過頤和園，望見大門，循東北宮牆行，淺濼一片，白鴨數隻，天漸放晴，路如香爐。八時四分逾一大石橋，安和橋也，亦作安河。轉入大道，亦土道也，特平坦，不復香灰耳。夾道穉柳青青，行行去去，漸見西山，童禿爲主，望紅石山口（俗乎紅山口），以乘車不得過，循百望山行。其麓爲天主教士所建屋，詢車夫以百望山，不解，以望兒山呼之。山形較陡峭，上有磊石，有廢廟，與載記合。三十分抵西百望，車夫呼以西北望，而公

家則標之曰西北旺。自西勾橋至此十五里。（凡所記里數均車夫言之。）停車上捐，銅子十枚，驢則無捐。車夫購燒餅十枚，四里兩家佃（晾甲店）又一車夫云六里殆誤。過青龍寺門前，寺甚小。時爲四十八分。五里太子務（太子府）已九時六分。以大路車轍深峻，穿村而過。此十里間，羣山迴合，其中原野浩莽，氣象闊大。車中攜得奉寬妙峯山瑣記，有按圖索驥之妙。所謂蜘蛛山頂，一松婆娑，良信。至於跌死貓盤道如何如何，驢夫之言莫能詳也。至書中所謂蜘蛛如香爐，百望城子如燭臺，則並不神似。出太子務抵黑龍潭不及一里，時爲九時十四分。

登石坡，入龍王祠。殿在石級上，佩昔曾登之，云無可觀覽，徒費脚力。遂從側門入，觀潭。潭以圓廊繞之，循廊而行，從窗牖間遙看平疇，近囑流水，卽潭之一脈也。下臨潭，不廣而清，如綠琉璃，底有礫石。窄處爲源，泡沫不盛。在此食甜麵包及水，予所攜也。佩云：「此綠綠得老，不如仙潭嫩綠。」又云：「其形如……其形如說不出。」黑龍潭固非方圓，亦非三稜也。此地予係初來，佩則重遊矣。出時爲三十七分。五十分白家疇，計程三里，有白家潭，白家灘異名，俗呼之。五里溫泉村，有中法校附設中學在。此村頗大，亦整潔，壁上時見標語，憶其一曰，「溫泉村萬歲。」十時二分過溫泉療養院，未入遊。二十五分，周家巷，巷口門樓，上祀文昌。已近城子山麓，望北安河隱約可辨。城子山上亦有廟，羣山一桁，山腰均點綴以杏花，惜只可入遠望耳。佩云：「杏花好，可惜背景差點。」誠然。北地山鈔水草，枯而失潤，雄壯有餘，美秀不足，不獨西山然也。

值午，天漸熱，大覺寺可望，路漸高，車夫以疲而行緩。進路不甚寬，旁有梨杏頗繁，均果園也。梨花只開七八分，作嫩綠色，正當盛時。杏則凋殘，半餘絳萼，卽有殘英未謝，亦憔悴可憐。家君詩云：「燕南風景清明最新，柳鵝黃杏粉霞。」（小竹里館吟草卷六）蓋北方杏花以清明爲候，詩紀實也。惟寺前之杏，多係新枝，非老幹，且短垣隔之，以半面妝向人，覺未如所期，聊作游散耳。十時四十六分抵大覺寺，自溫泉村至此八里許。

入寺門，頗喧雜，有乞丐，從東側升。引導流水，縈迴寺裏，寺故遼之清水院，以泉得名。此在北土爲罕見，於吾鄉則「遼東豕」耳。既升，見浮屠，在大悲壇後，形似液池，瓊鳥，色較黯淡。二巨松護之，天矯拿攫。塔後方塘澄清，蓄泉爲之。塘後小樓不高，佩登之，返告曰：「平常。」卽在塔側午食，陰松背泉，面眺平原。攜有醬肉，肉鬆鴨卵等物。佩則出英製 *Conrad Beef* 啓之，肉汁流石，而盒不開。適有小童經過，自告奮勇，攜至香積廚代啓之，酬以二十枚，麪包兩片。佩甘肉鬆，而予則甘其牛肉，已飽矣，猶未已，忽天風琅然，挾肉鬆以飛，牛肉略盡其半，固不動也，於是罷餐。各出小刀削梨而食之。西行上頤要亭，拾級下至四宜堂前，有半凋玉蘭兩株，其巨尙不如吳下曲園中物。小童尾隨不去，佩又酬以十枚，導至殿外，觀松上寄生槐榆，其細如指。問童子曰：「完了麼？」答曰：「沒有啦。」乃徑出門去，小步石坡約半里，杏花仍無可觀，遂登車上驢，十二時十分也。大覺寺附近還有勝景，惜我輩不知也。

小驢宜近不宜遠，而陽臺海甸間，往返八十餘里。（車夫曰百里者，夸詞也，爲索車資作張本耳。）於去

時，佩之驢已雅步時多，奔跑時少，歸途則彌從容。驢夫見告，此公連日游香山臥佛寺等處，揣其意似愛惜之，不忍多加鞭策。雖時時以車候騎，予仍先抵溫泉療養院，時爲十二時四十五分。待五分，佩至此地有垂楊流水，清曠明秀，洗浴均可。坐廊下飲西山汽水二，卽入浴。人得一室，導湯入池，池形似盆，而較深廣。平常浴水入後漸涼，猛加熱湯又增刺激，此則溫冷恰可，久而彌雋，故佳品也。至內含硫質有益衛生否，事近專門，予不知云。可惜者，池兩端各一孔，一入一出，雖終日長流，而究不能徹底換水。浴罷復行，已一時三十五分。北方氣候，甫晴便熱，且溯來路而歸，豈可觀覽，原野微有燥風，與晨間之潤溼不侔。過白家疇太子務兩家佃，其行甚緩。途次，佩曰：「去的時候騎驢是軍政，現在是訓政時期，憲政還沒有到哩。」話言甫畢，不數百武忽墜乘，幸無傷，然則訓政時期到否亦有問題也。

近西百望時，與佩約會於清華，遂先行。過萬壽山後，車夫飲水，天亦漸涼。經挂甲屯，穿行燕京大學，入西門出東門，四時六分抵清華南院，付車資二元六角，加以在寺所付之飯錢四角，共計三元。入校門飲冰一杯。返南院時佩已歸，云至萬壽山易騎而車，否則恐尚在途中也。小息飲茗，於五時半乘車返北京東城，抵家正六時三十分，適得十二時，行百二十里許。

四月十一日寫記。

芝田留夢記

湖上的華時顯然消滅了。洞庭波兮木葉下。何必洞庭，卽清淺如西子湖，也不免被漸勁的北風喚起那一種雄厲悲涼的氣魄。這一復不惡，但遊人們畢竟只愛的是「華年」，大半望望然去了。我們呢，家於湖上的，非強作解人不可。卽使有幾個黃昏，遙見新市場的繁燈明滅，動了「歸歟」之念，也只在堤頭凝望而已。

在杭州小住，便忽忽六年矣。城市的喧闐，湖山的清麗，或可以說盡情領略過了。其間也有無數的悲歡離合，如微塵一般的跳躍着在。於這一義意上，可以稱我爲杭州人了。最後的一年，索性移家湖上，也看六七度的圓月。至於朝暉暮靄，日日相逢，却不可數計。這種清趣自然也有值得羨慕之處。——然而，啖甘蔗的越喫到根便越甜，我們卻越喫下去越不是味兒了。這種倒啖甘蔗的生活法，說起來令人悒悒，卻不是此地所要說的。

湖居的一年中，前半段是清閒極了，後半段是悽惻極了。涼秋九月，轉瞬去盡，冬又來了。白天看見太陽，只是這麼淡淡的。脚尖蹶着堤上的碎沙，眼睛釘着樹下成堆的黃葉。偶然有三三兩兩鄉下人走過去，再不然便是鄰居，過後又寂然了。回去，家中人也慘怛無歡，談話不出感傷的範圍，相對神氣索然。到圖書館去，無非查檢些關於雷峯塔故實的書，出來一望，則青黛的南屏前，平添了塊然的黃蘗，千歲的醉翁頽然盡矣！

這還是碰着晴天呢，若下雨那更加了不得。江南的寒雨說有特具的丰神，如您久住江南的必將許我爲知言。牠的好處，一言蔽之，是能澈心澈骨的洗滌您。不但使你感着冷，且使牠的冷從你骨髓裏透洩出來。所剩下幾微的煩怨熱痛都一絲一縷地蒸騰盡了，惟有一味是清，二味是冷，與你同在。你感着悲哀了。原來我們的悲哀，名說而已，大半夾雜了許多煩惱。只有經過江南兼旬的寒雨洗濯後的心身，方才能體驗得一種發淺碧色，純靜如水晶的悲哀。這是在北方睡熱炕，喝白乾，喫爆羊肉的人所難得了解的，他們將晒爲南蠻子的瘴氣。

我甯耐着心情，不厭百回讀似的細聽江南的雨，尤其是洒落在枯葉上的寒雨，尤其是在夜分或平日乍醒的時光，聽那雨聲的閒歇和突發。

也是陰沉沉的天色，彷彿在吳苑西橋旁的舊居裏。積雨初收，萬象是十分的甜淨，只濃酣的白雲凝滯不飛，催着新雨來哩。蕭寥而明瑟，明瑟而兼荒寒的一片場圃中，有菜畦，晚菘是怎樣漂亮的；又有花徑，秋菊是怎樣憔悴的。環圃曲牆上的蠟粉大半剝落了。離牆可五尺多，離離地植着黃褐的梧桐，紫的柏，丹的楓，及其他的雜樹。有幾株已光光的打着顫，其餘的也搖搖欲墮了。翦截說，那舊家的荒圃，被籠絡在秋風秋雨間了。

江南之子喲，你應當認識，并應當 Appreciate 那江南。秋風來時，蒼涼悲勁中，終含蓄着一種入骨的嫵娜。你側着耳，聽落葉的嘶叫，確是這般的微婉而淒抑，就領會到西風渡江後的情致了。一樣的搖落，在北方是乾脆，在我們那裏是纏綿呢。這區別是何等的有趣，又是何等的重要。北方的朋友們如以此斥我們爲輕媚，則我是當仁不讓的。

說起雨來，江南入夏的雨，每叫人起膩。所謂「梅子黃時雨」，若被所謂解人也者領略了去，或者又是誘惑之一。但我們這些住家人，却十中有九是討厭牠的。冬日的寒雨，趣味也是特殊的，如上所說。惟當春秋佳日，微妙的尖風攜着清瑩的酥雨，洒洒刺刺的悠然來時，不論名花野草，紫蝶黃蜂同被着輕鬆鬆的沐浴，以後或得微雲一罨，或得遲日一烘，網縷出一種酣醉的雜薰；這種眩媚真是儀態萬方，名言不盡的。想來想去，「照眼欲流」倒是一種恰當的寫法。若還不恍然，再三去審度牠的神趣，那就嫌其唐突了。

今天，滿城風雨的清秋節，似乎荒圃中有什麼盛會，所以「冠裳雲集」了。來的總是某先生某太太小姐之徒，誰耐煩替他們去唱名——雖然有當日的號簿可證。我祇記一樁值得記的 Romance。

我將怎樣告訴你呢？老老實實規規矩矩的直言拜上，還是兜個圈子，兜盪野馬呢？真令我兩爲難！說得老實了，恐怕你用更老實的耳朵去聽，以致纏夾；目下老實人既這般衆多，我不能無戒心。說得俏皮一點，固然不錯，萬一你又胡思亂想，橫生誤會，又怎麼辦呢？目今的「誤會」兩字又這樣的時髦！這便如何是好？

不行，祇有亂說。所謂「說到那裏是那裏，」船到彎頭自會直。」這種行文的祕訣，你的修辭學講義上怕還未必有。

在圓朗的明月中，碧玉的天上漾着幾縷銀雲，有橫空一鶴，素翅盤旋，依依欲下；忽然風轉雪移，斗發一聲長唳，沖天去了。那時的我們憑闌凝望，見牠行跡的飄泊，揣牠心緒的遲徊。是何等的痛惜，是何等的渴望呢。你如有過這種感觸，那麼，下邊的話於你是多餘的——雖然也不妨再往下看。

遙遙的望見後，便深深的疑訝了。這不是C君嗎？七八年前，在北京時，她曾顛倒過我的夢魂。只是那纏閒情，以經歷年時之久而漸歸黯淡。這七八年中，我不知幹了些什麼生，把前塵前夢都付渺茫了。無奈此日重逢，一切往事都活躍起來，歷歷又在心頭作奇熱了。「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不過是兩個老頭兒對唱個肥喏罷了，尚且肉麻到如此。何況所逢的是佳麗，更當冷清清的時節呢。

昔日的靚妝，今朝偏換了縞素衣裳；昔日的憨笑丰肌，今朝又何其掩抑銷瘦，若有所思呢？可見年光是不會饒過誰的，可見永華永逝是終究沒有例外的，可見「如何對搖落，况乃久風塵。」這種哀感是萬古不易磨滅的。幸而憑着翦翦秋水的一雙眸子，乍迎乍送，欲歛未迴，如珠走盤，如星麗天，以證她的芳年雖已在路上，尚然逡巡着呢。這是當年她留給我的唯一的眩惑喲！

她來在我先，攙着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婢坐在前列。我遠遠的在後排椅上坐了。不知她看見我沒有，我

只引領凝視着。

當樂聲的乍歇，她已翩然而舉，宛轉而歌了。一時笑語的喧嘩頓歸於全寂，惟聞沉着悲涼的調子，迸落自丹唇皓齒間，屢擲屢起，百折千迴的繚延着。我屏息而聽，覺得胸膈裏的泥土氣，漸漸跟着縹渺的音聲，裊裊爲薄烟，爲輕雲了。心中既洞然無物，幾忘了自己坐在那裏，更不知坐得有多們久。不知怎的瞿然一驚，早已到了曲終人杳的時分；看見她扶着雛婢，傍着圍的西牆緩緩歸去。

我也惘惘然走了！罷！信步行去，出圍的東門，到了橋廳前。其時豔歔的秋雨，由蕭疏而緊密，漸潺湲地傾注於承簷外，且泛濫於廳和門道開的院落裏。雨絲穿落石隙，花花的作小圓的漩渦，那積潦之深可見了。

在此還邀得一瞬的逢迎，真是臨歧的惠恩啊。我看她似乎不便徑跨過這積水的大院，問她要借油屐去嗎。她點點頭，笑了笑。我返身東行，向桐陰書館裏，匆匆的取了一雙屐，一把油紙傘。再回到廳前，她已遠在大門外。（想已等得不耐煩。）我想追及她。

惟見三五乘已下油碧帷的車子，素衣玄鬢的背影依依地隱沒了。輪轂們老是溜溜的想打磨陀，又何其匆忙而討厭呢。——我畢竟追及她。

左手舉着車帷，右手緊握她的手，幽抑地并堅決地說：「又要再見啦！」以下的話語被暗滋的淚給哽咽住了。淚何以不浪浪然流呢？想牠又被什麼給擋回去了。只有一味的悽黯，迎着秋風，冒着秋雨，十分的健

在。

冰雪聰明的，每以苦笑掩她的悲惻。她垂着眼，囁嚅着：「何必如此呢，以後還可以相見的。」我明知道她當我小孩子般看，調哄我呢；但是，我不禁要重重的吻她的素手。

車骨碌，格磷磷的轉動了，我目送她的漸遠。

才過了幾家門面，有一輛車打回頭，其餘的也都站住。又發生什麼意外呢？我等着。

「您要的蜜漬木瓜，明兒我們那邊人不得空，您派人來取罷。」一個從者扳着車帷這樣說。「這麼辦，也好。你們門牌幾號？」

他掏出一張黯舊的名片，我瞟了一眼是「口街五十一號康口口舖。」以外忘了，且全忘了。

無厭無疲的夜雨，在窗外枯桐的枝葉上又瀟瀟了。高樓的枕上有人乍反側着，重衾薄如一張紙。

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杭州湖上成夢，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在北京記此。

——錄自「燕知草」

眠月

湖樓幾個月閒的閒居，真真是閒居而已，絕非有意於混充隱逸。惟湖山的姝麗朝夕招邀，使我們有時顛倒得不能自休。其時新得一友曰白采，既未謀面，亦不知其家世，只從他時時郵寄來的悽麗的詩句中，發見他的性情和神態。

老桂兩株高與水泥闌干齊，凭闌可近察湖的銀容，遠挹山的黛色。樓南向微西，不遮月色，故其升沉了無翳礙。有時被輕雲護着，廊上淺映出乳白的暈華；有時碧天無際，則偏浸着冰瑩的青光，我們臥室在樓廊內，短夢初歇，每從窗櫺閒窺見月色的多少，便起來看看。蕭蕭的夜風打着惺忪的臉，感到輕微的瑟縮。靜夜與明湖悄然並臥於圓月下，我們亦無語倦而倚着，終久支不住錫軟的眼，撇了他們重尋好夢去。

其時當十三年夏，七月二十四日，采君信來，附有詩詞，而「漁歌子」尤絕勝，并有小語云：「足下與阿環亦有此趣事否？」所謂「愛月近來心却嬾，中宵起坐又思眠，」我們倆每吟諷低徊不能自己。采君真真是個南國「佳人」！今則故人黃土矣！而我們的前塵前夢亦正在北地的風沙中飄蕩着，沈埋着。

江南苦夏，湖上尤甚，淺淺的湖水久曝烈日下，不異一鍋溫湯。白天熱固無對，而日落之後湖水放散其潛熱，夾着涼風而搖曳，我們臉上便有乍寒乍熱的異感。如此直至於子夜，涼風始多，然而東方快發白了，有酷暑的日頭等着來哩。

杭州山中原不少清涼的境界，若嚴格的說西湖，避暑云何哉，適得其反。且不論湖也能，山也能，最惹厭

而揮之不去的便是蚊子。好天良夜，明月清風，其病蚊也尤甚。我在以下說另一種的眠月，聽來怪甜蜜，鉤人好夢似的。卻不要真去做夢，當心蚊子！（我知道采君也有同感的，從他的來信看出來。）

月影漸近虛廊，夜靜而熱終不減，着枕汗便奔湧，覺得夜熱殆甚於晝，我們睡在月亮底下去，我們浸在月亮中間去；然而還是睏不着，非有什麼「不雅之閒」也。（用台灣的典故）尤非怕殺風景也，乃真睡不着耳。我們的小朋友們也要玩月哩。榻下明晃晃燒着巨如兒指的蚊香，而他們的興味依然健朗，我們其奈之何！正惟其如此，方得暫時分享西子湖的一杯羹，和那不用一錢買的明月清風。

碧天銀月，亘古如斯。陶潛李白所曾見，想起來未必和咱們的很不同，未來的陶潛李白們如有所見，也未必會是紅瑪瑙的玉皇御臉，泥金的兔兒爺面孔罷。可見「月亮怎麼拉！」實具顛撲不破的勝義，豈得以老媽子之言而薄之哉！

就這一端論，千萬年之久，千萬人之衆，其同也如此其甚。再看那一端，却千變萬化，永遠說不清楚。非但今天的月和昨天的月，此刹那和彼刹那的月，我所見，你所見，他所見的月……迥不相同已也；卽以我一人所見的月輪，亦緣心象境界的細微差別而變。站着看和坐着看，坐着看和躺着看，躺着清切地看和朦朧地看，朦朧中想看和不想看的看……皆不同，皆迥然不同。且決非故意弄筆頭。名理上的推論，趣味上的體會，儘可取來互證。這些差別，於日常生活間，誠然微細到難於注意，然名理和趣味假使成立，牠們的一隻脚必

站在這渺若毫茫，分析無盡的差別相上，則斷斷無疑。

我還是說說自己所感罷。大凡美景良辰與賞心樂事的交并（玩月便是一例）粗粗分別不外兩層：起初陌生，陌生則驚喜顛倒；繼而熟脫，熟脫則從容自然。不跑野馬，在月言月。譬如城市的人久住鴿子籠的房屋，一旦忽置身曠野或蕭閒的庭院中，乍見到眼生輝的一泓滿月。其時我們替他想一想，吟之哦之，詠之玩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都算不得過火的胡鬧。他的心境內外迴別，驀地相逢，儼如拘攣之書生與媚蕩的名姝接手，心爲境撼，失其平衡，遂沒落於顛倒失據，愉悅無措的狀態中。洛神賦上說：「予情悅其淑美兮，心震蕩而不怡。」夫怡者悅也，上曰悅，下曰不怡，故曹子建畢竟還是曹子建。

名姝也罷，美景也罷，若朝昏厮守着，作何意態呢！這是難於解答的，似應有一種極平淡，極自然的境界。儘許有人說這是熱情的衰落，退潮的狀態，說固言之成理，我不想去駁牠。若以我的思想和感覺，惟平淡自然，纔有真切的體玩，自信也確非杜撰。不跑野馬，在月言月。身處月下，身眠月下，一身之外以及一身，悉爲月華所籠絡包舉，雖皎潔而不覩皎潔，雖光輝而無有光輝。不必我特意賞玩牠，而我的眼裏夢裏醉時醒時，似牠無所不在。我的全身心既浸沒着在，故即使閉着眼睛或者酣睡着，而月的光氣質滲過，幾乎洞澈我意識的表裏。她時時和我交融，牠處處和我同在。這境界若用哲學上的語調說，是心境的冥合，或曰俱化。——說到此，我不禁想起陶潛的詩來：「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何謂忘言的真意，原是悶葫蘆。無論是什麼，總比我信口開合強得多，古今人之不相及如此。

「玩月便玩月，睡得睡。玩月而思睡必不見月，睡而思玩月必睡不着。」這多乾脆。像我這麼一忽兒起來看月，一忽兒又睡了，或者竟在月下似睡非睡的躺着，這都是傻子酸了的行徑。可惜采君於來京的途中客死於吳淞江上，我還和誰講去？

我今日雖勉強追記出這段生涯，他已不及見了他呢，却還留給我們零碎的佳句，每當低吟默玩時，疑故人未遠，尚客天涯，使我們不至感全寂的寥廓，使我們以骯髒的心枯乾的境，得重看昔年自己的影子，幾乎不自信的影子。我，我們不能不致甚深的哀思和感謝。

雖明明是一封無法投遞的信，但我終於把牠寄出去了！這雖明明是一封無法投遞的信。

朱自清小品序

在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初期，朱自清是以他的長詩「毀滅」（小說月報）獲得了存在與注意的。但信如他自己所說，「我不能做詩，」小說非常地難寫，我一輩子也學不來，」至於戲劇，我更是始終不敢染指，」我所寫的大抵還是散文多（「背影自序」）終結，他是在散文——就是說小品文——方面得到了成功。鍾敬文在「背影」（柳花集）一文裏說，「他在同時人的作品中，雖沒有周作人先生的雋永，俞平伯先生的綿密，徐志摩先生的豔麗，冰心女士的飄逸，但却於這些而外，另有種真摯清幽的神態。」這「真摯清幽」確實是他的小品的特色。

關於這一個作家，俞平伯知道他比較的多，這是「因我們心境相接近的原故」（俞平伯「讀毀滅」）生活接近的原故。他在「讀毀滅」（劍鞘）一文裏，指出朱自清「是把頹廢主義與實際主義合攏來，形成一種有積極意味的剎那主義，」正和葉紹鈞在「與佩弦（自清）」（脚步集）裏稱他是「永遠的旅人的顏色」一樣。同時，俞平伯又替他做註腳道，「他所持的這種剎那觀，雖然根底上不免有些頹廢氣息，而在行為上却始終是積極的，肯定的，吶喊着的，掙扎着的。他決不甘心無條件屈服於悲哀底侵襲之下，約言之，他

要拿這種剝削那觀做他自己底防禦線，不是拿來飲鴆止渴的。他看人生原只是一種沒來由的盲動，但却積極地肯定它，順它的猝發的要求，求個段落的滿足。這便是他底唯一的道路。」他的這一篇長論，是很夠說明朱自清思想的路線的，可惜在一九二四所作的這篇文章，不知由於何種原因，在重編集時，被俞平伯刪棄了。

俞平伯知道朱自清最多，同時，在小品文的領域中，也常常是俞朱並稱的。這所以然並稱，當然有作品上合致的原因。李素伯在「小品文研究」裏比論他兩個人說，「我們覺得同是細膩的描寫，俞先生的是細膩而委婉，朱先生的是細膩而深秀；同是纏綿的情致，俞先生的是纏綿裏滿蘊着溫熙濃郁的氛圍，朱先生的是纏綿裏多含有眷戀悱惻的氣息。如用作者自己的話來彷彿，則俞先生的是『朦朧之中似乎胎孕着一個如花的笑』，而朱先生的是『彷彿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固然俞先生也有『冬晚的別』、『賣信紙』等類傷感的文字，而朱先生的『女人』、『阿河』等篇，也給我們以芳醇的迷醉，這種比較原不是絕對的。」李素伯的這種對比的研究，可說是一種刻苦探討的收穫，但我覺得，這樣的對比，究竟還是不一種根底的，

從他們的思想根底上，朱自清固然是很清醒的剝削主義者，但他的剝削主義，雖不是頹廢，却不免是「歡樂苦少憂患多」，這從「蹤跡」裏的散文之輯，和「背影」全書裏可以很清切的看到，是一種具有傷感

性的清醒的利那主義。俞平伯，一般的說，是比較的樂觀，但他也畢竟跳不出「往昔的追懷」的圈，「燕知草」一書是明顯的好例。他和朱自清一樣的知道必須執着「現在」，但他却不自主的，想把自己帶到過去以至往昔，這傾向是一天比一天來得強。這兩位作家，一個是帶着傷感的眼看着「現在」，一個則是眼睛雖依舊向着「現代」，而他的雙雙的脚印，却想向回兜轉。兩個人都希望「現代」能加上「光明」，然都缺乏着自己創造的力。這是他們非常共同的地方，這情形，在他們的思想根底上，可說是一致的。

有了這樣的根底，再加上李素伯所說的相同而又部分的不同，必然的作風上的分野，這纔建立了俞朱兩家並稱並存的原理。他們的發展，在最初是完全相同的，就是在寫「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的時代以後，俞平伯是有一回向繁褥一方面發展的時代。直到「燕知草」將寫成的時候，纔回頭追求那一「樸素的趣味」（見朱自清「燕知草」序），而二者又重復有些接近起來。但俞朱雖然並稱並存，在成果上，是俞高於朱的，無論是在內容上，抑是文字上，抑是對讀者的影響上。要說朱自清有優於俞平伯的所在，那我想祇有把理由放在情緒的更豐富，奔迸，以及文字的更樸素，通俗上。

論現代中國的小品散文

胡適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寫了一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篇末論到白話文學的成績，第三項說：

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作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却是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

胡先生共舉了四項。第一項白話詩，他說「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第二項短篇小說，他說「也漸漸的成立了」；第四項戲劇與長篇小說，他說「成績最壞」。他沒有說那一種成績最好；但從語氣上看，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話詩和短篇小說的壞。現在是六年以後了，情形已是不同：白話詩雖也有多少的進展，如採用西洋詩的格律，但是太需緩了；文壇上對於牠，已迥非先前的熱鬧可比。胡先生那時預言，「十年之內的中國詩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個時期」；現在看看，似乎絲毫沒有把握。短篇小說的情形，比前爲好，長篇差不多和從前一樣。戲劇的演作兩面，却已有可注意的成績，這令人高興。最發達的，要算是小品散文。三

四年來風起雲湧的種種刊物，都有意或無意地發表了許多散文。近一年這種刊物更多，各書店出的文集也不少。東方雜誌從二十二卷（一九二五）起，增闢「新語林」一欄，也載有許多小品散文。夏丏尊劉薰宇兩先生編的文章作法，於記事文，敘事文，說明文，議論文而外，有小品文的專章。去年小說月報的「創作號」（七號），也特闢小品一欄。小品散文，於是乎極一時之盛。東亞病夫在今年三月「復胡適的信」（真美善一卷十二號）裏，論這幾年文學的成績說：「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諷刺的，析心理的，寫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餘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說……第三是詩……」這個觀察大致不錯。

但有舉出「懶惰」與「欲速」，說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說發達的原因，那却是不夠的。現在姑且去開短篇小說而論小品文：所謂「懶惰」與「欲速」，只是牠的本質的原因之一；牠的歷史的原因，其實更來得重要些。我們知道，中國文學向來大抵以散文為正宗；散文的發達，正是順勢。而小品散文的體製，舊來的散文學裏也儘有；只精神面目，頗不相同罷了。試以姚鼐的十三類為準，如序跋，書牘，贈序，傳狀，碑誌，雜記，哀祭七類中，都有許多小品文字；陳天定選的古今小品，甚至還將詔令，箴銘列入，那就未免太廣泛了。我說歷史的原因，只是歷史的背景之意，並非指出現代散文的源頭所在。胡先生說，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可以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他說的那種「迷信」的正面，自然是「美文只能用文言了」；這也就是說，美文古已有之，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話去做罷了。周先生自己在雜拌兒序裏說：

……明代的文藝美術比較地稍有活氣，文學上頗有革新的氣象，公安派的人能夠無視古文的正統，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的文章，雖然後代批評家貶斥牠爲淺率空疏，實際却是真實的個性的表現，其價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對於著作的態度，可以說是二元的，而他們則是一元的，在這一點上與現代寫文章的人正是一致，……以前的人以爲文是「以載道」的東西，但此外另有一種文章却是可以寫了來消遣的；現在則又把牠統一了去寫或讀可以說是本於消遣，但同時也就傳了道了，或是聞了道。……這也可以說是與明代的新文學家的意思相差不遠的。在這個情形之下，現代的文學——現在只就散文說——與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然雖並沒有去模仿，或者也還很少有人去讀明文，又因時代的關係在文字上很有歐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顯的改變。

這一節話論現代散文的歷史背景，頗爲扼要，且極明通。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舊來的散文學裏，確是最與現代散文相近的。但我們得知道，現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響，還是外國的影響；這一層周先生不會明說。我們看，周先生自己的書，如澤瀉集等裏面的文章，無論從思想說，從表現說，豈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裏找得出的？——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罷了。我寧可說，他所受的「外國的影響」比中國的多。而其餘的作家，外國的影響有時還要多些，像魯迅先生，徐志摩先生。歷史的背景只指給我們一個趨勢，詳細節目，原

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說了外國的影響，歷史的背景並不因此抹殺的。但你要問，散文既有那樣歷史的優勢，爲什麼新文學的初期，倒是詩，短篇小說和戲劇盛行呢？我想那也許是一種反動。這反動原是好的，但歷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牠們支持了幾年，終於懈弛下來，讓散文恢復了原有的位置，這種現象却又是健全的，要明白此層，就要說到本質的原因了。

* 體如散——文學與純文學相對，較普通所謂散文，意義廣些——駢文也包括在內。

分別文學的體製，而論其價值的高下，例如亞里士多德在詩學裏所做的，那是一件批評的大業，包孕着種種議論和衝突；淺學的我，不敢贊一辭。我只覺得體製的分別有時雖然很難確定，但從一般見地說，各體實在有着個別的特性；這種特性有着不同的價值。抒情的散文和純文學的詩，小說，戲劇相比，便可見出這種分別。我們可以說，前者是自由些，後者是謹嚴些：詩的字句，音節，小說的描寫，結構，戲劇的剪裁與對話，都有種種規律（廣義的，不限於古典派的），必須精心結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選材與表現，比較可隨便些，所謂「閒話」，在一種意義裏，便是牠的很好的詮釋。牠不能算作純藝術品，與詩，小說，戲劇，有高下之別。但對於「懶惰」與「欲速」的人，牠確是一種較爲相宜的體製。這便是牠的發達的另一原因了。我以爲真正的文學發展，還當從純文學下手，單有散文學是不夠的；所以說，現在的現象是不健全的。——希望這只是暫時的過渡期，不久純文學便會重新發展起來，至少和散文學一樣！但就散文論散文，這三四年的發

展，確是絢爛極了；有種種的樣式，種種的流派，表現着，批評着，解釋着人生的各方面，遷流曼衍，日新月異；有中國名士風，有外國紳士風，有隱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寫，或諷刺，或委曲，或縝密，或勁健，或綺麗，或洗煉，或流動，或含蓄，在表現上是如此。

我是大時代中一名小卒，是個平凡不過的人。才力的單薄是不用說的，所以一向寫不出什麼好東西。我寫過詩，寫過小說，寫過散文。二十五歲以前，喜歡寫詩；近幾年詩情枯竭，擱筆已久。前年一個朋友看了我偶然寫下的戰爭，說我不能做抒情詩，只能做史詩；這其實就是說我不能做詩。我自己也有些覺得如此，便越發懶怠起來。短篇小說是寫過兩篇。現在翻出來看看，笑的歷史只是庸俗主義的東西，材料的擁擠，像一個大肚皮的掌櫃；別的用字造句，那樣扭扭捏捏的，像半身不遂的病人，讀着真怪不好受的。我覺得小說非常地難寫；不用說長篇，就是短篇，那種經濟的，嚴密的結構，我一輩子也學不來！我不知道怎樣處置我的材料，使牠們各得其所。至於戲劇，我更是始終不敢染指。我所寫的大抵還是散文多。既不能運用純文學的那些規律，而又不免有話要說，便只好隨便一點說着；憑你說「懶惰」也吧，「欲速」也罷，我是自然而採用了這種體製。這本小書裏，便是四年來所寫的散文。其中有兩篇，也許有些像小說；但你最好只當作散文看，那是彼此有益的。至於分作兩輯，是因為兩輯的文字，風格有些不同；怎樣不同，我想看了便會知道。關於這兩類文章，我的朋友們有相反的意見。郅看過旅行雜記，來信說，他不大喜歡我做這種文章，因為是在模倣着什

麼人而模倣是要不得的。這其實有些冤枉，我實在沒有一點意思要模倣什麼人。他後來看了飄零，又來信說，這與背影是我的另一面，他是喜歡的。但火就不如此。他看完蹤跡，說只喜歡航船中的文明一篇。那正是旅行雜記一類的東西。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對照。我自己是沒有什麼定見的，只當時覺着要怎樣寫，便怎樣寫了。我意在表現自己，盡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見，是在讀者。

一九二八年七月卅一日，北平清華園。

——錄自「文學週報」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來了。我們雇了一隻「七板子」，在夕陽已去，皎月方來的時候便下了船。於是槳聲汨——汨，我們開始領略那晃蕩着薔薇色的歷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秦淮河的船，比北京萬牲園，頤和園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揚州瘦西湖的船也好。這幾處的船不是覺着笨，就是覺着簡陋，偻促；都不能引起乘客們的情韻，如秦淮河的船一樣。秦淮河的船約略可分爲兩種：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謂「七板子」。大船艙口闊大，可容二三十人。裏面陳設着字畫和光潔的紅木傢具，桌上一律嵌着冰涼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鏤頗細，使人起柔膩之感。窗格裏映着紅色藍色的玻璃；玻璃

上有精緻的花紋，也頗悅人目。「七板子」規模雖不及大船，但那淡藍色的闌干，空敞的艙，也足繫人情思。而最出色處卻在牠的艙前。艙前是甲板上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頂，兩邊用疏疏的闌干支着。裏面通常放着兩張籐的躺椅。躺下，可以談天，可以望遠，可以顧盼兩岸的河房。大船上也有這箇，但在小船上更覺清雋罷了。艙前的頂下，一律懸着燈彩；燈的多少，明暗，彩蘇的精粗，豔晦，是不一的，但好歹總還你一箇燈彩。這燈彩實在是最能鈎人的東西。夜幕垂垂地下來時，大小船上都點起燈火。從兩重玻璃裏映出那幅射着的黃黃的散光，反暈出一片朦朧的煙靄；透過這煙靄，在黯黯的水波裏，又逗起縷縷的明漪。在這薄靄和微漪裏，聽着那悠然的閒歇的槳聲，誰能不被引入他的美夢去呢？只愁夢太多了，這些大小船兒如何載得起呀？我們這時模模糊糊的談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豔跡，如桃花扇及板橋雜記裏所載的。我們真神往了。我們彷彿親見那時華燈映水，畫舫凌波的光景了。於是我們的船便成了歷史的重載了。我們終於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麗過於他處，而又有奇異的吸引力的，實在是許多歷史的影象使然了。

秦淮河的水是碧陰陰的；看起來厚而不膩，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麼？我們初上船的時候，天色還未斷黑，那漾漾的柔波是這樣的恬靜，委婉，使我們一面有水闊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紙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燈火明時，陰陰的變爲沈沈了；黯淡的水光，像夢一般；那偶然閃爍着的光芒，就是夢的眼睛了。我們坐在艙前，因了那隆起的頂棚，彷彿總是昂着首向前走着似的；於是飄飄然如御風而行的我們，看着那些自在的

灣泊着的船，船裏走馬燈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遠了，又像在霧裏看花，儘朦朦朧朧的。這時我們已過了利涉橋，望見東關頭了。沿路聽見斷續的歌聲：有從沿河的妓樓飄來的，有從河上船裏度來的。我們明知那些歌聲，只是些因襲的言詞，從生澀的歌喉裏機械的發出來的；但牠們經了夏夜的微風的吹漾和水波的搖拂，裊娜着到我們耳邊的時候，已經不單是她們的歌聲，而混着微風和河水的密語了。於是我們不得不被牽惹着，震撼着，相與浮沈於這歌聲裏了。從東關頭轉灣，不久就到大中橋。大中橋共有三箇橋拱，都很闊大，儼然是三座門兒；使我們覺得我們的船和船裏的我們，在橋下過去時，真是太無顏色了。橋磚是深褐色，表明牠的歷史的長久；但都完好無缺，令人太息於古昔工程的堅美。橋上兩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間應該有街路？這些房子都破舊了，多年烟薰的跡，遮沒了當年的美麗。我想像秦淮河的極盛時，在這樣宏闊的橋上，特地蓋了房子，必然是髹漆得富富麗麗的；晚間必然是燈火通明的。現在卻只賸下一片黑沈沈！但是橋上造着房子，畢竟使我們多少可以想見往日的繁華，這也慰情聊勝無了。過了大中橋，便到了燈月交輝，聲歌徹夜的秦淮河；這才是秦淮河的真面目哩。

大中橋外，頓然空闊，和橋內兩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大異了。一眼望去，稀疏的林，淡淡的月，襯着蔚藍的天，頗像荒江夜渡光景；那邊呢？鬱叢叢的，陰森森的，又似乎藏着無邊的黑暗；令人幾乎不信那是繁華的秦淮河了。但是河中眩暈着的燈光，縱橫着的畫舫，悠揚着的笛韻，夾着那吱吱的胡琴聲，終於使我們認識

綠茵如陳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覺夜來的獨遲些；從清清的水影裏，我們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橋外，本來還有一座復成橋，是船夫口中的我們的遊蹤盡處，或也是秦淮河繁華的盡處了。我的脚曾踏過復成橋的脊，在十三四歲的時候。但是兩次遊秦淮河，卻都不曾見着復成橋的面；明知總在前途的，卻常覺得有些虛無縹緲似的。我想，不見倒也好。這時正是盛夏，我們下船後，藉着新生的晚涼和河上的微風，暑氣已漸漸銷散；到了此地，豁然開朗，身子頓然輕了——習習的清風在苒在面上，手上，衣上，這便又感到一縷新涼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沒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熱蓬蓬的，水像沸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卻儘是這樣冷冷也綠着。任你人影的憧憧，歌聲的擾擾，總像隔着一層薄薄的綠紗面霧似的；牠儘是這樣靜靜的，冷冷的綠着。我們出了大中橋，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將船擡到一旁，停了槳由牠宕着。他以為那裏正是繁華的極點，再過去就是荒涼了；所以讓我們多多賞鑑一會兒。他自己卻靜靜的蹲着。他是不慣這光景的了，大約只是一箇無可無不可。這無可無不可，無論是升的沉的，總之，都比我們高了。

那時河裏鬧熱極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來往。停泊着的都在近市的那一邊，我們的船自然也夾在其中。因為這邊略略的擠，便覺得那邊十分的疏了。在每一隻船從那邊過去時，我們能畫出牠的輕輕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們的心上；這顯着是空，且顯着是靜了。那時處處都是歌聲和淒厲的胡琴聲，

圓潤的喉嚨，確乎是很少的，但那生澀的，尖脆的調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覺，也正可快我們的意。況且多少隔開些兒聽着，因為想像與渴慕的做美，總覺更有滋味；而競發的喧囂，抑揚的不齊，遠近的雜沓，和樂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諧音，也使我们無所適從，如隨着大風而走。這實在因為我們的心枯澀久了，變為脆弱；故偶然潤澤一下，便瘋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但秦淮河確也膩人。即如船裏的人面，無論是和我們一堆兒泊著的，無論是從我們眼前過去的，總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張圓了眼睛，揩淨了胥垢，也是枉然。這真夠人想呢。在我們停泊的地方，燈光原是紛然的；不過這些燈光都是黃而有暈的。黃已經不能明了，再加上暈，便更不成了。燈愈多，暈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黃的交錯裏，秦淮河彷彿籠上了一團光霧。光芒與霧氣騰騰的暈着，什麼都祇賸了輪廓了；所以人而的詳細的曲線，便消失於我們的眼底了。但燈光究竟奪不了那邊的月色；燈光是渾的，月色是清的，在渾沌的燈光裏，滲入一派清輝，却真是奇跡！那晚月兒已瘦削了兩三分。她晚粧才罷，盈盈的上了柳梢頭。天是藍得可愛，彷彿一汪水似的；月兒便更出落得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兩株的垂楊樹，淡淡的影子，在水裏搖曳着。牠們那柔細的枝條浴着月光，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纏着，挽着；又像是月兒披着的髮。而月兒偶然也從牠們的交叉處偷偷窺看我們，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樣子。岸上另有幾株不知名的老樹，光光的立着；在月光裏照起來，却又儼然是精神矍鑠的老人。遠處快到天際線了，才有一兩片白雲，亮得現出異彩，像美麗的貝殼一般。白雲下便是黑黑

的一帶輪廓是一條隨意畫的不規則的曲線。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風味大異了。但燈與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纏綿的月，燈射着渺渺的靈輝；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們了。

這時卻遇着了難解的糾紛。秦淮河上原有一種歌妓，是以歌爲業的。從前都在茶舫上唱些大曲之類。每日午後一時起，什麼時候止，卻忘記了。晚上照樣也有一回，也在黃暈的燈光裏。我從前過南京時，曾隨着朋友去聽過兩次。因爲茶舫裏的人臉太多了，覺得不大適意，終於聽不出所以然。前年聽說歌妓被取締了，不知怎的，頗涉想了幾次——卻想不出什麼。這次到南京，先到茶舫上去看看，覺得頗是寂寥，令我無端的悵悵了。不料她們卻仍在秦淮河裏掙扎着，不料她們竟會糾纏到我們，我於是很張皇了。她們也乘着一七板子，她們總是坐在艙前的。艙前點着石油汽燈，光亮眩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纖毫畢見了——引誘客人們的力量，也便在此了，艙裏躲着樂工等人，映着汽燈的餘輝蠕動着；他們是永遠不被注意的。每船的歌妓大約都是二人；天色一黑，她們的船就在大中橋外往來不息的兜生意。無論行着的船，泊着的船，都要來兜攬的。這都是我後來推想出來的。那晚不知怎樣，忽然輪着我們的船了。我們的船好好的停着，一隻歌舫划向我們來了，漸漸和我們的船並着了。燦燦的燈光逼得我們皺起了眉頭；我們的風塵色全給牠托出來了，這使我踉蹌不安了。那時一箇夥計跨過船來，拿着攤開的歌摺，就近塞向我的手裏，說「點幾齣吧！」他跨過來的時候，我們船上似乎有許多眼光跟着。同時相近的別的船上也似乎有許多眼睛炯炯的向我

們船上看着。我真窘了！我也裝出大方的樣子，向歌妓們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我勉強將那歌摺翻了一翻，卻不會看清了幾箇字，便趕緊遞還那夥計，一面不好意思地說，「不要。我們……不要。」他便塞給平伯。平伯掉轉頭去，搖手說，「不要！」那人還膩着不走。平伯又回過臉來搖着頭道，「不要！」於是那人重到我處。我窘着再拒絕了他。他這才有不屑似的走了。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釋了重負一般。我們就開始自白了。

我說我受了道德律的壓迫，拒絕了她們；心裏似乎很抱歉的。這所謂抱歉，一面對於她們，一面對於自己。她們於我們雖然沒有很奢的希望，但總有些希望的。我們拒絕了她們，無論理由如何充足，卻使她們的希望受了傷；這總有幾分不做美了。這是我覺得很悵悵的。至於我自己，更有一種不足之感。我這時被四面的歌聲誘惑了，降服了；但是遠遠的，遠遠的歌聲總彷彿隔着重衣搔癢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癢處。我於是憧憬着貼耳的妙音了。在歌舫划來時，我的憧憬，變爲盼望；我固執的盼望着，有如飢渴。雖然從淺薄的經驗裏，也能夠推知，那貼耳的歌聲，將剝去了一切的美妙；但一箇平常的人像我的，誰願憑了理性之力去醜化未來呢？我寧願自己騙着了。不過我的社會感性是很敏銳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的西洋鏡，而我的感情卻終於被他壓服着。我於是有所顧忌了，尤其是在衆目昭彰的時候。道德律的力，本來是民衆賦予的；在民衆的面前，自然更顯出牠的威嚴了。我這時一面盼望，一面卻感到了兩重的禁制：一，在通俗的意義上，接近妓者總算一種不正當的行爲；二，妓是一種不健全的職業，我們對於她們，應有哀矜勿喜之心，不應賞玩的去

聽她們的歌。在衆目睽睽之下，這兩種思想在我心裏最爲旺盛。牠們暫時壓倒了我的聽歌的盼望，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絕。那時的心實在異常狀態中，覺得頗是昏亂。歌舫去了，暫時寧靖之後，我的思緒又如潮湧了。兩箇相反的意思在我心頭往復：賣歌和賣淫不同，聽歌和狎妓不同，又干道德甚事？——但是，但是，她們既被逼的以歌爲業，她們的歌必無藝術味的；況她們的身世，我們究竟該同情的。所以拒絕倒也是正辦。但這些意思終於不曾撇開我的聽歌的盼望。牠力量異常堅強；牠總想將別的思路踏在脚下。從這重重的爭鬥裏，我感到了濃厚的不足之感。這不足之感使我的心盤旋不安，起坐都不安寧了。唉！我承認我是一箇自私的人！平伯呢，卻與我不同。他引周啓明先生的詩，「因爲我有妻子，所以我愛一切的女人；因爲我有子女，所以我愛一切的孩子。」（註）他的意思可以見了。他因爲推及的同情，愛着那些歌妓，並且尊重着她們，所以拒絕了她們。在這種情形下，他自然以爲聽歌是對於她們的一種侮辱。但他也是想聽歌的，雖然不和我一樣。所以在他的心中，當然也有一番小小的爭鬥；爭鬥的結果，是同情勝了。至於道德律，在他是沒有什麼的；因爲他很有蔑視一切的傾向，民衆的力量在他是不大覺着的。這時他的心意的活動比較簡單，又比較鬆弱，故事後還怡然自若；我卻不能了，這裏平伯又比我高了。

在我們談話中間，又來了兩隻歌舫。夥計照前一樣的請我們點戲，我們照前一樣的拒絕了。我受了三次窘，心裏的不安更甚了，清豔的夜景也爲之減色。船夫大約因爲要趕第二趟生意，催着我們回去；我們無

可無不可的答應了。我們漸漸和那些暈黃的燈光遠了。只有些月色冷清清的隨着我們的歸舟。我們的船竟沒箇伴兒。秦淮河的夜正長哩！到大中橋近處，才遇着一隻來船。這是一隻載妓的板船，黑漆漆的沒有一點光。船頭上坐着一個妓女；暗裏看出，白地小花的衫子，黑的下衣。她手裏拉着胡琴，口裏唱着青衫的調子，她唱得響亮而圓轉；當她的船箭一般駛過去時，餘音還嫋嫋的在我們耳際，使我們傾聽而向往。想不到在弩末的遊蹤裏，還能領略到這樣的清歌！這時船過大中橋了，森森的水影，如黑暗張着巨口，要將我們的船吞了下去。我們回顧那渺渺的黃光，不勝依戀之情；我們感到了寂寞了！這一段地方夜色甚濃，又有兩頭的燈火招邀着；橋外的燈火不用說了，過了橋另有東關頭疏疏的燈火。我們忽然仰頭看見依人的素月，不覺深悔歸來之早了！走過東關頭，有一兩隻大船灣泊着，又有幾隻船向我們來着。囂囂的一陣歌聲人語，彷彿笑我們無伴的孤舟哩。東關頭轉灣，河上的夜色更濃了；臨水的妓樓上，時時從簾縫裏射出一線一線的燈光；彷彿黑暗從酣睡裏眨了一眨眼。我們默然的對着，靜聽那汨——汨的槳聲，幾乎要入睡了；朦朧裏卻溫尋着適纔的繁華的餘味。我那不安的心在靜裏愈顯活躍了！這時我們都有了不足之感，而我的更其濃厚。我們卻又不願回去，於是祇能由懊悔而悵惘了。船裏便滿載着悵惘了。直到利涉橋下，微微嘈雜的人聲，才使我豁然一驚；那光景卻又不同。右岸的河房裏，都大開了窗戶，裏面亮着晃晃的電燈，電燈的光射到水上，蜿蜒曲折，閃閃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膊。我們的船已在她的臂膊裏了；如睡在搖籃裏一樣，倦了的

我們便又入夢了。那電燈下的人物，只覺像螞蟻一般，更不去繫念。這是最後的夢；可惜是最短的夢，黑暗重復落在我們面前，我們看見傍岸的空船上一星二星的，枯燥無力又搖搖不定的燈光。我們的夢醒了，我們知道就要上岸了；我們心裏充滿了幻滅的情思。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一日作完，於溫州。

（註）原詩是「我爲了自己的兒女才愛小孩子，爲了自己的妻子才愛女人」見雪潮四八頁。

——錄自「東方雜誌」

白種人——上帝的驕子

去年暑假到上海，在一路電車的頭等裏，見一個大西洋人帶着一個小西洋人相並地坐着，我不能確說他倆是英國人或美國人；我只猜他們是父與子。那小西洋人，那白種的孩子，不過十一二歲光景，看去是個可愛的小孩，引我久長的注意。他戴着平頂硬草帽，帽簷下端正地露着長圓的小臉。白中透紅的面頰，眼睛上有着金黃的長睫毛，顯出和平與秀美。我向來有種癖氣：見了有趣的小孩，總想和他親熱，做好同伴；若不能親熱……我可用我的眼睛看——一回，兩回，十回，幾十回……這回在電車裏又發了老癖氣，我兩次三番地看那白種的孩子，小西洋人。

初時，他不注意或者不理會我，讓我自由地看他。但看了不幾回，那父親站起來了，兒子也站起來了，他

們將到站了。這時意外的事來了。小西洋人本坐在我的對面；走近我時，突然將臉盡力地伸過來了，兩只藍眼睛大大地睜着，那好看的睫毛已看不見了；兩頰的紅也已褪了不少了。和平，秀美的臉一變而爲粗俗，兇惡的臉了！他的眼睛裏有話：「咄！黃種人，黃種的支那人，你——你看吧！你配看我——」他已失了天真的稚氣，臉上滿佈着橫秋的老氣了！我因此寧願稱他爲「小西洋人」。他伸着臉向我，足有兩秒鐘；電車停了，這纔勝利地掉過頭，牽着那大西洋人的手走了。大西洋人比兒子似乎高出一半；這時正注目窗外，不會看見下面的事。兒子也不去告訴他，只獨斷獨行地伸他的臉；伸了臉之後，便又若無其事的，始終不發一言——就沈默中得着勝利，凱旋而去。不用說，這在我自然是一襲擊，「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襲擊！

這突然的襲擊使我張皇失措；我的心空虛了，四面的壓迫很嚴重，使我吸呼不能自由……我在那小西洋人兩顆槍彈似的眼光之下，茫然地覺着有被吞食的危險，於是身子不知不覺地縮小——大有在奇境中的阿麗思的勁兒！我木木然目送那父與子下了電車，在馬路上開步走；那小西洋人竟未一回頭，斷然地去了。我這時有了迫切的國家之感！我做着黃種的中國人，而現在還是白種人的世界，他們的驕傲與踐踏當然會來的；我所以張皇失措而覺着恐怖者，因爲那驕傲我的，踐踏我的，不是別人，只是一個十來歲的「白種的」孩子，竟是一個十來歲的白種的「孩子」！我向來總覺得孩子應該是世界的，不應該是一種，一國，一鄉，一家的。我因此不能容忍中國的孩子叫西洋人爲「洋鬼子」。但這個十來歲的白種的孩子，竟已

被揪人人種與國家的兩種定型裏了。他已懂得憑着人種的優勢和國家的強力，伸着臉襲擊我了。這一次襲擊實是許多次襲擊的小影，他的臉上便縮印着一部中國的外交史。他之來上海，或無多日，或已長久，耳濡目染，他的父親，親長先生，父執，乃至同國，同種，都以驕傲踐踏對付中國人；而他的讀物也推波助瀾，將中國編排得一無是處，以長他自己的威風。所以他向我伸臉，決非偶然而已。

這是襲擊，也是侮蔑，大大的侮蔑！我因了自尊，一面感着空虛，一面卻又感着憤怒；於是有了迫切的國家之念。我要咀咒這小小的人！但我立刻恐怖起來了：這到底只是十來歲的孩子呢，卻已被傳說所埋葬；我們所日夜想望着的一赤子之心，「世界之世界」（非某種人的世界，更非某國人的世界）眼見得在正來的一代，還是毫無信息的！這是你的損失，我的損失，他的損失，世界的損失；雖然是怎樣渺小的一個孩子！但這孩子卻也有可敬的地方：他的從容，他的沈默，他的獨斷獨行，他的一去不回頭，都是力的表現，都是強者適者的表現。決不婆婆媽媽的，決不黏黏搭搭的，一針見血，一刀兩斷，這真是白種人之所以爲白種人。

我真是一個矛盾的人。無論如何，我們最要緊的還是看看自己，看看自己的孩子！誰也是上帝之驕子，這和昔日的王侯將相一樣，是沒有種的！

執政府大屠殺記

三月十八是一個怎樣可怕的日子！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這個日子！

這一日，執政府的衛隊，大舉屠殺北京市民——十分之九是學生！死者四十餘人，傷者約二百人！這在

北京是第一回大屠殺！

這一次的屠殺，我也在場，幸而直到出場時不曾遭着一顆彈子；請我的遠方的朋友們安心！第二天看報，覺得除一兩家報紙外，各報紀載多有與事實不符之處。究竟是訪聞失實，還是安着別的心眼兒，我不可得而知，也不願細論。我只說我當場眼見和後來耳聞的情形，請大家看看這陰慘慘的二十世紀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國——十九日「京報」所載幾位當場逃出的人的報告，頗是翔實，可以參看。

我先說游行隊。我自天安門出發後，曾將游行隊從頭至尾看了一回。全數約二千人；工人有兩隊，至多五十人；廣東外交代表團一隊，約十餘人；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一隊，約二三十人；留日歸國學生團一隊，約二十人，其餘便多是北京的學生了，內有女學生三隊。拿木棍的並不多，而且都是學生，不過十餘人；工人拿木棍的，我不曾見。木棍約三尺長，一端削尖了，上貼書有口號的紙，做成旗幟的樣子。至於「有鐵釘的木棍」我卻不曾見！

我後來和清華學校的隊伍同行，在大隊的最後。我們到執政府前空場上時，大隊已散開在滿場了。這時府門前站着約莫兩百個衛隊，分兩邊排着；領章一律是紅地，上面「府衛」兩個黃銅字，確是執政府的衛隊。他們都背着槍，悠然的站着；毫無緊張的顏色。而且槍上不會上刺刀，更不顯出甚麼威武。這時有一個人爬在石獅子頭上照相。那邊府裏正面樓上，闌干上伏滿了人，而且擁擠着，大約是看熱鬧的。在這一點上，執政府頗像尋常的人家，而不像堂堂的「執政府」了。照相的下了石獅子，南邊有了報告的聲音：「他們說是一個人沒有，我們怎麼樣？」這大約已是五代表被拒以後了；我們因走進來晚，故未知前事——但在這時以前，羣衆的嚷聲是決沒有的。到這時才有一兩處的嚷聲了：「回去是不行的！」吉兆胡同！……」忽然隊勢散動了，許多人紛紛往外退走；有人連聲大呼：「大家不要走，沒有什麼事！」一面還揚起了手，我們清華隊的指揮也揚起手叫道：「清華的同學不要走，沒有事！」這其間，人衆稍稍聚攏，但立刻卻又散開；清華的指揮第二次叫聲剛完，我看見衆人紛紛逃避時，一個衛隊已裝完子彈了！我趕忙向前跑了幾步，向一堆人旁邊睡下；但沒等我睡下，我的上面和後面各來了一個人，緊緊地挨着我。我不能動了，只好蜷曲着。

這時已聽到劈劈拍拍的槍聲；我生平是第一次聽鎗聲，起初還以爲是空槍呢。（這時已忘記了看見裝子彈的事）但一兩分鐘後，有鮮紅的熱血從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殺已在進行！這時並不害怕，只靜靜地注意自己的運命，其餘什麼都忘記。全場除劈拍的槍聲外，也是一片大靜默，絕

無一些人聲；什麼「哭聲震天」，只是記者先生們的「想當然耳」罷了。我上面流血的那一位，雖滴滴地流着血，直到第一次槍聲稍歇，我們爬起來逃走的時候，但也不則一聲。這正是死的襲來，沈默便是死的消息。事後想起，實在有些悚然。在我上面的不知是誰？我因為不能動轉，不能看見他；而且也想不到看他——我真是個自私的人！後來逃跑的時候，才又知道掉在地下的我的帽子和我的頭上也滴了許多血，全是他的！他足流了兩分鐘以上的血，都流在我身上，我想他總吃了大虧，願神保佑他平安！第一次槍聲約經過五分鐘，共放了好幾排槍；司令的是用警笛；警笛一鳴，便是一排槍，警笛一聲接着一聲，槍聲就跟着密了，那警笛聲甚是悽厲，但有幾乎一定的節拍，足見司令者的從容！後來聽別的目睹者說，司令者那時還用指揮刀指示方向，總是向人多的地方射擊！又有目睹者說，那時執政府樓上還有人手舞足蹈地大樂呢！

我現在緩敘第一次槍聲稍歇後的故事，且追述些開鎗時的情形。我們進場距開鎗時，至多四分鐘；這其間有照相，有報告，有一兩處的嚷聲，我都已說過了。我記得，我確實記得，最後的嚷聲距開鎗時，只有一分餘鐘；這時候，羣衆散而稍聚，稍聚而復紛散，鎗聲便開始了。這也是我說過的。但「稍聚」的時候，陣勢已散，而且大家存了觀望的心，頗多趨趨不前的，所謂「進攻」的事是決沒有的！至於第一次紛散之故，我想是大家看見衛隊從背上取下鎗來裝子彈而驚駭了；因為第二次紛散時，我已看見一個衛隊（其餘自然也如此，他們是依命令動作的）裝完子彈了。在第一次紛散之前，羣衆與衛隊有何衝突，我沒有看見，不得而知。但後

來據一個受傷的說，他看見有一部人——有些是拿木棍的——想要衝進府去。這事我想來也是有的；不過這決不是衛隊開槍的緣由，至多只是他們的藉口。他們的荷鎗挾彈與不上刺刀（故示鎮靜）與放羣衆自由入轅門內（便於射擊）都是表示他們「聚而殲旃」的決心，衝進去，不衝進去是沒有多大關係的。證以後來東門口的攔門射擊，更是顯明原來先逃出的人，出東門時，以爲總可得着生路；那知迎頭還有一枝兵，——據某一種報上說，是從吉兆胡同來的手鎗隊，不用說，自然也是殺人不眨眼的府衛隊了！——開鎗痛擊。那時前後都有鎗彈，人多門狹，前面的鎗又極近，死亡枕藉！這是事後一個學生告訴我的；他說他前後兩個人都死，他躲閃了一下，總算幸免。這種間不容髮的生死之際，也夠人深長思了。

照這種種情形，就是不在場的諸君，大約也不至於相信羣衆先以手鎗轟擊衛隊了吧。而且轟擊必有聲音，我站的地方，離開衛隊不過二十餘步，在第二次紛散之前，卻絕未聽到鎗聲。其實這只要看政府巧電的含糊其辭，也就夠證明了。至於所謂當場奪獲的手鎗，雖然像煞有介事地舉出號數，使人相信，但我總奇怪；奪獲的這些支手鎗，竟沒有一支曾經當場發過一響，以證明牠們自己的存在。——難道拿鎗的人都是些傻子麼？還有，現在很有人從容的問：「開鎗之前，有警告麼？」我現在只能說，我看見的一個衛隊，他的鎗口是正對着我們的，不過那是剛裝完子彈的時候。而在我上面的那位可憐的朋友，他流血是在開鎗後約一兩分鐘時。我不知衛隊的第一排鎗是不是朝天放的，但即使是朝天放的，也不算是警告；因爲未開鎗時，

羣衆已經紛散，放一排朝天鎗（假定如此）後，第一次聽鎗聲的羣衆，當然是不會回來的了。（這不是一個人膽力的事，我們也無須假充硬漢）何用接二連三地放平鎗呢！即使留一排鎗不夠驅散衆人，儘放朝天鎗好了，何用放平鎗呢！所以即使衛隊曾放了一排朝天鎗，也決不足做他們絲毫的辯解；況且還有後來的攔門痛擊呢，這難道還要問：「有無超過必要程度？」

第一次槍聲稍歇後，我茫然地隨着衆人奔逃出去。我剛發腳的時候，便看見旁邊有兩個同伴已經躺下了！我來不及看清他們的面貌，只見前面一個，右乳部有一大塊殷紅的傷痕，我想他是不能活了！那紅色我永遠不忘記！同時還聽見一聲低緩的呻吟，想是另一位的那呻吟我也永遠不忘記！我不忍從他們身上跨過去，祇得繞了道彎着腰向前跑，覺得通身懈弛得很；後面來了一個人，立刻將我撞了一交。我爬了兩步，站起來仍是彎着腰跑。這時當路有一副金絲圓眼鏡，好好地直放着；又有兩架自行車，頗擋我們的路，大家都很難地從上面踏過去。我不自主地跟着衆人向北躲入馬號裏。我們偃臥在東牆角的馬糞堆上。馬糞堆很高，有人想爬牆過去；牆外就是通路。我看着一個人站着，一個人正向他肩上爬上去。我自己覺得決沒有越牆的氣力，便也不去看他們。而且裏面槍聲早又密了，我還得注意運命的轉變。這時聽見牆邊有人問：「是學生不是？」下文不知如何，我猜是牆外的兵問的。那兩個爬牆的人，我看見，似乎不是學生，我想他們或者得了兵的允許而下去了。若我猜的不大錯，從這一句簡單的問語裏，我們可以看出衛隊乃至政府對

於學生海樣深的仇恨！而且可以看出，這一次的屠殺確是有意這樣「整頓學風」的！我後來知道，這時有幾個清華學生和我同在馬糞堆上。有一個告訴我，他旁邊有一位女學生會喊他救命，但是他沒有法子，這真是可遺憾的事，她以後不知如何了！我們偃臥馬糞堆上，不過兩分鐘，忽然看見對面馬廐裏有一個兵拿着鎗，正裝好子彈，似乎就要向我們放。我們立刻起來，仍彎着腰逃走；這時場裏還有疏散的鎗聲，我們也顧不得了。走出馬路，就到了東門口。

這時鎗聲未歇，東門口擁塞得幾乎水洩不通。我隱約看見底下蜷縮地蹲着許多人，我們便推推搡搡，擁擠着，掙扎着，從他們身上踏上去。那時理性真失了作用，竟恬然不以爲怪似的。我被擠得往後仰了幾回，終於只好竭全身之力，向前而進。在我前面的一個人，腦後大約被鎗彈擦傷，汨汨地流着血；他也同樣地歪一倒地掙扎着。但他一會兒便不見了，我想他是平安地下去了。我還在人堆上走。這個門是平安與危險的界線，是生死之門，故大家都不敢放鬆一步。這時希望充滿在我心裏，後血稀疏的彈子，倒覺不十分在意。前一次的奔逃，但求不即死而已，這回卻求生了；在人堆上的衆人，都積極地顯出生之努力。但仍是一味的靜；大家在這千鈞一髮的關頭，那有閒心情和閒工夫來說話呢？我努力的結果，終於從人堆上滾了下來，我的運命這才算定了局。那時門口只贖兩個衛隊，在那兒閒談，微幸得很，手鎗隊已不見了！後來知道門口人堆裏實在有些是死屍，就是被手鎗隊當門打死的！現在想着死屍上越過的事，真是不寒而慄啊！

我真不中用，出了門口，一面走，一面只是喘息！後面有兩個女學生，有一個我真佩服她；她還能微笑着對她的同伴說：「他們也是中國人哪！」這令我慚愧了！我想人處這種境地，若能從怕的心情轉爲奮興的心情，才真是能救人的。若只一味的怕，「斯亦不足畏也已！」我呢，這回是由怕而歸於麻木然，實是很可恥的！但我希望我的經驗能使我的膽力逐漸增大！這回在場中有兩件事很值得紀念：一是清華同學章杰三君（他現在已離開我們了）受傷倒地的時候，別的兩位同學冒着死將他抬了出來；一是一位女學生曾經幫助兩個男學生脫險。這都是我後來知道的。這都是義俠的行爲，值得我們永遠敬佩的！

我和那兩個女學生出門沿着牆往南而行。那時還有鎗聲，我極想躲入胡同裏，以免危險；她們大約也如此的，走不上幾步，便到了一個胡同口；我們便想拐彎進去。這時牆角上立着一個穿短衣的看閒的人，他向我們輕輕地說：「別進這個胡同！」我們莫名其妙地依從了他，走到第二個胡同進去；這才真脫險了！後來知道衛隊有搶劫的事（不僅報載，有人親見），又有用鎗柄、木棍、大刀，打人的事，我想他們一定就在我們沒走進的那條胡同裏做那些事，感謝那位看閒的人。衛隊既在場內和門外放鎗，還覺殺的不痛快，更攔着路邀擊；其洩忿之道，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了！區區一條生命，在他們眼裏，正和一根草，一堆馬糞一般，是滿不在乎的！所以有些人雖幸免於鎗彈，仍是被木棍、鎗柄打傷，大刀砍傷；而魏士毅女士竟死於木棍之下，這真是水久的戰慄啊！據燕大的人說，魏女士是於逃出門時，被一個衛兵從後面用有楞的粗木棍兒兜

頭一下，打得腦漿迸裂而死！我不知她出的是那一個門，我想大約是西門吧。因為那天我在西直門的電車上，遇見一個高工的學生；他告訴我，他從西門出來，共經過三道門（就是海軍部的西轅門和陸軍部的東西轅門）每道門皆有衛隊用鎗柄，木棍和大刀向逃出的人猛烈地打擊。他的左臂被打好幾次，已不能動彈了。我的一位同事的兒子，後腦被打平了，現在已全然失了記憶；我猜也是木棍打的。受這種打擊而致重傷或死的，報紙上自然有記載；致輕傷的就無可稽考，但必不少。所以我想這次受傷的還不止二百人！衛隊不但打人，行劫，最可怕的是剝死人的衣服，無論男女，往往剝到只賸一條褲爲止；這只要看看前幾天世界日報的照相就知道了。就是不談什麼「人道」，難道連國家的體統，「臨時執政」的面子都不顧了麼？段祺瑞你自己想想吧！聽說事後執政乘人不知，已將死尸掩埋了些，以圖遮掩面目。這是我的一個朋友從執政府裏聽來的；若是的確，那一定將那打得最血肉模糊的先掩埋了，免得激動人心。但一手豈能盡掩天下耳目呢？我不知到現在，那天去執政府的人還有失蹤的沒有？若有，這個消息真是很可怕的！

這回的屠殺，死傷之多，過於五卅事件，而且是「同胞的鎗彈」，我們將何以問執別人之口！而且在首都的堂堂執政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殺之不足，繼之以搶劫，剝尸，這種種獸行，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卹，但我們國民有此無臉的政府，又何以自容於世界！——這正是世界的恥辱呀！我們也想想吧！此事發生後，警察總監李鳴鐘匆匆來到執政府說，「死了這麼多人，叫我怎麼辦？」他這是局外的說話，只覺得無善

法以調停兩間而已。我們現在局中，不能如他的從容，我們也得問一問。

「死了這麼多人，我們該怎麼辦？」

——錄自「語錄」

兒女

我現在已是五個兒女的父親了。想起聖陶喜歡用的「蝸牛背了殼」的比喻，便覺得不自在。新近一位親戚嘲笑我說，「要剝層皮呢！」更有些悚然了。十年前剛剛結婚的時候，在胡適之先生的藏暉室割記裏，見過一條，說世界上有許多偉大的人物是不結婚的；文中並引培根的話，「有妻子者，其命定矣。」當時確喫了一驚，彷彿夢醒一般；但是家裏已是不由分說給娶了媳婦，又有甚麼可說？現在是一個媳婦，跟着來了五個孩子；兩個肩頭上，加上這麼重一付擔子，真不知怎樣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說了；從孩子們那一面說，他們該怎樣長大，也正是可以憂慮的事。我是個徹頭徹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強，做父親更是不成。自然「子孫崇拜，「兒童本位」」的哲理或倫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親，閉了眼抹殺孩子們的權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這只是理論，實際上我是仍舊按照古老的傳統，在野蠻地對付着，和普通的父親一樣。近來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漸漸覺得自己的殘酷；想着孩子們受過的體罰和叱責，始終不能辨解——像撫摩着舊創痕那樣，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讀了有島武郎與幼小者的譯文，對了那種偉大的，沈摯的態度，我竟

流下淚來了。去年父親來信，問起阿九，那時阿九還在白馬湖呢；信上說，「我沒有耽誤你，你也不要耽誤他才好。」我爲這句話哭了一場；我爲什麼不像父親的仁慈？我不該忘記，父親怎樣待我們來着！人性許真是二元的，我是這樣地矛盾；我的心像鐘擺似的來去。

你讀過魯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麼？我的便是那一類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飯和晚飯，就如兩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們你來他去地在廚房與飯間裏查看，一面催我或妻發「開飯」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夾着笑和嚷，一陣陣襲來，直到命令發出爲止。他們一遞一個地跑着喊着，將命令傳給廚房裏用人；便立刻搶着回來搬凳子。於是這個說，「我坐這兒！」那個說，「大哥不讓我！」大哥卻說，「小妹打我！」我給他們調解，說好話。但是他們有時候很固執，我有時候也不耐煩，這便用着叱責了；叱責還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沈重的手掌便到他們身上了。於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說紅筷子好，他說黑筷子好；這個要乾飯，那個要稀飯，要茶要湯，要魚要肉，要豆腐，要蘿蔔；你說他菜多，他說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着他們，但這顯然是太迂緩了。我是個暴躁的人，怎麼等得及不用說，用老法子將他們立刻征服了；雖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淚捧起碗了。喫完了，紛紛爬下凳子，桌上是飯粒呀，湯汁呀，骨頭呀，渣滓呀，加上縱橫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塊花花綠綠的地圖模型。喫飯而外，他們的大事便是遊戲。遊戲時，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堅持不下，於是爭執起來；或者大的欺負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負了

大的，被欺負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訴苦；我大抵仍舊要用老法子來判斷的，但不理的時候也有。最爲難的，是爭奪玩具的時候：這一個的與那一個的是同樣的東西，却偏要那一個的；而那一個便偏不答應。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論如何，終於是非哭了不可的。這些事件自然不至於天天全有，但大致總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裏看書或寫什麼東西，管保一點鐘裏要分幾回心，或站起來一兩次的。若是雨天或禮拜日，孩子們在家的多，那麼，攤開書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筆也寫不出一個字的事，也有過的。我常和妻說，「我們家真是成日的千軍萬馬呀！」有時是不但「成日」，連夜裏也有兵馬在進行着，在有喫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時候。

我結婚那一年，才十九歲。二十一歲，有了阿九；二十三歲，又有了阿菜。那時我正像一匹野馬，那能容忍這些累贅的鞍轡，轡頭和繮繩？擺脫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覺地時時在擺脫着。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日子，真苦了這兩個孩子；真是難以寬宥的種種暴行呢！阿九才兩歲半的樣子，我們住在杭州的學校裏。不知怎地，這孩子特別愛哭，又特別怕生人。一不見了母親，或來了客，就哇哇地哭起來了。學校裏住着許多人，我不能讓他擾着他們，而客人也總是常有的；我懊惱極了，有一回，特地騙出了妻，關了門，將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頓。這件事，妻到現在說起來，還覺得有些不忍；她說我的手太辣了，到底還是兩歲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時的光景，也覺黯然。阿菜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過了週歲，還不大會走路。也是爲了纏着母親的緣故吧，我將她緊緊地按在牆角裏，直哭喊了三四分鐘；因此生了好幾天病。妻說，那時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

的。我曾給聖陶寫信，說孩子們的磨折，實在無法奈何；有時竟覺着還是自殺的好。這雖是氣憤的話，但這樣的心情，確也有過的。後來孩子是多起來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鋒稜漸漸地鈍起來了；加以增長的年歲增長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夠忍耐了——覺得從前真是一個「不成材的父親」，如我給另一個朋友信裏所說。但我的孩子們在幼小時，確比別人的特別不安靜，我至今還覺如此。我想這大約還是由於我們撫育不得法；從前只一味地責備孩子，讓他們代我們負起責任，卻未免是可恥的殘酷了！

正面意義的「幸福」，其實也未嘗沒有。正如誰所說，小的總是可愛，孩子們的小模樣，小心眼兒，確有些教人捨不得的。阿毛現在五個月了，你用手指去撥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臉，她便會張開沒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開的花。她不願在屋裏待着；待久了，便大聲兒嚷。妻常說：「姑娘又要出去溜達了。」她說她像鳥兒般，每天總得到外面溜一些時候。潤兒上個月剛過了三歲，笨得很，話還沒有學好呢。他只能說三四個字的短語或句子，文法錯誤，發音模糊，又得費力氣說出；我們老是要笑他的。他說「好」字，總變成「小」字；問他「好不好」；他便說「小」或「不小」。我們常常逗着他說這個字玩兒；他似乎有些覺得近來偶然也能說出正確的「好」字了——特別在我們故意說成「小」字的時候。他有一隻搪磁碗，是一毛來錢買的，買來時，老媽子教給他，「這是一毛錢」。他便記住「一毛」兩個字，將那隻碗叫「一毛」；有時竟省稱為「毛」。這在新來的老媽子，是必需翻譯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見着生客時，便咧着嘴癡笑；我

們常用了土語，叫他做「獸瓜」。他是個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路來，蹣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他有時學我，將兩手疊在背後，一搖一擺的；那是他自己和我們都要樂的。他的大姊便是阿菜，已是七歲多了，在小學校裏念着書。在飯桌上，一定得囉囉唆唆地報告些同學或他們父母的事情；氣喘喘地說着，不管你愛聽不愛聽。說完了總問我：「爸爸認識麼？」爸爸知道麼？」妻常禁止她喫飯時說話，所以她總是問我。她的問題真多：看電影便問電影裏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麼不說話？看照相也是一樣。不知誰告訴她，兵是要打人的。她回來便問，兵是人麼？爲什麼打人？近來大約聽了先生的話，回來又問張作霖的兵是幫誰的？蔣介石的兵是不是幫我們的？諸如此類的問題，每天短不了，常常鬧得我不知怎樣答才行。她和潤兒在一處玩兒，一大一小，不很合式，老是吵着哭着。但合式的時候也有：譬如這個往床底下躲，那個便鑽進去追着；這個鑽出來，那個也跟着——從這個牀到那個牀；只聽見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說，像小狗似的。現在在京的，便只有這三個孩子；阿九和轉兒是去年北來時，讓母親暫時帶回揚州去了。

阿九是歡喜書的孩子。他愛看水滸、西遊記、三俠五義、小朋友等；沒有事便捧着書坐着或躺着看。只不歡喜紅樓夢，說是沒有味兒。是的，紅樓夢的味兒，一個十歲的孩子，那裏能領略呢？去年我們事實上只能帶兩個孩子來；因爲他大些，而轉兒是一直跟着祖母的，便在上海將他倆丟下。我清清楚楚記得那分別的一個早上。我領着阿九從二洋涇橋的旅館出來，送他到祖母和轉兒住着的親戚家去。妻囑咐說，「買點吃的

給他們吧。」我們走過四馬路，到一家茶食鋪裏。阿九說要燻魚，我給買了；又買了餅乾，是給轉兒的。便乘電車到海寧路。下車時，看着他的害怕與累贅，很覺惻然。到親戚家，因為就要回旅館收拾上船，只說了一兩句話便出來；轉兒望望我，沒說什麼，阿九是和祖母說什麼去了。我回頭看了他們一眼，硬着頭皮走了。後來妻告訴我，阿九背地裏向她說：「我知道爸爸歡喜小妹，不帶我上北京去。」其實這是冤枉的。他又曾和我們說，「暑假時一定來接我啊！」我們當時答應着；但現在已是第二個暑假了，他們還在迢迢的揚州待着。他們是恨着我們呢？還是慚着我們呢？妻是一年來老放不下這兩個，常常獨自暗中流淚；但我有什麼法子呢！想到「只爲家貧成聚散」一句無名的詩，不禁有些淒然。轉兒與我較生疎些。但去年離開白馬湖時，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揚州話，（那時她還沒有到過揚州呢）和那特別尖的小嗓子向着我：「我要到北京去。」她曉得什麼北京，只跟着大孩子們說吧了；但當時聽着，現在想着的我，卻真是抱歉呢。這兄妹倆離開我，原是常事，離開母親，雖也有過一回，這回可是太長了；小小的心兒，知道是怎樣忍耐那寂寞來着！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愛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寫信責備我，說兒女的吵鬧，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厭到如我所說；他說他真不解。子愷爲他家華瞻寫的文章，真是一藹然仁者之言。「聖陶也常常爲孩子操心：小學畢業了，到什麼中學好呢？」這樣的話，他和我說過兩三回了。我對他們只有慚愧！可是近來我也漸漸覺着自己的責任。我想，第一該將孩子們團聚起來，其次便該給他們些力量。我親眼見過一個愛兒女的人，因

爲不會好好地教育他們，便將他們荒廢了。他並不是溺愛，只是沒有耐心去料理他們，他們便不能成材了。我想我若照現在這樣下去，孩子們也便危險了。我得計畫着，讓他們漸漸知道怎樣去做人才行。但是不要他們像我自己呢？這一層，我在白馬湖教初中學生時，也曾從師生的立場上問過丐尊，他毫不躊躇地說，「自然囉。」近來與平伯談起教子，他却答得妙，「總不希望比自己壞囉。」是的，只要不「比自己壞」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職業，人生觀等，還是由他們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頂可貴，只要指導，幫助他們去發展自己，便是極賢明的辦法。

予同說，「我們得讓子女在大學畢了業，才算盡了責任。」S K說，「不然，要看我們的經濟，他們的材質與志願；若是中學畢了業，不能或不願升學，便去做別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並非不行的。」自然，人的好壞與成敗，也不盡靠學校教育；說是非大學畢業不可，也許只是我們的偏見。在這件事上，我現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別是這個變動不定的時代，知道將來怎樣好在孩子們還小，將來的事且等將來吧。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養他們基本的力量——胸襟與眼光；孩子們還是孩子們，自然說不上高的遠的，慢慢從近處小處下手便了。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樣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輝也吧，倒楣也吧，平凡也吧，讓他們各盡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從此好好地做一回父親，便自稱心滿意。——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聲，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

鍾敬文小品序

周作人一流派的小品文作家，也可以說在他的影響之下的，主要的還有鍾敬文。在他的第一冊小品集「荔枝小品」(1927)裏，他曾經這樣的自白：「我的文章，很與周作人先生的相像，幾位朋友都是這樣說過。去冬聶畸從俄京來信云：『你的文章，冲淡平靜，是個溫雅學人之言，頗與周豈明作風近似。』日昨王任叔在香港來信也說，『你的散文是從周作人「自己的園地」裏走出來的。不過周作人的散文，冲淡而整齊，含意比較深，你的散文，冲淡而輕鬆，含意比較淺。這怕也是年齡的關係吧。』是的，我承認，我喜歡讀周先生的文章，並且，我所寫的，確也有些和他相像。但周先生自己似乎曾說過，我們可以受什麼人的影響，却不必去模仿什麼人。我的文章與周先生的相似，也許是受了他的影響，但說到模仿，却自問尚沒有這種卑劣的動機。我的一部分文章的作風，固有與周作人相似之處，但另外還有一種風格很不同的作品。』從這一段話裏，作者是自白了他的作品，部分的在周作人影響之下。

不過，這就作風方面說。另一面，在思想體系上，我認爲鍾敬文也有和周作人合致的所在，就是出園詩人的思想與情懷。作者曾經解剖他自己，說：「直到現在，我的作品，還不免帶些受他（指陶淵明）所影響

的痕跡，我喜歡寫不大爲人所喜愛的清淡的小品文和新詩，這原因固不是單純的，然合林氏作品和人格關係總不淺。至於思想方面，我幾年來雖然在複雜的時代的環境與學說之下，經過了多方的刺激感染，不能再像那時的簡單，——只作山林隱逸之思——然一部份消極的獨善的野居的夢想，總不時的在我腦中浮閃着。尤其是在實現上遇到不如意，或面對着偉大的自然時，它要激動得更其利害」(1928)「懷林和靖」(這個傾向正是周作人在自己作品裏所表現的一樣，無論怎樣離不開現實，但由於個人與現實的矛盾，總要時時的飛馳着那飄渺的山林隱逸之思。周作人是如此，俞平伯是如此，鍾敬文也是如此，祇朱自清是沒有的。像這些地方，我想是可以證明作家作風上的傾向的一致性，必然的是基於他們根底思想的相同。在趣味方面，周作人歡喜談說風景，論斷書籍，因物抒情，而鍾敬文是同樣的。在「荔枝小品」(1927)、「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記」(1930)、「柳花集」(1929)四部小品集裏，充分的表現了這種傾向。

鍾敬文的小品文，在思想情趣方面的相同，已略述如上了，在關聯着內容的形式方面，還是有加以申述的必要。而這「必要」也依然可以用他自己的話來作註腳。在「西湖漫拾」裏，他曾經說，「論到我個人特別的癖好，那似乎是在情思幽深不浮熱。表現上比較平遠清雋。我寫的一些文字，也正和我所癖好的一樣，在情思和風格上，大抵多是比較沖淡靜默的，——自然不敢說怎樣深遠而有餘味。——朋友們說它沒有強烈的刺激性，這就是個絕好的證明。」又在「柳花集」的序引裏說，「……中間有幾篇，頗自己地抒寫

着一己的情懷或見識，朋友們說它很能昭彰地表現出自個的風調。」出發於思想的合致，必然的在作風上有許多相同之點，在周鍾二人的自白裏，是深切的表白了，雖然「表現出自個的情調」也是當然地。

到這裏，關於這一個作家，讀者總可以獲得了明確的認識吧。鍾敬文，這一位小品文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沒有周俞他們那樣的富有獨創性，他的思想以致於風格，也沒有特殊的新意。具體點說，他的思想，雖然因着社會的變革在不斷的發展，但這發展是很遲緩的，也很駁雜。這從「柳花集」敍和「湖上散記」的跋語裏可以看到；他的思想的路是很紛歧的。不過，作品雖然缺乏着獨創性，却有不少在他人影響下的好小品，如「花的故事」，「黃葉小談」，「懷林和靖」，「太湖遊記」等等，都可以說是新文藝的小品中的優秀之作，這些優秀之作，是事實地幫助了周作人一流派的小品文運動的發展。作者在許多地方，是表示了自己生長希望的，我想，作者果真這樣想，是必需在他人的思想作風影響下掙脫出來，在思想上，下一番刻苦的訓練，克服那些鬆散冗贅的文字上的缺點，這樣，我想他的新的前途是存在着的。

試談小品文

什麼是小品文？這個問題，是不容易簡單地答覆的。小品，這個語詞，從來是不很流行的，它的出現，怕是由於佛經裏「詳者爲大品，略者爲小品」（釋氏辨空經）的一句話，但是這和我們現在要說的沒有多大關係。前朝文集中，有明十六家小品、湧幢小品、湧幢室小品六十種等名目。此三書中，後兩種，一種未翻過，一種翻而渾忘其內容。前一種，於我較爲審熟，因我上學期在中大時，曾從它裏面選出了幾篇文字，來充當詩文選的講本。並且我很有意，想把它中間一部份俏妙奇麗的篇章，選輯出來，加以標點付印。事雖未成功，但當時却真的極高興擬做一做。據此書所見，則古人於小品云云，似指的是些篇幅不長的文章，其體裁，兼有論說，序跋，傳記，銘誌等，內容則寫景，敘事，抒情，議論都齊備。依此，實和平常所謂文章沒有什麼分判，只是短篇罷了。現在小品兩字，則用得更其廣濶，不但把雜色的散文，都算是小品，有時連韻文都被隸屬於這個名詞之下了。以前的，既那樣空濛不着邊際，時下又少人給它略爲釐定一下，我們又怎怪其被用得這樣紛亂呢！

英文中有所謂 Familiar essay，胡夢華先生把它繙作「絮語散文」，我以為把它譯作小品文很確

切。胡先生文中，有一段說明絮語散文的話，很可抄在這里，用作「什麼是小品文」一個問題的解釋：

我們仔細讀一篇絮語散文，我們可以洞見作者是怎樣一個人：他的人格、動靜描畫在裏面，他的人格的聲音歌奏在裏面，他的人格的色彩渲染在裏面，並且還是深刻的描寫着，銳利的歌奏着，濃厚的渲染着。所以它的特質是個人的 (Personal)，一切都是從個人的主觀發出來；和那些非個人的、客觀的批評文、議論文、敘事文、寫景文完全不同。因為牠是個人主觀散漫地、瑣碎地、隨便地寫出來，所以牠的特質又是不規則的 (Irregular)，非正式的 (Informal)。又從表面看來雖然平常；精細的觀察一下，却有驚人的奇思，苦心雕刻的妙筆，並有似是而非的反語 (Irony)，似非而是的逆論 (Paradox)。還有冷嘲和熱諷，機鋒和警句。而最足以動人的要算熱情 (Pathos) 和談諧 (Humor) 了。說到這裏，我們大概可以說絮語散文是一種不同凡響的美的文學。牠是散文中的散文，就如濟慈 (Keats) 是詩人中的詩人。（見表現的鑑賞 P. 44—45）

我以爲做小品文，有兩個主要的元素，便是情緒與智慧。平常的感情和智識，有時很可用以寫小說做議論文的，移到小品文，則要病其不純粹，不深刻。它需要湛醇的情緒，它需要超越的智慧，沒有這些，它將終於成了木製的美人，即使怎樣披上華美的服裝。在外表方面，自然因爲各個作者的性格殊異，而文章的姿態，也要跟着參差不齊：有人的幽淡，有人的奇麗，有人的嬌俏，有人的滑稽，只要是真純的性格的表露，而非

過份的人工的矜飾矯造，便能引人入勝，撩人情思。無論怎樣各人姿態不同，但須符合於一個共通之點，就是精悍雋永。反此，是惡濫，平凡，誠如是，將失其搖動讀者心靈之力了。

中國古來許多文人中，沒有專門做小品文做得多而且出名的。但是這類文藝花園中的異卉的作者，各時代都不斷的生產着，只是太過稀少，並不大為人們所注意罷了。如果莊子不盡是偽書的話，在戰國時，已頗有些美麗的小品文出來。漢魏六朝間，有幾篇書翰，是很當得起上頂的小品之稱。陶淵明這位避世的先生，不但在中土詩國中，是一個傑出的人才，他的小品文，也是不可多得的佳製。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這是有口皆碑的，我們也用不着來說了，不大為人所注目，而在我覺得是特別佳妙的，是那篇與子儼等疏。（疏或作書）。唐人如柳宗元的山水記，雖頗多客觀描寫成份，然用筆幽雋，作者個人情緒，復不自禁的流洩其間，所以也不能不說是逸品。明人於詩，有復古的趨向，而一般名士，却另外開拓了一個抒情的散文境地，如十六家文集中，有許多真是小品的上乘，使我們讀了飄飄然欲仙的。新文學運動以來，家似乎多擁擠在小說，詩歌，戲曲等大道上去，散文——小品文——似乎是一條荆棘叢生的野徑，肯去開闢的人尚不大多。但在這寥寥的幾個走荒徑的人中，却有一位已獲到了很好的成績，那就是周作人先生。他的文體是幽雋淡遠的，情思是明妙深刻的，在這類創作家中，他不但在現在是第一個，就過去兩三千年的才士羣裏，似乎尚找不到相當的配偶呢。其他，據我所知如俞平伯，朱自清，葉紹鈞諸先生，都曾寫過小品文，並且成績頗

不壞的。俞葉合著的劍鞘，在新文學創作里面，是一部很可稱賞的書，但事實上，不特銷路很壞，——據頤剛先生說，初版，尚賣剩很多——並且無一人提起過，這真要使我爲之憤憤不已了！徐志摩先生也很以寫散文爲人稱道。以淺識的我看來，徐先生文，自然有他特殊的風格與生命，但有時總不免因人工過份的夸飾，流於冗贅縟豔之境，而率真幽雋之味以絕。其他當然還有幾位作者，但我不想一一細講了。

我自己有個時候，曾經做過學寫小品文的夢想，但不久就覺得自己的才力太薄弱了。文筆的蕪雜，經驗與情思的枯竭，如何能寫出一些美妙的文章？去年我的散文集荔枝小品出版後，曾接到一位同鄉年輕的朋友的信，說這冊子裏面的文字，有個共通的毛病，就是內容不很充實。這話十分使我心服。我覺得自己的思力太寒儉，不能使每一句話都有力量，都能使人震撼。我原來也頗早有自知之明，當未付印之前，任叔兄，曾因我的請托，給我寫了一篇「以信代序」。因爲他太重我了，把我算做現在三數小品文作家中的一個，所以那篇文章，雖然承他好意寫好交來，可是我總不敢把它印上去，只在題記裏引用了他的兩句話而已，最近一年中，另外闖入了一個世界，已久不再寫這類短文了。日來，因爲環境的觸發，復拉雜寫了一點。枯窘拙劣，益以蕪穢，文章二字，且當不起，精美的小品云乎哉！

一七，一〇，一六，夜。

太湖遊記

在蘇州盤桓兩天，踏遍了虎邱貞娘墓上的芳草，天平山下藍碧如蠶液的吳中第一泉，也已欣然嘗到了。於是，我和同行的李君奮着餘勇，轉赴無錫觀賞汪洋萬頃的太湖去。——這原是預定了的游程，並非偶起的意念，或游興的殘餘。

我們是乘着滬寧路的夜車到無錫的。抵目的地時，已九句鐘了。那剛到時的印象，我永遠不能忘記，是森黑的夜晚，羣燈燦爛着，我們冒着霏微的春雨，茫然投沒在她的懷中。

雖然是在不安定的旅途中，但是因為身體過於疲累，而且客舍中睡具的陳設並不十分惡劣之故，我終於舒適地酣眠了一個春宵。醒來時，已是七句餘鐘的早晨了。天雖然是陰陰的，可是牛毛雨却沒有了，我們私心不禁欣慰呢。

各帶着一本從旅館賬房處措油來的無錫游覽大全，坐上黃包車，我們是向着往太湖的路上進發了。這是一般游客所要同樣經驗到的吧，當你坐着車子或轎子，將往名勝境地游玩的時候，（自然說你是個生客）你總免不了要高興地嘮絮着向車夫或轎夫打探那些，打探這些。或者他不待你的詢問，自己儘先把他胸裏所曉得的，詳盡地向你縷述。（他自然有他的目的，並非無私地想盡些義務教師之責。）我

們這時，便輪到這樣的情形了。儘着惟恐遺漏地發問的，是同行的李君，我呢。除了一二重要非問不可的以外，是不願過於煩屑的。在他們不絕地問答着時，我只默默地翻閱着我手上的游覽大全。那些記載是充滿着宣傳性質的，看了自然要叫人多少有些神往；尤其是附錄的那些名人的詩，在素有韻文癖的我，諷誦着，却不免暫時陷於一種「沒入」的狀態中了。

我們終於到了「湖山第一」的惠山了。剛進山門，兩旁有許多食物店和玩具店，我們見了它，好像得到了一個這山是怎樣「不斷人迹」的報告。車夫導我們進惠山寺，在那裏買了十來張風景片。登起雲樓，樓雖不很高，但上下布置頗佳，不但可以縱目遠眺，小坐其中，左右顧盼，也很使人感到幽逸的情致呢。昔人題此樓詩，有「秋老空山悲客心，山樓靜坐散幽襟。一川紅樹迎霜老，數曲清磬遠寺深」之句。現在正是「四照花開」的芳春，（樓上楹聯落句云：「據一山之勝，四照花開，」真是佳句！）而非「紅樹迎霜」的秋暮。所以這山樓儘容我「靜坐散幽襟」，而無須作「空山悲客心」之嘆息了。

天下第二泉，這是一個多末會聳動人聽聞的名詞！我們現在雖沒有「獨攜天上小圓月」也總算「來試人間第二泉」了！泉旁環以石，上有覆亭。近亭壁上有「天下第一泉」署額。另外有乾隆御製詩碑一方，矗立泉邊。我不禁想起這位好武而且能文的滿洲皇帝，他巡游江南，到處題詩製額，平添了許多古蹟名勝，給予後代好事的游客以賞玩憑吊之資，也是怪有趣味的事情呢！我又想到皮日休「時借僧廬拾寒葉，自來

松下煮潺湲」的詩句，覺得那種時代是離去我們太遙遠了，不免自然的又激揚起一些悽傷之感於心底。因爲時間太匆促了，不但對於惠山有和文徵明「空瞻紫翠負躋攀」一例的抱恨，便是環山的許多園臺祠院，都未能略涉其藩籬呢。最使我歉然的，是沒有踏過五里街朋友，你試聽：

惠山街，五里長。

踏花歸，蹊底香。

你再聽：

一枝楊柳隔枝桃，

紅綠相映五里遙。

你這些民衆的詩作裏，把五里街是說得多麼有吸引人的魅力呵！正是柳絲初碧，天桃吐花的豔陽天，而我却居然「失之交臂」，人間事的使人拂意的，卽此亦足見其一端了！——我也知道真的「踏花歸」時，未必不使我失望，或趣味淡然，但這聊以自慰的理由，就是以屢半我缺然不滿足之感了麼？那未免太把感情凡物化了。

爲了路徑的順便，我們又逛了一下錫山。山頂有龍光寺，寺後有塔，但我們因怕趕不及時刻回蘇州，却沒有走到山的頂點便折回了。這樣的匆匆，不知山靈笑我們否？辯解雖用不着，或者竟不可能，但它也許能

原諒我們這無可奈何的過客之心呢。

梅園，是無錫一個有力的名勝，這是我們從朋友的談述和游覽大全的記載可以覺得的。當我們剛到園門時，我們的心是不期然地充滿着希望與喜悅了。循名責實，我們可以曉得這個園裏應該有着大規模的梅樹的吧。可惜來得太遲了，「萬八千株芳不孤」的繁華，已變成了一綠葉成陰子滿枝！然而又何須斤斤然徒與動其失時之感嘆呢？園裏的桃梨及其它未識名的花卉，正紛繁地開展着紅，白，藍，紫諸色的花朵，在繼續着梅花裝點春光的工作呵。我們走上招鶴亭，腦裏即刻聯想到孤山的放鶴亭。李君說，在西湖放了的鶴，到這裏招了回來。我立時感到「幽默」的一笑。在亭上憑欄眺望，可以見到明波晃樣的太湖，和左右兀立的山嶺。我至此，緊張煩擾的心，益發豁然開朗了。口裏非意識地念着昔年讀過的一放鶴亭中一杯酒，楚山鱗鱗水鱗鱗」的詩句，與其說是清醒了悟，還不如說是沉醉忘形，更來得恰當些吧。

出了梅園，又逛了一個羣花如火的桃園；更經歷了兩三里碧草幽林的田野及山徑，管社山南麓的漢頃堂是暫時絆住我們的足步了。堂在湖濱，憑欄南望，湖波渺茫，諸山突立，水上明帆片片，往來出沒其間，是臨湖很好的眺望地。堂旁有項王廟，這位天亡的英雄，大概是給司馬遷美妙的筆尖醇化了的緣故吧，我自幼就是那樣的喜愛他，同情他，爲他寫過了翻案的文章，又爲他寫過了頌揚的詩歌。文章雖然是一語都記不起來了，詩歌却還存在舊稿本裏，年來雖然再不抱着那樣好奇喜偏的童稚心情了，可是對他的觀念，至

少却不見比對於他的敵人（那位幸運的亭長）來得壞。我的走進了他那簡陋的廟宇，在心理上的根據並不全是漠然的，在我的腦裏，以爲他的神像，至少是應該和平常所見的古武士的造像一樣，是神勇赫然，有動人心魄的大力的。那知事實上所見的，竟是「白面，黑鬚，袞冕，有儒者氣象，不似披山蓋世之壯士呢！」（括弧內所引，爲近人王桐齡江浙旅行記中語。）我想三吳的人民，是太把英雄的氣態剝去，而絕予以不必要的腐儒化了。

不久，我們離去管社山麓，乘着小汽船渡鼇頭了。洛在充山麓，以地形像鼇頭得名的。上面除建築莊嚴的花神廟外，尚有樓亭數座。這時，桃花方盛開，遠近數百步，紅麗如鋪霞綴錦，春意中人欲醉。廟邊松林甚盛，葱綠若碧海，風過時，樹聲洶湧如怒濤澎湃。洛上多奇石，突兀俯偃，形態千般。我們在那裏徘徊顧望，四面湖波，遠與天隣，太陽注射水面，銀光朗映，如萬頃玻璃，又如一郊晴雪。湖中有香客大船數隻，風帆飽力，疾馳如飛。有山峯幾點，若濁世獨立不屈的奇士，湖上得此，益以顯出它的深宏壯觀了。

我默然深思，憶起故鄉中汕埠一帶的海岸，正與此相似。昔年在彼間教書，每當風的清朝，月的良夜，往個人徒步海涯，聽着脚下波浪的呼嘯，凝神遙眺，意興茫然，又復肅然！直等到遠峯雲濤幾變，或月影已漸傾斜，才離別了那兒，回到人聲擾攘的校舍去。事情是幾年前的了，但印象却還是這樣強烈地保留着。如果把生活去喻作圖畫的話，那末，這總不能不算是很有意味的幾幅呢。

聽朋友們說，在太湖上，最好的景致是看落日。是的，在這樣萬頃柔波之上，遠見血紅的太陽，徐徐從天際落下，那雄奇詭麗的光彩是值得贊美的。惜我是迫不及待了！

我想湖上，不但日落時姿態迷人，月景更當可愛。記得舒立人月夜出西太湖詩云：『瑤娥明鏡澹磨空，龍女烟綃熨貼工。倒卷銀潢東注海，廣寒宮對水晶宮。』這樣透澈玲瓏的世界，怪不得他要作「如此烟波如此夜，居然著我一扁舟」的感嘆，及「不知偷載西施去，可有今宵月子無」的疑問了。

接着，在廟裏品了一回清茗，興致雖然纏綿着，但時間却不容假借了。當我們從管社山麓坐上車子，將與湖光作別的時候，我的離懷是怎樣比湖上的波瀾還要泛濫呵。

——錄自「語絲」——

錢塘江的夜潮

人類真是富於夸大性的動物。隨便一件很平庸的事情和物體，一經過他們的夸大的渲染，就變成了不少的偉大奇論，神祕，而深饒着吸引人的魔力。村夫農夫傳說中的神仙英雄，騷人才子詩文中的名山勝蹟，都是千百倍顯微鏡下的「人物」，和所謂實體的模樣兒，是相差很遙遠的，這也許是人類用以自慰的一個法子吧，我想。因為人間實際的事物，大都太醜惡，平凡，藐小了，夸大地說說謊，使我們不至感覺到過分

的無味單調，甚至於嫌惡，這也是一種以無聊當有聊的辦法——用俗話「肉麻當有趣」一語亦好，但微嫌太酷烈而已。記得王爾德曾有過什麼「說謊的衰頹」的惋嘆，原因也許同此。但這樣的法子——姑假定它是個法子而已，其實，這那裏一定是人類意識着去籌量出來的？——可不是正辦，把粉紅的輕紗，蒙蔽在醜婦的臉上，暫時，固然是可售一售欺誑的買賣了，到了實際看到那鬼夜叉的容相時，不更教人感到幻滅的悲楚嗎？——其實，世間許多的事，都是左右辦不好的，「扶得東來西又倒」這是一句絕好的寫真語。

我爲什麼忽地發洩這樣的牢騷呢？原來是爲了看過一次錢塘江的夜潮而失望呀。

「錢塘江潮」我們一提到這幾個字，心裏就不免發生一種景慕的情感。我們試翻開宋人周密的武林舊事一看：

浙江之潮，天下之偉觀也。日既望以至十八爲最盛。方其遠出海門，僅如銀綫，既而漸近，則玉城雪嶺，際天而來，大聲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勢極雄豪。楊誠齋詩云：「海湧銀爲郭，江橫玉繫腰。」是也。每歲，京尹出浙江亭，教閱水軍，艫幢數百，分列兩岸，既而盡奔騰，分合五陣之勢，並有乘騎弄旗標槍舞刀於水面者，如履平地。倏爾黃煙四起，人物略不相覩。水爆轟震，聲如崩山，煙消波靜，則一舸無跡。僅有敵船爲火所焚，隨波而逝。吳兒善泅者數百，皆披髮文身，手持十幅大綵旗，爭先鼓勇，泝匝而上，出沒於鯨波萬仞中，騰身百變，而旗尾略不沾濕，以此誇能，而豪富貴宦爭賞銀綵。江干上下十餘

里間，珠翠羅綺溢目，車馬塞途。飲食百物，皆倍於常時，而儼賃看幕，雖席地不容間也。禁中例觀潮於天開圖畫，高臺下瞰，如在指掌，都中遙瞻黃繖雉扉於九霄之上，真若簫臺蓬島也。

這裏所記，固然有許多是那個時代特別的情景，然而我們可知道這錢塘江潮的惹人注意了。且我們腦子裏還有許多在少年時聽讀過的關於它的故事，如錢王「三千強弩射潮低」的傳說，伍子胥「魂壓怒濤翻白浪」的神話等，都在鼓舞着我們的興趣。古人說：「未能免俗，聊復爾爾。」何況我是這樣一個有時好奇心特別健旺的人呢？祇在這密近咫尺的地方，如不去看，將來不是要懊悔失了機會麼？所以在未行前的幾日，我便高興地決定去看了。

據朋友們說，觀潮，自然以八月的秋潮爲佳，然而八月的秋潮，日裏的還不及夜裏的好看，我記得高濂四時幽賞錄中，亦有這話，他說：

浙江潮汛，人多從八月晝觀，鮮有知夜觀者，余昔焚修寺中，燃點塔燈。夜午，月色橫空，江波靜寂，悠悠遊水，吞吐蟾光，自是一段奇景。頃焉風色陡寒，海門潮起，日影銀濤，光搖噴雪，雲移玉岸，浪捲轟雷，白練風揚，奔飛曲折，勢若山岳奔騰，使人毛骨欲豎。古云：「十萬軍聲半夜潮，」信哉！

在我自己的想象中，也覺得於月明風冷之下，觀覽江頭浪潮奔馳，比在白日裏太陽光下的，要有情趣得多。所以結局，是立意去看「夜潮」。

是舊曆八月十七日的傍晚，我吃過了晚餐，換一換衣服，便坐黃包車到湖濱路中國旅行社去。離開車的時刻尚早，只得買了些蘋果，山梨等，坐在湖旁吃着消遣時光。不用說，我這時，心裏差不多全充滿了蓬騰的興趣，以爲「天下奇觀」的錢塘江秋潮，在兩三個鐘頭後，就要擺現在我的眼前，任我觀覽激賞，此遊目已飽，一時眼福，還可以終久向許多朋友們誇耀呢。

時候到了，汽車裏坐滿客人了，叫笛一聲，車身便往前馳奔。我們一具車裏所載的客，約二十人左右，但差不多全數是廣東人，我聽到親熟的鄉音，不免有些慰愉。又想他們爲了觀潮，特別從迢遙的嶺外或上海趕到這裏來，心裏懷抱着何等熱情呢？假如我住在這裏的，反不去看一下，不是要給他們笑作癡呆嗎？想到此，我的心更爲歡然，在和他們縱橫談笑中，極表現出我的高興了。

汽車出了杭州市以外，馳行於曠野的大道中，從車窗望出去，清朗的月光下，桑麻，松柏，池沼，平原，村落，遠山……都夢一樣的浸沒在肅靜里。我不禁悠然的浮動了鄉思。凝盼移時，心更悵惘無所依着。加以西風峭寒，車身不息的擺動，我頹然不勝睡意的侵襲了。似寐非寐的情況，直到將到海甯時，才破除了去，而神志回復到原來的清醒。

下車後，卽到海塘上指定的觀潮處。這時，塘基上擁擠滿了觀衆，如一個熱鬧的夜市。江上水色，一望無涯，月光罩在上面，如蓋着一種輕紗。離開了坐位，移步到一塊比較人跡稀疏的樹陰下，默對着曠壯滄茫的

自然，在飄然意遠中，而薄含着一點淒惋的情味。日常的思慮，到此都逃遁淨盡，連特別爲此而來的觀潮的意念，也暫時不知去向了。小立移時，再回到座位上。夜意已深，寒威加重，因未帶大衣來，此時身上頗有些縮慄。不久，耳畔聞隆隆的聲音，自遠方而至，大衆都側頭向海門處遙矚，並且彼此聲息嘩然，我知潮將來了，便也抖擻精神，站了起來向衆人所屬目之處望去。

果然，潮終於來了！最初是一線白痕，從遠處慢慢移來，漸近漸快，聲勢亦漸大，忽而風馳電掣似的從我們所立的塘基下奔過，向那一邊移去，漸遠漸迷，終至於看不見。當潮之奔馳過我們眼前時，其高不過數尺，形狀如釜裏怒沸的滾水，躍亂不可止息。奔馳過後，則江水增高了量度，而色樣變得格外渾濁，這在月光下，可以清楚地辨出來。

我不覺失望了。我以為這自唐以來，給文人士大夫所歌咏觀賞，百姓父老所樂於津津傳說的錢塘江秋潮，至少應有些驚魂懾魄的奇偉氣象，原來是這樣沒有什麼出人意表地的平常！我們在海上經歷過如山岳似的驚濤駭浪的人，對於這個有什麼希罕？便是我故鄉沿海一帶終日不息地一來一往衝激着的開浪潮，也不見得比這遜色多許呢！也許是今年我所見的，潮勢比別年特別的低小，但在我總算是很掃却興趣了。並且，我想就儘管來得大些，也不見得如人們所大吹的那麼奇觀，自己從前所幻想的那麼奪目呢！

歸程中，坐在我身邊的一位女同鄉，對她同來的男朋友說：「倘若不是有西湖，要叫我花了兩三百塊

錢來單看這樣的江湖，我真是不願意呢。」我心裏暗暗默認了她的話，但沒有開口，我已包圍在失望疲倦中了。

——錄自「西湖漫拾」

花的故事

我近來因為談談鳥的故事，竟連想到花的故事，索性也來扯談一回罷。

花的故事，似乎比起鳥來少得多。這大概因為鳥是活動的東西，而且有利便於附會的種種叫聲，所以能發產生出許多有趣的故事，花既沒有那些那適於誕育故事的資料，自不期然而然的減少了。

花的故事，在現在民間口頭上流傳的，我一時尚找不到——這自然不是一點都沒有，不過，我想即使有，總太稀少了——我們且談談古時的花吧。

說也奇異，在古代的載籍中，關於花的故事，比較上有趣點的，實在也並不多。最著的，要算秋海棠花的一個了：

昔有女子，懷人不至，淚洒地，遂生此花。色如婦面，甚媚，名斷腸花。——見「採蘭雜誌」。

這和我們嶺南人關於紅豆的傳說很相似：

相傳有女子望其夫於樹下，淚落滿樹，結爲子，遂以名樹云。——見「廣東新語」。

西洋也有和這個類似的傳說，不過牠是屬於迦南馨的：

迦南馨爲西方名葩之一，有色有香，與山茶等。其色赤者，相傳爲聖母馬利亞眼淚所化。當基督爲猶太人所執，往加佛來時，聖母慘然從之，途次，見乃子血痕斑斑，悲極淚下，淚與血并，後遂挺生此花云。

——見「紫蘭芽」。

悲劇的主人翁——尤其是女性——的眼淚和鮮血，能化成一種名花或樹實，這是民衆傳說中很流行的一個方式吧。——我們古代的傳說中，像湘妃的淚，能染成斑竹；鮫人的淚，能滴作珠子；襄弘的血，能化成碧玉；都是和這些類類的故事。但既不屬於本篇範圍內，也就不必多說了。

其他如關於素馨花的：

昔劉鋹有侍女名素馨——冢上生此花，因以得名。——見「龜山志」。

這實在太質樸了，沒有什麼情致，我們不願意去多談牠。寇準詩云：

杜鵑啼處血成花。

這雖然頗有意思，但只是詩人的想像語，不能當作民間傳說看。其實，詩人的思致，却有很多富於傳說的意味的，憶得前人有一首詠玉簪花的絕句，說得很像是一個民間的傳說。惜我現在不能全舉其詞，姑把

席振起的「玉簪賦中」很相似的話引了出來吧：

素娥夜舞水晶域，惺忪斂朵瑤瑤刻，一枝墮地作名花，洗盡人間脂粉色。

王安石詩中，也有跟這極像的語句：

瑤池仙子宴流霞，醉裏遺簪幻作花。

這不知是由於輾轉模仿而然？還是爲的這種題材，易於使人作同一之思路所致？但無論怎樣，牠是很類似的傳說的，并不容我們就把牠當作傳說看待。

吾國詩歌中，最喜歡用以象徵愛情的花，莫如夜合，並蒂蓮之類。但對於牠的起源，却不聞有如何幻詭妙麗的傳說，那麼，別的花之缺少帶着極有趣的故事，更屬當然的了。

零零碎碎地，說了一些不關痛癢的話，結局是辜負了這個華美的標題——「花的故事」。

——錄自「荔枝小品」

黃葉小談

小雨霏霏，輕寒淒惻，雖說遠趕不上北國的彤雪密布，凍雪紛飛，但住慣或生長在嶺表的人，總會感覺得這是一種「歲云暮矣」的情調了。記得從前有一首五言律詩云：

梅動芳春近，雲低遠樹微。

雨兼殘葉下，風帶暗沙飛。

坐看三冬盡，回思百事非。

濁醪連日醉，未足破愁圍。

前四句，說的便是這個時節的景象呢。

一月來，我的心情的悽惶紛亂，是有生以來所不曾經驗過的，劫後餘生，欲去不能，欲住不得，這種難挨的情味，惟有過來人，能夠領悟，否則雖儘管說的很逼真，可是終不能希冀其味識於十一，又何況我的筆端正笨拙得像永不轉調的泉聲呢？帶住！這樣輕輕提過就算了。在此當兒，不能做用心的事，自然在意料中堆積着的文債何時才讓我竣工畢事呢？思之黯然！

真是一個意外了的事！昨天無意中在朋友處翻看了「貢獻」第二期伏園先生題名「紅葉」的一篇文章，却引起了我一時的興味，教我在這酒餘慵困的今天，伸紙來抒寫這篇小文，自己驚怪之餘，不能不謝謝孫先生文章鼓舞我的魔力了。

「黃葉」與「紅葉」雖然是兩種很相似的東西，但在我們的觀感上，頗各饒着不同的情調，如容我做點譬喻，那嗎黃葉象青高的隱士，紅葉，她卻是豔妝的美人了。古人句云：「停車愛看霜林晚，楓葉紅於二月

花。」這便是紅葉的氣味有些近於女性的春花的證明。對於黃葉，則只有令人感到孤冷清寒，或零落衰颯，不會再有什麼綺意芳思了。

我自己不知甚麼緣故，對於漁洋老人的詩會有如此嗜好的怪癖，如果在中國過去詩人中，我願去自找什麼老師，那嗎，他老當是首先屈指的一個。他流覽景物的詩，幾乎沒有一首不是我所愛讀的。他詩裏常常喜歡用紅樹紅葉，黃葉等名詞，如：「好是日斜風定後，半江紅樹賣鱸魚。」清溪曲逐楓林轉，紅葉無風落滿船。」路入江州愛晚晴，青山紅樹眼中明。」（先生「蜀道驛程記」云：第七日抵瞿江津縣，距縣二里許，小山多桐子樹，葉如濕丹，與夕霞相映）「晚趁寒潮渡江去，滿林黃葉雁聲多。」青山初日上，黃葉半江飛。」數聽清磬不知處，山子晚啼黃葉中。」諸如此類，都是很佳麗的語句，和東坡的「扁舟一櫂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同爲詩中的畫。先生嘗呼崔不雕爲崔黃葉，他所最激賞的關於他的佳句，便是「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可見他老對於黃葉的愛好了。

我憶起舊事來了，當我初進中學校讀書時，頗喜歡胡謔些歪詩，我們的校長周六平先生見了，竟大大地謬加賞讚。一回，他把一幅山水畫囑我題句，我勉強給他寫上了下面二十八個字：

霜重溪橋落晚楓，寒烟消盡露晴空。

幽人領得秋風味，家在青山黃葉中。

他和詩，以崔不雕相擬，至謂「比似桐花論衣鉢，座中惟有阿龍超」則更以漁洋的賞識江東阿龍樂府者自況，令我真感愧無地了！「風流我愧秦淮海，竟於蘇門奪席來」這是我當日報呈他老夫子的詩之末韻。一別將十年，他黃葉飄零也似的生命，不知還遺留在這秋風冷落的人間麼？我呢，一事沒有成就，只剩下這樣一副殘病的身軀和悽惶的心情，在這世上東飄西泊地過活，辜負了他老人家深深的期望麼！這何消說，更何忍說呢！「前此空揮憂國淚，斯行差慰樹人情」這兩句當我離開故鄉來廣州時留別他的詩。一度追吟着，便一度感傷到絕地了！

上面一大段的話，似乎有些過於跑野馬了，緊回到我的黃葉吧。

紅葉不是到處皆有的——自然是指的大規模的楓柏柿葉等，不是零片的任何林木的葉子——黃葉則普通極了，只要到了相當的時候。嶺表氣溫和暖，冬季的景象，只相當於北方的秋天。在這分兒，自然可以看到枝間及地上，滿綴着黃金的葉子了。日來偶縱步東郊北園一帶，看到它們那樣稀疏地清寒地掙扎於蕭索的氣運中，不免一股哀戚之情爲之掀然鼓動起來了。

回想數年前，我因爲亂事，合家人由市鎮遷入山村中的故居。那時的生活真是清雋可味。一個人竹笠赤足，漫步於水湄林際，金黃的葉子，或飛舞於身邊，或繚繞於足下，冷風吹過，沙沙地作響，我的思想也和頭頂青空一般的寧謐而清曠。偶而拾起一片，投在迴曲的山溪中，它急遽地或迂徐地逐清碧的流水往下飄，

我的神思也好像隨之而俱去。在這樣的環境中，真不知人間何世了！現在，不但這浮浪的身，未易插翼飛回故鄉，就是去得，在那毒烟流彈之下，幽秀的山光，美麗的黃葉都摧燬焚劫以盡了！哦！時間的黑潮呵！你將永恆不會帶回我那已逝的清福了麼？

我竟會這樣的動起感情來了，爲了區區的黃葉，黃葉的回憶！算了，我願意過去了的永成爲過去！無力的我，只合對當前和未來的一切，去低吟那賞味之歌——雖然這也怕只一句近於「祝福」的空話。

十七年正月二日，於廣州新選寓次。

今天偶翻「漁洋感舊小傳」，見崔華（即崔不雕）條後面「按語」云：「歷城王進士萃字秋史，自稱七十二泉主人。能詩，嘗有句云，「亂泉聲裏才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又「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漁洋目之爲王黃葉。」此亦關於黃葉之一段佳話也。「漁洋詩話」中，似有和這相近的一條，屬文時，頗思引用，因記憶不清遺之。現在竟在無意中碰見它，特爲補記於此。

——錄自「一般」

謝冰心小品序

謝冰心這個名字，和中國新文學運動初期的歷史，是很密切的聯結着的。她作為優秀的創作家而存在，她也作為卓越的小品文作家而存在。她的「除夕」、「十字架」（北京晨報附刊）、「笑」（超人）、「夢」、「到青龍橋去」（往事），特殊是「往事」（二篇）、「山中雜記」（寄小讀者），以及「寄小讀者」全書，在青年的讀者之中，是曾經有過極大的魔力。一直到現在，從許多青年的作品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這種「冰心體」的文章，在當時，是更不必說了。青年的讀者，有不受魯迅影響的，可是，不受冰心文字影響的，那是很少，雖然從創作的偉大性及其成功方面看，魯迅遠超過冰心。

她是以什麼建築了自己在讀者間的根基呢？這是可以分作兩點說的。其一，當然是由於思想上的原因。反映在作品中的冰心的思想，顯然是一種反封建的，但同時也多少帶一些封建性；這就是說，她的傾向是反封建的，但在她的觀念形態中，依然有封建意識的殘餘。這情形，正是在新文化運動初期，青年中普遍的情形。在舊的理解完全被否定，新的認識又還未能確立的過渡期中，青年對於許多問題是徬徨無定的，是煩悶着的。冰心作品所表現的，正是這種情形，她抓住了讀者的心。無疑的，在她的作品中，也還有基督教

思想的血液存在，這些血液，是流貫在她的愛的哲學之中。

由於冰心思想的決定，她在作品中所採用的形式，也必然是新的，也包含了若干舊的成分。冰心的文字，是語體的，但她的語體文，是建築在舊文字的礎石上，不在口語上。對於舊文學沒有素養的人，寫不出「冰心體」的文章。具體點講，就是到了「冰心體」的文學產生，是表示了中國新文學的一種新傾向的存在——以舊文字作為根基的語體文派。這在形式上，一樣的是一個過渡期的，適合於從封建思想中剛剛地掙脫出來的青年讀者的形式。從思想一直到文字技術，她是無往而不表示了她的獨特的傾向，她這樣的獲得了存在。

這樣的存在是不會長久的，她的影響必然的要因社會的發展而逐漸的喪蝕，所以，到了近來，她的影響雖依舊存在，可是力量，是被削弱得不知到怎樣的程度了。在小品文方面，所具有的，當然是同樣的情形。「往事」等等，借她自己的話，固然「感動過千萬的讀者」，但在田園詩人的傾向，個人主義的愛的哲學的主張被否定的現在，當日的「盛況」也是自然的成為過去的「史迹」了。殘酷的時代的車輪，是怎樣在碾碎那些應該被忘却的記憶！

冰心的小品文，有些怎樣的優點呢？「文字是那樣的清新雋麗，筆調是那樣的輕倩靈活，充滿着畫意和詩情，真如鑲嵌在夜空裏的一顆顆晶瑩的星珠。又如一池春水，風過處，揚起錦似的漣漪」（李素伯）「小

品文研究」在文字方面，冰心的小品文，確是有這樣的特色。不過，相應着上面所論的，我想發展的說一點，就是冰心小品文在當時所以能激起那樣大的影響，第一，是由於廣大的青年讀者對於她的「愛的哲學」的共鳴，特殊是母愛，兒童愛，自然愛，這是蘊藏在每個人心胸裏的，誰都具有的愛的心情。第二，是由於他們對於冰心所選用的題材上的共鳴，冰心的題材，主要的當然是母親，兒童和自然，青年讀者在記憶裏所有的，大概也很少的出於這三者之外，即出於三者之外，也必然的包含着三者於內，他們對於這樣的作家，怎能不作爲自己的表白者看呢？第三，是冰心的文字富於情感，雖然不是奔迸的，熱烈的，但那「乙乙欲抽」的情懷，在什麼地方都表露着，在都在襲擊着讀者。第四，我想說的，就是前面引用了的所謂冰心文字上的「清新雋麗」了。有此四種特點，遂建立了冰心當時在創作界的權威。

全集自序

我從來沒有刊行全集的意思。因為我覺得：如果一個作家有了特殊的作風，使讀者看了他一部分的作品之後，願意能讀他作品的全部，他可以因着讀者的要求，而刊行全集。在這一點上，我向來不敢有這樣的自信。二，或是一個作家，到了中年，或老年，他的作品，在量和質上，都很可觀，他自己願意整理了，作一段結束，這樣也可以刊行全集。我呢，現在還未到中年；作品的質量，也未有可觀，更沒有出全集的必要。

前年的春天，有一個小朋友，笑嘻嘻的來和我說：「你又有新創作了，怎麼不送我一本？」我問是那一本，他說是「冰心女士第一集」。我愕然，覺得很奇怪！以後聽說二三集陸續的也出來了。從朋友處借幾本來看，內容倒都是我自己的創作。而選集之蕪雜，序言之顛倒，題目之變換，封面之醜俗，使我看了很不痛快。上面印着上海新文學社，或是北平成書社印行。我知道北平上海沒有這些書局，這定是北平坊間的印本！

過不多時，幾個印行我的作品的書局，如北新開明等，來和我商量，要我控訴禁止。雖然我覺得我們的法律，對於著作權出版權，向來就沒有保障，控訴也不見得有效力，我却也寫了委託的信，請他們去全權辦

理。已是兩年多了，而每次到各書店書攤上去，仍能看見紅紅綠綠的冰心女士種種的集子，由種種書店印行的，我覺得奇怪。

去年春天，我又到東安市場去。在一個書攤上一個年輕的夥計，陪笑的遞過一本「冰心女士全集續編」來，說：「您買這麼一本看看，倒有意思，這是一個女人寫的。」我笑了，我說：「我都已看見過了。」他說：「這一本是新出的，您翻翻！」我接過來一翻目錄，却有幾段如「我不知爲你灑了多少眼淚，」「安慰，」「瘋了的父親，」「給哥哥的一封信」等，忽然引起我的注意。站在攤旁匆匆的看了一過，我不由得生起氣來！這幾篇不知是誰寫的。文字不是我的，思想更不是我的，讓我掠美了！我生平不敢掠美，也更不願意人家隨便借用我的名字！

北新書局的主人說：禁止的呈文上去了，而禁者自禁，出者自出，唯一的糾正辦法，就是由我自己把作品整理整理，出一部真的全集。我想這倒也是個辦法。真的假的，倒是小事，回頭再出一兩本三續編四續編來，也許就出更大的笑話！我就下了決心，來編一部我向來所不敢出的全集。

感謝熊秉三先生，承他老人家將香山雙清別墅在桃花盛開，春光漫爛的時候，借給我們，使我能將去秋欠下的序文，從容清付。

雄偉突兀的松幹，撐着一片蒼綠，簇擁在欄前。柔媚的桃花，含笑的掩映在松隙裏。如同天真的小孫女，

在祖父懷裏撒嬌。左右山嶂，夾着遠遠的平原，在清晨的陽光下，擁托着一天春氣。石桌上，我翻閱了十年來的創作；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往事，都奔湊到眼前來。我覺得不妨將我的從未道出的，許多創作的背景，呈訴給讀我「全集」的人。

我從小是個孤寂的孩子，住在芝罘東山的海邊上。三四歲剛懂事的時候，整年整月所看見的，只是青鬱的山，無邊的海，藍衣的水兵，灰白的軍艦。所聽見的，只是山風，海濤，嘹亮的口號，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單調，使我的思想的發展，不和常態的小女孩，同其徑路。我終日在海隅山陬奔遊，和水兵們做朋友，雖然從四歲起，便跟着母親認字片，對於文字，我却不發生興趣。還記得有一次，母親關我在屋裏，叫我認字，我却掙扎着要出去。父親便在外面，用馬鞭子重重的敲着堂屋的桌子，嚇唬我。可是從未打到過我頭上的馬鞭子，也從未把我愛跑的癖氣嚇回去！

颶風下雨，我出去的時候，便纏着母親或娘娘，請她們說故事。把「老虎姨」「蛇郎」「牛郎織女」「梁山伯祝英台」等都聽完之後，我又不肯安分了。那時我已認得二三百個字，我的大弟弟已經出世，我的老師，已不是母親，而是我的舅舅——楊子敬先生——了。舅舅知道我愛聽故事，便應許在我每天功課做完，晚餐之後，給我講故事。頭一部書講的，便是「三國志」。三國的故事比「牛郎織女」痛快得多。我聽得晚上

捨不得睡覺，每夜總是奶娘哄着，脫鞋解衣，哭着上床。而白日的功課，却做得加倍勤奮。舅舅是有職務的人，公務一忙，講書便常常中止。有時竟然間斷了五六天。我便急得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天天晚上，在舅舅的書桌邊徘徊。然而舅舅並不受我的暗示！至終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國志」來看，那時我才七歲。

我囫圇吞棗，一知半解的，直看下去。許多字形，因着重複呈現的關係，居然字義被我猜着。我越看越了解，越感着興趣，一口氣看完「三國志」，又拿起「水滸傳」和「聊齋志異」。

那時，父親的朋友，都知道我會看「三國志」。覺得一個七歲的孩子，會講「董太師大鬧鳳儀亭」是一件好玩有趣的事情。每次父親帶我到兵船上去，他們總是把我抱坐在圓桌子當中，叫我講「三國」。講書的報酬，便是他們在海天無際的航行中，唯一消遣品的小說。我所得的大半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林譯說部。如「孝女耐兒傳」，「滑稽外史」，「塊肉餘生述」之類。從船上回來，我歡喜的前面跳躍着；後面白衣的水兵，抱着一大包小說，笑着跟着我走。

這時我自己偷偷的也寫小說。第一部是白話的「落草山英雄傳」，是介乎「三國志」，「水滸傳」中間的一種東西。寫到第三回，便停止了。因為「金鼓齊鳴，刀槍并舉」重複到幾十次，便寫得沒勁了。我又換了聊齋志異的體裁，用文言寫了一部「夢草齋志異」。某顯者，多行不道，「重複的寫了十幾次，又覺得沒勁，也不寫了。」

此後便又儘量的看書。從「孝女耐兒傳」等書後面的「說部叢書」目錄裏，挑出價洋一角兩角的小說，每早送信的馬夫下山的時候，便託他到芝罘南唯一的新書店明善書局（？）去買。——那時我正學造句，做短文。做得好時，先生便批上「賞小洋一角。」我爲要買小說，便努力作文——這時我看書看迷了，真是手不釋卷。海邊也不去了，頭也不梳，臉也不洗；看完書，自己喜笑，自己流淚，母親在旁邊看着，覺得憂慮；竭力的勸我出去玩，我也不聽。有一次母親急了，將我手裏的「聊齋志異」卷一，奪了過去，撕成兩段。我趨起的走過去，拾起地上半段的「聊齋」來又看，逗的母親反笑了。

舅舅是老同盟會會員。常常有朋友從南邊，或日本，在肉鬆或茶葉罐裏，寄了禁書來。如「天討」之類。我也學着他們，在夜裏無人時偷看。漸漸的對於國事，也關心了。那時我們看的報，是上海「神州日報」，「民呼報」。於是舊小說，新小說和報紙，同時并進。到了十一歲我已看完了全部「說部叢書」以及「西遊記」，「水滸傳」，「天雨花」，「再生緣」，「兒女英雄傳」，「說岳」，「東周列國志」等等。其中我最不喜歡的是「封神演義」。最覺得無味的是「紅樓夢」。

十歲的時候，我的表舅父王彥逢先生，從南方來。舅舅便把老師的職分讓給了他。第一次他拉着我的手，談了幾句話，便對父親誇我「吐屬風流。」——我自從愛看書，一切的字形，我都注意。人家堂屋的對聯：天后宮，龍王廟的匾額，碑碣；包裹果餌的招牌紙；香烟畫片後面，格言式的短句子；我都記得爛熟。這些都能

助我的談鋒——但是上了幾天課，多談幾次以後，表舅發現了我的「三教九流」式的學問，便委婉的勸誡我，說讀書當精而不濫。於是我的讀本，除了國文教科書以外，又添了「論語」、「左傳」和「唐詩」。（還有種種新舊的散文，舊的如「班昭女誡」，新的如「飲冰室自由書」）直至那時，我才開始和經詩接觸。

牽逢表舅是我有生以來，第一個好先生！因着他的善誘，我發瘋似的愛了詩。同時對於小說的熱情，稍微的淡了下去。我學對子，看詩韻。父親和朋友們，開詩社的時候，也許我旁聽。我要求表舅教給我做詩，他總是不肯，只許我做論文，直到我在課外，自己做了一兩首七絕，呈給他看，他才略替我改削改削。這時我對於課內書的興味，最爲濃厚。又因小說差不多的已都看過，便把小說無形中丟開了。

辛亥革命起，我們正在全家回南的道上。到了福州祖父書房裏，滿屋滿架的書，引得我整天黏在他老人家身邊，成了個最得寵的孫兒。但是小孩子終是小孩子。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和姊妹們接觸。（我們大家庭裏，連中表，有十來個姊妹。）這調脂弄粉，添香焚麝的生活，也曾使我驚異沈迷。新年，元夜，端午，中秋的燭光燈影，使我覺得走入古人的詩中！玩的時候多，看書的時候便少。此外因爲我又進了幾個月的學校，——福州女師——開始接觸了種種的淺近的科學，我的注意範圍，無形中又加廣了。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全家又跟着父親到北京來。這一年中沒有正式讀書。我的生活，是弟弟們上課的時候，我自己看雜誌。如母親定閱的「婦女雜誌」；「小說月報」之類。從雜誌後面的「文苑欄」我才

開始知道「詞」於是又開始看各種的詞。等到弟弟們放了學，我就給他們說故事。不是根據着書，却也不是完全杜撰。只是將我看過的新舊譯著幾百種的小說，人物佈局，差來錯去的胡湊，也自成片段，也能使小孩子們，聚精凝神，笑啼間作。

一年中，講過三百多段信口開河的故事。寫過幾篇從無結局的文言長篇小說——其中我記得有一篇「女偵探」一篇「自由花」是一個女革命家的故事——以後，一九一四年的秋天，我便進了北京貝滿女中。教會學校的課程，向來是嚴緊的，我的科學根底又淺；同時開始在團體中，發現了競爭心，便一天到晚的，儘做功課。

中學四年之中，沒有顯著的看什麼課外的新小說。（這時我愛看筆記小說，以及短篇的舊小說，如「虞初志」之類）我所得的只是英文知識，同時因着基督教義的影響，潛隱的形成了我自己的「愛」的哲學。

我開始寫作，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後。——那時我在協和女大，後來併入燕京大學，稱為燕大女校。——五四運動起時，我正陪着二弟，住在德國醫院養病，被女校的學生會，叫回來當文書。同時又選上女學界聯合會的宣傳股。聯合會還叫我們將宣傳的文字，除了會刊外，再找報紙去發表。我找到「晨報副刊」，因為我的表兄劉放園先生，是「晨報」的編輯。那時我才正式用白話試作，用的是我的學名謝婉瑩發表的。

是職務內應作的宣傳的文字。

放園表兄，覺得我還能寫，便不斷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幾種新出的雜誌給我。這時我看課外書的興味，又突然濃厚起來，我從書報上，知道了杜威和羅素，也知道了托爾斯泰和太戈爾。這時我才懂得小說裏是有哲學的。我的愛小說的心情，又顯著的浮現了。我蘊釀了些時，寫了一篇小說「兩個家庭」，很羞怯的交給放園表兄，用冰心為筆名。一來是因為冰心兩字，筆畫簡單好寫，而且是瑩字的含義。二來是我太膽小，怕人家笑話批評；冰心這兩個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時候，不會想到這兩字和謝婉瑩有什麼關係。

稿子寄去後，我連問他們要不要的勇氣都沒有！三天之後，居然登出了。在報紙上看到自己的創作，覺得有說不出的高興。放園表兄又竭力的鼓勵我再作。我一口氣又做了下去，那時幾乎每星期有出品，而且多半是問題小說，如「斯人獨憔悴」，「去國」，「莊鴻的姊姊」之類。

這時做功課，簡直是敷衍！下了學，便把書本丟開，一心只想做小說。眼前的問題做完了，搜索枯腸的時候，一切回憶中的事物，都活躍了起來。快樂的童年，大海，荷槍的兵士，供給了我許多的單調的材料。回憶中又滲入了一知半解，膚淺零碎的哲理。第二期——一九二〇——一九二一——的作品，小說便是「國旗」，

「魚兒」，「一個不重要的兵丁」等等，散文便是「無限之生的界綫」，「問答詞」等等。

談到零碎的思想，要聯帶着說一說「繁星」和「春水」。這兩本「零碎的思想」使我受了無限的冤枉！我吞咽了十年的話，我要傾吐出來了。「繁星」「春水」不是詩。至少是那時的我不在立意做詩。我對於新詩，還不了解，很懷疑，也不敢嘗試。我以為詩的重心，在內容而不在形式。同時無韻而冗長的詩，若是不分行來寫，又容易與「詩的散文」相混。我寫「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說，因着看太戈爾的「飛鳥集」而仿用他的形式，來收集我零碎的思想。（所以「繁星」第一天在「晨副」登出的時候，是在「新文藝」欄內。）登出的前一夜，放園從電話內問我，「這是什麼？」我很不好意思的說：「這是小雜感一類的東西……」我立意做詩，還是受了「晨報副刊」記者的鼓勵。一九二一年六月廿三日，我在西山寫了一段「可愛的」，寄到「晨副」去，以後是這樣的登出了，下邊還有記者的一段按語：

可愛的

除了宇宙，

最可愛的只有孩子。

和他說話不必思索，

態度不必矜持。

抬起頭來說笑，

低下頭去弄水。

任你深思也好，

微謔也好；

驢背上，

山門下，

偶一回頭望時，

總是活潑潑地，

笑嘻嘻地。

「這篇小文，很饒詩趣，把他一行行的分寫了，放在詩欄裏，也沒有不可。（分寫連寫，本來無甚關係，是詩不是詩，須看文字的內容。）好在我們分欄，只是分個大概，并不限定某欄必當登載怎樣怎樣一類的文字。雜感欄也曾登過些極饒詩趣的東西，那麼，本欄與詩欄，不是今天才打通的。記者」

於是畏怯的我，膽子漸漸的大了，我也想打開我心中的文欄與詩欄。幾個月之後，我分行寫了幾首「病的詩人」第二首是有韻的。因為我終覺得詩的形式，無論如何自由，而音韻在可能的範圍內，總是應該有的。此後陸續的又做了些，但沒有一首，自己覺得滿意的。

那年，文學研究會同人，主持「小說月報」。我的稿子，也常在那上面發表。那時的作品，仍是小說居多，如「笑」「超人」「寂寞」等，思想和從前差不了多少。在字句上，我自己似乎覺得，比從前凝煉一些。

一九二三年秋天，我到美國去。這時我的注意力，不在小說，而在通訊。因為我覺得用通訊體裁來寫文字，有個對象，情感比較容易着實。同時通訊也最自由，可以在一段文字中，說天真話的，不想越寫越不像！這是個不能避免的失敗。但是我三年中的國外的經歷，和病中的感想，却因此能很自由的速記了下來，我覺得歡喜。

這時期中的作品，除通訊外，還有小說，如「悟」「劇後」等。詩則很少，只有「赴敵」「讚美所見」等。還有「往事」的後十則，——前二十則，是在國內寫的。——那就是放大的「繁星」和「春水」，不知道讀者覺得不覺得？——在美的末一年，大半的光陰，用在漢詩英譯裏。創作的機會就更少了。

一九二六年，回國以後直至一九二九年，簡直沒有寫出一個字。若有之，恐怕只是兩首詩如「我愛歸來罷我愛，」往事集自序」等。緣故是因為那時我忙於課務，家又遠在上海，假期和空下來的時間，差不多都用在南下北上之中，以及和海外的藻通信裏。如今那些信件，還堆在藻的箱底。現在檢點數量，覺得那三年之中，我並不是沒有創作！

一九二九年六月，我們結婚以後，正是兩家多事之秋。我的母親和藻的父親相繼逝世。我們的光陰，完全用在病苦奔波之中。這時期內我只寫了兩篇小說，「三年」和「第一次宴會」。

此後算是休息了一年。一九三一年二月，我的孩子宗生便去世了。這一年中只寫了一篇「分」譯了一本「先知」(The Prophet)，寫了一篇「南歸」是紀念我的母親的。

以往的創作，原不止這些，只將在思想和創作的時期上，有關係的種種作品，按着體裁，按着發表的次序，分爲三部：一，小說之部，共有「兩個家庭」等二十篇。二，詩之部，有「迎神曲」等三十四首，附「繁星」和「春水」。三，散文之部，有「遙寄印度哲人太戈爾」夢」到青龍橋去，「南歸」等十一篇，附「往事」三十則，「寄小讀者」的信二十九封，「山中記事」十則。開始寫作以後的作品，值得道及的，盡於此了！

從頭看看十年來自己的創作，和十年來國內的文壇，我微微的起了感慨。我覺得我如同一個賣花的老者，挑着早春的淡弱的花朵，歇擔在中途。在我喘息揮汗之頃，我看見許多少年精壯的園丁，滿挑着鮮艷的花，葱綠的草，和紅熟的果兒，從我面前如飛的過去。我有着只有驚訝，只有艷羨，只有悲哀。然而我仍想努力！我知道我的弱點，也知道我的長處。我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也沒有噴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堅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事物上，我仍寶貴着自己的一方園地。我要栽下平凡的花，給平凡的小人看！

我敬謹致謝於我親愛的讀者之前！十年來，我曾得到許多褒和貶的批評。我慚愧我不配受過分的讚揚。至於對我作品缺點的指摘，雖然我不會申說過半句話，只要是批評中沒有誤會，在沉默裏，我總是滿懷着樂意在接受。

我也要感謝許多小讀者！年來接到你們許多信函，天真沉摯的言詞，往往使我看了，受極大的感動。我知道我的筆力，宜散文而不宜詩。又知道我認識孩子爛漫的天真，過於大人複雜的心理。將來的創作，仍要多在描寫孩子上努力。

重溫這些舊作，我又是如何的，追想當年戴起眼鏡，含笑看稿的母親！我雖然十年來諱莫如深，怕在人前承認，怕人看見我的未發表的稿子。而我每次做完一篇文字，總是先捧到母親面前。她是我的最忠實最熱誠的批評者，常常指出了我文字中許多的牽強與錯誤。假若這次她也在這裏，花香鳥語之中，廊前倚坐，聽泉看山，同時守着她唯一愛女的我，低首疾書，整理着十年來的亂稿，不知她要如何的適意，喜歡！上海虹橋的墳園之中，數月來母親溫靜的慈魂，也許被不斷的砲聲驚碎！今天又是清明節，二弟在北平城裏，陪着父親；大弟在漢口；三弟還不知在大海的那一片水上；一家子飄萍似的分散着！不知上海兵燹之餘，可曾有人在你的墳頭，供上花朵……安眠罷，我的慈母！上帝永遠慰護你溫靜的靈魂！

最後我要謝謝紀和江，兩個陪我上山，宛宛嬰嬰的女孩子。我寫序時，她們忙忙的抄稿。我寫倦了的時，她們陪我遊山。花裏，泉邊，她們嬌脆的笑聲，喚回我十年前活潑的心情，予以無邊的快感。我一生只要孩子們追隨着我，我要生活在孩子的羣中！

清明節，一九三二，香山，雙清別墅。

小品二章

笑

雨聲漸漸的住了，窗簾後隱隱的透進清光來。推開窗戶一看，呀！涼雲散了，樹葉上的殘滴映着月兒，好似螢光千點，閃閃爍爍的動着。真沒想到苦雨孤燈之後，會有這麼一幅清美的圖畫！

憑窗站了一會兒，微微的覺得涼意侵人。轉過身來，忽然眼花撩亂，屋子裏的別的東西都隱在光雲裏；一片幽輝只浸着牆上畫中的安琪兒，這白衣的安琪兒抱着花兒，揚着翅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笑容彷彿在那兒看見過似的，什麼時候我會……！」我不知不覺的便坐在窗台下想，默默的想。嚴閉的心幕慢慢的拉開了，湧出五年前的一個印象。——一條很長的古道。驢腳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溝裏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綠樹都籠在溼煙裏。弓兒似的新月掛在樹梢。一邊走着，似乎道旁有一個孩子，抱着一堆燦白的東西。驢兒過去了，無意中回頭一看，他抱着花兒，赤着腳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笑容又彷彿是那兒看見過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

又現出一重心幕來，也慢慢的拉開了，湧出十年前的一個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

衣上來。土階邊的水泡兒泛來泛去的亂轉，門前的麥隴和葡萄架子都濯得新黃嫩綠的，非常鮮麗。一會兒，好容易雨晴了，連忙走下坡兒去。迎頭看見月兒從海面上來了，猛然記得有件東西忘下了，站住了，回過頭來。這茅屋裏的老婦人倚着門兒，抱着花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同樣微妙的神情好似游絲一般，飄飄漾漾的合了攏來，縮在一起。

這時心下光明澄靜，如登仙界，如歸故鄉。眼前浮現的三個笑容，一時融化在愛的調和裏，看不分明了。

夢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如同一夢罷了！穿着黑色帶金線的軍服，佩着一柄短短的軍刀，騎在很高的白馬上，在海岸邊緩轡徐行的時候，心裏只充滿了壯美的快感，幾曾想到現在的自己，是這般的靜寂，只拿着一枝筆兒，寫她幻想中的情緒呢？

她男裝到了十歲，十歲以前，她父親常常帶她去參與那軍人娛樂的宴會。朋友們一見都誇獎說，「好英武的一個小軍人！今年幾歲了？」父親先一面答應着，臨走時纔微笑說，「他是我的兒子，但也是我的女兒。」

她會打走隊的鼓，會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槍裏的機關，也會將很大的砲彈，旋進砲腔裏。五六年父

親身畔無意中的訓練，真將她做成很矯健的小軍人了。

別的方面呢？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她却一點都不愛。這也難怪她，她的四週並沒有別的女伴，偶然看見山下經過的幾個小姑娘，穿着大紅大綠的衣裳，裹着很小的脚，匆匆一面裏，她無從知道她們平居的生活。而且她也不把這些印象，放在心上。一把刀，一匹馬，便堪過盡一生了！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瑣碎煩膩！

呵！當探海的電燈射在浩浩無邊的大海上，發出一片一片的寒光。燈影下，旗影下，兩排兒沉豪英毅的軍官，在劍佩鏘鏘的聲裏，整齊嚴肅的一同舉起杯來，祝中國萬歲的時候，這光景，是怎樣的使人湧出慷慨的快樂的眼淚呢？

她這夢也應當到了醒覺的時候了！人生就是一夢麼？

十歲回到故鄉去，換上了女孩子的衣服，在姊妹羣中，學到了女兒情性：五色的絲綫，是能做成好看的活計的；香的，美麗的花，是要插在頭上的；鏡子是妝束完時要照一照的；在衆人中間坐着，是要說些很細膩很溫柔的話的；眼淚是時常要落下來。的女孩子是總有點脾氣，帶點嬌貴的樣子的。

這也是很能造就的環境——但她父親送給她一把佩刀，還長日掛在窗前。拔出鞘來，寒光射眼，她每每呆住了。白馬呵，海岸呵，荷槍的軍人呵……模糊中有無窮的悵惘。姊妹們在窗外喚她，她也不出去了。站了半天，只掉下幾點無聊的眼淚。

她後悔麼也許是，但有誰知道呢！軍人的生活，是怎樣的造就了她的性情呵！黃昏時營幕裏吹出來的笳聲，不更是抑揚淒惋麼？世界上軟款溫柔的境地，難道只有女孩兒可以占有麼？海上的月夜，星夜，眺臺獨立倚槍翹首的時候；沉沉的天幕下，人靜了，海也濃睡了，——「海天以外的家！」這時的情懷，是詩人的還是軍人的呢？是兩縷悲壯的絲交糾之點呵！

除了幾點無聊的英雄淚，還有甚麼她安於自己的境地了！生命如果是圈兒般的循環，或者便從「將來」又走向「過去」的道上，但這也是無聊呵！

十年深刻的印象，遺留於她現在的生活中的，只是矯強的性質了——她依舊是喜歡看那整齊的步伐，聽那悲壯的軍笳。但與其說她是喜歡看，歡喜聽；不如說她是怕看，怕聽罷。

橫刀躍馬，和執筆沉思的她，原都是一個人，然而時代將這些事隔開了……童年，只是一個深刻的夢麼？

10.1.1931。

——錄自「小說月報」

往事

「只是等着，等着，母親還不回來呵！」

乳母在燈下睜着疲倦下垂的眼睛，說，「瑩哥兒！不要儘着問我，你自己上樓去，在欄邊望一望，山門內露出兩盞紅燈時，母親便快來了。」

我無疑地開了門出去，黑暗中上了樓——望着，望着，無有消息。

繞過那邊欄旁，正對着深黑的大海，和閃爍的燈塔。

幼稚的心，也和成人一般，一時的光明朗澈——我深思，我數着燈光明滅的數兒，數到第十八次。我對着未曾想見的命運，自己假定的起了懷疑。

「人生，燈一般的明滅，飄浮在大海之中。」——我起了無知的長太息。

生命之燈燃着了，愛的光從山門邊兩盞紅燈中燃着了！

二

每次拿起筆來，頭一件事憶起的就是海，我嫌太單調了，常常因此擱筆。

每次和朋友談話，談到風景，海波又侵進談話的岸線裏，我嫌太單調了，常常因此默然，終於無語。

一夜和弟弟們在院子裏乘涼，仰望天河，又談到海。我想索性今夜澈底的談一談海，看詞鋒到何時為止，聯想至何處爲極。

我們說着海潮，海風，海舟……最後便談到海的女神。

涵說，「假如有位海的女神，她一定是『豔如桃李，冷若冰霜』的。」我不覺笑問，「這話怎講？」

涵也笑道，「你看雲霞的海上，何等明媚；風雨的海上，又是何等的陰沉！」

傑兩手抱膝凝聽着，這時便運用他最豐富的想像力，指點着說：「她……她住在燈塔的島上，海霞是她的扇旗，海鳥是她的侍從；夜裏她曳着白衣藍裳，頭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掛着明星的瓔珞；翩翩地飛行於海波之上……」

楫忙問：「大風的時候呢？」傑道：「她駕着風車，狂飆疾轉的在怒濤上驅走；她的長袖拂沒了許多帆。下雨的時候，便是她憂愁了，落淚了，大地上一切都低頭靜默着。黃昏的時候，霞光燦然，便是她迴波電笑，雲髮飄揚，丰神輕柔而瀟灑……」

這一番話帶着畫意，又是詩情，使我神往，使我微笑。

楫只在小椅子上，挨着我坐着，我撫着他，問，「你的話必是更好了，說出來讓我們聽聽！」他本靜靜的聽着，至此便抱着我的臂兒笑道，「海太大了，我太小了，我不會說。」

我肅然——涵用摺扇輕輕的擊他的手，笑說，「好一個小哲學家！」

涵道，「姊姊，該你說一說了。」我道，「好的都讓你們說盡了——我只希望我們都像海！」

傑笑道：「我們不配做女神，也不要『豔如桃李，冷若冰霜』的。」

他們都笑了——我也笑說：「不是說做女神，我希望我們都做個『海化』的青年。像涵說的，海是柔溫而沉靜，傑說的，海是超絕而威嚴。楫說的更好了，海是神祕而有容，也是虛懷，也是廣博……」

我的話太乏味了，楫的頭漸漸的從我臂上垂下去，我扶住了。

——錄自「超人」

三

那天大雪，鬱鬱黃昏之中，送一個朋友出山而去。絨絨的雪上，極整齊分明的鑄着我們偕行的足印。獨自歸來的路上，偶然低首，看見潔白勻整的雪花，只這一瞬間，已又輕輕的掩蓋了我們去時的蹤跡——白茫茫的大地上，還有誰知道一片雪下，一剎那前，有個同行，有個送別？

我的心因覺悟而沉沉的侵入悲哀，蘇東坡的：

「人生到處知何似？

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鴻飛那復計東西；

……」

這幾句還未曾說到盡頭處，豈但鴻飛不復計東西？連雪泥上的指爪都是不得而留的……於是人生到處都是渺茫了！

生命何其實在，又何其飄忽，他如迎面吹來的朔風，撲到臉上的時候，明明覺得砭骨勁寒；他又匆匆吹過，颯颯的散到樹林子裏，到天空中，渺無來因去果，縱騎着快馬，也無處追尋。

原也是無聊，而薄紙存留的時候，或者比時晴的快雪長久些——今日不樂，松濤細響之中，四面風來的山亭上，又提筆來寫「往事」，生命的歷史一頁一頁的翻下去，漸漸的翻近中葉；頁頁佳妙，圖畫的色采也加倍的鮮明，動搖了我的心靈與眼目。這幾幅是造物者的手跡，他輕描淡寫了，又展開在我眼前；我瞻仰之下，加上一兩筆點綴。

點綴完了，自己看着，似乎起了感慨。人生經得起追寫幾次的往事？生命刻刻消磨於把筆之頃……

這時青山的春雨已洒到松梢了？

四

今夜林中月下的青山，無可比擬！彷彿萬一，只能說是似娟娟的靜女，雖是照人的明艷，却不飛揚妖冶；是低眉垂袖，瓔珞矜嚴。

流動的光輝之中，一切都失了正色；松林是一片濃黑的，天空是瑩白的，無邊的雪地，竟是淺藍色的了。這三色襯成的宇宙，充滿了凝靜，超逸與莊嚴；中間流溢着滿空幽哀的神意，一切言詞文字都喪失了，幾乎不容凝視，不容把握！

今夜的林中，決不宜於將軍夜獵——那從騎雜沓，傳叫風生，會踏毀了這平整勻織的雪地；朵朵的火爆，和生寒的鐵甲，會繚亂了靜冷的月光。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於燃枝野餐——火光中的喧嘩歡笑，杯盤狼藉，會驚起樹上穩棲的禽鳥；踏月歸去，數里相和的歌聲，會叫破了這如怨如慕的詩的世界。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於愛友話別，叮嚀細語——淒意已足，語音已微；而抑鬱纏綿，作繭自縛的情緒，總是太「人間的」了，對不上這晶瑩的雪月，空闊的山林。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於高士徘徊，美人掩映——縱使林中月下，有佳句可尋，有佳音可賞；而一片光霧淒迷之中，只容意念迴旋，不容人物點綴。

我倚枕百般迴腸凝想，忽然一念回轉，黯然神傷……

今夜的青山，只宜於這些女孩子，病中欹枕看月的女孩子——

假如我能飛身月中下視；依山上下曲折的長廊，雪色侵圍闌外，月光浸着雪淨的袈裟，逼着玲瓏的眉

字。這一帶長廊之中；萬籟俱絕，萬緣俱斷，有如水的客愁，有如絲的鄉夢，有幽感，有激悟，有祈禱，有懺悔，有萬千種話……

山中的千百日，山光松影重疊到千百回，世事從頭減去，感悟逐漸侵來，已濾就了水晶般清澈的襟懷。這時縱是頑石鈍根，也要思量萬事，何況這些思深善懷的女子？

往者如觀流水——月下的鄉魂旅思；或在羅馬故宮，頽垣廢柱之旁；或在萬里長城，缺堞斷階之上；或在約但河邊，或在麥加城裏；或超渡萊因河，或飛越落磯山；有多少魂銷目斷，是耶非耶？只她知道！

來者如仰高山——久久的徘徊在困弱道途之上，也許明日，也許今年，就揭卸病的細網，輕輕的試叩死的鐵門！

天國泥犁，任她幻擬；是泛入七寶蓮池？是參謁的玉帝座？是歡悅是驚怯？有天上的重逢，有人間的留戀；有未成而可成的事功，有將實而仍虛的願望，豈但爲我？牽及衆生，大哉生命！

這一切，融合着無限之生一剎那頃，此時此地的宇宙中流動的光輝；是幽憂，是澈悟，都已宛宛氤氳，超凡入聖——

萬能的上帝！我誠何福？我又何幸？……

山中雜記

— ESKIMO

沙穰的小朋友替我上的 Eskimo 的徽號，是我所喜愛的，覺得比以前的別的稱呼都有趣。

Eskimo 是北美森林中的蠻族，黑髮披裘，以雪做屋，過的是冰天雪地的漁獵生涯，我那能像他們那樣的勇敢？

只因去冬風雪無阻的在林中遊戲行走，林下冰湖正是沙穰村中小朋友的溜冰處，我經過，雖然我們屢次相逢，却沒有說話。我只覺得他們往往停了遊走，注視着我，互相耳語。

以後醫生的甥女告訴我，沙穰的孩子傳說林中來了一個 Eskimo，問他們是怎樣說法，他們以黑髮披裘爲證。醫生告訴他們說不是 Eskimo，是院中一個養病的人，他們才不再驚說了。

假如我是真的 Eskimo 呢，我的思想至少要簡單了好些，這是第一件可羨的事。曾看過一本書上說，「近代人五分鐘的思想，較原始人或野蠻人想一年的。」人類在生理上，五十萬年來沒有進步，而勞心勞力的事，一年一年的增加，這是疾病的源泉，人生的不幸：

我願終身在森林之中，我足踏枯枝，我靜聽樹葉微語。清風從林外吹來，帶着松枝的香氣。白茫茫的雪

中，除我外沒有行人。我所見所聞，不出青松白雪之外，我就似可滿意了！

出院之期不遠，女伴戲對我說，「出去到了車水馬龍的波司頓街上千萬不要驚倒，這半年的閉居，足可使你成個癡子！」

不必說，我已自驚悚，一回到健康道上，世事已接踵而來……我倒願做 Eskimo 呢，黑髮披裘只是外面的事！

一一 說幾句愛海的孩氣的語

白髮的老醫生對我說，「可喜你已大好了，城市與你不宜，今夏海濱之行，也是取銷了爲妙。」

這句話如同平地起了一個焦雷！

學問未必都在書本上，紐約康橋芝加哥這些人烟稠密的地方，終身不去也沒有什麼，只是說不許我到海邊去，這却太使我傷心了。

我抬頭張口的說，「不，你沒有阻止我到海邊去的意思！」

他笑道，「是的，我不願意你到海邊去，太潮濕了，於你新愈的身體沒有好處。」

我們爭執了半點鐘，至終他說，「那麼你去一個禮拜罷！」他又笑說，「其實秋後的湖上，也殼你玩的了！」我愛慰冰，無非也是海的關係，若完全的叫湖光代替了海色，我似乎不大甘心。

可憐沙，穰的六個多月除了小小的流泉外連，慰冰都看不見此！也是可愛的，但和海比的，確比不起，
有我的理由！

人常常說「海闊天空」，只有在海上的時候，才覺得天空闊遠到了盡量處，在山上的時候，走到巖壁中間，有時只見一線天光。卽或是到了山頂，而因着天末是山，天與地的界線便起伏不平，不如水平線的齊整。

海是藍色灰色的，山是黃色綠色的。拿顏色來比，山也比海不過，藍色灰色含着莊嚴淡遠的意味，黃色綠色却未免淺顯小方一些。固然我們常以黃色爲至尊，皇帝的龍袍是黃色的，但皇帝稱爲「天子」，天比皇帝還尊貴，而天却是藍色的。

海是動的，山是靜的，海是活潑的，山是呆板的，晝長人靜的時候，天氣又熱，凝望着青山，一片黑鬱鬱的連綿不動，如同病牛一般，而海呢，你看她沒有一刻靜止，從天邊微波粼粼的直捲到岸邊，觸着崖石，更欣然的濺躍了起來，開了燦然萬朵的銀花！

四圍是大海，與四圍是亂山，兩者相較，是如何滋味，看古詩便可知道，比如說海上山上看月出，古詩說，「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細細咀嚼，這兩句形容亂山，形容得極好，而光景何等臃腫，崎嶇，僵冷，讀了不使人生快感。而「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也是月出，光景却何等嫵媚，遙遠，璀璨！

原也是的，海上沒有紅白紫黃的野花，沒有藍雀紅襟等等美麗的小鳥。然而野花到秋冬之間，便都萎謝，反予人以彫落的淒涼。海上的朝霞晚霞，東方一片大海，天上水裏反映到不止紅白紫黃這幾個顏色，這一片花，却是四時不斷的。說到飛鳥，藍雀紅襟自然也可愛，而海上的沙鷗，白胸翠羽，輕盈的飄浮在浪花之上，「凌波微步，羅襪生塵。」看見藍雀紅襟，只使我聯憶到「山禽自喚名」，而看見海鷗，却使我聯憶到千古頌讚美人，頌讚到絕頂的句子，是「婉若遊龍，翩若驚鴻！」

在海上又使人有透視的能力，這句話天然是真的！你倚欄俯視，你不由自主的要想起這萬頃碧琉璃之下，有什麼明珠，什麼珊瑚，什麼龍女，什麼鮫綃；在山上呢，很少使人想到山石黃泉以下，有什麼金銀銅鐵。因為海水透明，天然的有引人們思想往深裏去的趨向。

簡直越說越沒有完了，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我以為海比山強得多。說句極端的話。假如我犯了天條，賜我自殺。我也願投海，不願墜崖！

爭論真有意思！我對於山和海的品評，小朋友們愈和我辯駁愈好。「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這樣世界上才有個不同和變換。假如世界上的人都是一樣的臉，我必不願見人，假如天下人都是一樣的嗜好，穿衣服的顏色式樣都是一般的，則世界成了一個大學校，男女老幼都穿一樣的制服，想至此不但好笑，而且無味！再一說，如大家都愛海呢，大家都搬到海上去，我又不得清靜了！

寄給父親

親愛的父親：

我不願告訴我的恩慈的父親，我現在是在病院裏；然而尤不願有我的任一件事，隱瞞着不叫父親知道！橫豎信到日，我一定已經全愈。病中的經過，正不妨作記事看。

自然又是舊病了，這病是從母親來的。我病中沒有分毫不適，我只感謝上蒼，使母親和我的體質上，有這樣不模糊的連結。血赤是我們的心，我們的愛，我愛母親，也並愛了我的病！

前兩天的夜裏——病院中沒有日月，我也想不起來——S女士請我去晚餐。在她小小的書室裏，滅了燈，燃着閃閃的燭，對着熊熊的壁爐的柴火，談着東方人的故事——一回頭我看見一輪淡黃的月，從窗外正照着我們。上下兩片輕綃似的白雲，將她托住。S女士也回顧驚喜讚嘆，匆匆的飲了咖啡，披上外衣，一同走了出去——原來不僅月光如水，星光也爛然滿天！

她指點給我看：那邊是織女，那個是牽牛，還有仙女星，獵戶星，孿生的兄弟星，王后星，末後她悄然的微笑說：「這些星星方位和名字，我一一牢牢記住，到我衰老不能行走的時候，我臥在床上，看着疏星從我窗

外度過，那時便也和同老友相見一般的喜悅——她說着起了微喟，月光照着她飄揚的銀白的髮，我已經微微的起了感觸：如何的淒清又帶着詩意的句子呵！

我問她如何會認得這些星辰的名字，她說是因為她的弟弟是航海家的緣故，這時父親已橫上我的心頭了！

記否去年的一個冬夜，我同母親夜坐，父親回來的很晚。我迎着走進中門，朔風中父親帶我立在院裏，也指點給我：這邊是天狗，那邊是北斗，那邊是箕星。那時我覺得父親智慧是無限的，知道天空縹緲之中，一切微妙的事——又是一年了！

月光中S女士送我回去，上下的曲徑上，緩緩的走着，我心中悄然不怡——半夜便病了。

早晨還起來，早餐後又臥下。午後還上了一課，課後走了出來，天氣好似早春，「慰冰湖」波光蕩漾，我慢慢的走到湖旁，臨流坐下，覺得是又無聊；晚霞和湖波的細響，勉強振起我的精神來，黃昏時才回去。夜裏九時，她們發覺了，立時送我入了病院。

醫院是在小山上，學校的範圍之中，夜中到來看不真切，醫生和看護婦在燈光下注視着，我的微笑，使我感到一種無名的感覺——一夜很好，安睡到了天曉。

早晨絕早，看護婦抱着一大束黃色的雛菊，是「閉壁樓」同學送來的，我忽然下淚憶起在國內病時床

前的花了，——這是第一次。

這一天中睡的時候最多，但是花和信，不斷的來，不多時便屋裏滿了清香，玫瑰也有，菊花也有，還有許多不知名的。每封信都很有趣味，但信末的名字我多半不認識，因為同學多了，只認得面龐，名字實在難記。我情願在這裏病，飲食很精良，調理的又細心，我一切不必自己勞神，連頭都是人家替我梳的。我的床一日推移幾次，早晨便推近窗前。外望看見禮拜堂紅色的屋頂和塔尖，看見圖書館，更隱隱的看見了「慰冰湖」對岸秋葉落盡，樓臺也露了出來。近窗有一株很高的樹，不知道是什麼名字。昨日早上，我看見一隻紅頭花翎的啄木鳥，在枝上站着，好一會才飛走。又看見一頭很小的松鼠，在上面往來跳躍。

從看護婦遞給我的信中，知道許多師長同學來看我，都被醫生拒絕了，我自此便閉居在這小樓裏，——這屋裏清雅絕塵，有加無已的花，把我圍將起來。我神志很清明，却又混沌，一切感想都不起，只停在「臣門如市，臣心如水」的狀態之中。

何從說起呢？不時聽得電話的鈴聲響：

「……醫院……她麼……很重要……不許接見……眠食極好，最要的是靜養……書等明天送來罷，花和短信是可以的……」

差不多都是一樣的話，我倚枕模糊可以聽見。猛憶起今夏病的時候，電話也一樣的響，冰仲弟說：

「姊姊麼——好多了；謝謝！」

覺得我真是多事，到處叫人家替我忙碌——這一天自半醒半睡中度過。

第二天頭一句問看護婦的話，便是「今天許我寫字麼？」她笑說，「可以的，但不要寫的太長。」我喜出望外，第一封便寫給家裏，報告我平安，不是我想隱瞞，因不知從那裏說起。第二封便給了「閉壁樓」九十六個「西方之人兮」的女孩子，我說：

「感謝你們的信和花帶來的愛！——我臥在床上，用悠暇的目光，遠遠看着湖水，看着天空，偶然也看見草地上，圖書館，禮堂門口進出的你們。我如何的幸福呢？沒有那幾十頁的詩，當功課的讀，沒有晨興鐘，促我起來。我閒閒的背着詩句，看日影漸淡，夜中星辰當着我的窗戶；如不是因為想你們，我真不想回去了！」

信和花仍是不斷的來，黃昏時看護婦進來，四顧室中，她笑着說，「這屋裏成了花窖了。」我喜悅的也報以一笑。

我素來是不大喜歡菊花的香氣的，竟不知她和着玫瑰花香拂到我的臉上時，會這樣的甜美而濃烈！——這時趁了我的心願了！日長晝永，萬籟無聲，一室之內，惟有花與我。在天然的禁令之中，杜門謝客，過我的清閒迴憶的光陰。

把往事一一提起，無一不使我生美滿的微笑。我感謝上蒼：過去的二十年中，使我一無遺憾，只有這次

的別離憶起有些兒驚心

B 夫人早晨從波士頓趕來，只有她闖入這清嚴的禁地裏，醫生只許她說；不許我說，她雙眼含淚，蒼白無主的面顏對着我，說，「本想我們有一個最快樂的感恩節……然而不要緊的，等你好了，我們另有一個……」

我握着她的手，沉靜的不說一句話，等她放好了花，頻頻回顧的出去之後，望着那「母愛」的後影，我潸然淚下——這是第二次。

夜中絕好，是最難忘之一夜，在衆香國中，花氣氤氳，我請看護婦將兩盞明燈都開了，燈光下，牀邊四圍，淺綠濃紅，爭研鬥媚，如低眉，如含笑，窗外嚴淨的天空裏，疏星炯炯，枯枝在微風中，顫搖有聲。我凝然肅然，此時此心可朝天帝！

猛憶起兩句：

「消受白蓮花世界，

風來四面臥中央。」

這福是不能多消受的！果然，看護婦微笑的進來，開了窗，放下簾子，挪好了床，便一瓶一瓶的都抱了去，回頭含笑對我說，「太香了，於你不宜，而且夜中這屋裏太冷。」——我只得笑着點首，然終留下了一瓶玫瑰，放在窗台上。在黑暗中，她似乎知道現在獨有她慰藉我，便一夜的溫香不斷——

「花怕冷，我便不怕冷麼？」我因失望起了疑問，轉念我原是不應怕冷的，便又寂然心喜。

日間多眠，夜裏便十分清醒，到了連書都不許看時纔知道能背誦詩句的好處，幾次聽見車聲隆隆走過，我憶起：

「水調歌從鄰院度，

雷聲車是夢中過。」

朋友們送來一本書，是

內中有一段恍惚說：

「世界上最難忘的是自然之美，……有人能增加些美到世界上去，這人便是天之驕子。」

真的，最難忘的是自然之美！今日黃昏時，窗外的一「慰冰湖」，銀海一般的閃爍，意態何等清寒？秋風中的枯枝，叢立在湖岸上，何等疏遠？秋雲又是如何的幻麗？這廣場上忽陰忽晴，我病中的心情，又是何等的飄忽無着？

沉黑中仍是滿了花香，又憶起

「到死未消蘭氣息，

他生宜護玉精神！」

父親！這兩句我不應寫了出來，或者會使你生無謂的難過，但我欲其真，當時實是這樣忽然憶起來的。沒有這般的孤立過，連朋友都隔絕了，但讀信又是怎樣的有趣呢？

一個美國朋友寫着：

「從村裏回來，到你屋去，竟是空空，我幾乎哭了出來；看見你相片立在桌上，我也難過。告訴我，有什麼我能替你做的事情，我十分樂意聽你的命令。」

又一個寫着說：

「感恩節近了，快康健起來罷！大家都想你，你已在我們的心裏！」

但一個日本的朋友寫着：

「生命是無定的，人有時雖覺得很近，實際上却是很遠，你和我隔絕了，但我覺得你是常常近着我！」

中國朋友說：

「今天怎麼樣，要看什麼中國書麼？」

都只寥寥數字，竟可見出國民性，——一夜從雜亂的思想中度過。

清早的時候，掃除橡葉的馬車聲，輾被曉靜。我又憶起：

「馬蹄隱隱聲隆隆，

入門下馬氣如虹」

底下自然又連帶到：

「我今垂翅負天鴻，

他日不羞蛇作龍！」

這時天色便大明了。

今天是一「感恩節」，窗外的樹枝都結上嚴霜，晨光熹微，湖波也凝而不流，做出初冬天氣！——今天草場上斷絕人行，個個都回家過節去了，美國的感恩節如同我們的中秋節一般，是家族聚會的日子。

父親！我不敢說是「每逢佳節倍思親」，因為感恩節在我心中，並沒有什麼甚深的觀念，然而病中心情，今日是很惆悵的。花影在壁，花香在衣，濛濛的朝霧中，我默望窗外，萬物無語，我不禁淚下——這是第三次。

幸而我素來是不喜熱鬧的，每逢佳節，就想到幽靜的地方去。今年此日避到這小樓裏，也是清福。昨天

偶然憶起辛又安的「青玉案」

「衆裏尋他千百度——

驀然回首，

那人却在

燈火闌珊處。」

我隨手便記在一本書上，並附了幾個字：

「明天是感恩節，人家都尋歡樂去了，我却閉居在這小樓裏，然而憶到這孤芳自賞，別有懷抱的句子，又不禁喜悅的笑了。」

花香纏繞筆端，終日寂然，我這封信時作時輟，也用了一天工夫，醫生替我回絕了許多朋友，我恍惚聽見她電話裏說：

「她今天看着中國的詩，很平靜，很喜悅！」

我便笑了，我昨天到是看詩，今天却是拿書遮着我的信紙，父親！我又淘氣了！

看護婦的嚴淨的白衣，忽然現在我的鋪前。她又送一束花來給我——同時她發覺了我寫了許多，笑着便來禁止，我無法奈她何。——她走了，她實是一個最可愛的女子，當她在屋裏躑躅之頃，無端有一身長玉立四字浮上腦海。

當父親讀到這封信時，我已生龍活虎般在雪中遊戲了，不要以我置念罷——寄我的愛與客中一切的人！我記念着他們每一個。

這回真不寫了，——父親記否我少時的一夜，黑暗裏跑到山上的旗臺上去找父親，一星燈火裏，我們在上山下彼此喚着。我一憶起，心中就充滿了愛感。如今是隔着我們摯愛的海洋呼喚着了！親愛的父親，再談罷，也許明天我又寫信給你！

女兒整倚枕。十一，二十九，一九二三。

——錄自「晨報副刊」

寄給母親

親愛的母親：

這封信母親看到時，不知是何情緒。——會記得母親有一個女兒，在母親身畔二十年，會招母親歡笑，也會惹母親煩惱。六個月前，她竟橫海去了，她又病了，在沙穰休息着，這封信便是她寫的。

如今她自己寂然的在燈下，聽見樓下悠揚淒婉的音樂，和欄旁許多女孩子的笑聲，她只不出去。她剛覆了幾封國內朋友的信，她忽然心緒潮湧，是她到沙穰以來，第一次的驚心。人家問她功課如何？聖誕節曾到華盛頓紐約否？她不知所答，光陰從她眼前飛過，她一事無成，自己病着玩。

她如結的心不知交給誰慰安好，——她倦弱的腕，在碎紙上縱橫寫了無數的「算未抵人間離別」！直到寫了滿紙，她自己才猛然驚覺，也不知這句從何而來！

母親呵！我不應如此說，我生命中只有一花，「和」光，「和」愛；「我生命中只有祝福，沒有咒詛。——但些時的悵惘，也該覺着罷！些時的悲哀而平靜的思潮，永在祝福中度生活的我，已支持不住。看！小舟在怒濤中顛簸，失措的舟中，抱着檣竿，哀喚着「天妃」的慈號。我的心舟在起落萬丈的思潮中震盪時，母親！縱使你在萬里外，寫到「母親」兩個字在紙上時，我無主的心，已有了着落。

一月十夜。

昨夜寫到此處，看護進來催我去睡，當時雖有無限的哀怨，而一面未嘗不深幸有她來阻止我，否則儘着我往下寫，不寧的思潮之中，不知要創造出怎樣感傷的話來！

母親今日沙穰大風雨，天地爲白，草木低頭，晨五時我已覺得早霞不是一種明媚的顏色，慘綠怪紅，淒厲得可怖！只有八時光景，風雨漫天而來，大家從廊上紛紛走進自己屋裏，拼命的推着關上門窗。白茫茫裏，羣山都看不見了，急雨打進窗紗，直擊着玻璃，從窗隙中濺進來。狂風循着屋脊流下，將小洞中積雨，吹得噴泉一般的飛灑。我的煩悶，都被這驚人的風雨，吹打散了。單調的生活之中，原應個大破壞——我又忽然想到此時如在約克遜舟上，太平洋裏定有奇景可觀。

我們的生活是太單調了，只天天隨着鐘聲起臥休息，白日的生涯，還不如夢中熱鬧，松樹的綠意總不改，四圍山景就沒有變遷了。我忽然恨松柏爲何要冬青，否則到底也有個紅白綠黃的更換點綴。

爲着止水般無聊的生活，我更想弟弟們了！這裏的女孩子，只低頭刺繡，靜極的時候，連針穿過布帛的聲音都可以聽見。我有時也繡着玩，但不以此爲日課；我看點書，寫點字，或是倚欄看村裏的小孩子，在遠處林外溜冰，或推小雪車。有一天靜極忽發奇想，想買幾掛大砲仗來放放，震一震這寂寂的深山，叫他發空前的回響。——這裏，做夢也看不見砲仗，我總想得個發響的東西玩玩，我每每幻想有一管小手槍在手裏，安上子彈，抬起槍來，一扳，砰的一聲，從鐵窗紗內穿將出去，要不然小汽槍也好……但這至終都是潛伏在我心中的幻夢，世界不是我一個人的，我不能任意的破壞沙穰一角的柔靜與和平。

母親！我童心已完全來復了，在這裏最適意的，就是靜悄悄的過個性的生活。人們不能隨便來看，一定

的時間和風雪的長途都限制了他們，於是我連一天兩小時的無謂的周旋，有時都不必作。自己在門窗洞開，陽光滿照的屋子裏，或一角迴廊上，三歲的孩子似的，一邊忙忙的玩，一邊嗚嗚的唱，有時對自己說些極癡騷的話。休息時間內，偶然睡不着，就自己輕輕的爲自己唱催眠的歌——一切都完全了。只沒有母親在我旁邊！

一切思想，也都照着極小的孩子的徑路奔放發展：每天臥在床上，看護把我從屋裏推出廊外的時候，我仰視着她，心裏就當她是我的乳母，這床是我的搖籃，我凝望天空，有三顆最明亮的星星。輕淡的雲，隱起一切的星辰的時候，只有這三顆依然吐着光芒。其中的一顆距那兩顆稍遠，我當他是我的大弟弟，因爲他稍大些，能彀獨立了。那兩顆緊挨着，是我的二弟弟和小弟弟，他兩個還小一點，雖然自己奔走遊玩，却時時注意到其他的一個，總不敢遠遠跑開，他們知道自己的弱少，常常是守望相助。

這三顆星總是第一班從暮色中出來，使我最先看見；也是末一班在晨曦中隱去，在衆星之後，和我道聲「暫別」；因此發起了我的愛憐繫戀，便白天也能憶起他們來。起先我有意在星晨的書上，尋求出他們的名字，時至今日，我不想尋求了。我已替他們起了名字，他們的總名是「兄弟星」，他們各顆的名字，就是我的三個弟弟的名字。

小弟弟呵，

我靈魂裏三顆光明喜樂的星。

溫柔的，

無可言說的，

靈魂深處的孩子呵！

——繁星四——

如今重憶起來，不知是說弟弟，還是說星星！——自此推想下去，靜美的月亮，自然是母親了。我半夜醒來，開眼看見她，高高的在天上，如同俯着看我，我就欣慰，我又安穩的在她的愛光中睡去。早晨勇敢的燦爛的太陽，自然是父親了。他從對山的樹梢，雍容爾雅的上來，他又溫和又嚴肅的對我說「又是一天了！」我就歡歡喜喜的坐起來，披衣從廊上走到屋裏去。

此外滿天的星宿，那是我的一切親愛的人，這樣便同時愛了星星，也愛了許多姊妹朋友——只有小孩子的思想是智慧的，我願永遠如此；我也願永遠如此信！

窗外仍是狂雨，我偶然憶起一首詩，題目是「幼稚的神祕」是 Louis Ntunoyor 做的，我錄譯於下：不知當年母親和我坐守風雨的時候，我也曾說過這樣如痴如慧的話沒有？

大意是：

我的困倦的兒子和

我，
很緩和的相挨的坐着，

凝望着薄暮天空，

風雨正要來到。

沒有隆隆的雷響，

西風也不着意的吹；

只在屯積的濃雲中，

有電光閃爍。

這時他低聲對我說，「父親，看着。

我想上帝要點上他的月亮了——」

「孩子，什麼時候呢……」「呀，快了。」

我看見他劃了取燈兒！」

風雨仍不止，山上的雪，雨打風吹，完全融化了。下午我還要寫點別的文字，我在此停住了。母親，這封信我也想轉給小友們看一看，我每憶起他們，就覺得欠他們的債。途中通訊的碎稿，都在閉壁樓的空屋裏鎖着呢，她們正百計防止我寫字，我不敢去向她們要。我素不輕許願，無端破了一回例，遣我以日夜耿耿的心；然而爲着小孩子，對於這次的許願，我不曾有半星兒的追悔，只恨先忙後病的我對不起他們——無限的鄉心，與此信一齊收束起，母親，真個不寫了，海外山上養病的女兒，祝你萬萬福！

一十一，一九二四，青山沙穉。

——錄自「晨報副刊」

蘇綠漪小品序

葉紹鈞，茅盾，王統照，落華生這四位小品文作家，在組織的系統上，雖同屬於「文學研究會」，他們所表現的傾向，却是各自不同，就是作風，也絕對的不相似。但是在田園詩人的意味上，他們是不如謝冰心對於自然那樣傾愛的。對於自然的傾愛，和謝冰心到同樣的程度，而對母愛的熱烈也復相等的，在小品文作家之中，祇有蘇綠漪（雪林）可以比擬。不過，蘇綠漪的小品文，雖富有田園詩人生活的清趣，然而，在各方面，她是沒有什麼獨創的。她不能代表一個傾向，祇能作為冰心傾向的一個支流。

蘇綠漪的小品文並不多，除一冊「綠天」而外，祇有在「煩悶的時候」的總題下的幾篇，載在雜誌「真美善」上，但這少數的小品文，一樣的為讀者所愛讀。她也寫了不少考據的散文，不過那不能作為小品。她的思想，她自己解剖得很有趣，就是「一個理性較強，而感情又極豐富的女青年。她贊成唯物派哲學，同時又要求精神生活，傾向科學原理，同時又富有文藝的情感，幾種矛盾的思潮，常在她腦海中衝突，正不知趨向那方面好。」（「棘心」，「白郎女士」）就是這樣的一個混合體。她的作品所表現的，約略言之，可以分作三方面，一是母親的愛；二是自然的愛；三是兩性的愛。她說，「海上有一種鳥，詩人繆塞曾作詩讚美過，那鳥

的名字我忘記了。性情最慈祥，雛鳥無所得食，牠嘔血喂牠們，甚至啄破了自己的胸膛扯出心肝喂牠們。我母親便是這鳥，我們喝乾了她的血，又吞了她的心肝，「她對母親的愛的基點，是建築在這樣的了解上。自然呢，從她的另一些話裏，也可看到她的趨向，就是「從少在鄉村長大，對於田家風味，分外繫戀；」我原是個自然的孩子呵！」在自然的面前，她總「感覺自己的渺小，」在自然的面前，她總「驚奇着宇宙永久之謎。」關於兩性的愛，在這裏沒有說的必要。她的這樣的傾向，可以說完全是和冰心一致的，雖然冰心的初期作品，有「兒童」而沒有「異性」，寫兩性的愛是從「第一次宴會」開始。

這內容都反映在她的小品文上，「綠天」以及「煩悶的時候。」且舉重要的幾篇來說。第一，是她的「收穫」，這不僅寫了收穫的最高度的歡欣，也是勞動的讚美，用一種樸素清新的文字，寫她對收穫的不盡的快感，是屬於歡樂方面的抒情。第二，是她的「秋夜的星星」，這是寫秋夜在星辰下面徘徊的冥想，充滿了蔥蘢的畫意與詩情，意境是那樣的幽靜，情緒的流露又是那樣的淒清，是屬於哀感一類的文字。第三，是她的「煩悶的時候」，這是一篇解剖她個人生活思想的自白，她自己稱作「心畫」，在對人生具有着苦惱感的礎石上，深刻的，細膩的解剖了她自己。這是綠漪的代表的小品文章。以這些文章和冰心的並論，她是另具一番畫意與詩情，是相同又是相異。她的作風，原則的說，是「細膩，溫柔，幽麗，秀韻。」

除掉不能獨立的代表一個傾向之外，對於綠漪的小品，我感到裏面潛藏着一種生命的疲乏。基於對

生的厭倦與孤獨感，似乎沒有什麼事，能以引起她的特殊的興味，——極度的歡喜或極度的悲哀。而就因為如此，她的小品文，便不能有獨特的精神，深深襲擊着讀者的心的生命的躍動。

煩悶的時候

不知爲什麼原故，這幾年來寫信給朋友，報告近况時，總有這樣一句話：「我近來只是煩悶，煩悶恰似大毒蛇纏住我的靈魂。」這句話的出典，好像是在魯迅先生「吶喊」的序文裏，我很愛引用。因爲我覺得煩悶是帶着非常的魔性的，牠來不知從何處來，纏住人之後，再也擺脫不了，正似印度森林裏的被人視爲神聖而又妖異的大毒蛇。

我現在居住的地方，風景並不壞，從扶疏綠柳中望過去，可以看見旭日下黃浦江閃射的金色光輝，水上常有船駛過，白帆映着滉漾水光，有如銀浦流雲，一片片被風移動。打開窗子，可以聽見風送來浩瀚洪壯江濤激石的聲響。宇宙是靜謐的，但跳躍着永久生命的脈搏，唱頌着永久生命的歌聲。橫展在我面前的大自然，是這樣莊嚴，美麗，可愛，不過在我煩悶的時候，這些景色，都成了灰暗的一片，所給我的只有一種漠然的感覺。

我雖嘗遍了甜酸苦辣的人生滋味，想到過去的幾年，真個是不堪回首，但是當我的心靈爲這漠然之感慢慢腐蝕了時，我有時竟願意舊時痛楚歲月的重臨，因爲那樣還可使我的精神比較振奮。既沒有芥川

龍之介自殺的勇氣，又不能讓這漠然之感永久腐蝕我的心靈，我好想法子來消遣了。

生性有點孤寂，對於社會上一切娛樂的事情，不大感到興味，身居與城市隔絕的郊外，又沒有友朋的往來，除了獨自一個到田野裏去走走，便坐在屋子裏拿起一枝筆隨意_一在紙上塗鴉，或者順手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來讀，若遇到愜心之處，便將牠抄寫下來。無事時翻開來看看，也算得一種讀書的隨筆。

除了讀書之外，同知心的朋友通信，有時也教我感到一點興奮。因為寫信時可以上天下地的無所不談，談的話雖然都不關重要，而且大都是雜亂無章，然而不必像對社會說話時要打起什麼腔調，也不必像做學術論文時必須嚴密地構思。有什麼話便說什麼，想到那裏，筆便寫到那裏，正是個性自然的流露，最真摯心聲的傾瀉，不但自己得着一種解放的快樂，也教讀者同樣得着一種解放的快樂。

但是我雖然有幾個朋友，却都很忙，寫了信去，不免要累她們寫回信。爲了我自己驅遣這漠然之感的緣故，教別人看信和寫回信，犧牲寶貴的光陰，我又覺得不安。所以我想了一個方法，自己寫了給自己看，算是與自己的心靈通訊。

記得數年前在法國里昂讀書的時候，認識了一位女作家，她的丈夫是里昂國立藝術院建築系主任，里昂有名的福衛爾大教堂便是他設計建築的。我常到那位女作家家裏去玩，看見她家四壁掛了許多風景畫，都是建築師的手筆。當然不十分好，因爲那不是他專門的研究，但筆致却極其疏朗，逗露一股靈秀之

氣。每個畫框上安着銅牌，鐫刻了一行字，「煩悶的時候。」

我那時雖然也常常喊着煩悶煩悶，煩悶的真相，還沒有深切的感到，但見了那位建築師，他的畫和畫框上題的字，我心裏便湧起許多莫知其由的感想。這一位蒼髯道貌的大建築家，腦筋裏安得下那一座巍巖峻拔的大教堂，也有被煩悶所襲擊的時候？而且他竟將這些畫很寶貴的裝潢起來，懸掛在客廳和書齋裏，似乎當作永久紀念的，這又是什麼緣故？

回國以來好久沒有同那位女作家通信了，聽說她的丈夫已經死了。但那一幅淡青淺赭隨意塗抹的畫，和那一行字却在我記憶中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那是我對於煩悶這兩字，第一次引起注意。

這些雜亂的讀書隨筆，與朋友或與自己心靈的通訊，都算是我隨意塗抹的「心畫」。為表示我所受印象深刻起見，我就抄襲了那位大建築師題畫詞，冠於我這些「心畫」之上，不管他或者別有所本。

秋夜的星星

雙十節在思宴堂參與慶祝大會到開演電影時，我因銀幕上電光過於黯淡，有損目力，不高興再走下去，便先走出來了。走到女生宿舍附近，我停住腳，在抖峭的夜風中立了一會，那夜沒有月光，天空是暗藍的。無數星星與樹梢零亂的風燈，上下輝映。黃浦江在夜色中變成黑沉沉的一片巨浸。天和水，水和岸邊的樹，

都分辨不清，不過遠遠水面上映着星光，泛着淺淺一痕分界。

剛才會場裏的花團錦簇，妙舞清歌，以及壯烈的演說，滑稽的穿插，都不更存留於我的腦海了，我只立在這茫茫曠野長天之下，獨自沈入深沉的思索。

永遠沒有看見曠野裏深夜的秋星是這樣明亮，這樣近人的。她閃爍的明眸似向我注盼。江濤聲，風吹樹葉的蕭蕭聲，又似自然神祕的話言，透入我心靈深處。在這寂寞的境界中，我的心像一縷游絲似的裊裊地飛揚起來了，我好像要想一件事，但又引不起頭緒，好像在憶念一個人，但又不知憶誰？

是的，我是在憶念一個人，這人不是「他」，不是「她」，不是精靈，也不是我理想國中的人物，它在我心靈之中，又在萬萬里星球之外。有如無始以前，我就同它認識的，現在死生流轉，夙因已昧，然而每當酒醒時，夢迴際，良辰美景之夕，酒闌人散之後，它的影子，隱隱約約地像潛意識似的，在我靈魂中覺醒過來，使我爲它思想，爲它惆悵，甚至爲它纏綿悱惻無可奈何！

這種散漫無定而又靈妙異常的愛情，是不能用 Freud 的話來解釋的，那太無謂，那太着形迹。

從前頗愛龔定庵的詩，憶有「秋心」三律，其二云：

秋心如海復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

漠漠鬱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當腰。

氣寒西北何、劍聲滿東南幾處簫。
斗大明星爛無數，長天一月墜林梢。

我所思兮在何處？胸中靈氣欲成雲。
槎通碧漢無多路，土蝕寒花又此墳。
某水某山述姓氏，一釵一佩斷知聞，
起看歷歷樓台外，窈窕秋星或是君。

這鬱金香在臂，古玉佩當腰的美人，究竟是誰呢。而且連詩人自己也不知道他所思的人究在何處，只不過覺得胸中靈氣成雲，要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訪求她。到後來看見樓台之外一顆窈窕的秋星，才勉強算是他思想的歸宿處。這兩首詩寫他那恍惚不定的靈感是何等神妙呵！

因此想到古人也有許多這樣奇怪的抒情詩，如張衡「四愁」云：

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
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
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道遙，

何爲懷愛心煩勞！

以下便是「我所思兮在樹林」「在漢門」「在雁門」三首。有人說他的「四愁」「效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霧爲小人，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這樣一解釋，便把微妙的詩趣都消滅。

推之曹子建的「洛神賦」，陶淵明的「閒情賦」，以及古人無數沒有對象的情詩都可歸入這一類。再推而廣之，便成了宗教高潔的感情了。Goethe 的「浮士德」街道一幕，浮士德要娶甘淚卿姑娘，魔鬼米非司特嘲笑他道：

好了，別用辯爭。

甚麼永遠的忠實，永遠的愛情。

甚麼唯一無二的衝動超軼萬能，

這難道也是言出於心？

浮士德回答他道：

別饒舌罷，是的！我的心境，

總覺得有一種感情，一種煩悶，

尋不出一個名字來把他命名，

我把我一切的心思向宇宙中馳騁，

向一切最高的辭藻追尋，

我這深心中燃着這火焰，

我便名之爲無窮，爲永遠，永遠。

這難道是一種魔性的欺騙？

在星光下徘徊了好久，回看冥想堂一排排大窗子明燈燦爛，時時漏出幾陣拍掌歡呼聲，裏面電影還沒有完呢。但誰知夜色深深中，有一個「獨抱一天岑寂」的我！

——錄自「真美善」

收 穫

一九二四年我又由法友介紹到里昂附近香聖喬曼鄉村避暑，借住在一個女子小學校裏，因在假期，學生都沒有來，校中只有一位六十歲上下的校長西蘭夫人和女教員瑪麗女士。

我的學校開課本遲，我在喬鄉整住了一夏，又住了半個秋天，每天享受新鮮的牛乳和雞蛋，肥碩的梨

桃，香甜的果醬，鮮美的乳餅，我的體重竟增加了兩基羅。

到了葡萄收穫的時期，滿村貼了 *la Van Lage* 的招紙，大家都到田裏相幫採葡萄。

記得一天傍晚的天氣，我和西蘭夫人們同坐院中菩提樹下談天，一個脚登木鳥，腰圍慣鼻裙的男子到門口問道：

「我所邀請的採葡萄工人還不夠，明天你們幾位肯來幫忙麼，西蘭夫人？」

我認得這位威尼先生，他在村裏頗有田產，算得一位小地主，平日白領高冠，舉止溫雅，儼然是位體面的紳士，在農忙的時候，却又變成一個垢膩的工人了。

西蘭夫人答允他明天過去之後，問我願否加入？她說相幫採葡萄並不是勞苦的工作，一天還可以得六佛郎的工資，並有點晚餐，她自己是年年都去的。

我並不貪那酬勞，不過她們都走了，獨自一個在家也悶，不如去散散心，便也答允明天一同去。

第二天，太陽第一條光線，由菩提樹葉透到窗前，我們就收拾完畢了，西蘭夫人和瑪麗女士穿上 *Tartan* (圍裙一類的衣服) 喫了早點，大家一齊動身，路上遇見許多人，男婦老幼都有，都是到田裏去採葡萄去的。聖喬曼是產葡萄的區域，幾十里內，盡是人家的葡萄園，到了收穫時候，闔村差不多人人出場，所以很熱鬧。

威尼先生的葡萄園，在女子小學的背後，由學校後門出去，五分鐘便到了，威尼先生和他的四個孩子已經先在園裏，他依然是昨晚的裝束，孩子們也穿着極粗的工衣，笨重的破牛皮鞋，另有四五個男女，想是邀來幫忙的工人。

那時候麥隴全黃，而且都已空蕩蕩的一無所有，只有三五白色駢點的牛靜悄悄地在那裏嚼草，無數長短距離相等的白楊，似一枝枝朝天綠燭，插在淡青朝霧中，白楊外隱約看見一道細細的河流和連綿的雲山，不過烟霧尚濃，辨不清楚，只見一線銀光，界住空濛的翠色。天上紫銅色的雲像厚被一樣，將太陽包掩着，太陽却不甘蟄伏，掙扎着要探出頭來，時時從雲陣罅處，漏出奇光，似放射了一天銀箭，這銀箭落在大地上，立刻傳明散采，金碧燦爛，渲染出一幅非常奇麗的圖畫。等到我們都在葡萄地裏時，太陽早衝過雲陣，高高升起了。紅霞也漸漸散盡了，天色藍豔豔的似一片澄清的海水，近處黃的栗樹紅的楓，高高下下的蒼松翠柏，併在一處，化爲班斕的古錦。「秋」供給我們的色彩真豐富呀！

涼風拂過樹梢，似大地輕微的噫氣，田間隴畔，笑語之聲四徹，空氣中充滿了快樂，我愛歐洲的景物，因牠有兼有北方的爽健和南方之溫柔，牠的人民也是這樣，有強壯的體格而又有秀美的容貌，有剛毅的性質，而又有活潑的精神。

威尼先生田裏葡萄種類極多，有水晶般的白葡萄，有瑪瑙般的紫葡萄。每一球不下百餘顆，顆顆勻圓

飽滿。採下時放在大籬裏，用小車載到他家的榨酒坊。

我們一面採，一面揀那最大的葡萄吃，威尼先生還怕我們不飽，更送來裝在瓶中榨好的葡萄汁和切好的麵包片充作點心，但誰都吃不下，因為每人工作時至少吞下兩三斤葡萄了。

天黑時我門到威尼先生家用晚餐，那天幫忙的人，同坐一張長桌，都是木鳥圍裙的朋友，無拘無束地喝酒談笑，瑪麗女士講了個笑話，有兩個意大利的農人合唱了一闕意大利的歌，大家還請我唱了一個中國歌。我的唱歌，在中學校時是常常不及格的，而那晚居然博得許多掌聲。

這一桌田家飯，吃得比巴黎大餐館的盛筵還痛快。

——錄自「綠天」

金魚的劫運

S城裏花園甚多，足見花兒的需要頗廣，不但大戶人家的園亭要花點綴，便是蓬門華竇的人家，也常用土盆培着一兩種花草。雖然說不上什麼紫蛇紅嫣，却也有點生意，可以潤澤人們枯燥的心靈。上海的人，住在井底式的屋子裏，連享受日光，都有限制的，自然不能說到花木的賞玩了，這也是我愛S城，勝過愛上海的原因。

花園裏兼售金魚，價錢極公道；大者幾角錢一對，小的只售銅元數枚。

去秋我們買了幾對二寸長短的金魚，養在一口缸裏，有時便給麵包屑牠們吃，但到了冬季，魚兒時常沈潛於水底，不大浮起來，我記得看過一種書，好像說魚類可以餓幾百天不死，冬天更是蟲魚蟄伏的時期，照例是斷食的，所以也就不去管牠們。

春天來了，天氣漸漸和暖，魚兒在嚴冰之下，睡了一冬，被溫和的太陽喚醒了潛伏着的生命，一個個圍圍洋洋，浮到水面，揚鰭擺尾，游泳自如，日光照在水裏，閃閃的金鱗，將水都映紅了。有時我們無意將缸碰了一下，或者風飄一個榆子，墜於缸中，水便震動，漾開圓波紋，魚們猛然受了驚，將尾迅速的抖幾抖，一翻身鑽入水底，可憐的小生物，這種事情，在牠們定然算是遇見大地震，或一顆隕星！

康到北京去前，說暑假後打算搬回上海，我不忍這些魚失主，便送給對河花園裏，那花園的主人，表示感謝的收受了。

上海的事沒有成功，康只得仍在S城教書，聽說魚兒都送掉了，他很惋惜，因為他很愛那些金魚。

在街上看見一隻玻璃碗，是化學上的用具，質料很粗，而且也有些缺口，因想這可以養金魚，就買了回來，立刻到對河花園裏買了六尾小金魚，養在裏面。用玻璃碗養金魚，果比缸有趣，擺在几上，從外面望過去，綠藻清波，與紅鱗相掩映，異樣鮮明，而且那上下游泳的魚兒，像遊在幻鏡裏，都放大了幾倍。

康看見了，說你把我的魚送走了，應當把這個賠我，動手就來搶，我說不必搶，放在這裏，大家看玩，算做公有的，豈不是好。他又道不然，他要拿去養在原來的那口大缸裏，因為他在北京中央公園裏看見斤許重的金魚了，現時，他立志也要把這些金魚養得那樣大。

魚兒被他強奪去了，我無如之何，只得恨恨的說道：「看你能不能將牠們養得那樣大？那是地氣的關係，我在南邊，就沒有見過那樣大的金魚。」

——看着罷，我現在學到養金魚的祕訣了，麵包不是金魚適當的食糧，我另有東西喂牠們。」

他找到一根竹竿，一方舊夏布，一些細鐵絲，做了一個袋，忽忽忙忙的出去了，過了一刻，提了濕淋淋的袋回家，往金魚缸裏一攪，就看見無數紅色小蟲，成羣的在水中抖動，正像黃昏空氣中成團飛舞的蚊蚋，金魚往來吞食這些蟲，非常快樂，似人們之得享盛餐——呵！這就是金魚適當的食糧！

康天天到河裏撈蟲喂魚，魚長得果然飛快，幾乎一天改換一個樣兒，不到兩個星期，幾尾寸餘長的小魚，都長了一倍，有從前的魚大了，康說如照這樣長下去，只消三個月就可以養出斤許重的金魚了。

每晨，我如起床早，就到園裏散步一回，呼吸新鮮的空氣，有一天，我才走下石階，看見金魚缸上立着一只烏鴉，見了人就翩然飛去，樹上另有幾隻鴉，啞啞亂噪，似乎在爭奪什麼東西，我也沒有注意，在園裏徘徊了幾分鐘，就進來了。

午後康撈了蟲來喂魚。

「呀！我的那些魚呢？」我聽見他在園裏驚叫。

「怎麼在缸裏的魚會跑掉的嗎？」

「一匹都沒有了！缸邊還有一個——是那個頂美麗的金背銀肚魚。」

「但是尾巴斷了，殞了，誰幹的這惡劇？」他憤憤的問。

我忽然想到早晨樹上打架的烏鴉，不禁大笑，笑得腰也彎了，氣也壅了，我把今晨在場看見的小小謀殺案告訴了他，他自然承認烏鴉是這案的兇手，沒有話說了。

「你還能養斤把重的金魚？」我問他。

——錄自「綠天」

扁豆

「多少時候，沒有到菜圃裏去了，我們種的扁豆，應當成熟了罷？」康立在涼臺的欄邊，眼望那給滿了荒青老翠的菜畦，有意無意的說着。

誰也不會想到暑假前隨意種的扁豆了，經康一提，我恍然記起，「我們去看看，如果熟了，便採擷些來

「康點頭，我便到廚房裏拿了一只小竹籃，和康走下石階，一直到園的北頭。

因無人治理的緣故，菜畦裏長滿了雜草，有些還是帶刺的蒺藜，扁豆牽藤時我們曾替牠搭了柴枝做的架子，後來藤蔓重了，將架壓倒，牠便在亂草和蒺藜裏開花，並且結滿了離離的豆莢。

折下一枝豆莢，細細賞玩，造物者真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呵！他不但對於鮮紅的蘋果，嬌豔的櫻桃，絳衣冰肌的荔枝，着意渲染，便是這小小一片豆莢，也不肯掉以輕心的。你看這豆莢的顏色，是怎樣的可愛，尋常只知豆莢的顏色是綠的，誰知這綠色也大有深淺，莢之上端是濃綠，漸融化爲淡青，更抹三層薄紫，便覺潤澤如玉，鮮明如寶石。

我們一面採擷，一面談笑，愉快非常，不是爲今天晚上有扁豆喫而愉快，只是這採擷的事實可愉快罷了。我想這或是蠻性遺留的一種，我們的祖先——猿猴——尋到了成熟的榛栗，呼朋喚類的去採集，預備過冬，在他們是最快活的，到現在雖然進化爲文明人了，這性情仍然存在。無論大人或孩子，——自然孩子更甚，逢到收穫果蔬，總是感到特別興趣的，有時候，拿一根竹竿，偷打鄰家的棗兒，喫着時，似乎比叫僕人在街上買回的鮮果還要香甜呢。

我所稟受的蠻性或者比較的深，而且從少在鄉村長大，對於田家風味，分外繫戀，我愛於聽見母雞開關叫時，趕去拾她的卵；我愛從沙土裏拔起一個一個的大蘿蔔，到清水溪中洗淨，兜着回家；我愛親手掘起

肥大的白菜，放在瓦鉢裏煮。雖然不會擠牛乳，但喜歡農婦當着我的面擠，並非怕她背後攪水，只是愛聽那迸射在冰鐵桶的嗤嗤聲，覺得比雨打枯荷，更清爽可耳。

康說他故鄉有幾畝田，我每每勸他回去躬耕，今天摘着扁豆，又提起這話，他說我何嘗不想回去呢？但時局這樣的不安甯，鄉下更時常鬧土匪，鬧兵災，你不怕麼？我聽了想起我太平故鄉兩次被土匪潰兵所蹂躪的情形，不覺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錄自「綠天」

葉紹鈞小品序

我很奇怪，有很多的理論者，他們對於作家存在的決定，不僅注意着「質」的方面，也注意着「量」的方面，把「質」與「量」看得一樣的重。這個見解，是很錯誤的。實際上，對於一個作家價值的估定，應該是從「質」的方面看，即使作者只發表過很少的作品，但這少數的作品，是代表了作者，而在整個文藝運動上，有着重大的意義，那麼，這個作家是存在的，甚至可以說是重要的。在小品文方面也是一樣，要一定在有專冊的小品集，或專門從事小品文活動，纔能算是小品作家，則很多的優秀的小品文作者，以及他們作品所給予的影響，是將在不合理的決定之下被忘記。這樣的作者，如葉紹鈞等等，是應該把他們同樣的作爲小品文作家看的。

葉紹鈞所寫作的小品不多，而他自己對於這些成果，也似乎不甚珍惜。除掉和俞平伯合冊的「劍鞘」而外，祇刊印了不純粹是小品的集子一種——「脚步集」。他雖然不吝惜這些小文章，不能以刊印小說集同樣的熱心來對待牠們。可是，他的小品文，給予小品文運動的影響是巨大的，而每一篇，都可以說是非常精妙的佳構。他在這兩個集子以外，寫過「暮」（我們的六月）那樣冥想的小品，寫過「五月卅一日急

雨中」(小說月報)那樣表現着憤激之情的小品，寫過「詩人」「水災」(光明週刊)那樣富有教育意義的小品，寫過「牽牛花」(北斗)「養蜂」(東方)那樣清淡雋永的小品。他寫的小品，在數量上不能說多，可是每一篇差不多都經過了很久的胚胎時期，而後用一種細膩老練的藝術手法寫了出來。

他的小品文最主要的特色，要很具體的講，我很想用「寧靜淡泊」四個字來說明。在小品文的內容上，固然表現着「寧靜淡泊」的精神，就是在表現的形式上，也是同樣的反映着一種「清淡雋永」的風趣。感情是豐富的，但他用一種極其微妙的方法表出之，如事物上蒙上一層輕紗，是那麼淡淡的，又是那麼深深地襲人。他的文字是輕靈的，而又是那麼的細膩，縝密地。如果我們一樣的用着一顆寧靜的心去研究牠，吟咏牠，在閱讀的過程中，無論什麼時候，都會使你感到，有這麼一個詩人，帶着幽閒的心情，哲學家在探索問題似的，在那裏「背手閒行吟好詩。」這一位田園詩人就是作者，而他的每一篇小品，真不啻是一首非常成功的，優美的，人生的詩。和他寫小說一樣，他是以着寫實主義者的態度，在從事於小品文的寫作。

「哲學家探索心情似的，」這不是偶然說出的一句話。這也是葉紹鈞小品文的一個特徵。這個特徵，在小品文作家中，像陳衡哲的作品，是和他有共通性的。在他的小品文中，反映的田園詩人的情趣是很濃厚，但他和一般的田園詩人情趣的小品文作家，却是不同。一般的作者，對於自然的現象，是以着一種陶醉的，熱烈的心情嚮往；葉紹鈞則是以哲學家的頭腦，寧靜的心，在對一切的自然現象，人生事物，刻苦的探索人

生的究竟，在每一篇小品文裏，他都很深刻的指示出一個人生上的問題。這特色，是葉紹鈞小品文所特有的，這一點也就更強烈的影響了讀者。

葉紹鈞在「讀者的話」(劍鞘)裏寫着，「不僅是一種意見，一種主張要是你們自己的，便是細到像游絲的一縷情懷，低到像落葉的一聲歎息，也要讓我認得出是你們的而不是旁的人的。」這說法真是等於作者的自白，葉紹鈞的小品文是自己的而不是旁人的。有人說，他的一部分小品文和周作人的作風相似，這說法，在匆匆的讀過了他們小品文的人，我想是可以這樣相信的，但要是你細加研究，從他們思想上的不一致性到作風上的一致性，那麼，是很容易看到這兩位小品文作家絕對的不相同之點，在對人生問題的理解上，葉紹鈞在小品文裏所反映的向上與向前的傾向，是比周作人的思想更清醒一些。在表現的態度上，周作人是具有嚴肅態度的哲人風致，而葉紹鈞則是飄逸的徘徊月下，自弄清影的詩人。

「怎麼能……」

「這樣的東西，怎麼能喫的！」

「這樣的材料，這樣的裁翦，這樣的料理，怎麼能穿的！」

「這樣的地方，既……，又……，怎麼住得來！」

聽這類話，立刻會想起這人是懂得衛生的法子的，非惟懂得，而且能夠「躬行」。衛生當然是好事，誰都該表示贊同。何況他不滿意的祇是東西，材料，裁翦，料理，地方等等，並沒有牽動誰的一根毫毛，似乎人總不應對他起反感。

反省是一面瑩澈的鏡子，牠可以照見心情上的玷污，即使這玷污祇有蒼蠅腳那麼細。說這類話的人且莫問別人會不會起反感，先自反省一下吧。

當這類話，脫口而出的時候，未必懷着平和的心情吧，心情不平和，可以想見發出的是怎麼一種聲調。而且，目光，口腔，鼻子，從鼻孔畫到口角的條紋，也必改了平時的模樣。這心情，這聲調，這模樣，便配合成十足傲慢的氣概。

傲慢必有所對。這難道對於東西等等而傲慢麼？如果是的，東西等等原無所知，倒也沒有什麼，雖然傲慢總教人不大愉快。

但是，這實在不是對東西等等而傲慢。所謂「怎麼能……」者，不是不論什麼人「怎麼能……」乃是「我怎麼能……」也。須要注意，這裏省略了一個「我」字。「我怎麼能……」的反面，不用說了，自然是「他們……他們配……他們活該……」那末，到底是對誰？不是對「我」以外的人而傲慢麼？

對人傲慢的看自己必特別貴重。就是這極短的幾句話裏，已經表現出說話的是個絲毫不肯遷就的古怪的寶貝。他不想他所說「怎麼能……」的，別人正在那里喫，正在那里穿，正在那里住。人總是個人，為什麼人家能而他偏「怎麼能……」？難道就因為他已經懂得衛生的法子麼？他更不想他所說「怎麼能……」的，還有人求之而不得，正在想「怎麼能得到這個」呢。

對人慢慢的又一定遺棄別人。別人怎樣他都不在意，但他自己非滿足意欲不可的。「自私」為什麼算是不好，要澈底講，恐怕很難。姑且馬虎一點說，那末，人間是人的集合，「自私」會把這集合分散，所以在人情上覺得牠不好。不幸得很，不顧別人而己非滿足意欲不可的就是極端的自私者。

這樣一想，這裏頭罅漏實在不少，雖然說話時並不預備有這些罅漏。可是，懂得衛生法子這一點總是好的，因為知道了生活的方法如何是更好。

不過生活是普遍於人間的。知道了生活方法如何是更好，在不很帶自私氣味的人就會想「得把這更好的普遍於人間才是。」於是來了種種的謀畫，種種的努力。至於他自己，更不用擔以外的心。更好的果真普遍了，會單把他一個除外麼？

所以，知道更好的生活方法，吐出「怎麼能……」一類的惡劣語，表示意欲非滿足不可，滿足了便沾沾自喜，露出暴發戶似的亮光的臉，這樣的人雖然生活得很好，決不是可以感服的。在滿面菜色的羣衆裏喫養料丰富的食品，衣衫襤褸的羣衆裏穿適合身體的衣服，羞恥也就屬於這個人了；羣衆是泰然毫無愧作的，雖然他們不免貧窮或愚蠢。

人間如真有所謂英雄，真有所謂偉大的人物，那必定是隨時攷查人間的生活，隨時堅強地喊「人間怎麼能……」而且隨時在謀劃在努力的。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作

——錄自「脚步集」

藕與萼菜

與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而懷念起故鄉來了。若在故鄉，每當新秋的早晨，門前經過許多的鄉人：男的紫赤的臂膊和小腿肌肉突起，軀幹高大且挺直，使人起康健的感覺；女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的頭

布，雖然赤脚，卻穿着短的夏布裙，軀幹固然不及男的這樣高，但是別有一種康健的美的風致，他們各挑着一副擔子，盛着鮮嫩玉色的長節的藕。在藕的家鄉的池塘裏，在城外曲曲彎彎的小河邊，他們把這些藕一濯再濯，所以這樣潔白了。彷彿他們以爲這是供人體味的高品的東西，這是清的圖畫裏的重要題材，假使滿塗污泥，便把人家欣賞的渾凝之感打破了；這是一件罪過的事情，他們不願意擔在身上，故而先把牠們濯得這樣潔白了，才挑進城裏來。他們想要休息的時候，就把竹扁擔橫在地上自己坐在上面，隨便揀擇擔裏的過嫩的「藕槍」或是較老的「藕朴」，大口的嚼着解渴。走過的人便站住了，紅衫的小姑娘揀一節，白髮的老公公買兩支。清淡而甘美的滋味是普遍於家家且人人了。這種情形，差不多是平常的日課，直要到葉落秋深的時候。

在這裏，藕這東西幾乎是珍品了。大概也是從我們的故鄉運來的，但是數量不多，自有那些伺候豪華公子碩腹鉅賈的幫閒茶房們把大部分搶去了；其餘的便要供在大大一點的水菓舖子裏，位置在金山蘋菓，呂宋香芒之間，專待善價而沽。至於挑着擔子在街上賣的，也並不是沒有，但不是瘦得像乞丐的臂腿，便澀得像未熟的柿子，實在無從欣羨，因此，除了僅有的一回，我們今年竟不曾吃過藕。

這僅有的一回不是買來吃的，是鄰舍送給我們吃的。他們也不是買的，是從故鄉來的親戚帶來的。這藕離開牠的家鄉大約有好些時候了，所以不復呈玉樣的顏色，卻滿被着許多鏽斑。削去皮的時候，刀鋒過

處很不順爽，切成了片，送入口裏嚼着，頗有點甘味，但沒有一種鮮嫩的感覺，而且似乎含了滿口的渣，第二片就不想吃了，只有孩子很高興，他把這許多嚼完，居然有半點鐘工夫不再作別種的要求。

因為想起藕，又聯想到蓴菜。在故鄉的春天，幾乎天天吃蓴菜，牠本來沒有味道，味道全在於好的湯。但這樣嫩綠的顏色與豐富的詩意，無味之味真足令人心醉呢。在每條街旁的小河裏，石埠頭總歇着一兩條沒篷船，滿艙盛着蓴菜，是從太湖裏去撈來的。像這樣的取求很便，當然能得日餐一盃了。

而在這裏又不_非館子，就難吃到這東西。我們當然不上館子，偶然有一兩回去撻朋友的酒席，恰又不是蓴菜上市的時候，所以今年竟不曾吃過。直到最近，伯祥的杭州親戚來了，送他幾瓶裝瓶的西湖蓴菜，他送我一瓶，我才算也嘗了新了。

向來不戀故鄉的我，想到這裏，覺得故鄉可愛極了。我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會起這麼深濃的情緒？再一思索，實在很淺顯的：因為故鄉有所戀，而所戀又惟在故鄉有，便繫着繫着，不能離捨了。譬如親密的家人在那裏，知心的朋友在那裏，怎得不戀戀？怎得不懷念？但是僅僅爲了愛故鄉麼，不是的，不過在故鄉的幾個人把我牽着罷了。若無所牽，更何所戀？像我現在，偶然被藕與蓴菜所牽，所以便懷念起故鄉來了。

所戀在那裏，那裏就是我們的故鄉了。

牽牛花

手種牽牛花，接連有三四年了。水門汀地沒法下種，種在十來個瓦盆裏。泥是今年又明年反覆着用的，無從取得新的來加入。曾與鐵路軌道旁邊種地的那個北方人商量，願出錢向他買一點，他不肯。

從城隍廟的花店買了一包過磷酸骨粉，攪和在每一盆泥裏，這算代替了新泥。

瓦盆排列在牆腳，從牆頭垂下十條藤線，每兩條距離七八寸，讓牽牛的藤蔓纏繞上去，這是今年的新計畫，往年是把瓦盆擺在三尺光景高的木架子上的。這樣，藤蔓很容易爬到了牆頭；隨後長出來的互相糾纏着，因自身的重量倒垂下來，但未梢的嫩條便又蛇頭一般仰起，向上伸，與別組的嫩條糾纏，待不勝重量時便重演那老把戲；因此，牆頭往往堆積着繁密的葉和花，與牆腰的部分不相稱。今年從牆腳爬起，沿牆多了三尺光景的路程，或者會好一點。而且，這就將有一垛完全是葉和花的牆。

藤蔓從兩瓣子葉中間引伸出來以後，不到一個月工夫，爬得最快的幾株將要齊牆頭了。每一個葉柄處生一個花苞，像穀粒那樣大便轉黃萎去。據幾年來的經驗，知道起頭的一批花苞是開不出來的；到後來發育更見旺盛，新的葉蔓比近根部的肥大，那時的花苞才開得成。

今年的葉格外綠，綠得鮮明又格外厚，彷彿絲絨裁剪成的。這自是過磷酸骨粉的功效。他日花開，可以

推知將比往年的盛大。

但興趣並不專在看花。種了這小東西，庭中就成爲繁人心情的所在，早上才起，工畢回來，不覺總要在那裏小立一會兒，那藤蔓纏着麻線捲上去，嫩綠的頭看似靜止的，並不動彈，實際却無時不迴旋向上，在先前這邊，停一歇再看，它便朝那邊了。前一晚祇是菘豆般大一粒的嫩頭，早起看時，便已透出二三寸長的新條，綴着一兩張滿被細白絨毛的小葉子，葉柄處是僅能辨認形狀的花苞，而未梢又有了菘豆般大一粒的嫩頭。有時認着牆上的斑駁痕想，明天未必使爬到那里吧；但出乎意外，明晨已爬到了斑駁痕之上；好努力的一夜工夫！「生之力」不可得見；在這樣小立靜觀的當兒，却默契了「生之力」了。漸漸地，渾忘意想，復何言說，只呆對這一牆綠葉。

即使沒有花，興趣未嘗短少；何況他日花開，將比往年的盛大呢。

——錄自「北斗」

水患

甲 水只是涌進來，涌進我的田裏像山瀑歸壑一般。我的天呀！我的田！

乙 你看我的田阿，白茫茫一片，竟改裝爲湖蕩了。底下是葱綠的禾苗，現在該要腐爛了。啊，我的寶貝！我的

生命！我的葱綠的禾苗！

甲 你這樣說，更引起我的傷心。還是前十幾天的時候，我已經發見了透出尖來的花穗。你想，假如沒有這水災，現在該是什麼樣子了？

乙 啊，我的眼淚要滴下來了！還不是漫天遍野，一片稻花香麼！稻花香，稻花香，你在那裏？我張開了兩個鼻管在嗅你呢，你在那裏？

甲 往後不堪設想呢！

乙 我簡直不敢往後想。

甲 不敢想就完畢了麼？

乙 怎麼講？

甲 事實會教你不得不想。你有嘴，你有肚皮，你有老婆，你有兒子，你能夠不想麼？

乙 我不過這樣說說罷了。不瞞你說，我是三個整晚沒有睡熟了，只是在那裏想，想眼前的災難，想將來的困苦。

甲 單是想想也沒有用，我們該想法子。

乙 當然，我們該想法子。

甲 我想我們有的是力量給我們災害的是衝決的河水我們就該抵擋這河水

乙 好，抵擋這河水！我把眼淚揩乾了，我現在覺得我們的將來不定是困苦，說不定還是比往年更甚的滿足。

甲 我們一起來工作罷！

乙 我們一起來工作！我們同志，我們一夥兒，現在大家先伸出手來。手在這裏！

甲 手在這裏！

乙 我們緊緊的握一握罷！

甲 我們緊緊的握一握罷！

甲 你預備幹什麼，把衣服脫得精光？

乙 我要下水去，把河底的泥挖起來，故而脫了衣服。

甲 哈哈，好笨的法子。我不想脫衣服，也不預備挖起河底的泥，我只要築一道壩。所以，我帶了扁擔糞箕來。

乙 一道壩！就有用了麼？

甲 防水築壩小孩子也明白的，怎樣會沒有用？

乙 你看上游的水來得多厲害，立刻會衝毀了你的壩。我不贊成你這種苟且的法子！

甲 依你怎麼樣？

乙 我早已告訴你了，我要挖起河底的泥。待把河身挖得很深的時候，上游的水勢雖然急，也不會泛濫到我們的田裏。

甲 噓，等你把河身挖得很深的時候，現在浸在水底的禾苗早已腐爛淨盡了。我不贊成你這種迂遠的法子！

乙 對不起，我是很相信自己的主張是可靠的，我不願意丟了自己的可靠的主張。

甲 你以為我是隨便說說，不很相信自己的主張的麼？老實說我再三考量過，這邊那邊都想到，才決定這個主張的。我願意執持我的主張，比武士執持他的戈矛還要堅強。

乙 太可笑了，這等粗魯的苟且的法子，也要執持着不肯改變，不是愚笨是什麼，不是成見是什麼！

甲 你不要當着我的面說這等屁話，你要知道侮辱人家的意見，比侵犯人家的身體還要罪惡，還要該死！不客氣，像你這等麻煩的迂遠的法子，只有大大的笨伯才想得，我也不高興來說你是什麼了！

乙 你才是屁話——我是什麼？你說！你說！我定要你說！

甲 你定要我說，我不妨說。你在那裏做夢！你的腦子是沒有三條皺紋的！

乙 太侮辱人了！你混帳！你不是東西！

甲 你破口就罵麼！我也罵你，你是豬，是蠢然的豬！

乙 氣死我了，同你這種東西一起站在大地之上，真是倒楣！我要飛上天空去，先自洗去腳底裏沾着的泥，因為這泥是你所站的這塊地上的。

甲 我的肚皮也幾乎給你氣破了。我要另外去找一個太陽，再也不願與你這蠢然的豬同在一個太陽的照臨之下！

甲 他真肯同我合作麼？現在的時代，好人早已死完了，而且骨頭也化爲灰塵了，活在世上的，誰也不會是好人。說什麼公衆的利益，說什麼彼此的好處，說什麼同志，說什麼一夥兒，我都明白，全是挂在嘴唇上的門面語，說起來彼此耳朵裏覺得好聽些，臉上也似乎好看些。其實呢，第一是爲自己，第二是爲自己，第三第四也是爲自己，他瞞得過我麼？他的田是有名的壞田，又是低，又是瘦，一畝地收不到幾斗米。他醒裏夢裏都在那裏祈禱，最好天公把他的田漲高幾尺，又賞給他最好的肥料。可惜天公沒有依從了他的願望。現在，他想機會來了，借了抵當水災的名兒，就教我幫他的忙，去挖河底的泥。挖了泥起來，放在什麼地方呢？他一定說，「隨隨便便放在我的田裏就是了。」於是他的田就慢慢的高起來了。而且

那河泥是多麼肥呀。是傻子才會上這個當，出了汗，費了氣力，却去填高別人的田！他這傢伙真不張開眼睛的，會把這個當來給我上，真是豬豬！

乙

真要給他氣死的，「該想法子，該想法子，」原來他想他的法子，又教人家幫着他想他的法子！本來，同人家合夥作事，成功以後彼此只得各半的好處，現在的人是誰也不感滿足的。他是特別的好人麼？我看看不像，我想他自己照着鏡子看看也未必像。所以他的主張是完全爲着他自己的好處的，他的田不是靠着河邊麼？我聽見他說不止一回了一，可惜這田岸太狹了；不然，在這裡架一個簷，一壁種田，一壁捕魚，倒是很好的事呢。」現在他主張築壩，那是不用商量的，自然築在他的田旁。壩築好了不會逃走的，於是他可以架起簷來捕魚，而且牽一頭牛走過也方便了，來回登岸上船也便了。這些完全是他的利益呀。但是要我幫他一半的氣力，而且是個好聽的題目，協力合作，抵當水患！我假若看不透他的詭計，才真是「大大的笨伯」呢。可惡透了，竟把人看做沒中用的笨伯，真是混帳！真不是東西！

水

嘩——嘩——一點沒有障礙，一點沒有阻當，要到那裏就是那裏，自由呀，自由呀，我才是自由的王！白茫茫的，波漾漾的，你看，全是我的國土，啊，我的勢頭方興未艾呢。我有山岳一般的力量，我有烈火一般

的氣餒，這是眼前的事了，什麼東西都要給我壓在底下，什麼東西都要破敗成爛泥殘屑。只在昨天，倒略微上了些心事。聽說有一位甲先生一位乙先生要合着力來同我爲難了。但是我立刻就放心了！因爲他們兩個方才握了手，接着就是鬧意見，後來竟分開了，却彼此不會動一動手。這不是給我一個保證，表明再沒有別種勢力能同我對敵了麼？我的國土還會不就等於全世界麼？啊，我的勝利！我的光榮！

嗑——嗑——

甲 又碰見了。

乙 我想向你說一句話，你願意聽受麼？

甲 我也這樣想。你不妨先說。

乙 只有一句，我想了一整夜想出來的，就是，這樣子下去不對呀！

甲 你怎麼揣知我的心的？我正想向你說：這樣子下去不對呀！

乙 我並不會揣知你的心，我的心自己這樣想。

甲 那麼彼此同心了。不對的緣故，是不是因爲水勢越來越大！而我們還不會動手對付牠，結果受那莫大的困苦的就是我們？

乙 不錯，是這個緣故。

甲 那麼更見得彼此同心了。我想，如果昨天動了手，今天的水勢總要差一點吧。

乙 昨天爲什麼終於不會動了手，我們得反省反省。

甲 我很慚愧，我太過堅持自己的意見了，因而絕不考查你的意見究竟怎樣，總給你一個反對。

乙 你說慚愧，我何嘗不慚愧我犯的正是同樣的毛病。

甲 索性告訴了你吧！我還疑心你完全爲的私見。因爲要填高你的低田，才想出你的方法，教我給你當義務的幫役。

乙 我也當着你懺悔了，我對於你的疑心是：你要補救那田岸太狹的缺憾，所以想出你的方法，教我給你充臨時的奴隸。

甲 哦，不幸得很，彼此給魔鬼射中了一枝冷箭！但是，現在大家坦白的說出來了，兩枝冷箭也就拔去了。

乙 啊，狠毒的冷箭！牠幾乎教我們下沈入卑鄙的路，永遠與正大光明絕緣。我此刻想，人與人交接，爲什麼不把坦白的心相見呢？爲什麼定要這樣那樣的揣想總把不好的事情加到別人身上去呢？真是沒有理由！

甲 的確沒有理由！惟坦白的心具有黏性，一個同一個團結起來，而且越團越緊。

- 乙 而且，心既坦白，鬧意見的事情也就有了，大家爲着事實着想，是是非非，有什麼可鬧的呢？
- 甲 我們詛呪猜疑吧！我們詛呪鬧意見吧！
- 乙 及今詛呪，我們的工作已經被耽誤了一天了。
- 甲 雖然耽誤，也還值得，現在我們認識了這枝冷箭了。
- 乙 你說得不錯，那末，我們動手工作吧，要加工的做，要合力的做。
- 甲 好！要加工，要合力，我現在具有十二分的勇氣！
- 乙 我們起先一同築一道壩，暫時把水勢擋一擋！然後一同挖掘河身，使永久容受洶洶的水量。
- 甲 不是你的我的法子都得到了麼？
- 乙 你要記着，現在我們不再鬧意見了。完全就事實着想。
- 甲 今當真個合力工作之先，該從新伸出手來。
- 乙 手在這裏。
- 甲 我們緊緊的握一握吧！
- 乙 我們緊緊的握一握吧！

詩人

甲 近來有新詩吧？

乙 沒有，久已沒有了。

甲 阿！未免使詩壇寂寞，正不知有幾許讀者渴望着你的新詩呢。

乙 我倒沒有想到這一層。

甲 在醞釀那更偉大更名貴的詩篇吧？

乙 一點也不。詩同我疏遠了，疏遠得如同消散的夢，我也不想去找牠。

甲 是多麼可驚的事，詩會同你疏遠！你遇到了什麼意外的事吧？

乙 沒有遇到什麼意外的事，我還是平常的我。

甲 那末……

乙 那末什麼？

點 那末不應該變了常例，好久不作詩。總有點不同往日吧？你得仔細地省察一下。

乙 也不用省察，我只覺得近來填滿腔子都是「恨」。

甲 喔，原來如此。是春恨呢？還是別恨？——這些都是再好不過的詩題。

乙 都不是，都不是。

甲 那末一定是生老病死，人生無常，這個澈底的大恨了。這也是絕妙的題材，最古的「詩經」同「古詩十九首」裏，就有這一類的好些名篇。

乙 也不是。我告訴你，我所恨乃在「生」之後，「老病死」之前。

甲 在中間，中間是什麼東西呢？

乙 我恨我們這生活，我恨形成我們這生活的社會。

甲 原來你不聲不響，轉成厭世派了。那末，也不妨作幾首「游仙詩」，「招隱詩」，聊以寄意。

乙 你真是彈簧般的心思，聽說恨這生活，馬上一彈彈到了厭世派。恨着這個，難道不可以得望着那個麼？那個也是生活，也是社會呀，又那裏搭得上什麼厭世派！

甲 這倒不錯，我不妨把彈過去的自已檢回來。但是，我要聽你爲什麼要恨。

乙 阿，我們這生活！愚昧高高地坐在頂上，抽着牠很毒的鞭子；強暴密密地圍在四周，刺着牠鋒銳的刀劍；不容聲響，聲響就是罪惡；不容喘息，喘息就是乖逆；再也不用說昂頭挺胸地走幾步，放懷任意地談一場；你想，這還成什麼生活？除了厭世派（他本來就不願意好好地活在世間）誰還能不恨？

甲 確然如此，確然如此。我也覺得有點悵悵然了。

乙 你同我原是一個網裏的魚呀。我們同處這個社會，我們同過這樣生活，當然會抱着同樣的恨。

甲 那末，怎麼辦呢？我們正如同舟共濟的人，彼此該有個商量。

乙 我自己商量過了，不妨告訴你。

甲 希望你的意思比金子更要名貴。

乙 我的意思是恨，不妨填滿了腔子，不妨海一般地深，但是，決不能徒然是恨。徒然恨只有毀滅了自己，其外沒有半點結果。

甲 我也能明白，這是雖簡單却真實的道理。肚子餓時若不想法子找東西吃，不是只有餓死了自己麼？

乙 怎麼不是？而且單只會恨，却沒有力量來消釋這恨，這個人配恨麼？這是喪失人格，也是個毀滅了自己。

甲 那末……

乙 所以我決意拏出我的力量來，親自動手，把這生活撕成粉碎，讓牠再也拏不攏；同時另外建造一個新的。

甲 好大的志願！但是，怕不是你的事情吧？

乙 怎麼不是我的事情？這不單是我的事情，而且也是你的事情。

甲 你忘記了你是詩人呢。

乙 我是詩人麼？

甲 你決不至於消失了記憶力。報紙雜誌上提起你的名字時，不是總加上「詩人」的字樣麼？

乙 這是別人這樣寫的，我沒有關照他們這樣寫。

甲 他們這樣寫，原爲你能夠作詩的緣故。

乙 我固然能夠作詩，但我也能夠做人；與其稱我爲詩人，不如直截了當稱我爲「人」好了。

甲 你究竟作了許多不是人人能作的詩。

乙 所以必得稱爲詩人麼？

甲 是這個意思。

乙 就算是詩人，又怎樣呢？

甲 詩人自有他的園地，自有他的工作。詩人的收穫能夠清醒人們的心靈，安慰人們的痛苦，具有無上的價值，正不必再去培植旁的，如你所說的，撕碎了一個，又建造一個，那太現實了，太功利了，是另一種人的事情，不是詩人的本分。

乙 原來這裏頭有這樣個圈套。

甲 什麼圈套？

乙 世間的圈套很多，往往用很好的名目引你去鑽，鑽了進去之後你就休想自由天地。譬如當尼姑，專勸人家懺悔罪孽，超度幽魂，豈不是個好的名目，但是當了尼姑之後，任他春花秋月，總不容你「思」一思「凡」！「孽海記」裏的小尼姑却不管她「思凡」而且「下山」，所以對於她的笑罵一直延到如今，而且可以料想會延到很遠的將來。這是何等可怕的一個圈套！用詩人的名稱來加給人，無非也是這樣的一個圈套。

甲 你在說笑話了，哈哈。

乙 倒並非笑話。思凡是尼姑最切身的事，為什麼當了尼姑就不許思凡？難道尼姑只該給人家懺悔罪孽，超度幽魂，却不該實現自己的願欲麼？同樣，撕碎一個建造一個是我最切身的事，為什麼被稱為詩人時就不容做？難道詩人只該給人家當清心丸忘憂草，却不該當心自己的生活麼？——我若是尼姑，決不怕人家的笑罵，要思凡時便思凡。我現在被稱詩人，雖然你說其他的事不是我的事，又豈能搖動了我的心呢？

甲 哈哈，你要把尼姑對比到底了吧？

乙 哦，十年廿年之後，也許有真好的詩出現，這好詩的作者也許是我吧！

甲 歡喜之至，詩壇終究不至於寂寞了！

——錄自「光明」——

與佩弦

每回寫信去，總問幾時來上海，覺得有許多的話要向你細談。你來了，一遇於菜館，再見於鄭家，三是我來我家，四呢，便是送你到車站了。什麼也沒有談，更說不到一細，「有如不相識的朋友，至多也只是「顛頭朋友」（註一）那樣子，偶然碰見，說些今天到來明天動身的話以外，就只餘默默了。也頗自爲提示，正是滿足願望的機會，不要輕易放過。這自然要趕快開個談論的端，然後蔓延不斷地講下去才對。然而什麼是端呢？我起始覺得我所懷的願望是空空的，有如燈籠殼子，我起始懊悔平時沒有查問自己，究竟要向你細談些什麼。端既沒有，短短的時光又如影子那樣移去無痕，於是若有所失地，又「天各一方」了！

過幾天後追想，我所以懷此願望，以及未得滿足而感失望，乃因前此晤談曾經得到愉悅之故，所謂願望，實在並不是有這樣那樣的話非談不可，只是希冀再能夠得到從前那樣的愉悅。晤談的愉悅從那里發生的呢？不在所談的材料深微或偉大，不在究極到底而得到結論（這些固然也會發生愉悅，但不是我意所存），乃在抒發的隨意，如閒雲之自在，印證的密合，如呼吸之相通。如你所說的：

……促膝談心，隨興趣之所至。時而上天，時而入地，時而論書，時而評畫；時而縱談時局，品鑑人倫，時而剖析玄理，密訴衷曲……

可謂隨意之極致了。不比議事開會，即使沒法解決，也總要勉強作個結論，又不比登臺演說，雖明知牽強附會，也總要勉強把牠排成章節。能說多少，要說多少，以及願意怎樣說，完全在自己的手裏，絲毫不受外面的牽掣。這當兒，名譽的心是沒有的，利益的心是沒有的，顧忌欺誑等心也都沒有，只爲着表出內心而說話，說其所不得不說。在這樣的進程中，隨伴地感着一種愉悅，其味甘而永，同於藝術家製作藝術品時所感到的。至於對談的人，定是無所不了解，無所不領會，真可說彼此「如見其肺肝然」的。一個說了這一面，又一個推闡到那一面，一個說如此如此，又一個從反面證明決不如彼如彼，這見得心與心正共鳴，合爲妙響。是何等的愉悅！就是一個說如此，又一個說不然，一個說我意云爾，又一個說殊覺未必；因爲沒有名譽利益等等的，心在裏頭作祟，所以羞憤之情是不會起的，駁詰到妙處，只覺得共同尋到勝地的樣子，愉悅也是共同的。

這樣的境界是可以偶值而不可以特闢的。如其寫個便條，說「月之某日，敬請駕臨某地晤談，各隨興趣之所至，務以感受愉悅爲歸。」到那時候，也許因種種機緣的不湊合，終於沒什麼可說，興味索然的。就如我希望你來上海，雖然不會用便條相約，卻頗懷着寫便條的心理。而結果如何？不是什麼也沒有談，若有所失地，又「天各一方」了麼！或在途中，或在斗室，或在將別以前的旅舍，或在久別初逢的碼頭，各無存心，隨意

傾吐，不覺枝蔓，實已繁多。忽焉念起：這不已沈入了晤談的深永的境界裏麼？於是一縷愉悅的心情同時涌起，其滋味如初泡的碧螺春，回味適纔所說，一一雋永可喜，這尤其與茶味的比喻相類。但是，逢到這種愉悅，初非意料的。那一年的歲盡日，與你同在杭州，晚間起初覺得無聊，後來不知談到了什麼，興趣好起來了，彼此都不肯就此休歇，電燈息了，點起白蠟燭來，離開了憩坐室來到臥室裏，上牀躺着還是談說，兩牀中間是一張雙抽屜的桌子，桌上是兩枝白蠟燭，後來你看時計，你說一首小詩作成了，念給我聽，是

除夜的兩枝搖搖的白燭光裏，

我眼睜睜瞅着

一九二一年輕輕地越過去了。

你每次來上海總是慌忙的。額頰的部分往往泛着桃花色；行步急遽，彷彿有無量的事務在前頭；而遺失東西尤爲常事，如去年之去，墨水筆同小刀都留在我的桌上。其實豈止來上海時，就是在學校裏，課前的預備，我見你全神灌注，表現於外面的情態是十分緊張；及到下課，對於講解的回省，答問的重溫，又常常紅漲着臉。你歡喜用「旅路」這類的詞兒，我想借用周作人先生稱玉諾的「永遠的旅人的顏色」（註二）一語來形容你慌忙的神氣，可謂巧合。我又想，可惜沒在到過你的家裏，看你辭別了旅路而家居的時候是不是

也這麼慌忙的。但我想起「人生的旅路」的話時，就覺得無須探看，「永遠的旅人的顏色」大概總是「永遠的」了。

你的慌忙，我以為該有一部分的原因在你的認真。說一句話，不是徒然說話，要掏出真心來說；看一個人，不是徒然訪問，要帶着好意同去，推而至於講解要學者領悟，答問要針鋒相對；總之，不論一言一動，既要自己感受喜悅，又要別人同沾美利。（你從來沒有說起這些，自然是我的揣度，但我相信「雖不中不遠矣。」）這樣，就什麼都不讓隨便滑過，什麼都得認真。認真得利害，自然見得時間之暫忽。如何教你不要慌忙呢！

看了你的「海闊天空」與「古今中外」一文的人，見你什麼都要去賞鑑賞鑑，什麼都要去嘗嘗味兒，或許要以為你是一個工於玩世的人。這就錯了！玩世是以物待物，高興玩這件就玩這件，不高興則丟在一旁，態度是令酷的。而你的情形豈是這樣呢！你並非玩世，是認真處世。認真處世是以有情待物，彼此接觸，就交付以全生命，態度是熱烈的。要講到「生活的藝術」，我想只有認真處世的才配；「玩世不恭」，「光棍而已」，藝術家云乎哉！——這幾句就作你那篇文字的「書後」，你以為用得着麼？

這回你動身，我看你無改慌忙的故態。旅館的小房間裏，送行客隨便談說，你一壁聽着，一壁檢這件，看那件，似乎沒甚頭緒的模樣。館役喚來了，教把你新買的一部書包在鋪蓋裏，因為箱子網籃都滿滿了。你幫

着拉毯子的邊幅，放了一邊又拉一邊，更有伯祥幫着，但結果止打成個「跌尸古鋪蓋」（註三）於是你把新裁的米通長衫穿起來，翦裁寬大，使我想起法師的道袍；你的臉上略帶着小孩子初穿新衣那樣的驕意與羞慚。一行人走出旅館，招呼人力車，你則時時回頭向旅館裏面看。記認耶？告別耶？總之，這又見得你的「認真」了。

在車站，你悵然地等待買票，你來回找尋送行李的館役，在這黃昏的燈光和朦朧的煙霧裏，「旅人的顏色」可謂十足了。這使我想起前年的這個季候在這裡送韻剛。韻剛也是什麼都認真的，而在行旅中常現慌忙之態，也同你一樣。自從這一回送別之後，還不會見過，我深切地想念他了。

幾個人着意搜尋，都以爲行李太重，館役沿路歇息，故而還沒送到。那知他們早已到了，就在我們旋轉的那塊地方的近旁。這可見你慌忙得可以，而送行人也不無異感塞住胸頭。

爲了行李過磅，我們同看那個站員的鄙夷不屑的嘴臉。他沒有禮貌，沒有同情，呼叱般喊出重量同運費的數目。我們何暇惱怒；只希望他對於無論什麼人都是這樣子，即使是他的上司或洋人！

幸而都弄清楚了，你的兩手裏只餘一隻小提箱和一個布包。「早點去佔個坐位吧，」大家對你這樣說。你答應了，顛頭，欲回轉身，重又顛頭，臉相很窘地躊躇一會之後，你似乎下了大決心，轉身逕去，頭也不回。沒有一歇工夫，你的米通長衫的背影就消失在站臺的昏茫裏了。

(註一) 這是蘇州話，言僅僅識面的朋友。願念勿亡音。

(註二) 見自己的園地三四八頁。

(註三) 尸亡，蘇州方言，鬆散的意思。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落華生小品序

說到現代的小品文，有一位作者是不應該被我們忘記的，那就是「空山靈雨」（1923）的作者筆名「落華生」的許地山。這作家雖以他的小說「命命鳥」（1921）在讀者中獲得很好的印像，他的隨筆「空山靈雨」在「小說月報」（1923）的發表，和「冰心」往事」（1922，小說月報）的刊出，是給小品文的運動，以不少推動的力。而「空山靈雨」尤可說是現代小品文的最初成冊的書。落華生的小品，在小品文運動史上，是將永久存在着的。

落華生對於寫作的態度，他認為是有「三寶」。一是「智慧寶」，那意思是，「創作者個人的經驗，是他的作品底無上根基。他要受經驗顯示，然後所創作底方能有感力達到鑑賞者那方面。他底經驗，不論是由直接方面得來，或是由間接方面得來，只要從他理性的評度，還出那最玄妙的段落——就是個人特殊的經驗有裨益於智慧或識見的片段——描寫出來。這就是創作的第一寶。」二是「人生寶」，意思是「創作者底生活和經驗既是人間的，所以他底作品需含有人生的原素。人間生活不能離開道德的形式；創作者所描寫底縱然是一種不道德的事實；但他的筆力要使鑑賞者有「見不肖而內自省」底反感，纔能算是佳作。

即使他是一位神祕派，象徵派，或唯美派底作家，他也需將所描那些虛無飄渺的，或超越人間生活的事情化爲人間的，使之和現實或理想的道德生活相表裏。這就是創作的第二寶。三是「美麗寶」，意思是，「美麗本是不能獨立的，他要有所附麗纔能充分地表現出來。所以要有樂器，歌喉，纔能表現聲音美；要有光闊油彩，纔能表現顏色美；要有綺語，麗詞，纔能表現思想美。若是沒有樂器，光闊，言文等，那所謂美就無着落，也就不能存在。單純的文藝創作——如小說，詩歌之類——底審美限度只在文字底組織上頭；至於戲劇，非得具有上述三種美麗不可。因爲美有附麗的性質，故此，列他爲創作底第三寶。」這三寶是不能彼此分離，是創作界底三位一體。」

他的「三寶主義」的實踐，在他的小說集上，也在他的小品集「空山靈雨」上。沈從文在「落華生論」裏說，「在中國以異教特殊民族生活，作爲創作基本，以佛經中選智明辨筆墨，顯示散文的美與光，色香中不缺少詩，落華生爲最本質的使散文發展到一個和諧的境界的作者之一。這調和，所指的是把基督教的愛慾，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與古舊情緒，揉合在一處，毫不牽強的融成一片。作者的風格是由此顯示特異而存在的。」他的「三寶主義」的實踐作品，小說以及小品文，是伴着這樣的內容與形式而存在。譬如「空山靈雨」裏的「香」，在聞香時丈夫要妻子說法的時候，妻子說，「佛法麼？——色，——聲，——香，——味，——觸，——造作，——思維，都是佛法；惟有愛聞香底愛不是佛法。」這是什麼因明？「丈夫說。妻子答：「不明

白麼？因爲你一愛，便成爲你底嗜好；那香在你聞覺中，便不是本然的香了。——這就很顯然的是佛家的思想。那「七寶池上的相思」的「縱然碎世界爲微塵，這微塵中也住着無量有情。所以世界不盡，有情不盡；有情不盡，輪迴不盡；輪迴不盡，濟度不盡；樂土乃能顯現不盡」的結論，是更無論了。但像「債」那樣的小品，說一個人拋棄安樂的生活不要去償債，這債是指的社會的責任；以及「萬物之母」篇裏說一個母親，因兒子在軍閥混戰期間被殺，自己成爲瘋狂的愛的哲學，反軍閥混戰的態度；「小俄羅斯底兵」作踐平民的「唉！這也是戰勝者，強者底權利麼？」的咒詛；表現着勇往，突破了種種恐怖漫擊的「暗途」的前進勝利，却又是非非常現實的而且是現代的了。所以，「空山靈雨」這部小品集，收的四十五篇小品，是很具體的反映了他的「三寶主義」精神的東西。

落華生的小品文，在新文藝的小品運動中，成了一個獨特的傾向，他的優點以及他的缺陷，從上面是可以看到了。對於他的小品，在學習的進程上，是較之對其他小品文作家更有批判的，揚棄的去學習的必要。他的小品文的境界，不是一般的，不是完全和現代思想契合的，基於他的思想與生活，反映在他的小品文中的，是一個很混亂的集合體。

空山靈雨弁言

生本不樂，能夠使人覺得稍微安適的，只有躺在牀上那幾小時，但要在那短促的時間中希冀極樂，也是不可能的事。

自入世以來，屢遭變難，四方流離，未嘗寬懷就枕。在睡不着時，將心中似憶似想的事，隨感隨記；在睡着時，偶得趾離過愛，引領我到回憶之鄉，過那游離的日子，更不得不隨醒隨記。積時纍日，成此小冊，以其雜沓紛紜，毫無線索，故名空山靈雨。

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蘇 靡

我常得着男子送給我底東西，總沒有當他們做寶貝看。我底朋友師松却不如此，因為她從不會受過男子底贈與。

自鳴鐘敲過四下以後，山上禮拜寺底聚會就完了。男男女女像出圈底羊，爭要下到山坡覓食一般，那邊有一個男學生跟着我們走，他底正名字我忘記了，我只記得人家都叫他做「宗之」。他手裏拿着一枝

齋藤，且行且嗅。齋藤本不是花，他嗅着，不過是一種無聊舉動便了。

「松姑娘，這枝齋藤送給你。」他在我們後面嚷着。松姑娘回頭看見他滿臉堆着笑容遞着那花，就迅速伸手去接。她接着說：「很多謝，很多謝。」宗之只笑着點點頭，隨即從西邊底山徑轉回家去。

「他給我這個，是什麼意思？」

「你想他有什麼意思，他就有什麼意思。」我這樣回答她。走不多遠，我們也分途各自家去了。

她自下午到晚上不歇把弄那枝齋藤。那花像有極大的魔力，不讓他撒手一樣。她要放下時，每覺得花兒對她說，「爲什麼離奪我？我不是從宗之手裏遞給你，交你照管底嗎？」

呀，宗之底眼、鼻、口、齒、手、足、動作，沒有一件不在花心跳躍着，沒有一件不在她眼前底花枝顯現出來！她心裏說，「你這美男子，爲甚緣故送給我這花兒？」她又想起那天經壇上底講章，就自己回答說，「因爲他顧念他使女底卑微，從今而後，萬代要稱我爲有福。」

這是她愛齋藤花，還是宗之愛他呢？我也說不清，只記得有一天我和宗之正在坐在榕根談話底時候，他家底人跑來對他說，「松姑娘嗅了一朵什麼花，說是你給她底，現在病了，她家底人要找你去問話咧。」

他嚇了一跳，也摸不着頭腦，只說，「我那時節給她東西嗅？這真是……！」

我說：「你細想一想。」他怎麼也想不起來。我才提醒他說，「你前個月在斜道上不是給了她一朵齋藤。」

「魔嗎？」

「對呀，可不是給了她一朵齋齋！可是我那里教他喫了呢？」

「爲什麼你單給她，不給別人？」我這樣問他。

他很直截地說：「我並沒有什麼意思，不過隨手摘下，隨手送給別人就是了。我平素送了許多東西給人，也沒有什麼事；怎麼一朵小小的齋齋就可使她着了魔？」

他還坐在那里沈吟，我便促他說：「你還能在這里坐着麼？不管她是誤會，你是有意，你既然給了她，現在就得去看她一看才是。」

「我那有什麼意思？」

我說：「你且去看看罷。蚌蛤何嘗立志要生珠子呢？也不過是外間的沙粒偶然滲入他底殼裏，他就不得不用盡工夫分泌些黏液把那小沙裹起來罷了。你雖無心，可是你底花一到她手裏，管保她不因花而愛起你來嗎？你敢保她不把那花當做你所賜給愛底標識，就納入她底懷中，用心裏無限的情思把他圍繞得非常嚴密嗎？也許她本無心，但因你那美意底沙無意中掉在她愛底貝殼裏，使她不得不如此。不用躊躇了，且去看看罷。」

宗之這才站起來，縐一縐他那副冷靜的臉龐，跟着來人從林菁底深處走出去了。

銀翎底使命

黃先生約我到獅子山麓陰濕的地方去找捕蠅草。那時剛過梅雨之期，遠地青山還被煙霞蒸着，惟有幾朵山花在我們眼前澹定地看那在溪澗裏逆行底魚兒，喋着他們底殘瓣。

我們沿着溪澗走。正在找尋底時候，就看見一朵大白花從上游順流而下。我說：「這時候，那有偌大的白荷花流着呢？」

我底朋友說：「你這近視鬼！你準看出那是白荷花麼？我看那是……」

說時遲，來時快，那白的東西已經流到我們跟前。黃先生急把采集網攔住水面；那時，我才看出是一隻鴿子。他從網裏把那死的飛禽取出來，詫異說，「是誰那麼不仔細，把人家底傳書鴿打死了！」他說時，從銀翼下取出一封狹長底小信來，那信已被水浸透了；我們慢慢把他展開，披在一塊石上。

「我們先看這是從那里來，要寄到那里去底，然後給他寄去，如何？」我一面說，一面看着。但那上頭不特地沒有，甚至上下底款識也沒有。

黃先生說：「我們先看看裏頭寫底是什麼，不必講私德了！」

我笑着說：「是，沒有名字底信就是公的；所以我們也可以披閱一遍。」

於是我們一同念着：

「你教崑兒帶銀翎，翠翼來，吩咐我，若是他們空着回去，就是我還平安底意思。我恐怕他知道，把這兩隻小寶貝寄在霞妹那里；誰知道前天她開籠攔飼料底時候，不提防把翠翼放走了！」

噯，愛者，你看翠翼沒有帶信回去，定然很安心，以為我還平安無事。我也很盼望你常想着我底精神和去年一樣。不過現在不能不對你說底，就是過幾天人就要把我接去了！我不得不叫你速速來和他計較。你一來，什麼事都好辦了。因為他怕底是你和他講理，

噯，愛者，你見信以後，必得前來，不然，就見我不着；以後只能在纍纍荒塚中讀我底名字了，這不是我不等你，時間不讓我等你啣！

我盼望銀翎平平安安地帶着他底使命回去。」

我們念完，黃先生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誰能猜呢？反正是不幸的事罷了。現在要緊的，就是怎樣處置這封信。我想把他貼在樹上，也許有知道這事底人經過這里，可以把他帶去。」我搖着頭，且輕輕地把信揭起。

黃先生說：「不如拿到村裏去打聽一下，或者容易找出一點線索。」

我們商量之下，就另鈔一張起來，仍把原信繫在鶴翼底下，黃先生用採掘鍬子在溪邊挖了一個小坑，

把鴿子葬在裏面，回頭爲他立了一坐小碑，且從水中淘出幾塊美麗的小石壓在墓上。那墓就在山花盛開底地方，我一翻身，就把些花瓣搖下來，也落在這使者底墓上。

萬物之母

在這經過離亂底村裏，荒屋破籬之間，每日只有幾縷零零落落的炊烟冒上來；那人口底稀少可想而知。你一進到無論那個村裏，最喜歡遇見底，是不是村童在阡陌間或園圃中跳來跳去；或走在你前頭，或隨着你步後模仿你底行動？村裏若沒有孩子們，就不成村落了。在這經過離亂底村裏，不但沒有孩子，而且向你要求孩子！

這里住着一個不滿三十歲底寡婦，一見人來，便要求說，「善心善行的人，求你對那位總爺說，把我底兒子給回。我那穿虎紋衣服，戴虎兒帽底便是我底兒子。」

他底兒子被亂兵殺死已經多年了。她從不會忘記：總爺把無情的劍拔出來底時候，那穿虎紋衣服底可憐兒還用雙手招着，要她摟抱。她要跑去接底時候，她底精神已和黃昏底霞光一同麻痺而熟睡了。唉，最慘的事豈不是人把寡婦懷裏底獨生子奪過去，且在她面前害死嗎？要她在醒後把這事完全藏在她記憶底多寶箱裏，可以說，比剖芥子來藏須彌還難。

她底屋裏排列了許多零碎的東西；當時她兒子玩過底小囤也在其中。在黃昏時候，她每把各樣東西抱在懷裏說，「我底兒，母親豈有不救你，不保護你底？你現在在我懷裏咧。不要作聲，看一會人來又把你奪去。」可是一過了黃昏，她就立刻醒悟過來，知道那所抱底不是她底兒子。

那天，她又出來找她底「命」。一月底光明朦朧着她，使她在不知不覺間進入村後底山裏。那座山，就是白天也少有人敢進去，何況在盛夏底夜間，雜草把樵人底小徑封得那麼嚴！她一點也不害怕，攀着小樹，緣着蔦蘿，慢慢地上去。

她坐在一塊大石上歇息，無意中給她聽見了一兩聲底兒啼。她不及判別，便說，「我底兒，你藏在這裏麼？我來了，不要哭啦！」

她從大石下來，隨着聲音底來處，爬入石下一個洞裏。但是裏面一點東西也沒有，她很疲乏，不能再爬出來，就在洞裏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她醒時，心神還是非常恍惚。她坐在石上，耳邊還留着昨晚上底兒啼聲。這當然更要動她底心，所以那方從靄雲被裏攢出來底朝陽無力把她臉上和鼻端底珠露曬乾了。她在瞻顧中，才看出對面山岩上坐着一個穿虎紋衣服底孩子。可是她看錯了！那邊坐着底，是一隻虎子；他底聲音從那邊送來很像兒啼。她立即離開所坐底地方，不管當中所隔底谷有多麼深，儘管攀緣着，向那邊去。不幸早露未乾，所依附

底都很溼滑，一失手，就把她溜到谷底。

她昏了許久才醒回來。小傷總免不了，卻還能夠走動。她爬着，看見身邊暴露了一付小髑髏。

「我底兒，你方才不是還在山上哭着麼？怎麼你母親來得遲一點，你就變成這樣？」她把髑髏抱住，說，「呀，我底苦命兒，我怎能把你醫治呢？」悲苦儘管悲苦，然而，自她丟了孩子以後，不能不算這是她第一次底安慰。

從早晨直到黃昏，她就坐在那里，不但不覺得餓，連水也沒喝過。零星幾點，已懸在天空，那天就在她底安慰中過去了。

她忽想起幼年時代，人家告訴她底神話，就立起來說，「我底兒，我抱你上山頂，先爲你摘兩顆星星下來，嵌入你底眼眶，教你看得見；然後給你找香象底皮肉來補你底身體。可是你不要再哭，恐怕給人聽見，又把你奪過去。」

「敬姑，敬姑。」找她底人們在滿山中這樣叫了好幾聲，也沒有一點影響。

「也許她被那隻老虎吃了。」

「不對。前晚那隻老虎是跑下來捕雲哥圈裏底牛犢被打死底。如果那東西把敬姑吃了，決不再下山來赴死。我們再進深一點找罷。」

唉，他們底工夫白費了！縱然找着她，若是她還沒有把星星抓在手裏，她心裏怎能平安，怎肯隨着他們回來？

補破衣底老婦人

她坐在簷前，微微的雨絲飄搖下來，多半聚在她臉龐底皺紋上頭。她一點也不理會，管儘收拾她底筐子。

在她底筐子裏有很美麗的零翦綢緞；也有很粗陋的麻頭、布尾。她從沒有理會雨絲在她頭、面、身體之上亂撲；只提防着筐裏那些好看的材料沾濕了。

那邊來了兩個小弟兄。也許他們是從學校回來。小弟弟却叫她做「衣服底外科醫生」；現在見她坐在簷前，就叫了一聲。

她抬起頭來，望着這兩個孩子笑了一笑。那臉上底皺紋雖皺得更厲害，然而生底痛苦可以從那里擠出許多，更能表明她是一個享樂天年底老婆子。

小弟弟說：「醫生，你只用筐裏底材料在別人底衣服上，怎麼自己底衣服却不管了？你看你肩膀補底那一塊又該掉下來了。」

老婆子摩一摩自己底肩膀，果然隨手取下一塊小方布來。她笑着對小弟弟說，「你底眼睛實在精明！我這塊原沒有用線縫住，因為早晨忙着要出來，只用漿子暫時糊着，盼望晚上回去彌補；不提防雨絲替我揭起來了！……這揭得也不錯。我，既如你所說，是一個衣服底外科醫生，那麼，我是不怕自己底衣服害病底。」

她仍是整理筐裏底零翦綢緞，沒理會雨絲零落在她身上。

哥哥說：「我看爸爸底手冊裏夾着許多的零翦文件；他也是像你一樣：不時地翻來翻去他……」

弟弟插嘴說：「他也是另一樣的外科醫生。」

老婆子把眼光射在他們身上，說，「哥兒們，你們說得對了。你們底爸爸愛惜小冊裏底零碎文件，也和我愛惜筐裏底零翦綢緞一般。他湊合多少地方底好意思；等用得着時，就把他們編連起來，成爲一種新的理解。所不同底，就是他用底頭腦；我用底只是指頭便了。你們叫他做……」

說到這里，父親從裏面出來，問起事由，便點頭說，「老婆子，你底話很中肯要。我們所爲，原就和你一樣，東搜西羅，無非是些綢頭布尾，只配用來補補破衲襖罷了。」

父親說完，就下了石階，要在微雨中到葡萄園裏，看看他底葡萄長芽了沒有。這里孩子們還和老婆子爭論着要號他們底爸爸做什麼樣醫生。

落花生

我們屋後有半畝隙地，母親說：「讓他荒蕪着怪可惜，既然你們那麼愛吃花生，就闢來做花生園罷。」我們幾弟弟和幾個小丫頭都很喜歡——買種底買種，動土底動土，灌園底灌園，過不了幾個月，居然收穫了！

媽媽說：「今晚我們可以做一个收穫節，也請你們爹爹來嘗嘗我們底新花生，如何？」我們都答應了，母親把花生做成好幾樣底食品，還吩咐這節期要在園裏底茅亭舉行。

那晚上底天色不大好，可是爹爹也到來，實在很難得！爹爹說：「你們愛吃花生麼？」我們都爭着答應，「愛！」

「誰能把花生底好處說出來？」

姊姊說：「花生底氣味很美。」

哥哥說：「花生可以製油。」

我說：「無論何等人都可以用賤價買他來吃，都喜歡吃他，這就是他底好處。」

爹爹說：「花生底用處固然很多，但有一樣是很可貴的。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蘋果、桃子、石榴，把

他們底菓實懸在枝上，鮮紅嫩綠的顏色，令人一望而發生羨慕底心。他只把菓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他挖出來，你們偶然看見一棵花生瑟縮地長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他有沒有菓實，非得等到你接觸他才能知道。」

我們都說：「是的。」母親也點點頭，爹爹接下去說：「所以你們要像花生，因為他是有用的，不是偉大、好看的東西。」我說：「那麼，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偉大、體面的人了。」爹爹說：「這是我對於你們底希望。」

我們談到夜闌才散，所有花生食品雖然沒有了，然而父親底話現在還印在我心版上。

債

他一向就住在妻子家裏，因為他除妻子以外，沒有別的親戚。妻家底人愛他底聰明，也憐他底伶仃，所以萬事都尊重他。

他底妻子早已去世，膝下又沒有子女。他底生活就是念書、寫字，有時還彈彈七絃；他決不是一個書獃子，因為他常要在書內求理解，不像書獃子只求多念。

妻子底家裏有很大的花園供他游玩；有許多奴僕聽他使令。但他從沒有特意到園裏游玩，也沒有呼

喚過一個僕人。

在一個陰鬱的天氣裏，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舒服底。岳母叫他到屋裏閒談，不曉得爲什麼緣故就勸起他來。岳母說：「我覺得自從儂兒去世以後，你就比前格外客氣，我勸你毋須如此，因爲外人不知道都要怪我。看你穿成這樣，還不如家裏底僕人，若有生人來到，叫我怎樣過得去？儂或有人欺負你，說你這長那短，儘可以告訴我，我責罰他給你看。」

「我那里懂得客氣？不過我只覺得我欠底債太多，不好意思多要什麼。」

「什麼債？有人問你算帳麼？你太過見外了！我看和你自己底子姪一樣，你短了什麼，儘管問管家底要去；若有人敢說閒話，我定不饒他。」

「我所欠底是一切的債，我看見許多貧乏人、愁苦人，就如該了他們無量數的債一般，我有好的衣食，總想先償還他們。世間若有一個人喫不飽，穿不暖，住不舒服，我也不敢公然獨享這具足的生活。」

「你說得太玄了！」她說過這話，停了半晌才接着點頭說，「很好，這才是讀書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底精神……然而你要什麼時候才還得清呢？你有清還底計畫沒有？」

「唔……唔……」他心裏從來沒有想到這個，所以不能回答。

「好孩子，這樣的債，自來就沒有人能還得清，你何必自尋苦惱？我想，你還是做一個小小的債主罷。說

到其足生活，也是沒有涯岸底；我們今日所謂具足，焉知不是明日底缺陷？你多念一點書就知道生命卽是缺陷底苗圃，是煩惱底秧田！若要補修缺陷，拔除煩惱，除棄絕生命外，沒有別條道路。然而，我們那能辦得到？個個人都那麼怕死！你不要作這種非非想，還是順着境遇做人去罷。

「時間……計畫……做人……」這幾個字從岳母口裏發出，他底耳鼓就如受了極猛烈的椎擊。他想想來想去，已想昏了。他爲解決這事，好幾天沒有出來。

那天早晨，女傭端粥到他房裏，沒見他，心中非常疑惑。因爲早晨，他沒有什麼地方可去；海邊呢？他是不輕易到底。花園呢？他更不願意在早晨去。因爲了頭們都在那個時候到園裏爭摘好花去獻給她們幾位姑娘。他最怕見底是人家毀壞現成的東西。

女傭四圍一望，驀地看見一封信被留針刺在門上。她忙取下來，給別人一看，原來是給老夫人底。她把信拆開，遞給老夫人。上面寫着：

「親愛的岳母：

你問我底話，教我實在想不出好回答。而且，因你這一問，使我越發覺得我所負底債更重。我想做人若不能還債，就得避債，決不能教債主把他揪住，使他受苦。若論還債，依我底力量，才能是不濟事底。我得出去找幾個幫忙底人。如果不能找着，再想法子。現在我去了，多謝你栽培我這麼些年。我

底前途，望你記念；我底往事，願你忘卻。我也要時時祝你平安。

塔容融留字

老夫人念完這信，就非常愁悶，以後，每想起她底女婿，便好幾天不高興。但不高興儘管不高興，女婿至終沒有回來。

——以上錄自「空山靈雨」

王統照小品序

王統照是「童年」(1925)「這時代」(1933)的作者，是詩人；是「春雨之夜」(1924)「葉」(1925)「霜痕」(1933)的作者，是小說家；散文集祇有一本記東三省之遊的「北國之春」(1933)但是，我現在却要把他作為小品文作家來研究，這大概是會引起讀者的驚詫罷。其實這「驚詫」是多餘的。因為王統照，在事實上，他不僅是詩人，小說家，也是很優美的小品文作者；他曾經發表不少的散文小品在北京「晨報」的「文學副刊」裏，祇是他沒有收集；而這些文字，在當時，是確曾有過不少的影響的。

瞿世英序「春雨之夜」引用過王統照自己的話，來說明他的創作哲學。「文藝是重創造不重因襲，重發揮個性不重裝點派架，藝術家千萬不可伏在藝術底下作摹倣規撫的奴隸。」在「最近的中國小說」(星海)一文裏，他也寫過「在叢棘中，我們要創造我們自己的生命！我們為創造而生成喲！生命的鼓勵，戰鬥與愛的鬥爭，在這一息未停的宇宙中，可以引起我們力的伸張，歌的永趣，悲哀的充量，歡喜的大聲喧呼。我們是為創造而生存呵！此外並無一物！」的歌詩。這些都足以說明作者是怎樣的一個富於創造性的作家。研究王統照的小品文，這認識是應該首先把握得的。

迸的熱情，有如一把火，到處顯出熱烈，震動，青年的力；到處顯出對黑暗的咒詛，光明的追求，深刻的，緊張的，也是極其縝密的。

他的小品文不但有這樣的「熱情」這樣的「力」，且是一種詩的，無論在那一篇裏，都反映了作爲詩人的王統照的精神，飛躍着，馳騁着，那非常豐富縝密的想像。當他寫作的時候，在他的面前，我想定然有一個幻美的世界，這世界是從苦難中產生出來，而他的一切想像也就在這幻美的世界裏胚胎。他的小品文，由於這樣的原因，遂必然的成爲冥想之作，王統照作爲小品文作家而存在的，也就是建築在他的「冥想的小品文」上。這一類的小品文，除魯迅的「野草」而外，我想是沒有誰可以和王統照比擬的；徐志摩也寫作冥想的小品文，然而他的冥想是偏於歡快。此外，需要說明的，就是他有一種駕馭文字的力，他能以驅使許多加強文字的力，表白他內心的所要發洩出來的情感的語彙，使它們自然的，嚴密的，緊湊的集合起來，這也是很多小品文作家所辦不到的。

陰雨的夏日之晨

在昨夜的大雨後的清晨，淡灰色的密雲罩住了這無邊的穹海。雖沒有一點兒風絲，却使得人身上輕爽，疏懶，而微有冷意。我披了單衫，跣足走向前庭。一架濃密的葡萄架上的如綠珠般的垂實，攢集着尚疑有夜來細雨的餘點。兩個花池中的鳳仙花，燈籠花，金雀，夜來香的花萼，以及條形的，尖形的，圓如小茶盃的翠綠的葉子，都欣然含有生意。地上已鋪滿了一層粘土的苦蘚；踏在脚下柔軟地平靜地另有一種趣味。我覺得這時我的心上的琴弦已經十二分地諧和，如聽幽林涼月下，的古琴聲，沒有緊張的，繁殺的，急促的，激越的音聲，只不過似從風穿樹籟的微鳴中，時而彈出那樣幽沈和平，與在幽靜中時而添加的一點悠悠的細響。

少年人的思想行爲固然是要反抗的，衝擊的，如上戰場的武士，如履危尋幽的探險者，如森林中初生的雛鹿，如在天表翱翔的鷹鷂。但是偶然得到一時的安靜，偶然可以有個往尋舊夢的機會，那末：一顆萋萋的綠草，一杯醞醞的香茗，一聲啼鳥，一簾花影，都能使得他從縛緊的，密粘的，耗消精力與戕毀身體的網羅中逃走。暫時不爲了爭鬥，犧牲，名譽，戀愛，悲憤而燃起生命的火焰；下了雙手內的武器，閉歇了雙目中的欲

光，將一切的一切，全行收斂，全行平息，全個兒熨貼在片刻的心頭，朦朧也罷，淡漠也罷，也像這微陰的夏日清晨，霹靂歇了牠們的震聲，電女們暫時沈眠而洒雨的龍女尚沒曾來到，只有淡灰色的密雲，罩住了這無邊的穹海，一切消沈，一切安靜。

前途麼？只是橫亘着不可數計的黑綫，上面帶着時明時滅的斑點，沒有明麗的火炬，也沒有暴烈的颶風。後顧麼？过去的道途全爲赤色的熱塵蓋住，一個一個的從來的足印深深地陷入，留下不可消滅的印痕。只有在空中，——這神祕的無邊穹海裏，*Phaeton* 在駕着日車，向昏迷的人間撒布焦灼焚燒的毒熱。*Melpomene* 在雲間揮劍高歌，驚醒了歡樂的喜夢。鼈背上這小靈球兒徒生抖顫，只是甘心任受，低首屈服，在這無邊穹海的威力的壓迫。牠同牠的子孫，那能有自由揮發，與自由解脫的能力與意志，牠也同太空中個個的小靈球，忽然如在午夜中一閃微光，便從牠們的姊妹行中失掉。

水是淹溺我們的，火是燃燒我們的，風是播散我們的骨頭的支節與靈魂的渣滓的，地呵是覆滅我們的，……只有毀壞，破裂，死亡，一切的「無」，一切的「化」，一切的「到頭都盡」。這其中偶然迸裂出一星兩星的「生」的火星，偶然低鳴出一聲兩聲的「愛」的曲調；偶然引導着迷惑的我們左右趨避；偶然使得我們的心頭震顫。無力的我們，便如小孩子得了帶酸味的一片糖果，歡呼，跳躍，舞蹈，高歌。及至糖果尚沒曾咀嚼得滋味，便與唾沫同時消盡，不曾飽滿了饑餓的胃，不曾充足了雷鳴的腸腔……末後，只剩下求之不得的

號泣只剩下了過後的依戀悵惘。

勃來克說：

長矛與利劍的戰爭，

全爲露淚兒融解。(見 Poems of William Blake)

果然麼？朝露能洗滌人間的罪惡時，我願同我的親愛的伴侶永遠生存，遊戲於露淚的模糊的網中，
托爾斯泰說：

小鳥兒們在陰影中鼓着翅兒，唱着歡樂的空想的勝利的曲兒。高高在上的樹葉兒充滿了樹汁，
在快樂地細語，同時生動的樹枝慢慢地而且莊嚴地在他們的人兒——消滅而死的人兒——
上面搖拂。(見 Three Death)

果然麼？生與死能夠這樣的調諧，「死」切斷一切而不感寂寞。尚有鳥兒的嬌喉，尚有樹枝的舞蹈，能
以使這爲飢餓，爲不充足，爲怨情，爲淚，爲念而死的靈魂，覺得慰安，「則死」與「生」正是一串的珍珠，應該
攙合着穿在一起而掛於美麗的女郎 Hero 的頭上，與火炬的明焰與深碧的海濤相合。而藉此一二個珠
兒的光輝，映照著淡灰色的無邊穹海的平淡。

但是露淚兒終被毒灼的日光晒乾。死去的靈魂，會不會真能聽到野鳥的嬌歌與樹枝兒的細語？

宇宙終古是被淡灰色的密雲罩住，晴朗，明麗是瞬間的閃光；歡樂，狂喜，是突然的情焰的燃燒。就是這樣淡漠而平靜的，沈沈的如行在灰沙鋪滿的長途中，爭與奪，愛與欲，氣憤與犧牲，都是有曲稜的尖刃，不但要切割我們的肢體，且要多流我們的熱血。他們是獵人，我們是被逐的動物；他們是深坑，我們是被陷入的土塊瓦礫。但……

我們的血潮，終不能靜止在我們的心淵；我們的欲念，終不能如芥子之納於須彌；我們的自由的反抗的種子，終不能使之不萌芽，滋生。一時的朦朧，一時的淡漠，更不能上尋「帝鄉」，永遠地逃却人間的網罟。待至震雷作響時，打破了灰色的雲幕，灑落下急迅猛烈的雨點，於是萬馬千軍的咆哮，金鐵擊觸的互鳴，我們的心火又隨着電火引燒，向無邊的穹海中作衝撞的搏戰。於是我們便重行轉入縛緊的密粘的網中去，為一切的一切而吹起戰角揮動軍旂，而燃起周身毛髮的火燄。

露淚兒果能融解？

死亡果能以平靜？

人們的思想原是在循環圈中：有時歡喜吃淡味的麵餅，有時喜歡吃辛辣的食物。但平靜是一時的慰安，奮動是人生的永趣。我在這夏日的清晨的淡灰色的雲幕下，雖然喜慰我這心琴的調諧，但我也何嘗忘

却霹靂，電光的衝擊。我由一杯香茗，一簾花影的沈靜生活中，覺得可以遺忘一切，神遊於冥渺之境；但激動的奮越的生命之火燄却在隱秘中時時燃着。

我們爲消失長矛與利劍的戰爭，而不惜向更深更遠更崎嶇的山道中冒險去乞得露珠，雖然也未必真能消除人間的戰爭。

我們爲死亡的平靜，不能不先找到「生」之充實。

我們爲由希望中求得麗日，求得皎月，求得燦爛的穹蒼，我們不能不想衝破這樣的淡灰色的雲幕，——固然我們也想在這片刻中滯留在朦朧淡漠的夢境裏。

坐在石廊上的竹椅上，縱橫複亂地做思想之夢，似乎那些小花兒都與我點頭笑語。但忽然在無盡的灰色雲幕中，明光一閃，傾盆的急雨從平靜的天空落下，同時我覺到身上除了輕爽，疏懶，而微有冷意的感覺之外，有一股灼熱的思潮從我心頭衝上……

——錄自「文學旬刊」

血 梯

中夜的雨聲，真如秋蟹爬沙似的，急一陣又緩一陣，冷風時時由窗櫺透入，令人驟添寒慄。兀坐在慘白光的燈下，更無一點睡意，但有淒清的，幽咽的意念在胸頭衝撞。回憶日間所見，尤覺愴然！這強力陵弱的世界，這風瀟雨晦的時候，這永不能避却爭鬥的人生……真如古人所說的，「憂患與生俱來。」

今天的下午，由城外歸來，經過宣武門前的橋頭。我正坐在車上低頭沉思，忽而填然一聲，引起我的回顧：却看幾簇白旗的影中，閃出一羣白衣短裝的青年，他們脫帽當扇，額汗如珠，在這廣衢的左右，從渴望而而激烈的啞喉中對着路人講演。那是中國的青年，最熱血騰沸的男兒！在這樣細雨陰雲的天氣中，在這悽惻無歡的傍晚，來作努力與抗爭的宣傳。當我從他們的隊傍經過時，我便覺得淚痕暈在睫下！是由於外物的激動，還是內心的啓發，我不能判別，又何須判別。但橋下水流潺潺，彷彿替冤死者的靈魂咽泣；河邊臨風搖舞的柳條，彷彿惜別這慘淡的黃昏。直到我們宣武門內，我在車子上的哀夢還似乎爲淚網封住，尙未會醒。

我們不必再講正義了，人道了！信如平伯君之言，正義原是有變影的，（記不十分清了，姑舉其意）何況這奇怪的世界原就是獸道橫行，平空造出甚麼「人道」來，正如「藐射的仙人，可望而不可即。」我們真個理會得世界，只有尖利的鐵，與燦爛的血呢！和平之門，誰知道建造在那一層的天上？但究竟是在天上，你

能無梯而登麼？我們如果要希望着到那門下歇一歇足兒，我們只有先造此高高無上的梯子，用甚麼材料作成？誰能知道，大概總有血液吧。如果此梯上面無血液，你攀上去時一定會覺得冰冷欲死，不能奮勇上登的。我們第一步既是要來造梯，誰還能夠可惜這區區的血液！

人類根性不是惡的，誰也不敢相信！小孩子就好殺害昆蟲，看牠那欲死不死的狀態，便可一開他們那天真的笑顏。往往是猴子皮氣發作的人類，（豈止登山，何時何地不是如此！）「人性本惡，其善者僞也。」的話，並非苛論。隨便殺死你，隨便制服你，這正是人類的惡本能；不過牠要向對方看看，然後如何對付。所以同時人類也正是乖巧不過，——這也或者是其為萬物之靈的地方。假定打你的人是個柔弱的婦女，是個矮小的少年，你便為怒目橫眉向他伸手指，若是個雄糾糾的軍士，你或者只可以瞪他一眼。嗚呼！在網羅中的中國人，幾十年來即連瞪眼的怒氣敢形諸顏色者有幾次？只有向暗裏飲泣，只有低頭賠個小心，或者還要回噴作喜，媚眼承歡。恥辱！……恥辱的聲音，這幾年來早已迸發了，然而橫加的恥辱，却日多一日！嗚呼！我們不要只是瞪瞪眼便算完事，再進一步吧，至少也須另有點激怒的表現！

總是無價值的，……但我們須要掙扎！

總是達不到和平之門的，……但我們要造此血梯！

人終是要抗爽，要奮發，要造此奇怪的梯的！

但風雨聲中，十字街頭，終是只有幾個青年在喊呼，在哭，在揮動白旗嗎？

這愁雲霧霧佈滿的中國，將來也許有紅光染遍的時期，這灼熱的火線已經燃發了！

這強力陵弱的世界，這風瀟雨晦的時間，這永不能避却爭鬥的人生，……然而「生的人」就只有抗進，激發，勇往的精神，可以指導一切了！這又豈止是對付那些面具剝下獸性發作的白色紳士們如此，……無論如何，血梯是要造的！成功與否，只有那常在微笑的上帝知道！

雨聲還是一點一滴的未曾停止，不知那裏傳過來的柝聲，偏在這中夜裏警響，我扶着頭部聽去，那柝聲時低時昂，却有自然的節奏，好似在奏着催促「黎明來」的音樂！

——錄自「文學旬刊」

烈風雷雨

突喊，哭躍，悲哀極度的舞蹈，「血脈憤興」的狂歌，揮動着，旋轉着那些表現熱情燦爛的千萬個旗幟；震吼着，嘶啞着那爲苦悶窒破了的喉嚨；鼓蕩起，沖發起，吹噓起平地的狂飆橫瀾……呵！呵！這不是在那萬頭攢動中的精誠呵！呵！這不是在那幽闇地獄中的火光明燦！這如醉如狂的舉動與聲音，正像在刀斧手下脫逃出來的無數囚徒，赤手光膊與猙獰的「伍伯」作最後的爭鬥，激發的，熱化的火燄已燒透了我們的心腑，我們不能再正襟叉手在良時中閑磕牙，我們也不能安安靜靜地在隴上輟耕唱着「月兒光光」的歌曲。

大空中射來了一支毒箭，使得人們都中了「狂疾」。朋友們！人生的活劇便是在「狂疾」中的揮發與掙扎！只是優游而不去呼喚；只是逍遙而不能憤怒；只閑揮涕淚而不去一試刀劍的銳鋒，這是多末卑屈柔荏的生活……但因此便發生了這不可平息的「狂疾」，然後可以創造出開闢出足容得我們盤桓的快樂的花園，然後可以有雍容安暇的時光夠我們去消遣。而「狂疾」一日不好，你便須一日與狂魔相激鬥！……這纔是生活劇的真趣味；真表現，真精神！

黯陰的空中只有層疊與馳逐的灰雲；那深墨的，那如鉛筆畫幅上烘染的，如打輸了交手戰的武士的面色的，如晶亮的薄刃上着了一層血鏽的部分，如美人失眠後的眼角的青暈，低沈下多少慘惻的哀意，都由那灰色層雲中瀰滿了我們的心頭！

捲地的狂飆，爽利的冰雹，傾落的驟雨，震驚的疾雷，呵呵！千萬鐵甲中的金鼓的鳴聲，無量數的健兒吶喊，看呵！葱綠的樹木也不在慢舞纖腰了；坦平的道路也不能任人家自由踏踐了，只有淋漓下的悲壯的高調曲音，從地獄的中心隨了飛來的霹靂喝嗒，喊動——喊動這已死的地球上安睡着的嬰孩！

不要安靜的！不需安靜的！我們要實現吐火的夢境，我們要撞碎血鑄的洪鐘，我們要用這金蛇般的電光遍射出紅色的光亮，要用震破大地的雷霆來擊散陰霾。這樣情熱的當中，豈容得躊躇，恐怖！這疾風暴雨的日子裏，正是狂歌起舞的時間！為要求精如日星的生活，為要求燦如朝花的將來，我們便情願狂醉，情願在水火中相搏戰，情願將此混沌的世界來重行踏反，重行鎔化，重行陶鑄。

好劇烈的一場烈風雷雨……

好快活的人生的活劇……

好一曲悲壯的歌聲，那餘音哀厲是永遠長存在人人的心中！

——錄自「文學旬刊」

老人

幾年來沒會有多少機會能以在曠野中觀賞雪景，這一次在「北國」的初春中將機會與地方同時找到。吹了兩天令人頭痛的風後，夜中屋外息了風聲，第二天從窗子便看見大院子變成一片晶瑩的世界，光明啊！有趣，有趣，驟然的歡喜的呼聲從蟄居的蜂房般的屋子中喊出。可憫憐的同人，在這荒涼的所在那怕一點一點兒的天氣變化都會使他們喜得流出泪來。只要是沒有吹墮屋瓦，揚起砂塊在空中亂舞的大風。感謝「上帝」！有這一夜的大雪給大家的灰色的心跡中照耀出潔亮的微光。

他們如同十幾歲的小學生一般，光亮的皮鞋來回踏着清明的雪跡，有的不顧冷，也同小孩子們搏擊雪塊。胖子的朱先生高聲喊着京腔的二簧調，他們鄰室中擅長音樂的青年用兩隻長手替他拍板，又嘖嘖地稱贊這聲調確是譚派。胖子樂了，口角間的肥肉更添了幾絲垂紋，顯出十分欣樂的面容。

在四周垣牆上滿安設着電網的大監獄中，這是個紀念的日子！

沒有風沒有泥，一望是有明角的冰雪世界，瑩澈，清涼，新鮮，說不盡的快感燒在各個人的胸中。午飯時不知怎的湊巧却在每張桌子上有山芋炖牛肉一碗，彷彿是快樂的享宴。談話的聲音不比尋常，不是每天強咬着有長鬚的生豆芽，與酸秀才滋味似的乾菘菜時低頭皺眉的沉鬱氣象。於是熟於外國風俗的孟先生說了：

「你瞧！今兒個真像聖誕節吃火雞，唉，我來了兩個月壓根兒沒有這麼樂……！」

「有雪，有牛肉，可惜沒有酒啦。」是河北省宣化左右口音的一位少年略似不足地說。

「有肴無酒，『歸而謀諸婦，』這一下可着了。有太太在這兒的不替咱們打打主意麼？」不知那位好談諧的先生用柔細的嗓子在那邊桌子上喊。

「喲……」只有這個字音從善說北平話的孟先生的喉中發出，却沒下文。

幾個桌子上互相望着，只有禿了額髮的會計主任若無所見聞的用力吃米飯。（他在這個地方同他的家人已經住過三年！）

大家更樂，一時的語鋒全向他射去，原來會計主任的太太四個孩子都在校外住着。紛擾的結果，會計主任答應多早晚他們到家中去喫一頓便飯，便添上了又一重的喜氣。及至飯後，低低的吟哦聲在那烟氣彌漫的餐室外的空中四散飄蕩。

雪還是慢條斯理地降落在。

午後漸漸有了太陽，映在雪地上時時閃出明麗的眩目的光。我一個人到鐵柵的大門外走去。平曠的郊原，一種色彩，一例的平鋪淡雪的空中，看得清遠處的幾個矗立的煙筒中斜吹出的黑煙。向西南方去的列車飛行過去，還聽得見鐵輪的餘音。這裏不容易遇到行路的人，雪後更無人跡。郊野中有幾行不粗的髡柳枝子上時而墜下待融的雪塊，並且狗也見不到一隻。惟有對了大門那邊有一片黃土小屋子的邊旁，高

梁楮打成的風障被微風拂着作出颼颼的聲響。

寂靜，安穩，一切是平板的世界。在這裏真是「無不平！」

我大膽越過了幾道地上的土墮，踏着鬆軟的雪走到一個風障的後面。彷彿是奇蹟一般，在一堆長黑狗毛中簇動着一個頭顱，周身反披着狗裘的一個人，蹲在掃去了雪的一片潤濕的土上面，在寬邊的黑毡帽下低着頭吃旱煙。

這是一幅圖畫，我沒敢驚動他。隔開七八步遠我立住了。這一定是位老人，不知有何證明我心中這樣斷定。他一點不動，濃厚的烟從他的長皮領後面吹散，雖在這空氣清新的野中而關東黃烟葉的氣味却能嗅得到。靜靜地幾分鐘過去了，他不回頭我也不能望前再走。爲甚麼呢？自己也不明白。像是一袋煙吸盡了，在寬博的裘下（這只是用黑狗皮縫在一處的披衣罷了）將彷彿長有一尺以外的黃粗竹子的煙管向地上磕着餘灰，太從容了。他用煙管上的銅斗叩地的聲音似有韻律，輕輕地，急慢有序地如同吸煙一般的爲了過癮。又經過了幾分鐘，我以爲他應分是站起來，否則回頭了。都不是，地上叩煙的聲音完了，接着便見他又從破布袋中裝上一斗，火石與鐵鏟擦了幾下，微微見有幾個火星，似是已經燃着。接着青煙又從他的口邊圍繞於皮領子後面。冷風吹着長而蒼黑的毛領如同蜷毛狗的尾巴掀動。

青烟在冷而明的空中分外明顯。

我忍不住了，乾咳了一聲，這像是詢問。果然一個黝黑的面孔由皮領的左面轉過來。在禿了毛的大帽之下，是一個摺紋中嵌入黑線，癩了雙腮，蓬亂着鬍子的一張臉。這臉上看不出有甚麼表情，只是一對有光的眼睛向我斜看。吃了一嚇，如同小孩子夢想着怪物的似，我不由得將身子微微移動。同時慢慢地他也直立起來，高大而稍稍僵僵的身子，斜披的青布破襖，迎着這滿地雪光是一種光明與深沉的對照。他用樹皮似的手將長煙管揣入懷中。

「好雪——」

這是「關內」的口音，雖然還聽不出是那一個地方。嘎長的音調頗為粗壯，這恰與他的身個兒相稱。

「啊！好雪，你倒清閑呀，在這兒曬太陽。」

「先生——晒太陽？不，我在這裏看豬……」

我笨極了，從他的手指的方向才看到泥塗的高梁圈後面有黑影的蠢動。

「你住的一定不遠，種菜園子，是吧？」

哈哈的笑聲發自他的口中，牙落了，這纔是有趣的聲音。「種菜園子，沒有……：……：……那福氣！先生，我是『雇』給種菜園子的人看豬的！——像我，不是只配看豬？」

我曉得這位老人的性格特別，說話要當心了，一看豬就好，你一個兒在這地方？」

老人屈着腰髻鬚將要將胸中的噫氣吐盡似的，大聲道：「原先不是一個人的，老了！老了！在這邊四十年，現在却只是一個老頭子了……」

「原來這樣好久啊，四十年！」

「先生，頭一次到這邊吧？以前我老沒有碰到你。我初到這裏甚麼也沒有，只是替大鼻子修鐵道，學堂買賣，甚麼沒有全是空地。我一家子有兒有女，我在鐵道上做工，還種地，誰管呀！地多得很，你們這學堂佔的地我都種過……後來日本人同大鼻子開仗，好……這戰完事，那一年上老婆子死的。據大夫說是產後受了冰凍，自然小孩子也去他媽的！兩兒都被大鼻子牽去運子彈，往往……我想想，啊！往遼陽去，從此以後完了！直到現在……」他的面容由黝黑中透出灼熱的微紅，即時他咳了一陣吐出幾口稠痰。

「再說……吧，廿多的小妮子後來同我在菜園子的地窖裏餓了七八天，末了是教外國兵——幾個小夥子弄死的！你看我這左胳膊上一個窟窿。」他並不怕冷，很容易的從斜披的大衣中伸出他的皮鬆筋露的大臂，肩下的肌肉中一個肉穴有拇指粗細，「這是刺刀的尖傷。」

我覺的打了幾個冷顫，風從身旁的枯樹枝中穿過，像鬼叫一般。他又繼續着說了，左臂却伸在大衣之內。

「後來的事，先生，你不必問了，我到過多少地方；三姓，延吉，黑河子，哈爾濱，與蒙古包……」

「作甚麼呢？」

「嚇嚇，先生，還不懂得麼。我在那時還能幹甚麼。不是鑽山跑馬，挖參打架，咳！那裏說得完。總之，我是當過劊子手的……老了，現在到這個地方來又幾年過去，好在新來的鄉親多知道我，給我這口飯吃，只能看豬了。因為右臂雖受過潮濕，不能做活了……」

直樸的老人的話向我這末一個生客說出，他似是一無顧忌的，也許老年的神經在這時中激燒起青年時期的火焰。命運與報復毀損了這看豬老人的體力與精神。

我說不出甚麼話。

態度從容的老人向東一指道：「我現在並不恨那些穿黃衣的人了！先生，我在二十年前算將我的仇報了。看到中國的灰兔子還不是與人家的當兵小子一個胎兒？我現在只能曬太陽，吃吃旱煙，你看我眼見得這地方是一年不能比一年了！」

我有許多話要說，却說不出。老人又重復蹲下，他並不願意問我。青煙又縷縷的從他的唇間吐出。淨明的雪，冷戰的風，一切還是在大地上映動着。路上一個人沒有，只有豬的噲噲的爭食聲，我可以聽得到。地上是明亮潔白了。這一個過午，我却載了一顆黯淡的心在胸中不住的跳動。

第二天問問在此住久的同人那個老人究竟住在甚麼地處，却沒人知道。

詩話

我初到這裏因爲室中生火爐的問題鬧過兩三天的麻煩。因爲這相連着一個走廊的各室的烟突建築時非常巧妙，原是兩個房間通用一個的。不知是煤灰塞住了煙突口，還是風吹得不順，每到添上煤塊的時候滿屋子裏煙氣彌漫，瞇得人不敢睜眼。我呢，一面忍受着可惡的牙痛，（這痛真夠得上「可惡」二字，不是有一篇外國小說專來寫牙痛的情形？）一面與煤煙奮鬥，後來還是藉了爐工的力量算是糾正了這煤氣的過失。我便可安然地坐在屋子裏看白墾的牆壁，聽漫空的風號。但有此一來却給予我對那個灰棉袍的聽差童子的注意的機會。他也與一班公共地方的聽差一樣，小心，勤快，口裏不住地答應着「是，是」。然而他纔十六歲，黃黃的臉兒，微方的嘴角上常常分抹着煤灰。雖然年紀輕，身個兒却比我還高。許是自小時候營養不足的緣故，面色上有一點憔悴。因爲我這新先生初來便遇着爐煙的問題，他十分關心，幫着工人將鐵圓筒拆了安，安上又拆，弄得滿身灰土。我真有點過意不去！他又太忙，一會這個屋子裏喊他送信，那一個先生又叫提開水，加上我的麻煩，不過他毫不在意地跑來跑去，似乎這是真正他所應盡的職分。有時用髒黑的灰棉袖擦着額上的汗珠在點火，倒爐灰，掃地，但他絕沒有皺起眉頭的神氣。他固然是有些瘦弱，但比起我們這些浮沈在都會生活中慣了的中年人，他是一個活潑健康無憂無慮的孩子——真的一個樸實

的孩子。

及至爐子安置妥貼以後，我的牙痛也過去了。我作我的室內的工作，雖是抱着一份不安的心，然而能說甚麼，只可從玻璃窗中時時呆望那變幻很多的三月的天空。

一個禮拜六的晚上，大禮堂中正演着爲學生及同事們娛樂的電影，因爲這個地方隔着繁華的都市圈略遠，大家都去消閑，我不愛聽軋軋的電機聲，便早早回到宿舍。我剛剛走到黑暗的院子裏後面，却有個脚步聲追上來。

「王先生——回去麼？我給你開門……」

原來我出去時沒有鎖門，因爲沒有東西怕丟，然而這名叫永勝的孩子却忠於職守替我鎖上了。

「好吧。把鑰匙交給我，難得是星期六，你去瞧電影，不必管我。」我說。

「忙麼——待一回再看。」他說着便穿過小楊樹的林子向前走去。

及至屋門開放，在他添煤到爐子中去的時候我便問他：

「你是那一縣？」

「新民——我也是新民，先生，你不知道三先生是我的老師。」

「啊！三先生，誰是三先生？」我聽不明白他這句突來的話。

「唉！你不認識校長的三哥嗎？他不是在模範小學裏當教員，那天校長請你吃飯不是聽說還有他。」
「是了，原來你們都是同鄉。」

「俺們還住在一條街上，我說三先生真是好人！他在鄉下當了半輩子的小學教員，一個學堂他獨個兒教，國文，算術，甚至也要當個把聽差。他是好老師！真好！誰都說他不錯……」他一手提着鐵鏟很感興味地說，那位三先生的教育成績，彷彿比在看電影還有趣。

「三先生帶你來薦到這邊的？」

「對！三先生在鄉下忙着教書，料理日子，這幾年每到冬天吐血，可是一個錢不妄費。校長看不過意，去託人把他弄到模範小學裏，他是正月初上來的，我還有一個學生隨他到省城的。」

「那末你不再念書了？」

「說笑話了。王先生，鄉下窮得很，說你不信，俺們整天吃白薯，連高粱米也不多。不是三先生替我想法子小學也畢不了業。——可是咧，若不多多少少認幾個字那能到這裏來。你別瞧我有些傻兒瓜卽的樣子，不會哄人，我真喜歡念書，直到現在我還是好看……」

我打斷他的話頭道：「你還是好看書真難得！那裏的工夫？」

「晚上。先生們安歇了，我還可以看。」

真有點希奇，這是教育的效果嗎？我聽了這孩子的話，心上猶疑起來，便追問一句：「你都是看甚麼書？」

「啊，先生，你瞧我能看甚麼！統共上了四年學，還虧得三先生教得多，甚麼水滸，七俠五義，報紙，深的自然看不懂，然而我一樣地去看。」

提起書籍的興味，他還是一隻手提着鐵鎚子，竟然將看電影的事忘了，他臉上滿浮着欣樂的微笑，在電光下向着我那書案上的幾疊書出神。

「先生，你一定是念了好多書。我聽大家都說你有學問，是校長由北京特別請來的，可惜我不能當你的學生了！」

「你說——你說當學生有甚麼好處？」我這個問題正是許多正在度着快樂的學生生活的人所解答不了的。爲求知識，爲作事業，爲揚名，爲弄到金錢與官位，爲撐門面，爲加入人世鬥爭的預備，爲這個，那個……總之是有所爲與知所爲而爲的，但他們是否爲了這些原因去當學生在世間是一個啞謎。卽在我也不能用一句清楚明瞭的話答覆出來。

但永勝却咧着嘴說了。

「自然是有好處啦。可是爲甚麼我不明白，愛看書是覺得有趣……」

趣味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東西，一切的力量，一切的創造，一切的罪惡，全在這上面培養，教育，結束。永

勝的不經意的話含着永恆的哲理。我有甚麼可以向他分解。再一想，我們這些自覺是有所爲而爲的閑人，却對於甚麼事最覺有趣哩？以花，以酒，以幻想，以德性，以爭鬥，以互相妬忌，罵詈，甚至相揪打，惡毒的怨毒與殺害嗎？那一個聰明人從他的良心中有一個不違背自己的答語？我心裏這樣想，但即時轉了語鋒。

「你對於現在的事很滿意嗎？——是很高興，覺得沒甚麼委屈的意思。」

「嘻！先生，別開玩笑了，俺們爲的什麼出來的，這兒有大米飯，粥，饅頭，還有王先生們吃剩的菜，好在還有十塊大洋的月工錢，先生，我每個月還可除出七八塊捎到家裏去，甚麼委曲。謝謝三先生，我虧得三先生，三先生又有留學外國的這末個校長兄弟，這不就截了！還有甚麼話說，來此自願，就像先生——我可不會說話——不是爲了薪水肯到這關外地方來？先生，都是我知道的，像那屋子的朱先生，每個月至少匯壹百五十塊到他老家去。——噢！我明白你老，你老的意思是指的幹活呀。這算忙，怎麼忙比起俺們大雪天裏到野外拾柴火，趕腳，推車子，差得多哩……無非早早起來，一等到兩個月後早上六點起身也不遲……」

他說到這裏我忽然觸到一件疑問，便問道：「你到底是早上幾點起牀？我都是在睡夢裏聽見你過來生火爐。」

「四點，有時是四點半。你老，有些先生夜裏自己鎖門的一早便沒法子給他們生火。」

「四點半啊！這不太早了嗎？晚上就算十點睡，你能不打磕睡嗎？」

「不，大早上辦完了這些事，及至六點半大家起身，掃地，打臉水，疊被窩，便快得多了。你老是知道的。六點半的起牀鈴，七點早飯，再晚了那能成……」

他嘻嘻地說着，我覺得我的生活懶得可怕。自從到了這新地方之後許多許多的人照例是七點都已起身，赴飯廳去享受他們的早餐。我在晚上早睡睡不寧，睡晏了早上實在起不動身。耳聽着永勝在黑暗中過來扭明了電燈，生上爐火，又退出去，即時我也又在迷離的夢中。及至時間到了，他照例地又過來請吃早飯了，「不」是我的答語。這樣一來，我只好起牀後自沖牛乳吃粗餅干。所以聽到他說是四點半即行起床，收拾幾個屋子中的爐火的話，我不禁十分慚愧！

他又接着說：「你老一來就牙痛，沒有心緒說話，這幾天好了，日後我自己看書有不明白的地方，還……想求你老指教指教！」

他說着現出忸怩的神色，我呢，聽着你老你老這末尊敬的話，看看他的誠懇的態度，却平白裏感到微微的不安！便道：「你這樣自然難得！但我這邊可惜沒有你可以看的書，不你就先拿本去試試。」

我話還沒說完，他一俯身從那粗糙的黃油木的書案上檢起一本薄薄的綫裝書道：「這是甚麼書？你可以借給我。」

噢！這正是前天我從一位同事的書案上借來的一本小字石印的隨園詩話，因為晚上看着消閑的。却

不料被他發現了。我不禁地笑道：「這是本詩話。」五個字剛剛說出來，便想起詩是甚麼，又有甚麼話呢？在這質樸的鄉下孩子的心靈上，是否有這個字的形式上的刻印？所以我說到這裏，略略遲疑了一會。

他用右手的兩指掀開詩話的第一頁道：「詩——話，講詩的話，我也念過千家詩，沒有念完，懂得，却也有些句子以爲很好看，好聽。這樣吧，請你借給我試試看看，不明白我來求你老給我講講。」

我笑着答應了。於是他便很滿意地挾了這本薄薄的詩話而去。

事務的紛忙與我個人的心緒鬱鬱，十幾天來只是看見永勝照例的奔忙，我忘記了問他看這本詩話的成績。他也沒向我提起。不過有一天我從街上購物回來，那正是晚飯前的時候，忽然聽着一位同事的屋子中正有許多人熱烈着爭論甚麼事。我也跑過去，漸漸的聽，方才明白他們正在議論着永勝——這公共聽差的弊病的問題。原因是不多時以前他爲某先生買東西有點差錯，某先生叱說他，他又吶吶的抗辯，事過後大家便對於永勝紛紛提供他們的意見。有的說他不像聽差的身分；有的說他好到各先生的書案上翻弄什物；又有人說他有好像拿東西的嫌疑，以此便有一位多日不得家書的先生道：

「這小孩可怪，他還寫信哩，有時來要信封，但我交給他送到校內郵筒去的信——那是家信；你們想都在外頭，家中人還不盼望着等信！每次有一星期家中准有回信來。這一次已經十天了，我終天盼着，每次

送來一大包信件，老是沒有我的，莫非他將我那信上的郵票偷下來自己發了信？這小孩精靈得很，不可靠，不可靠……」

這是一個打擊到那些孤身的先生們自私心的提議。於是各人都在計算着他發信與收信的日期，有的因為這幾天發信多更加上不安，其結果決定大家留心偵察，如有發見找到確據，即可執行判決。

我悄悄地退回我的屋子裏，不自覺地也計算我發家信的日期，人類的自私與褻狹，恐怕都是這樣，但我實在覺得他們這論斷遠於事實。四分郵票從人家的信封上揭下來，永勝不會幹這樣令人可笑的事！但從大家對待他的心理上看來，我只有替他歎氣而已！

他呢，經過一次風波之後還是照常的工作，不懶惰也不灰心。

其實這三四天內各位先生得到家人與友朋的復函並不少，我也是其中之一，於是永勝偷郵票的話漸漸沒人提起。

就在這時候我有事須到遼寧的一個大城裏去擔擱六七天，臨行時我將房間的鑰匙，還有應洗的一包被單，衣服，都交給永勝。及至我由快樂的旅行中回來的那一天的過午，剛到走廊上，却見一位年青的短衣男子在給我開門，我正在遲疑，隔壁的楊君跑出來道：

「回來了，一路辛勞啊！咦，這是新聽差××。」

「換了麼永勝？」我愕然地反問。

「對。他與各位先生不對，又一天，你走後與×先生吵嘴，事務處把他訓斥了一頓，他便走了。」

開門之後，我在攪理着屋子裏的灰塵，看見床上一大堆新洗的衣服，正是臨行時我交給那走去的永勝的，一些都沒錯。我正在想着這事情的突兀，一會楊君却又過來，將一本小書丟在案上道：

「這是永勝臨行時交付我的，說是你借給他看的一本詩話。」

「啊！」我點點頭沒說甚麼。但是他的質樸的心靈與誠實的鄉野的趣味却隨了這本詩話永留在我的記憶之中！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徐志摩小品序

作爲一代的詩人徐志摩死了。在他死後，周作人寫了一篇「志摩紀念」，其間論他的文章道，「散文方面，志摩的成就也並不小。據我個人的愚見，中國散文現有幾派，適之、仲甫一派的文辭清新明白，長於說理講學，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廢名一派澀如青果。志摩可以與冰心女士歸在一派，彷彿是鴨兒梨的樣子，流麗輕脆，在白話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歐化種種成分，使引車賣漿之徒的話進而爲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文章，這就是單從文體變遷上講也是很大的一個供獻了。」這話是很對的，徐志摩在詩的方面對中國詩的運動有着很大的貢獻，同樣的，在散文方面，也着實的盡了不少力。

這裏，我想說一說他的散文和小品。他的這一類作品，第一是充滿着豐富的想像；作爲詩人的徐志摩，在想像力方面，本是特殊強的，這一樣的反映在小品文方面，那些作品，大都是「流麗輕脆」，到處都反映了他的想像之流，如一雙銀翅在任何地方閃爍。第二是那勇猛的探索光明的熱情。徐志摩對於現狀是不滿的，他的心，什麼時候都渴望着光明，在小品文方面一樣的顯示着。第三，可以說到文字了。志摩的文字，前面已經說過，是一種新的文體，組織繁複，詞藻富麗。周作人說他可以和冰心合起來成一派，我的意思，二者

的是不同的，徐志摩應作爲一個獨立的體系論。

在小品文的寫作上，徐志摩的發展，也是多方面的，他最歡喜寫的，大概是屬於遐想的一類的小品，用一顆甯靜的心，抓住了一個問題的中心，慢慢地發展開去，而且發展得很遠，甚至把問題的每個細胞，也同樣的加以發展又發展。如「北戴河海濱的幻想」，如「想飛」，都是屬於這一類。其次，就是哀悼的小品了，一種真摯的熱愛的感情，在每一篇裏都是深蝕着，如「我的祖母」之類。其三，是紀遊的小品文，徐志摩的紀遊，是很少寫景物的。他是以更大的力量寫人情事件，如「遊俄輯」，如「南行雜記」，是這一類。最後就是其他的小品了，如「天日山中筆記」，「翡冷翠山居閒話」等等的富於田園詩人風之作，以及敘述外國作家的文章，關於劉夢葦的啓事，他的題材的範圍是非常的開擴。

茅盾有一篇「徐志摩論」，他很深刻的說明這一作家道，志摩的詩「所咏嘆的，就只是這麼一點『迴腸盪氣』的傷感的情緒；我們所能感染的，也只有那麼一點微波似的輕烟似的情緒。然而這是一種『體』——或一『派』，是我們這錯綜亂動的社會內某一部人的生活 and 意識在文藝上的反映。不是徐志摩，做不出這首詩！他是中國布爾喬亞『開山』的同時又是『末代』的詩人。『猛虎集』是志摩的『中堅作品』，是技巧上最成熟的作品；圓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幾乎沒有的內容，而且這淡極了的內容也不外乎感傷的情緒——輕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徵的依戀感喟追求，這些都是發展到最後一階段的現代布爾喬亞詩人

的特色。」這論斷，是很對的，就是從他的小品文看來，所能得到的結論，也是如此。和發展到了高度的現在世界一樣，外形無論怎樣的圓熟，內容是日漸空虛的。祇有用馳騁着的想像，堆砌的修詞，來作內容貧乏的挽救。

徐志摩在新文學運動中，他是一個優秀的作家，他有他的供獻，也有他的特點，如前面所說的一樣。但他是「爲誰辛苦爲誰忙」呢？這是應該認取的。不僅對徐志摩，對任何作家，也應該有同樣的了解。徐志摩死了，「我不知道風向那一方面吹，」這最後的悵惘，現在大概還是同樣存在在許多作家的心中吧。然而，怎麼辦呢？

猛虎集自序

在詩集子前面說話不是一件容易討好的事。說得近於誇張了自己面上說不過去，過分謙恭又似乎對不起讀者。最乾脆的辦法是什麼話也不提，好歹讓詩篇它們自身去承當。但書店不肯同意；他們說如作者不來幾句序言書店做廣告就無從着筆。作者對於生意是完全外行，但他至少也知道書賣得好不僅是書店有利益，他自己的版稅也跟著像樣，所以書店的意思，他是不能不尊敬的。事實上我已經費了三個晚上，想寫一篇可以幫助廣告的序。可是不相干，一行行寫下來祇是仍舊給塗掉，稿紙糟蹋了不少張，詩集的序終究還是寫不成。

況且寫詩人一提起寫詩他就不由得傷心。世界上再沒有比寫詩更慘的事；不但慘，而且寒愴。就說一件事，我是天生不長鬚鬚的，但爲了一些破爛的句子，就我也不知曾經燃斷了多少根想像的長鬚！

這姑且不去說它。我記得我印第二集詩的時候曾經表示過此後不再寫詩一類的話。現在如何又來了一集，雖則轉眼間四個年頭已經過去。就算這些詩全是這四年內寫的（實在有幾首要早到十三年份）每年平均也只得十首，一個月還派不到一首，況且又多是短短一撇的。詩固然不能論長短，如同 Whistle

說畫幅是不能用田畝來丈量的。但事實是咱們這年頭一口氣總是透不長——詩永遠是小詩，戲永遠是獨幕，小說永遠是短篇。每回我望到莎士比亞的戲，丹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類作品比方說，我就不由的感到氣餒，覺得我們即使有一些聲音，那聲音是微細得隨時可以用一個小姆指給掐死的。天呀！那天我們才可以在創作裏看到使人起敬的東西？那天我們這些細嗓子才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臉的急漲的苦惱？

說到我自己的寫詩，那是再沒有更意外的事了。我查過我的家譜，從永樂以來我們家裏沒有寫過一行可供傳誦的詩句。在二十四歲以前我對於詩的興味遠不如我對於「相對論」或「民約論」的興味。我父親送我出洋留學是要我將來進「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個中國的 Hamilton！在二十四歲以前，詩，不論新舊，於我是完全沒有相干。我這樣一個人如果真會成功一個詩人——那還有什麼話說？

但生命的把戲是不可思議的！我們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靈，那件事我們作得了主？整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陣奇異的風，也許照着了什麼奇異的月色，從此起我的思想就傾向於分行的抒寫。一份深刻的憂鬱佔定了我；這憂鬱，我信，竟於漸漸的潛化了我的氣質。

話雖如此，我的塵俗的成分並沒有甘心退讓過；詩靈的稀小的翅膀，儘他們在那裏騰撲，還是沒有力

量帶了這整份的累墜往天外飛的。且不說詩化生活一類的理想那是談何容易實現，就說平常在實際生活的壓迫中偶爾掙出八行十二行的詩句都是夠艱難的。尤其是最近幾年，有時候自己想着了都害怕：日子悠悠的過去，內心竟可以一無消息，不透一點亮，不見絲紋的動。我常常異心這一次是真的乾了完了的。如同契玦臘的一身美是問神道通融得來限定日子要交還的，我也時常疑慮到我這些寫詩的日子也是什麼神道因為憐憫我的愚蠢，暫時借給我享用的非分的奢侈。我希望他們可憐一個人可憐到底！

一眨眼十年已經過去。詩雖則連續的寫，自信還是薄弱到極點。「寫是這樣寫下了，」我常自己想，「但準知道這就能算是詩嗎？」就經驗說，從一點意思的晃動到一篇詩的完成，這中間幾字沒有一次不經過唐僧取經似的苦難的。詩不僅是一種分娩，它并且往往是難產！這份甘苦是只有當事人自己知道。一個詩人，到了修養極高的境界，如同泰谷爾先生比方說，也許可以一張口就有精團的珠子吐出來，這事實上我親眼見過來的不打謊，但像我這樣既無天才又少修養的人如何說得上？

只有一個時期我的詩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發，不分方向的亂沖。那就是我最早寫詩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種偉大力量的震撼，什麼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顧間散作繽紛的花雨。我那時是絕無依傍，也不知顧慮。心頭有什麼鬱積，就付託腕底胡亂給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那還顧得了什麼美醜，我在短時期內寫了很多，但幾乎全部都是見不得人面的，這是一個教訓。

我的第一集詩——志摩的詩——是我十一年回國後兩年內寫的；在這集子初期的洶湧性雖已消滅，但大部分還是情感的無關關的泛濫，什麼詩的藝術或技巧都談不到。這問題一直要到民國十五年我和一多今甫一羣朋友在「晨報副鐫」刊行詩刊時方才開始討論到。一多不僅是詩人，他也是最有興味探討詩的理論和藝術的一個人。我想這五六年來我們幾個寫詩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響。我的筆本來是最不受羈勒的一匹野馬，看到了一多的謹嚴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索性的落拓始終不容我追隨一多他們在詩的理論方面下過任何細密的工夫。

我的第二集詩——翡翠冷翠的一夜——可以說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個較大的波折的留痕。我把詩稿送給一多看，他回信說「這比『志摩的詩』確乎是進步了——一個絕大的進步。」他的好話我是最願意聽的，但我在詩的「技巧」方面還是那楞生生的絲毫沒有把握。

最近這幾年生活不僅是極平凡，簡直是到了枯窘的深處。跟着詩的產量也儘「向瘦小裏耗。」要不是去年在中大認識了夢家和瑋德兩箇年青的詩人，他們對於詩的熱情在無形中又鼓勵了我奄奄的詩心，第二次又印「詩刊」，我對於詩的興味，我信，竟可以銷沈到幾於完全沒有。今年在六個月內在上海與北京間來回奔波了八次，遭了母喪，又有別的不少煩心的事，人是疲乏極了的，但繼續的行動與北京的風光却又在無意中搖活了我久蟄的性靈。抬起頭居然又見到天了。眼睛睜開了心也跟着開始跳動了。嫩芽

的青紫，勞苦社會的光與影，悲歡的圖案，一切的動，一切的靜，重復在我的眼前展開，有聲色與有情感的世
界重復爲我存在；這彷彿是爲了要挽救一個曾經有單純信仰的流入懷疑的頹廢，那在帷幙中隱藏着的
神通又在那裏栩栩的生動，顯示它的博大與精微，要他認清方向，再別錯走了路。

我希望這是我的一個真的復活的機會。說也奇怪，一方面雖則明知這些偶爾寫下的詩句，盡是些「
破破爛爛」的，萬談不到什麼久長的生命，但在作者自己，總覺得寫得成詩不是一件壞事，這至少證明一
點性靈還在那裏掙扎，還有它的一口氣。我這次印行這第三集詩沒有別的話說，我只要藉此告慰我的朋
友，讓他們知道我還有一口氣，還想在實際生活的重重壓迫下透出一些聲響來的。

你們不能更多的責備。我覺得我已是滿頭的血水，能不低頭已算是好的。你們也不用提醒我這是什
麼日子；不用告訴我這遍地的災荒，與現有的以及在隱伏中的更大的變亂，不用向我說正今天就有千萬
人在大水裏和身子侵着，或是有千千萬萬人在極度的飢餓中叫救命；也不用勸告我說幾行有韻或無韻的
詩句是救不活半條人命的；更不用指點我說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韻脚是根據不合時宜的意識形
態的……這些，還有別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們一說到只是叫我難受又難受。我再沒有別的話說，我
只要你們記得有一種天教歌唱的鳥不到嘔血不住口，它的歌裏有它獨自知道的別一個世界的愉快，也
有它獨自知道的悲哀與痛傷的鮮明；詩人也是一種痴鳥，他把他的柔軟的心窩緊抵着薔薇的花刺，口裏

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輝與人類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來把白花染成大紅他不住口。他的痛苦與快樂是渾成的一片。

——錄自「猛虎集」

北戴河海濱的幻想

他們都到海邊去了。我爲左眼發炎不會去。我獨坐在前廊，偃坐在一張安適的大椅內，袒着胸懷，赤着脚，一頭的散髮，不時有風來撩拂。清晨的晴爽，不會消醒我初起時睡態；但夢思却半被曉風吹斷。我闔緊眼簾內視，只見一斑斑消殘的顏色，一似晚霞的餘赭，留戀地膠附在天邊。廊前的馬櫻，紫荊，籐蘿，青翠的葉與鮮紅的花，都將他們的妙影映印在水汀上，幻出幽媚的情態無數；我的臂上與胸前，亦滿綴了綠蔭的斜紋。從樹蔭的間隙平望，正見海灣：海波亦似被晨曦喚醒，黃藍相間的波光，在欣然的舞蹈。灘邊不時見白濤湧起，迸射着雪樣的水花。浴線內點點的小舟與浴客，水禽似的浮着；幼童的謹叫，與水波拍岸聲，與潛濤鳥咽聲，相間的起伏，競報一灘的生趣與樂意。但我獨坐的廊前，却只是靜靜的，靜靜的無甚聲響。嫵媚的馬櫻，只是幽幽的微颺着，蠅蟲也斂翅不飛。祇有遠近樹裏的秋蟬，在紡紗似的縷引他們不盡的長吟。

在這不盡的長吟中，我獨坐在冥想。難得是寂寞的環境，難得是靜定的意境：寂寞中有不可言傳的和

諧，靜默中有無限的創造。我的心靈，比如海濱，生平初度的怒潮，已經漸次的消翳，只贖有疏鬆的海砂中偶爾的迴響，更有殘缺的貝殼，反映星月的輝芒。此時摸索潮餘的斑痕，追想當時洶湧的情景，是夢或是真，再亦不須辨問，祇此眉梢的輕縷，唇邊的微哂，已足解釋無窮奧緒，深深的蘊伏在靈魂的微纖之中。

青年永遠趨向反叛，愛好冒險；永遠如初度航海者，幻想黃金機緣於浩森的烟波之外；想割斷繁岸的纜繩，扯起風帆，欣欣的投入無垠的懷抱。他厭惡的是平安，自喜的是放縱與豪邁。無顏色的生涯，是他目中的荆棘；絕海與凶讎，是他愛取由的塗徑。他愛折玫瑰：為她的色香，亦為她冷酷的刺毒。他愛搏狂瀾：為他的莊嚴與偉大，亦為他吞噬一切的天才，最是激發他探險與好奇的動機。他崇拜衝動：不可測，不可節，不可預逆，起，動，消歇皆在無形中，狂飆似的倏忽與猛烈與神祕。他崇拜鬥爭：從鬥爭中求劇烈的生命之意義，從鬥爭中求絕對的實在，在血染的戰陣中，呼噉勝利之狂歡或歌敗喪的哀曲。

幻象消滅是人生裏命定的悲劇；青年的幻滅，更是悲劇中的悲劇，夜一般的沈黑，死一般的凶惡。純粹的，猖狂的熱情之火，不同阿拉亨的神燈，只能放射一時的異彩，不能永久的朗照；轉瞬間，或許便已斂熄了。最後的燄舌，只留存有限的餘燼與殘灰，在未滅的餘溫裏自傷與自慰。

流水之光，星之光，露珠之光，電之光，在青年的妙目中閃耀，我們不能不驚訝造化者藝術之神奇；然可怖的黑影，倦與衰與飽饜的黑影，同時亦緊緊的跟着時日進行，彷彿是煩惱，痛苦，失敗，或庸俗的尾曳，亦在

轉瞬間，慧星似的掃滅了我們最自傲的神輝——流水涸，明星沒，露珠散滅，電閃不再！

在這豔麗的日輝中，只見愉悅與歡舞與生趣，希望，閃爍的希望，在蕩漾，在無窮的碧空中，在綠葉的光澤裏，在蟲鳥的歌吟中，在青草的搖曳中——夏之榮華，春之成功。春光與希望，是長駐的；自然與人生，是調諧的。

在遠處有福的山谷內，蓮馨花在坡前微笑，稚羊在亂石間跳躍，牧童們，有的吹着蘆笛，有的平臥在草地上，仰看變幻的浮游的白雲，放射下的青影在初黃的稻田中縹渺地移過。在遠處安樂的村中，有妙齡的村姑，在流澗邊照映她自製的春裙；口啣烟斗的農夫三四，在預度秋收的豐盈，老婦人們坐在家門外陽光中取暖，她們的周圍有不少的兒童，手擎着黃白的錢花在環舞與歡呼。

在遠——遠處的人間，有無限的平安與快樂，無限的春光……

在此暫時可以忘却無數的落蕊與殘紅，亦可以忘却花蔭中掉下的枯葉，私語地預告三秋的情意；亦可以忘却苦惱的殭癩的人間，陽光與雨露的殷勤，不能再恢復他們腮頰上生命的微笑，亦可以忘却紛爭的互殺的人間，陽光與雨露的仁慈，不能感化他們凶惡的獸性；亦可以忘却庸俗的卑瑣的人間，行雲與朝露的豐姿，不能引逗他們剎那間的凝視；亦可以忘却自覺的失望的人間，絢爛的春時與媚草，只能反激他們悲傷的意緒。

我亦可以暫時忘却我自身的種種；忘却我童年期清風白水似的天真；忘却我少年期種種虛榮的希冀；忘却我漸次的生命的覺悟；忘却我熱烈的理想的尋求；忘却我心靈中樂觀與悲觀的鬥爭；忘却我攀登文藝高峯的艱辛；忘却剎那的啓示與澈悟之神奇；忘却我生命潮流之驟轉；忘却我陷落在危險的旋渦中之幸與不幸；忘却我追憶不完全的夢境；忘却我大海底裏埋着的祕密；忘却曾經剗割我靈魂的利刃，炮烙我靈魂的烈燄，摧毀我靈魂的狂飆與暴雨；忘却我的深刻的怨與艾；忘却我的冀與願；忘却我的恩澤與惠感；忘却我的過去與現在……

過去的實在，漸漸的膨脹，漸漸的模糊，漸漸的不可辨認；現在的實在，漸漸的收縮，逼成了意識的一線，細極狹極的一線，又裂成了無數不相聯續的黑點……黑點亦漸次的隱翳？幻術似的滅了，滅了，一個可怕的黑暗的空虛……

——錄自「農報副刊」

泰山日出

我們在泰山頂上看出太陽。在航過海的人，看太陽從地平線下爬上來，本不是奇事；而且我個人是曾飽飲過江海與印度洋無比的日彩的。但在高山頂上看日出，尤其在泰山頂上，我們無壓的好奇心，當然盼

望一種特異的境界，與平原或海上不同的。果然，我們初起時，天還暗沉沉的，西方是一片鐵青，東方些微有些白意，宇宙只是——如用舊詞形容——一體莽莽蒼蒼的。但這是我一面感覺勁烈的曉寒，一面睡眠不會十分醒豁時約略的印象。等到留心回覽時，我不由得大聲的狂叫——因為眼前只是一個見所未見的境界。原來昨夜整夜暴風的工程，却砌成一座普遍的雲海。除了日觀峯與我們所在的玉皇頂以外，東西南北只是平鋪着瀰漫的雲氣。在朝旭未露前，宛似無量數厚毳長戎的絛羊，交頸接背的眠着，卷耳與鬍角都依稀辨認得出。那時候在這茫茫的雲海中，我獨自站在霧靄溟濛的小島上，發生了奇異的幻想——

我軀體無限的長大，脚下的山巒比例我的身量，只是一塊拳石；這巨人披着散髮，長髮在風裏像一面黑色的大旗，颯颯的在飄蕩。這巨人豎立在大地的頂尖上，仰面向着東方，平拓着一雙長臂，在盼望，在迎接，在催促，在默默的叫喚；在崇拜，在祈禱，在流淚——在流久慕未見而將見悲喜交互的熱淚……

這淚不是空流的，這默禱不是不生顯應的。

巨人的手，指向着東方——

東方有的，在展露的，是什麼？

東方有的是瑰麗榮華的色彩，東方有的是偉大普照的光明——出現了，到了，在這裏了……

玫瑰汁，葡萄漿，紫荊液，瑪瑙精，霜楓葉——大量的染工，在層累的雲底工作，無數蜿蜒的魚龍爬進了蒼白色的雲堆。

一方的異彩，揭去了滿天的睡意，喚醒了四隅的明霞——光明的神駒，在熱奮地馳騁。

雲海也活了；眠熟了獸形的濤瀾，又回復了偉大的呼嘯，昂頭搖尾的向着我們朝露染青饅形的小島沖洗，激起了四岸的水沫浪花，震盪着這生命的浮礁，似在報告光明與歡欣之臨在……

再看東方——海句力士已經掃蕩了他的阻礙，雀屏似的金霞，從無垠的肩上產生，展開在大地的邊沿。起……起……起……用力，用力，純燄的圓顛，一探再探的躍出了地平，翻登了雲背，臨照在天空……

歌唱呀，讚美呀，這是東方之復活，這是光明的勝利……

散髮禱祝的巨人，他的身彩橫互在無邊的雲海上，已經漸漸的消翳在普遍的歡欣裏；現在他雄渾的頌美的歌聲，也已在霞采變幻中，普徹了四方四隅……

聽呀，這普徹的歡聲；看呀，這普照的光明！

——錄自「小說月報」

翡冷翠山居閒話

在這裏出門散步去，上山或是下山，在一個晴好的五月向晚，正像是去赴一個美的宴會，像是去一果子園，那邊每株樹上都是滿掛着詩情最秀逸的果實，假如你單是站著看還不滿意時，祇要你一伸手就可以採取，可以恣嘗鮮味，足夠你性靈的迷醉。陽光正好暖和，決不過暖；風息是溫馴的，而且往往因為他是從繁花的山林裏吹度過來他帶來一股幽遠的澹香，連着一息滋潤的水氣，摩挲著你的顏面，輕繞着你的肩腰，就這單純的呼息已是無窮的愉快；空氣總是明淨的，近谷內不生烟，遠山上不起靄，那美秀風景的全部正像畫片似的展露在你的眼前，供你閒暇的鑒賞。

作客山中的妙處，尤在你永不須躊躇你的服色與體態；你不妨搖曳着一頭的蓬草，不妨縱容你滿頭的苔蘚；你愛穿什麼就穿什麼；扮一個牧童，扮一個漁翁，裝一個農夫，裝一個走江湖的桀卜閃，裝一個獵戶，你再不必提心去整理你的領結，你儘可以不用領結，給你的頸根與胸膛一半日的自由，你可以拿一條這邊豔色的長巾包在你的頭上，學一個太平軍的頭目，或是拜倫那埃及裝的姿態；但最要緊的是穿上你最舊的舊鞋，別管他模樣不佳，他們是頂可愛的好友，他們承着你的體重，却不叫你記起你還有一雙脚在你的底下。

這樣的玩頂好是不要約伴，我竟想嚴格的取締，只許你獨身，因為有了伴多少總得叫你分心，尤其是年輕的女伴，那是最危險最專制不過的旅伴，你應得躲避她像你躲避青草裏一條美麗的花蛇！平常我們從自己家裏走到朋友家裏，或是我們執事的地方，那無非是在同一個大牢裏從一間獄室移到另一獄室去，拘束永遠跟着我們，自由永遠尋不到我們；但在這春夏間美秀的山中或鄉間，你要是有機會獨身閒逛時，那才是你福星高照的時候，那才是你實際領受，親口嘗味，自由與自在的時候，那才是你肉體與靈魂行動一致的時候；朋友們，我們多長一歲年紀，往往祇是加重我們頭上的枷，加緊我們腳脛上的練，我們見小孩子在草裏在沙堆裏在淺水裏打滾作樂，或是看見小貓追他自己的尾巴，何嘗沒有羨慕的時候。但我們的枷，我們的練，永遠是製定我們行動的上司！所以祇有你單身奔赴大自然的懷抱時，像一個裸體的小孩撲入他母親的懷抱時，你纔知道靈魂的愉快是怎樣的，單是活着的快樂是怎樣的，單就喘息單就走路單就張眼看聳耳聽的幸福是怎樣的。因此你得嚴格的爲己，極端的自私，只許你，體魄與性靈，與自然同在一個脈搏裏跳動，同在一个音波裏起伏，同在一个神奇的宇宙裏自得。我們渾樸的天真是像含羞草似柔嬌的，一經同伴的抵觸，他就捲了起來，但在澄靜的日光下，和風中，他的姿態是自然的，他的生活是無阻礙的。

你一個人漫遊的時候，你就會在青草裏坐地，仰臥，甚至有時打滾，因為草的和暖的顏色自然的喚起你童稚的活潑；在靜僻的道上你就會不自主的狂舞，看着你自己的身影幻出種種詭異的變相，因為道旁

樹木的陰影在他們于徐的婆婆裏暗示你舞蹈的快樂；你也會得信口的歌唱，偶爾記起斷片的音調，與你自己隨口的小曲，因為樹林中的鶯燕告訴你春光是應得讚美的；更不必說你的胸襟自然會跟着曼長的山徑開拓，你的心地會看着澄藍的天空靜定，你的思想和着山壑間的水聲，山罅裏的泉響，有時一澄到底的清澈；有時激起成章的波動，流流，流入涼爽的橄欖林中，流入嫵媚的阿諾河去……

並且你不但_不須遊伴，每逢這樣的約行，你也不必帶書。書是理想的伴侶，但你應得帶書，是在火車上，在你住處的客室裏，不是在你獨身漫步的時候。什麼偉大的深沉的鼓舞的清明的優美的思想的根源不是可以在風籟中，雲彩裏，山勢與地形的起伏裏，花草的顏色與香氣裏尋得？自然是最偉大的一部書，葛德說，在他每一頁的字句裏，我們讀得最深奧的消息。並且這書上的文字是人人懂得的，阿爾帕斯與五老峯，雪西里與普陀山，萊因河與揚子江，梨夢湖與西子湖，建蘭與瓊花，杭州西溪的蘆雪與威尼市夕照的紅潮，百靈與夜鶯，更不提一般黃的黃麥，一般紫的紫藤，一般青的青草，同在大地上生長，同在和風中波動——他們應用的符號是永遠一致的，他們的意義是永遠明顯的，只要你自己性靈上不長瘡癥，眼不盲，耳不塞，這無形跡的最高等教育便永遠是你的名分，這不取費的最珍貴的補劑便永遠供你的受用；只要你認識了這一部書，你在這世界上寂寞時便不寂寞，窮困時不窮困，苦惱時有安慰，挫折時有鼓勵，軟弱時有督責，

迷失時有南鍼。

弔劉叔和

一向我的書桌上是不放相片的。這一月來有了兩張。正對我的坐位，每晚更深時就只他們倆看着我寫，伴着我想；院子裏偶爾聽着一聲清脆，有時是蟲，有時是風捲敗葉，有時，我想像，是我們親愛的故世人從墳墓的那一邊吹過來的消息。伴着我的一個是小，一個是「老」；小的就是我那三月間死在柏林的彼得，老的是我們鍾愛的劉叔和，「老老」。彼得坐在他的小皮椅上，抿緊着他的小口，圓睜着一雙秀眼，彷彿性急要媽拿糖給他吃，多活靈的神情！但在他右肩的空白上分明題着這幾行小字：「我的小彼得，你在時我沒福見你，但你這可愛的遺影應該可以伴我終身了。」老老是新長上幾根看得見的上唇鬚，在他那件常穿的緞褂裏欠身坐着，嚴正在他的眼內，和藹在他的口顏間。

讓我來看。有一天我邀他吃飯，他來電話說病了不能來，順便在電話中他說起我的彼得。（在襤褸時的彼得，叔和在柏林也曾見過。）他說我那篇悼兒文做得不壞；有人素來看不起我的筆墨的，他說這回也相當的贊許了。我此時還分明記得那天通電話時着了寒發沙的噪音！我當時回他說多謝你們誇獎，但我却覺得悽慘，因為我同時不能忘記那篇文字的代價，是我自己的愛兒。過了幾天適之來說「老老病了，並且他那病相不好，方才我去看他，他說適之，我的日子已經是可數的了。」他那時住在皮宗石家裏。我最

後見他的一次，他已在醫院裏。他那神色真是不好，我出來就對人講，他的病中醫叫作濕瘟，並且我分明認得它，他那眼內的鈍光，面上的澀色，一年前我那表兄沈叔薇彌留時我曾經見過——可怕的認識，這侵蝕生命的病徵。可憐少鰥的老老，這時候病榻前竟沒有溫存的看護；我與他說笑：「至少在病苦中有妻子畢竟強似沒妻子，老老，你不懊喪續絃不及早嗎？」那天我喂了他一餐，他實在是動彈不得；但我向他道別的時候，我真爲他那無告的情形不忍。（在客地的單身朋友們，這是一個切題的教訓，快些成家，不要過於挑剔了吧；你放平在病榻上時才知道沒有妻子的悲慘——到那時，比如叔和，可就太晚了。）

叔和沒了。但爲你，叔和，我却不會掉淚。這年頭也不知怎的，笑自難得，哭也不得容易。你的死當然是我們的悲痛，但轉念這世上慘淡的生活其實是無可沾戀，趁早隱了去，誰說一定不是可羨慕的幸運？况且近年來我已經見慣了死，我再也不覺着它的可怕。可怕是這煩囂的塵世：蛇蝎在我們的脚下，鬼祟在市街上，露靈在我們的頭頂，噩夢在我們的周遭。在這偉大的迷陣中，最難得的是遺忘；只有在簡短的遺忘時我們才有機會恢復呼吸的自由與心神的愉快。誰說死不就是个悠久的遺忘的境界？誰說墓窟不就是真解放的進門？

但是隨你怎樣看法，這生死間的隔絕，終究是個無可奈何的事實，死去的不能復活，活着的不能到墳墓的那一邊去探望。到絕海裏去探險我們得合夥，在大漠裏遊行我們得結伴；我們到世上來做人，歸根說，

還不只是惴惴的來尋訪幾個可以共患難的朋友，這人生有時比絕海更凶險，比大漠更荒涼，要不是這點子友誼的同情，我第一個就不敢向前邁步了。叔和真是我們的一個，他的性情是不可信的溫和；「頂好說話的老老」；但他每當論事，却又絕對的不苟同，他的議論，在他起勁時，就比如山壑間雨後的亂泉，石塊壓不住它，蔓草掩不住它。誰不記得他那永遠帶傷風的嗓音，他那永遠不平衡的肩背，他那怪樣的激昂的神情？通伯在他那篇「劉叔和」裏說起當初在海外老老與傅孟真的豪辯，有時竟連「吶吶不多言」的他，也「免不了加入他們的戰隊。」這三位衣常微，履無不穿的「大賢」，在倫敦東南隅的陋巷，點煤汽油燈的斗室裏，真不知有多少次借光柏拉圖與盧騷與斯賓塞的迷力，欺騙他們告空虛的腸胃——至少在這一點他們三位是一致同意的！但通伯却忘了告訴我們他自己每回加入戰團時的特別情態，我想我應得替他補白。我方才用亂泉比老老，但我應得說他是一竄野火，餓頭是斜着去的；傅孟真不用說，更是一竄野火，更猖獗，餓頭是斜着來的；這一去一來就發生了不得開交的衝突，在他們最不得開交時，劈頭下去了一剪冷水，兩竄野火都吃了驚，暫時斃了回去。那一剪冷水就是通伯；他是出名澆冷水的聖手。

阿，那些過去的日子！枕上的夢痕，愁霧裏的遠山。我此時又想起初度太平洋與大西洋時的情景了。我與叔和同船到美國，那時還不相熟；後來同在紐約一年差不多每天會面的，但最不可忘的是我與他同渡大西洋的日子。那時我正迷上尼采，開口就是那一套沾血腥的字句。我彷彿跟着查拉圖斯脫拉登上了哲

理的山峯，高空的清氣在我的肺裏，雜色的人生橫亙在我的眼下。船過必司該海灣的那天，天時驟然起了變化；岩片似的黑雲一層層累疊在船的頭頂，不漏一絲天光，海也整個翻了，這里一座高山，那邊一個深谷，上騰的浪尖與下垂的雲爪相互的糾拏著；風是從船的側面來的，夾着鐵梗似的粗的暴雨，船身左右的側傾欹着。這時候我與叔和在水濺的甲板上往來的走——那裏是走，簡直是滾，多強烈的震動！霎時間雷電也來了，鐵青的雲板裏飛舞著萬道的金蛇，濤響與雷聲震成了一片喧闐，大西洋險惡的威嚴在這風暴中盡情的披露了。「人生，」我當時指給叔和說，「有時還不止這凶險，我們有胆量進去嗎？」那天的情景益發激動了我們的談興，從風起直到風定，從下午直到深夜，我分明記得，我們倆在沈酣的論辯中忘記了一切。

今天國內的狀況不又是一幅大西洋的天變？我們有胆量進去嗎？難得是少數能共患難的旅伴；叔和你是我們的一個，如何你等不得浪靜就與我們永別了？叔和說他的體氣，早就是一個弱者；但如其一個不堅強的體殼可以包容一團堅強的精神，叔和就是一個例。叔和生前沒有仇人，他不能有仇人！但他自有他不能容忍的對象；他恨混殺的思想，他恨醜賤的人事。他不輕易鬥爭；但等他認定了對敵出手時，他是最後回頭的一個。叔和，我今天又走上了暴風雨中的甲板，我不能不悼惜我侶伴的空位！

給抱怨生活乾燥的朋友

得到你的信，像是掘到了地下的珍藏，一樣的希罕一樣的寶貴；
看你的信，像是看古代的殘碑，表面是模糊的，意致却是深微的；

又像是在尼羅河旁邊幕夜，在月亮正照着金字塔的時候，夢見一個穿黃金袍服的帝王，對着我作謎語，我知道他的意思，他說：「我無非是一個體面的木乃伊！」

又像是我在這重山脚下半夜夢醒時，聽見松林裏夜鷹的 *Soprano*，可憐的遭人厭毀的鳥，他雖則沒有子規那樣天賦的妙舌，但我却懂得他的怨憤，他的理想，他的急調是他的嘲諷與咒詛；我知道他怎樣的鄙蔑一切，鄙蔑光明，鄙蔑煩囂的燕雀，也鄙棄自喜的畫眉；

又像是我在普陀山發現的一個奇景；外面看是一大塊巖石，但裏面却早被海水蝕空，只賸羅漢頭似的一個腦殼，每次海濤向這島身擁抱時，發出極奧妙的聲響，像是情話，像是咒詛，像是祈禱，在雕空的石筍，鍾乳間嗚咽，像大和琴的諧音在皋雪格的古寺的花椽，石楹間迴盪——但除非你有耐心與勇氣，攀下幾重的石崑，俯身下去凝神的察看與傾聽，你也許永遠不會想像，不必說發現這樣的秘密；

又像是……但是我知道，朋友，你已經聽夠了我的比喻，也許你願意聽我自然的嗓音與不做作的語

調，不願意收受用幻想的亮箔包裹着的話，雖則，我不能不補一句，你自己就是最喜歡從一個彎曲的白銀喇叭裏，吹弄你的古怪的調子。

你說「風大土大，生活乾燥；」這話彷彿是一陣奇怪的涼風，使我感覺一個恐懼的戰慄：像一團飄零的秋葉，使我的靈魂裏吊下一滴悲憫的清淚。

我的記憶裏，我似乎自信，並不是沒有葡萄酒的顏色與香味，並不是沒有嫵媚的微笑的痕跡，我想我總可以抵抗你那句灰色的語調的影響——

是的，昨天下午我在田裏散步的時候，我不是分明看見兩塊凶惡的黑雲消滅在太陽猛烈的光燄裏，五隻小山羊，兔子一樣的白淨，聽着她們媽的吩咐在路旁尋草喫，三個捉草的小孩在一個稻屯前拋擲鏟刀；自然的活潑給我不少的鼓舞，我對着白雲裏轟着的寶塔喊說我知道生命是有意趣的；

今天太陽不會出來，一捆捆的雲在空中緊緊的挨着，你的那句話確巧又添上了幾重雲蒙，我又疑惑我昨天的宣言了。

我也覺得奇怪，朋友，何以你那句話在我的心裏，竟像白堊塗在玻璃上，這半透明的沈悶是一種很巧妙的刑罰，我差不多要喊痛了；

我向我的窗外望，闊沉沉的一片，也沒有月亮，也沒有星光，日光更不必想，他早已離別了，那邊黑蔚蔚

的是林子，樹上，我知道，是夜鶉的寓處，樹下纍纍的在初夜的微芒中排列着，我也知道，是墳墓，殭的白骨埋在硬的泥裏，燐火也不見一星，這樣的靜，這樣的慘，黑夜的勝利是完全的了。

我閉着眼向我的靈府裏問訊呀，我竟尋不到一個與乾燥脫離的生活的意像，乾燥像一個影子，永遠跟着生活的腳後，又像是蔥頭的蔥管，永遠附着在生活的頭頂。這是一件奇事。

朋友，抱我歎，我不能答復你的話，雖則我很想，我不是爽愷的西風，吹不散天上的雲羅，我手裏只有一把粗拙的泥鍬，如其有美麗的理想或是希望要埋葬，我的工作到是現成的——我也有過我的經驗；

朋友，我并且恐怕，說到最後，我只得收受你的影響，因為你那句話已經凶狠的咬入我的心裏，像一個有毒的蝮子，已經沉沉的壓在我的心上，像一塊盤陀石，我只能忍耐，我只能忍耐……

——錄自「晨報副刊」

